



利 勝 的 死

著 烏 雪 農 丹 利 大 意
譯 武 純 伍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海

註冊商標



新 文 藝 叢 書

利 勝 的 死

大意利丹農雪烏著
伍 純 武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死的勝利

第一部

第一章

當她看見一羣人靠住那護牆，向下面街道上儘盯住看的時候，玉坡梨特停住了步，說道：『什麼事情發生了？』

微微地洩露着恐怖的表情，她不自覺地將手挽住喬琪底臂膊，好像要止住他的樣子。

向那些人們注視了一回之後，喬琪說：『一定是有人從這洋臺上

跳下去了。』他又說，『我們轉身好嗎？』

她猶豫了一會，心旌搖曳於好奇與恐懼之中，後來她說：『不。讓我們看，到底是怎樣的一樁事體。』

他們沿着這護牆走過去，一直到那路的盡頭。

不自覺地，玉坡梨特加快她的脚步，向那小堆聚攏來的人羣走去。在這三月的下午，平西塢是很冷落的了。偶然有些聲音，也在那灰暗沉重的大氣裏消失了。

『這就是什麼事了，』喬琪說。『有人自殺了。』

他們挨近那羣人們站住。全部看熱鬧的人們，都在很留神地對着那下面側道上凝視。他們多半是失業的工人。他們底面孔，各個不同，既沒有憐恤的樣子，也沒有悲慟的表情，那種不移的呆視，使得他們眼睛裏顯出一種野性的麻木來。

一個幼童跑了過來，極想看一個究竟；但他還沒有擠進多少，達到他認為滿意的地位的時候，就有一個立在旁邊的人，在一種得意的高興的，難以界別的聲調裏，像是爲了那新來的人不能得享受這份奇觀而就很開心似的對他高叫着說道：『你太遲了，他們已經將他搬走了。』

『到那裏？』

『到那聖瑪琍亞教堂去了。』

『死了？』

『唔，死了。』

另一個人，很瘦，皮色發青，項頸上圍住一條大毛巾的，半身探出牆外；他將煙管從口中取出來叫道：『在那地上的是什麼啊？』

他的嘴部扭歪着在一邊，看過去像是被火燒壞過的樣子，牠時常

抽縮着，好像是爲了一種苦味的流涎的不停地淌出來的緣故。他底聲音，深沉得好像是從洞裏發出來的。

『在那地上的是什麼啊？』他又說了一遍。

在下面的街路上，一個趕車的車伕，挨近牆腳邊蹲踞着。因爲要想聽清那回答，這些看熱鬧的人，就變得很鎮靜。在那側道上，可以看見一小堆黑黑的泥土。

『這是血呀，』車伕回答着，他並沒有站起來。

他用一根小棍的尖頭，繼續着在那血泥裏翻檢。

『還有別樣嗎？』拿煙管的人問。

那車伕站了起來。在他底小棍底尖頭上，他挑了一樣東西出來，從高處辨別不出是什麼東西。

『頭髮。』

『什麼顏色？』

『很秀的。』

那高牆形成的峭壁，給這聲音發出一種奇特的回聲。

『讓我們走吧，喬琪。』玉坡梨特請求着說。

心境擾亂，面無血色，她拉着她底愛人底臂膊，那時他正在近那人羣的短牆邊靠住，沉迷於那可怖的情景之中。

他們幽然地離開了那悲劇的地點。兩人底腦子裏，都被這自殺事件底悲痛的思想佔據了，那種難過的神情，可以從他們底臉上看得出來的。

『死了的人們真快活了！』末了喬琪這樣說。『他們不會再有煩惱的了。』

『這到是真的，』他底同伴說。

他們兩人發出的那種疲乏的聲調，好像明示着一腔無限的失望。她低下頭去，用淒苦和悔恨的話更說道，『可憐的愛啊！』

『什麼愛啊？』喬琪問，心頭早已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底，』

『你覺得牠在漸漸地變冷淡下去嗎？』

『在我，沒有。』玉坡梨特很莊重地說。

『可是，你想着在我這一方面的愛嗎？』喬琪追詢着。

一種含着惡意的氣惱，將他底話語也變得很鋒利了。他盯住她，又

說，『可是，你想着在我這一方面的愛嗎？不是？』

她仍是不發一言，她底頭更加垂得低了。

『你不願回答？你曉得你沒有在說實話啊？』

這裏有一個小停頓。雙方面都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願望要想洞

悉對方底心理。於是他就接着說道：

『這就造成了愛底苦痛底泉源。你或許還沒有感覺到。可是，自從你轉來之後，我不停地觀察着你，每天我都從你身上發見一種新的預兆。』

『什麼預兆？』

『一種不祥之兆啊，玉坡梨特。』於是，在心靈底痛苦底爆裂裏，他高聲說道：『哦，在愛底進展裏，人又不能失去他那敏覺的觀察的時候，那是多麼地可怕喲！』

她搖搖頭，有一種氣憤的樣子，她底臉也就板了起來。又來了，同以前的許多回數似的，仇視的心情，又在這兩個情人之中升起來了。每人都覺着被對方的不公允的猜忌刺傷了，於是在暗度裏，就對那節制住了的惱恨反抗着，有時衝破了節制，於是就發生野蠻的，不能挽回的

說話，和嚴重的告罪，和無理由的互相申斥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忿怒擒住了他們，磨難他們自己，扯裂和刑懲他們底心。

玉坡梨特就變得抑鬱而沉默的樣子。她愁眉不展，緊閉着雙唇。喬琪帶着怒笑看着她。

『是啊，這就是怎樣地牠要開始了，』他又說，仍是帶着他那不和悅的笑容，他底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她，『你在你底靈魂底最深處，發見一種騷擾，一種你不能够制止的暗昧的心焦了。當挨近我，你就在你底心胸裏感覺得一種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恨我的痛苦——你不能够制止的痛苦。於是你就沉默了，你應當籌備着一份很大的力量來對我說的啊，我講的什麼你都誤會了，或者，不自覺地，即使是關於一份極小的事件，你都要很粗厲地訴着。』

她並不打斷他底說話，連要想阻止的樣子都沒有。被她那種冷淡

的態度所激怒，他依然不斷地譴責她，刺戟她，不但是任着他一己的性
格，同時也靠了那乏味的觀察，使他用了一種更加深刻的，有文法的語
氣來磨難他底同伴。因為受那分析工作的影響之故，他慣常總用一種
準繩的，明顯而精確的方法來表白自己，但是，在他獨個兒說話的時候，
他用來傳達他內心底要求底語氣的格式，每每還要來得過份些，而他
從觀察得來的心理的實情，也常常被他在話語中修改過，同時，在言語
裏，因為目光銳利所得的成見，也常將他真誠的情感蒙住，使他走到那
好像他叫着說他已經發現了人家底秘密的動機的時候的錯誤上去。
他腦子裏被一堆個人的，或從書上得來的心理觀察，所阻撓了，結果，無
論關於他個人或別人底各種事物，都紛紜繚亂於他底眼前。

他續說：

『你要弄明白，我並不是罵你。我曉得，這並不是你底過錯。人人必

靈裏所有的敏覺的熱情，是有限的。這是一定的，那有限的部份，到了一定的時間，會得用盡的，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够阻止這熱情的漸次地消散的。現在，你愛我也很久了——快兩年了。我們底愛情底第二週年，在四月二號，也快到了。你曾經想起過嗎？』

她點點頭。他重又申述着，好像是對自己在講似的，『兩年了！』

他們走到一張長椅上坐下。玉坡梨特很困憊地歎了一口氣，好像是被一種衰弱的病克服了坐下去似的。主教底黑色重車，從下面的路上經過，車輪在那些不平的小石子鑲成的街路上發出急響來。從福勒明林路傳來幾次悠然的號聲，過後，周圍的林子，又仍然被幽寂佔據了。天下了幾點雨。

『我們底二週紀念一定是慘淡的，』他接着說，一點也不憐惜他底憂鬱着的同伴。『但是，我們總得照樣地紀念牠。我有一種喜歡悲哀

的結果的心情呢。」

玉坡梨特苦笑着顯示她底憂鬱，並用一種想不到的，溫柔的語氣說：『爲什麼儘講這類忍心的話呢。』

她推尋地朝他底眼睛看了許久。一種要察看各人底心胸的，難以表白的慾望，第二次又佔據了他們了。她很知道她底愛人所感受着的痛苦的不豫；她很曉得他底暴戾的原因。想引他講話，使他得解除他心上底重負，所以她說：

『什麼事使你不快啊？』

她底這樣的嬌柔的語氣，在他沒有意思着的時候，就將他引到煩亂的情景中了。在這樣的口氣裏，他曉得她了解他，憐恤他了；他就感受到有一脈極大的，自恤心情，在他心胸裏湧了起來一種極深摯的情感，激動了他底全身。

『什麼事情使你不快活啊？』玉坡梨特重說着，摸着他底手，像要以肉體的溫摸以增加她底嬌柔的力量似的。

『什麼使我不快活？』他回應。『我要愛！』

攻擊已過去了。在這樣表示他底難愈的弱點的時候，他哀憐他自己底疾病。那激怒他底心靈的幽昧的仇恨，似乎也消散了。所以他明白了他對於這婦人所使的性子的不公平了，因為他認識了運命的必要底較高的程序了。沒有，並沒有什麼人使得他難堪。牠是從他自己底精靈裏發生出來的。他不應怪他所愛的女人，應當怪愛的本身。那愛，那這樣異常奮勇地，將全個自身伸展出去渴求的愛，他想，就是人類最大的苦惱。或者，直到死底時節吧，他將消沉於這最大的不幸之中。

當他復歸於靜默與沈思的當兒，玉坡梨特問：

『那末，喬琪，是不是你想我不在愛你嗎？』

『我相信現在你愛我了，』他回答。『但是，你能不能夠給我一種證明，說明在或者一月之後，或者一年之後，你仍然情願做我底人？你能夠告訴我，就是今朝，甚至於在這個時候，你是全部地屬於我的嗎？你有多少是屬於我的呢？』

『一切，』玉坡梨特呢喃地說。

『沒有，』他說，『沒有，差不多一點兒也沒有。我所想有的，我一點兒也沒有得着。我完全不懂得你。同別人一樣，在你底內心裏，暗藏着一個非我所能看穿的世界，對於牠，沒有熱情底奧秘能給我接近的。關於你底覺感，你底意見，和你底思想，我所曉得的不過是一小部份。語言說到最好的地方，也不是完善的記號。各人底心靈，又不能交流。你不能示我以你底靈魂。就是在我們最快樂的當兒，我們仍然是兩人，一直是兩人——分開來的，不能說是相知，心裏仍然是很孤獨的。我吻着你底眉

頭，同時在你底眉頭下面，也許存着一種不關心於我的念頭。我同你說着話，而我底說話，也或者會提醒了你，使你憶起往事，但可不是關於我底愛的。一個人在你面前走過，向你看了一眼，這輕微的一點兒事實，就在你底心裏激起了一種感情，但我是不能看得見的。即使你正在給我顯示着摯愛的時候，我也決不會曉得在你底腦子裏，會得有什麼回憶在閃過呢。啊，我對於你從前底生活，是如此地懼恐！我現在伴着你；我覺得很快樂，一種有時當你在我身傍的時節所發生的快樂。我撫愛你，講給你，聽你，我簡直完全忘懷了我自己。忽然間，在一剎那的當兒，一種思想又使我底心冷了。假使，沒有覺悟到這一點的話，在你底記憶裏我已激起了一種往日感覺着的幻像，往日底憂鬱的遺骸？我真不能形容出我底苦惱。這種熱情，吸引着去到那個我不明了的，在你我之中交流着的幻想去，但一轉瞬間，全都消滅了。你逃開我，偷開我，你變為難以接

近的了。而我呢，就獨個兒在那可怕的孤寂裏留着。十個，二十個月的交情，幾等於零。你，在我看來，仍然是同在未愛我之前似的一樣生疏。而我——我就停止愛惜，不再講話，退隱於自己底心靈裏，不作表面的誓約，我恐怕那極小的顫動，會得從你底心坎底最深處，將你底不能說的生
活裏所沉澱下去的暗昧的渣滓，引了起來。於是，我們就受一種充滿着痛苦的悠久的靜寂包圍着，在那裏面，我們底心力就苦惱地，和不值地在消耗了。我問你——你在想些什麼？」你回答我說，「你在想些什麼？」
我不懂得你底心情，你也不懂得我底。每一剎那間，在我們中間底距離，就更加分得開些，直到那極深濶的地位。」

『但是，』玉坡梨特反對着說，『我並不覺得有這些感想，我將自己給你，比以前都要多些的。我相信我底愛是要來得強烈些的。』

這種佔上風的確定，又將那有病者刺傷了。

『你太會想了，』她說。『你太看重你底思想了。也許我本人沒有你底理想來得逗你愛，因為你底思想是時常變動的，時常翻新的，而我現在是沒有什麼新的能夠給你了。在我們起始相愛的時候，你是沒有這樣地會想的，多的是自然的表現。你並沒有在生命上養成一種尋苦惱的口胃的；你到是很濫用你底親吻而不大說話的。假使如你所說的，語言是一種不完善的記號，那末頂好不要濫用牠。可是，你竟濫用牠，時常用一種殘酷的態度。』

於是，靜默了一刻兒之後，爲了他所說的幾樁事體之故，她很快地就說了，因為她是降服於要表白自己底心理的引誘裏了：

『只有死屍是好剖解的。』

但是她剛剛說出口沒多久，她就後悔了。她底說話衝動了自己，覺得是很粗鄙，一點也不溫柔，並且很劇烈。她悔不該沒有保存着方才幾

秒鐘以前的，曾強力地感動了她底愛人的那種溫和的與馴良的口氣。她在要做他底一個頂會體貼的看護者的決心裏，又失敗一次了。

『你看，』她很懊悔地說，『這是你呀，弄壞了我。』

他報她一個慘然的微笑。兩方面都懂得，在這次底吡嘴裏，他們底愛情，不過是略受損傷罷了。

主教底車子，又經過那裏，那兩匹黑色的，長尾巴的馬，正在急奔。從黃昏的朦朧所形成的一刻比一刻更顯得烏青的天色裏，那些樹木看過去就像鬼怪似的。鉛色的雲，將派拉丁與伐體肯底高峯遮黑了。一線光銹，黃似硫磺，直如寶劍，輕輕地在那些扁柏樹梢之後與馬呂山接觸着。

『她還仍然愛我嗎？』喬琪自己在想。『爲什麼她這樣地容易動氣呢？這大概是因爲她覺得了我講的話是實話，或者，至少是就要實現

的真情。動氣就是一種預兆。但是，我自己也不是時常覺着有一種無情的惱怒在我的心裏嗎？我知道我生氣的原由。我是妬嫉，爲了什麼呢？爲一切。爲她眼裏所反映的各種東西。」

他朝她看着。『今天她是如此地美啊。她是蒼白的。我倒喜歡看她常是這樣地沮喪，常是這樣地帶病的樣兒。等她底血色復原的時節，在我看來，就好像不是她自己了。當她笑起來的時候，我就不能自制一種對於她底笑所生出來的暗昧的仇視，與那近乎忿怒的心理。不過，這也不常是這樣。』

他底想像在這黃昏的暗影裏消散了。他馬上就留心看這傍晚的現像，到底有多少能够使他回想起關於他底愛人的部份來。從她底微黑的臉兒底灰白色底下層，有一種紫蘿蘭色的光彩流露出來；那黃色的，樣兒精細的，窄窄的絲帶，牠圍於靠近她底喉頭的地方，將兩點棕色

的美麗的記號包住了。

『她是很美的啊，』他沉思着。『她底面部底表情，差不多常常是深感的，有意味的，和易於動情的。在那裏面，飽儲着她底迷媚底秘密。她底美，從沒有使我看厭，她時常暗示人以一種新鮮的夢。這美底原質是些什麼呢？我說不出。在體質上看起來，她並不算美。有時候，當我朝她看着，我是被那幻像的破滅，苦痛地驚駭住了。這是因爲我所看見的不過光是她底身體上的質份；而她底臉兒，還沒有被那靈魂底表現底力量所光潤和改樣之故。她有着，無論如何，三種神聖的美質；那眉頭，那眼睛，同那嘴部，呖，不錯的神聖呢。』

她底笑容，又呈現於他底腦子裏來了。

『她昨天告訴我的，又是些什麼啊？我已經忘了是怎樣的一回事，一種滑稽的事實，當她在她底妹妹家裏，在密蘭地方做客人的時節所

發生的。「我們是怎麼地歡笑，」所以即使離開我的時候，她還是能夠歡笑，開心的！可是，她底一切信札，我所寶藏着的東西，又是充滿了愁思，眼淚，和失望的懊惱的。」

他好像感覺得受了傷了，於是，一種極大的煩躁，就湧上他底心來，好像他認識了一種他不能完全明白的，極嚴重的，無可補救的事實似的。這平日的情感底逾格底現像，在他心裏被一種相連的心影顯明了。每天，每小時，在她離開他的全部份的時間，單單一點兒笑聲，在他底想像裏，就形成一份不絕的歡樂常常實現着。玉坡梨特曾經在那些俗人們的所在，同那些他所不認得的人們，在她底妹夫底友朋中，一些愚笨的羨艷者底圈子裏，過了一種悅意的生活。她底哀愁的信札，不過是些謊話罷了。他記起一封信裏底一段：『此地底這些生活，真支持不住了；朋友們常常纏繞着我們，不給我們一個鐘頭的安靜。你曉得那密蘭人

們是多麼地熱情喲。」在他底想像裏就升起了一重幻像，他看見玉坡、梨特被一羣庸俗的書吏、律師、和商人們包圍住了。她向他們誰個都笑着，伸手給無論那個，聽些無意識的談吐，作些愚蠢的回話，將她自己降落下，到那世俗底水平線上去了。

於是一切，他兩年來所忍受着的，在他想到他底愛人沒有同在一處的時候，她在他所不知的環境裏所過的生活底痛苦底重量，全部都壓上他底心上來了。

『她在做些什麼？她看見些什麼人？她同誰說話？她又怎樣地對付那些有意來看她的人們？』這是些時常循環着的，而又不能解答的問題。

他很悲苦地想着。

『在那些人當中，每人都從她那裏帶去了一點東西，因此，就是奪

去了我底一部份的東西了。我不能够知道，那些人會有些什麼影響在她頭上，他們在她心中會得激起些什麼思想和情感。玉坡梨特底美，是充滿了勾人的力量的，那是一種使人痛楚的，和激發人們底熱情的慾念的美。在那些討厭的人們中間，一定有人在看想她的。一個人底慾望，是可以從他底眼光裏看得出的，而看人又是自由的，所以婦人就不能够遮防那看想她的人底目光。那末，當一個婦人明白了有人在看想她的時候，她就會生一種什麼感想呢？當然，她不會得一點兒也不感動的。她就會在她心裏產生出一種煩躁的感覺，那當然也是一種感情，即使光是一種不願的和憎惡的感情。所以，只要走過一個人來，就有感動這個愛我的女人底力量。那末，我在她身上所據有的，能包括了多少呢？『他很苦痛地忍受着，因為從那實在的情境裏，湧出了他底智慧的理解來。』

「我愛玉坡梨特，我用我底深情，我自己明了的，永遠常在的深情，去愛她，莫非我不曉得一切人們底熱情，到了時候會得停止的。我愛她，我不能想像到比她給我的那些滿意的快樂還要熱情些的東西。不止一次了，雖然，在看見一個女人經過，我就被一種驟然間的慾念擒住；不止一次了，一對女人底眼睛的一瞥，就將沉入憂愁的思想底圈子裏；也不止一次了，我曾經做過同婦人私會的夢——一個在退休室裏看見的婦人，或是朋友底妻子。她底愛的方法又怎樣呢？牠底快樂的秘密又包含着些什麼呢？而有種時候，這個婦人是常在我腦子裏迴繞着的，當然，並不是除了想念她外，別的念頭一點也沒有的，但我總是一有空就想到她，常常地想到她。這樣的幻像忽然間會來到我底想像裏，即使當我正將玉坡梨特摟於我底懷中的時候。她看見路過的人，又何常不會被慾念擒住的呢？我若是有那看得見她底心靈的天賦而發現她底靈

魂上有一份慾念橫過，即使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我就要，決沒有些微的疑慮的，當我底情人，是被一種不能塗抹的污點所染上了，而我啊，就會憂鬱而死了。這種物質上的證據，我是決不會有的，因為我底愛人底靈魂是看不見的，也是摸不着的；不過，這個並不阻止靈魂底不鄭重的暴露，甚或比肉體還容易暴露些的。這例子啟發了我，這定是可能的。許其就在這個時候，我底愛人在認識着她良心上底一個新的污點，同時在她默想底裏層，在看着這污點幻大起來呢。」

被自己痛苦騷亂了，他猛烈地驚震了一下。

『什麼事情使你難過呀——你在想些什麼？』玉坡梨特很溫柔地問。

『想着你，』他說。

『好呢不好？』

「不好。」

她歎息了一下說：「我們可以走了嗎？」

「唔——讓我們走吧。」

他們站了起來，找到了他們走來時的原路。悠悠地，玉坡梨特含着眼淚低聲地說：「好一個不開心的晚上喲，哦，我底愛啊！」

她就停住了，像似要召回那一天裏所散佈的，而此時行將閉幕了的憂鬱，來重行細嘗一過似的。在他們周圍，現在，平西塢已沒有人了，已充滿了靜寂，充滿了坟墓紀念碑底，安放在牠們底柱腳上的半身像底紫色影子。往下一看，那城池是被灰塵包住的了。有幾點雨在下着。

「今天晚上，我們到那裏去呢？你想做些什麼呢？」她說。

他喪氣似的說：「我到那裏去？我不曉得啊。」

他們又遭受了，當他們並排立住的時候，他們想到那正等待着他們

們的，慣常的，更加殘酷的，還要大些的苦痛底恐怖——這可怕的刑懲，牠將會在他們底夜晚的想像裏，摧殘他們底沒有防禦的靈魂。

『假使你喜歡，我今晚可以陪你在一處。』玉坡梨特膽小地說。

被一種隱藏着的仇恨所吞滅，及爲一種凶猛的怨恨和惱怒的念頭所戟刺了，喬琪回道：『不要。』

但是，他底心裏在抗議着。『今晚要遠遠地離開她？你做不到。不，你做不到。』雖然他有那盲目的，仇恨的衝動，可是他十分地了解這是不能成爲事實的，同時這不會成爲事實的確證的理解，給他以一種內部的驚慄，一種受制於這樣的熱情的升高的自負底稀奇的震慄。他再對自己說：『今晚上我是不能夠離開了她的。不能，我不能。』他於是感覺着一種不能形容的，被一種不知的勢力所挾制着的知覺。一陣悲楚的氣息掠過了他。『喬琪，』玉坡梨特叫着，給嚇着了，拉住了他底臂膊。

他驚了一頭。他認明了那個他們曾經停住了對住看過的，看那自殺者所遺下來的血污底地方。

『你怕嗎？』他問。

『有一點，』她回說，仍然抱住他底臂膊。

他從這個束縛裏鬆解了自己，走近那護牆，靠着探身出去。黑暗早已將下面底街道隱蔽起來了；但是，他相信他仍然可以辨別出在那鵝卵石上面底帶黑色的污點，因為他腦子裏仍然有那幅新近發生的事情底圖畫的。那深沉的黃昏，像在呈顯出，和創造出一個無定像的，血垢污滿了的清秀的青年底尸首的幻影來。『這人是誰啊？他為何要自殺呢？』在這個幻像裏，他好像認明了是他自己底影兒。無聯續的思想，迅速地在腦子裏閃過。像是在光亮的一閃裏，他看見了他可憐的叔叔德梅翠斯，他父親底小兄弟，也是自殺了的——面孔給黑的棺布遮住，

安息在那白的枕頭上，那手是纖弱的羸白的，可是雄健的，那小小的銀器盛着聖水，從壁上有三根小鏈條來掛住牠，不時地發出括擦的聲音來，當被冷氣吹動的時候。『比如我自己撲身下去？向前面一跳，很迅速地往下跌落去！當一個人在空中經過的那一剎那的時間裏，會得失去了知覺嗎？』他想像着身體觸地時的震動，他顫慄了。於是，感覺着一種暴烈的苦痛底嫌厭，同一種稀奇的厭怠底感覺混合起來在他底四肢裏。在他底想像裏他凝聚起了這天夜晚底歡樂；漸漸地使牠安靜下來成爲一種極樂的恍惚底情境；帶着一種當一個人睡了之後，很神秘地增加了豐滿的柔情轉醒過來的情緒……幻想與意念異常地迅速地一個跟着一個跑。

當他回轉身去，他遇着了玉坡梨特底目光。她底眼睛很大地睜開來對他盯住，他相信從牠們底深處，可以看出那會得增加他底痛苦的

東西。他用他慣常的親愛的表情，伸手到他愛人底手下面去。她於是緊抱住他底臂膊，靠住他底心兒。兩人都感覺着一種突然想擁抱的慾望，想大家來混合了溶解了，一點痕蹟也不剩。

『大家請出去！大家請出去！』

那管園的人底喊聲在樹叢中繚繞着，衝破了寂靜。

『大家請出去！』

在這叫聲之後，那寂靜好像格外來得沉重而可怕了，從他們目不能觀的入口中所喊出來的字眼裏，給這一對愛人以一種難以支持的震恐。要使他曉得他們是已經聽見了而正預備着要出去的，所以他們就加快了脚步。但是，處處地方，在那冷落了的小徑上，這聲音又重複強項地叫喊起來。

『大家請出去！』

『討厭的叫喊！』玉坡梨特帶了不耐煩的和愠怒的表情說着，同時更加快了她底步武底速度。

翠尼達德蒙體底鐘敲出了安琪拉斯。羅馬顯現於眼前像一片同地球接近的巨大的灰雲。在隣近的人家裏，有好些窗戶裏已經開上燈了，牠們底亮光，被迷霧影大開來。有幾點雨在下着。

『今晚上你會得到我這兒來，會得來嗎？』喬琪問。

『啊啊，我會得來的。』

『早嗎？』

『大約在十一點鐘。』

『你不來我就要死呢。』

『我會得來的。』

他們底目光，互相凝視着，交換着醉心的會意。

被熱情所服制了，喬琪呢喃道，『我被恕了嗎？』

他們又互相看着，他們底凝視充滿了愛的熱情。

『愛我！』他低聲說。

『再會！』她溫雅地回答。『想着我啊，直到十一點鐘。』

『再會！』

他們在那微亞古雷高呂拿底腳邊分別了。她從微亞克浦勒卡司走去。他儘盯住她，在那店舖底燈光所映照出的潮濕的側道上走着，他一直看着她，直到看不見了的時候為止。

『就不過是這樣，』他想。她離開我了；她到那我一點也不曉得的人家去；她重行走入她那通俗的地方底生活裏去了，糟踏了一切我所替她披上的理想了；她將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生活底粗俗的需要佔據了她，溶化了她，降低了她底身份啊……』

一股紫蘿蘭底香息，從附近的賣花店裏傳送到他底鼻官裏來，他底心潮帶着綠亂的衝動泛漲起來了。

『啊！爲什麼不讓我們照着我們底夢境來配合我們底生存，使我們得過一種永久的，光只不過我們兩人相依着的生活啊？』

第二章

青年人接着一夜天的縱慾之後，直到早晨十點鐘，喬琪還沉淪於那深沉的，與舒適的甜睡裏；那時節，他底僕人進來喚醒了他。

在床上翻着身，他快快的道：

『我誰都不願會讓我睡。』

但是，從隔壁房間裏，他聽得那請見者底聲音，在用着一種懇求的腔調向他打招呼。

『請原諒我，喬琪，我有幾句話不得不同你說。』

喬琪聽出了這是阿爾鳳蘇伊克西里底聲音，於是他更加覺得討厭。

這伊克西里，是他在大學裏的一個同窗，一個中材的人，他被賭博和淫慾所毀壞了，已變成一個寄生蟲和妄求者了。

他底臉貌雖然給惡習敗壞了，但他仍然有那美少年的樣子；不過，在他底個性和態度上，有那種難於界識的刁滑和卑污，這是在那些靠他們底小聰明而生活的人們底地方可以看得到的。

他走了進來，一等僕人退了出去之後，就裝出一份喪沮的樣子來。於是，半吞半吐地，他說：『請原諒我，喬琪，設使我又來乞助於你了。我一定耍付一批牌賬的。我懇求你幫助我。數目並不多。不過三百個里拉。原諒我。』

『什麼？你現在耍付你底牌賬。』喬琪說。『我真差異。』

他用最不講理的樣兒，向他發出這類侮慢的話。不曉得要怎樣才能够和這寄生者斷絕關係，所以他很藐視地對他，正像一個人要用一根小棍將那污垢的走獸驅逐開去似的。

伊克西里微微地一笑。

『來呀，不要這麼地忍心喲，』他在用懇求的，婦女似的腔調疏辯着。『你總會給我這三百個里拉的，肯嗎？我明天就要還你的，以我底信用擔保！』

喬琪放聲大笑了起來。他拉鈴叫僕人。僕人走進來。『在那些沙發上的衣服堆裏，給我底一串鑰匙拿來。』僕人尋着了那些鑰匙。『開開第二只抽斗。拿那大的片子夾給我。』僕人遞給他那片子夾。『很好，你可以出去了。』

『你能够讓我有四百個里拉嗎？』在僕人離開房間之後，伊克西

里半畏縮而半激動地說。

『沒有，這是三百。這是末次了。好，現在好去了。』

他不將錢票親手交給他，他將牠們放在床沿上。伊克西里微笑着拿起牠們，將來放在他底衣袋裏；於是，在一種內中混合着譏諷和諂媚的成份的雙關的口氣裏，他說：『你有的是慈惠的心。』

他底目光向房間底周圍遊移一過，他說：『你有一間娛人的臥室呢。』

他到沙發上坐下，倒出一盃香酒來，又將自己底煙盒裝滿。

『目前你底愛人是誰啊？』他說。『她叫什麼名字？我相信決不會仍然是去年的那個。』

『好去了，伊克西里，我要睡呢。』

『啊，好漂亮的一個人物啊！她有的是那羅馬全城裏最美的眼睛』

呢。她必定已經離棄了，我以為。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她了。她必定是沒有在城裏。她有一個妹妹在密蘭，我想。」

他又倒滿了他底小杯兒，只不過一口氣，就將裏面滿着的吞將下去。他這樣地漫談着，也許只不過是爲了要得到充份的時間來喝完那一瓶東西。

「她是已經同她底男人分開了，是嗎？」他續說。「我想她底男人定是貧寒的，可是她常常打扮得極其講究。大約是兩個月前，我在那微亞德拔丕那遇着她。你知道你底可能的繼位者嗎？但是，不，你不會曉得他的。那是孟梯，那大商家，一個肥碩的，有不乾淨的淺色的頭髮的人物。就是在那天，我看見她，同時他緊緊地跟住她，在那微亞德拔丕。你曉得一個人只須一眼就看得出有人在跟着婦女的。孟梯也是有錢的。」

他用一種新奇的聲調來說這最後的幾個字，那是一種嫉妬的，和

貪婪的，可恨的聲調。同時，他無聲響地又作第三次的暢飲了。

「你睡着了嗎，喬琪？」

他並不答他，他只是裝睡。他已經聽見了一切的話，但他怕伊克西里會從蓋被上面看見他底心底跳動呢。

「喬琪！」

他裝出驚慌的樣子，像一個睡熟的人被驟然地喚醒了似的。

「什麼！你還在這裏？你沒有去嗎？」

「現在我要去了——但是看！一根髮針！」

他俯身從地氈上將牠拾起來，很驚異地觀看着，後來就將牠放在桌布上。

「幸運兒！」他仍用那雙關的聲調說。「現在，啊，啊，——————」
「謝。」

他伸出手來，但喬琪仍然將他底蓋在被內。這話匣子轉向門邊走去。

『你這香酒，真是佳美無匹呢，我要再來牠一小盃。』

他喝了，於是走出去了。喬琪在他床上，閒空着，正好細味這毒物呢。

第三章

第二週紀念輪在四月二號上。

這一次，玉坡梨特說：『我們要離開羅馬去慶祝牠。我們一定要過一個禮拜的熱情生活；一切都讓我們自己來，不論在什麼地方，不過總不是此地就是。』

『你記得起那一週紀念嗎？』喬琪問，『就是去年底那次？』

『唔，我記得的。』

『那是在一個禮拜天，復活節底禮拜天。我於早晨十點鐘到你底

房間裏。你穿了那件逗我喜歡的，小的，英國式的短衣。你還帶了你底祈禱文呢。」

「啊！那天早晨我連彌撒會都沒有去。」

「因為你當時是這樣地急呢。」

「我離開那座屋的時候，真像飛樣地快，」玉坡梨特答。「你曉得，在節期裏，簡直沒有一刻兒工夫可以說是我的。可是，雖然如此，我總尋出法子來陪住你一直到日中。而那一天我家裏又有着客人來用飯呢。」

「於是，那天底其餘的時間，我們就沒有得相見了。那是一個悲哀的週年啊。」

「啊，是的。」玉坡梨特呢喃着。

「而那太陽！」

「同你房間裏底那些花叢呢，」她笑了。

「我，也是的，在那天早晨，曾經出去了一歇；我差不多買了全個花市底花兒。」

「你一把一把地將玫瑰葉兒向我擲着，你放了許多葉兒到我頸裏，同我底袖子裏去。你還記得嗎？」

「啊，我記得。」

「此後，在那房子裏，等我御裝的時候，我將牠們都尋着了。」
她甜蜜地笑着。

「到我回去之後，我底男人在我底帽子裏同我底衣服底摺皺裏，尋出了葉兒來。」

「是的，你曾經同我說起過。」

「那天我就沒有再走出來了。我不想再出去。我想着，儘想着。不錯，

那是一個悲哀的週年。」

靜想了一忽兒之後，她又說。

「在你底心裏，你會相信我們會得到這第二個週年紀念的嗎？」

「我——沒有，」他答。

「我也想不到。」

「什麼愛啊！」喬琪想，「牠在牠自己底中心裏，帶着牠終局的預知呢。」他於是想到她底男人，對於他，並沒有仇恨之心，甚至還有種憐憫的恩慈呢。『現在她自由了。那麼，爲何，我比以前還要不放心她呢？那男人是我底一個保人，我看他像一個從一切的危險中遮護着我底情人的保護者呢。說不定這些也是幻境；因爲在那時候，我也忍受了許多。可是，那已經過去了的忍受，看去總像比目前的痛苦要輕鬆些的。』理着了他自己底回想，他就沒有再留心着玉坡梨特底話了。」

「好。」她說，「我們將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須得決定一下。明天是四月一號了。我已經同母親說過：『您曉得的，媽媽，這幾天裏頭有一天，我須得去作一次短程的旅行的。』我當然要在她那兒佈置好我底脫身之計的。不要焦心。我會尋出一個極有理由的藉口來的。這讓我怎麼辦就是。」

她很高興地說着，她甜笑着。而在她底收尾的幾句話的甜笑裏，他以爲他發見了當婦人在計謀着一種欺騙的事件的時候底本性底得意了。那種妙捷的誘騙，玉坡梨特用來騙信了她底母親的，使他很不高興。他又作一次憂悶的，關於男子的提防的想像了。『爲什麼爲了這個自由，就如此難堪地忍受着？』他回想，『什麼時候是爲了我底快樂的服務呢？我不曉得我將拿出些什麼來才能够使我放棄我那固定的思想，對於她的不公平的猜慮。我愛她，而我使她做錯了事；我愛她，而我相

信她能够做出一種沒有價值的舉動』

『我們不必去得太遠，』她說。你一定曉得一些安靜的地方，很幽僻的，有很多的樹木的，很好玩的。不是梯勿里，也不是夫拉斯卡梯。』

『拿那白得克來翻——牠在那桌子上——察察看。』

『讓我們一淘看。』

她拿了那本紅面子的書，接近他坐着的那張榻邊踞着，帶着一種可愛的表情，和天真的愛寵，開始一頁一頁地翻着。不時，她又低聲讀出一兩行。

他坐着看着她，被她底頸頸的美所陶醉了，從那兒，棕色的小髮捲向她底頭頂升上去，扭成一個圓環。他又盯住那兩粒棕色的小痣，美人痣，這一對雙生痣並排地在那柔滑的頸頸底白色上面顯現着，發生成一種說不出的迷媚。他看出了她沒有帶着耳環。着實地，有兩三天了，她

沒有帶上她那翠玉的耳環。『或者她是爲了金錢的糾纏而變換了牠們嗎？誰知道？』她在暗中忍受着那困苦的經營，日常的必需呢。『他勢必至於要強他自己對於那纏繞着他的思想，切實地考慮一下了。這思想如下：『等她覺得討厭我的時候，（這也是不久的）她就會歸於那個，那個肯供給她以暇逸的生活的第一個人，而他，在要換得肉體的快樂之故，也就不致於會使她缺少什麼了。這個人，也許就會得是那個商人，伊克西里所說的那個。雖然不免要略爲有一點兒厭煩，但同時她就會戰勝那另一份厭惡的；她就會習慣的。甚且，她許其並不須克制什麼嫌厭，也是可能的。』

他想起了他一個朋友底太太，那阿爾白庭伯爵夫人。這個婦人和她底丈夫分離之後，任她自由，但無財產，她就一步步地低沉下去，變成一個發財底愛好者了，同時那保全她底面貌的聰明，她是足有的。他又

記起一個例來，這甚至於更加可以真實地顯示出他所懼憚的事情的可能了。於是對着這從那不可測量的將來所要發生的可能的事情，他就感覺着一種不可名狀的苦惱。因之，他底疑慮，就常在他腦中擾攘。早遲點，命運就會得使他看着那個他曾經捧得很高的人兒底情落呢。生命是充滿了這種樣的懲罰的。

『我一處也找不着，』她在一種失望的語氣裏說。

桂坡，拿黎，維特坡，奧維亞徒！看看奧維亞徒底地圖：聖彼德禮拜堂，聖保羅禮拜堂，耶蘇禮拜堂，聖伯拿定禮拜堂，聖路易斯禮拜堂，聖道敏尼克修道院，聖福蘭塞斯修道院，聖馬利的僕人底修道院。』

她用唱歌的腔調，如背禱文似的念着。霎然間，她開始笑了，仰着頭將她底美麗的前額呈獻到她愛人底唇邊。她在這擴張的慈惠下底一剎那裏，有一種年青女孩子的豐采。

『好多的禮拜堂底數目喲！好多的修道院喲！這必定是個稀奇的地方。我們就到奧維亞徒去好嗎？』

喬琪體驗着一種感覺，好像他底靈魂，被一份驟然的新鮮力量底波浪覆蓋了似的。他對於這慰安的記號，很感謝地體味着。當他緊吻着玉坡梨持底眉峯的時候，他就集聚起關於那格爾非斯城子的舊憶來了；那個寂寞的城子，是很平靜的，是在一種對於那奇偉的丟莫底默羨裏的。

『奧維亞徒！你是不是從沒有到過？你只要想像着，在那鬆石的山岩頂上，可以遠觀幽默的山峽，一個如此地靜的城子，似乎沒有居民住的；窗扉都關攏來；灰色的巷子裏長着草；戴尖帽的僧徒走過那公共的庭院；主教在那醫院門口從那黑色的馬車裏走出，還有一個老耄的僕人立在車門邊侍候着；鐘樓襯託在那有雨氣的天空上；一只鐘悠悠地

報告着鐘點，而驟然之間，在那街底，一個神蹟——那丟莫。

『這樣地靜寂！』玉坡梨特呢喃地，到不如說是夢囁地說着。在她底眼前，好像發現了那靜寂的城子底幻像了。

『我曾經在二月裏到過奧維亞徒，』他續說，『那氣候也同今天底相仿，講不定的——下幾點雨，又出幾線陽光。我在那兒住了一天，當時我真不肯舍去。爲了那份靜寂，我帶了懷鄉的感想去的。哦！是這麼地安靜喲！除我以外，我並沒有別的朋友在着，同時我耽溺於這樣的夢裏：』

『要有一個太太，或者，說得好聽一點，一個姊妹式的情人，她要是全心對於我的；同時到這裏來，住上牠一個月，一個長長的四月，而且是一個帶雨的四月，灰色的，可是要和煦的，帶着一陣陣地灑洒着的陽輝；一點鐘一點鐘地在那天主堂裏頭，或前面，或周圍，消遣着；那修道院底花園裏採集玫瑰；去到女會友家裏去拜訪她們，要些醃菜之類的東西，從那

小的伊車司根杯裏喝快樂的香酒；盡力地愛，盡情地睡，在那柔軟的床舖上，一切都被那聖潔的白色包圍住了。」

這個春夢使玉坡梨特很快活的甜笑起來了。帶着一種憧憬的表
情，她說：『我是很虔誠的，你知道。你肯帶我到奧維亞徒去嗎？』

在她愛人底脚前扭動着，她將他底雙手，都捧在她底手掌裏。一種極頂的喜悅，佔滿了她底全身；她已經預先味覺着那約定的休息，暇逸，和沉哀了。

『再講我聽。』

他吻她底前額，帶着純潔的情感在那上面延滯着。於是他又很憐惜地向她看着好一會。

『你底前額，是如此地美啊，』他說同時有種輕微的顫震。

在這當兒，這現實的玉坡梨特和在他心裏生存着的玉坡梨特相

符合了。他看出她底美麗，溫柔，和馴服，呼吸着一種高貴的和甜蜜的詩意呢。照他所贈給她的格言說起來，她是端莊而嫺雅——
Gravis dum

suavis。

『再講我聽，』她喃喃地說。

一線軟光從洋臺上射進來。不時地那些窗戶被涼風吹得發響；同時雨點輕輕地打在玻璃片上，差不多毫無響聲的。

第四章

『好在我們已經在想像裏領受了那快樂底精華了，好在我們已經嘗味過一切的，我們底感覺和感情所能够體驗着的所謂稀貴的和最精神的東西了，所以我以為我們還是放棄了那實事的經驗的好些。我們不必再到奧維亞徒去吧。』於是他擇了另外一個地方：阿爾本啫，
拉熱爾。

喬琪於阿爾本塔，阿呂克西亞，或勒密湖等幾處地方都不熟悉的。玉坡梨特，在年幼的時候，曾經被帶到阿爾本塔一個親戚家去過，現在這親戚是死了。爲他呢，這次的旅行會得給他一種新鮮的迷媚，而爲她呢，就會激發出多年的往事底回憶。如此說來，這不像一種美的新幻像，能够給愛情加進新的力量和漂淨牠的嗎？不是那些童蒙時的回憶，有種時常新鮮的甘美的香膏，塗於心上了嗎？

他們決定在四月二號的午刻坐火車動身，他們兩方面都照時而來，到那會合所，在那車站上，而當他們在人叢中互相尋着的時候，他們感覺着一種騷擾的歡樂滲透了他們的心胸。

『我們會得被人看見嗎？告訴我，我們會得被人看見嗎？』玉坡梨特帶笑而發抖地說，她心想大衆底目光都在朝她盯住呢。『離開車還有多久啊？我底天！我是怎樣地心慌喲！』

他們希望有一間車室留給他們自己；可是，他們真懊惱，他們須得到那已經有着三個旅客在着的一間裏去。喬琪向一位紳士和他底太太招呼了。

『誰啊？』玉坡梨特附着他愛人底耳朵問。

『我會告訴你。』

她好奇地對這一對夫婦觀察着。那紳士是一個老者，有很長的威嚴的鬚鬚，一個很濶大的禿頂的發黃光的頭，頭頂上有一個深深的低窪，像一個大的變態的肚臍，像一個大的手指在軟的物體上面緊壓下去現出來的印子似的。那個太太包裹在波斯巾裏，有憔悴而愁悶的臉貌；在她衣裝上和相貌上，可以尋得出一種英國底諷刺畫的材料來。那長者透澈的眼睛，有種單純的正直；他們像是被內心喜悅的火花照亮了。他用着甜蜜的微笑回敬着喬琪底鞠躬。

玉坡梨特回想着她底記憶。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兩位的呢？她不能夠達到重行記起的目的，但她有那紊亂的感想，就是這兩位生疏的長者，是曾經被包圍在她底一個愛情的夢裏過的。

『誰呀？告訴我，』她又附着喬琪底耳問。

『那馬特勒特——馬特勒特先生和他底夫人。他們會給我們帶好運道來的。你曉得我們第一次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們的嗎？』

『不曉得，不過我相信我總像在那兒看見過他們過的。』

『那是在那禮拜堂，在那徵亞白爾新納當四月二號，我起初認識你的時候。』

『哦，是的，我記得了！』

她底眼珠發亮了，她很驚奇這個巧合。她再向這兩位老人看看，發生了一種情感。

『這麼好的一個預兆啊！』

一種精密的愁思，闖入她腦子裏來了。她將頭靠住椅背，來重溫一次已往的舊夢。她又看見了那小小的禮拜堂，在那微亞白爾新納，神秘地隱藏在藍色的半陰裏；那走廊，有一個彎出去的地方，像是洋臺；並那唱詩班的女孩子們所唱的詩句等等，她像都又看見了。下一層，有幾個音樂師拿着他們底樂器，在那白木做的講經臺之前立着。周圍，在那些橡樹做的座位裏，坐着些聽講的人，爲數不多，大多是灰白的頭髮或者禿頂的人。那堂主拍着拍子。一種敬神的馨香之味，化在紫蘭香中，和那舍拔斯新伯起的音樂溶混在一處。

她被她回憶中的愉樂所克服了，她愈向她愛人那面靠攏些去，她呢喃地說：『你也是在想着從前的事嗎？』

她已不得能够將她底情緒傳送過去，好對他證明，說她是沒有忘

懷了什麼的，甚至那神聖的事的極小極小的環境，她都沒有忘記。他帶着一種私譎的樣兒，在他們底旅行用的氈子下面尋住了玉坡梨特底手，他就將牠在他底手裏輕輕地握住。在他們底靈魂裏，兩人都感覺到一陣震顫，牠回喚起了他們幾種關於他們底愛的頭一天的柔媚的感覺。他們於是保留着這樣的態度，沉思着，帶點兒悅意，從那溫暖裏又使他們帶點兒昏迷，車子底平均的和繼續的震動，使他們舒服，有時候，他們又可以從車窗裏看得些朦朧裏的披着綠意的景色。天空是遮滿着雲；正在下雨。馬特勒特先生在一隻角落裏瞌睡；馬特勒特太太正看着一本刊物。那第三個旅客睡得很熟，他底帽子，低壓住他底眼睛。

『設使那唱詩班漏了拍子，馬特勒特先生就會使勁地拍了起來，和那堂主一樣。在有種時候，一切的老人都會得拍起拍子來了，好像是被音樂底靈性感動了。在那空氣裏，有着的是發散着的馨香和紫蘭的

香息。』喬琪很高興地將自己浸沈於那返復的記憶裏去。『我能够夢想到比這更稀奇或是更有詩意的，有如我這愛情的開端的嗎？看起來好像是在記起一種羅曼的小說；實則確正相反，因為牠是我生活的紀念啊。我常常在我底靈魂的眼前保留着牠底，即使那極小的瑣碎呢。這開端的詩意，後來，在我全部的愛情上，發出一層夢的影子。』在昏迷的小睡裏，他停憩於一些混亂的幻像上，牠們在他底腦幕上用力顯出一種音樂的迷誘『有幾粒香料，一束紫羅蘭！』

『你看馬特勒特先生是如此地好睡喲！』玉坡梨特悄悄地說。『像小孩子樣地安靜。』

她帶笑接着說：『你，也是倦了，是嗎？天還在下雨呢。好奇怪的疲倦啊！我底眼皮沈重呢。』

他半闔着眼睛，她從她底長的睫毛裏看着他們。

喬琪自己在想：『她那睫毛馬上就使我醉心啊。她是在那禮拜堂的中央，坐在一張高背椅上。她底側影是描摹在那從窗戶裏流入的光線裏的。當外面的雲一散開了之後，光線就驀地加亮了。她輕輕地移動了一下，而在這亮光裏，我看見了她底睫毛的真的長度了——一種不尋常的長度。』

『告訴我，』玉坡梨特說，『還須多少時候，才到我們底目的地呢。』

車頭底笛聲，很尖銳地叫了起來，意思是說快進站了。

『我可以打賭，』她說，『我們是已經過了頭了。』

『哦，沒有。』

『好，問呀。』

『舍格尼拔里哪，』月臺上有很粗的聲音叫着。

『喬琪有點兒驚異起來了，伸頭出去問，『這兒是阿爾本諾嗎？』
『不是，先生，此地是舍格尼拔里哪，』那人帶着笑容答。『是不是你要到阿爾本諾去嗎？那末，你應當在舍克支那下車的啊。』』

玉坡梨特放出這樣地一種尖銳的笑聲來，使馬特勒特先生同馬特勒特夫人都很訝異地看着她。喬琪同時也就加入這會傳染的歡笑裏了。

『那我們怎麼弄呢？』

『第一步，我們必得要下車去啊。』

喬琪將他們底提包交給搬伕，玉坡梨特仍然在笑——她底新鮮的心裏的笑——這錯誤使她發生興趣，她以爲是極其滑稽的事。馬特勒特先生很驚奇地看着這青春的開放，這對於他，有如陽光的波浪，他好意地客氣地微笑着，並向玉坡梨特略一打躬，在她心裏正覺着這離

開火車的渺茫的懊惱呢。

『可憐的馬特勒特先生！她半誠意而半尋開心地說，同時，看着火車向那荒涼冷落的大地馳去。』我不願同他分開呢。誰知道我這世裏還會遇着他的嗎？』

於是，轉向喬琪，她說：『怎弄呢，現在？』

一個鐵路傭人告訴他們消息。

『開往舍克支那的車四點半鐘要經過這裏。』

『我們可以想法子了，那末，』玉坡梨特接住說。『現正是兩點半鐘。哪，從這一刻兒工夫開始，我宣佈我來支配這次旅行的事務。你只不過順着我底指導就是了。來，我底孩子，喬琪。一直跟住我，好好地當心你不要失落呢。』

她對他說着，似乎對嬰孩說話一般，一付尋開心的腔調。他們雙方

面都感覺得極其開心的了。

『那兒是舍格尼？那兒是拔里哪？』

附近也看不見什麼村落。那低低的小山，在這灰色的天空之下，散佈着牠們無定規的綠意。靠近路旁，有一棵孤單的小樹，綜錯而多節的，在那潮濕的空氣中搖曳着。

因為雨還在儘下，這兩個漫遊者就到車站上去找地方避雨，在一間小房間裏，也有着壁爐，可是沒有火。牆壁上懸着一張破碎的地圖，圖面佈滿黑絲網。另一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塊正方的厚紙板，是藥酒的廣告。那壁爐，那恐怕連火氣都想念不起了的壁爐的對面，有一張榻椅，有極寬大的套子蒙住，可是已經是走了樣的了，因為帶滿了千百處的傷疤。

『看呀！』玉坡梨特叫着說，她正在看那本白得克。『在舍格尼，這

兒有那格特尼奴霍司特萊呢。」

這個名稱使他們笑了起來。

『設若我們來吸枝香煙？』喬琪說。『現在是三點鐘。就是在這個時候，兩年前，我走進那禮拜堂。』

於是，那最足紀念的一天的回憶，重行佔據了他底腦子了。在幾分鐘的當兒，他們很悄靜地吸着煙，聽着雨，那雨是已經下得格外厲害的了。從那淋濕了的窗片裏看出去，他們看見了那棵脆弱的小樹，在那暴風雨裏低頭彎腰地掙扎着。

『我底愛情，是比你底發生得早的，』喬琪說。『牠在那日之前，已經生長了。』

她辯護着。

他，被那不知不覺地就過了的日子的深邃的魔力所陶醉了，很溫

柔地接着說：『我仍然看得見你那第一次經過我的時候的樣兒呢。多明顯的一個印象啊！那近晚的時候，當那些燈在開始發光，當那蒼碧的波影映在街路上的時候。

『我是在阿里拿呂底窗前。我正看着那些像兒，但很不容易辨別牠們。那是一種難於界識的感覺——一種倦怠，許多悲哀，同我不知怎樣的，一種渺茫的，爲了理想中的人兒的願望。那天晚上，我有一種極熱烈地想着詩歌的，尊寵的，精緻的，和靈感的東西之渴念。是不是一個預兆呢？』

他停了一會；但是玉坡梨特一聲也不響，等着他接下去，她在那裊繞的輕煙裏，陶醉於那種精美的，對他聽着的歡悅的裏面了。那輕煙，好像在那回憶的網上，又包上一層迷網了。

『那是在二月。在那時候我正要到奧維亞徒去玩。我甚至於相信，

我在阿里拿呂底店前的時候，是在想向他買一張聖骨的像的。同時你走過！自此以後，在其餘的兩次或三次的時候，——兩次或三次沒有多的——我看見了你這樣的蒼白，這種與人不同的蒼白。你真想像不到，玉坡梨特，你是怎樣的白呀。我從沒有看見過這同樣的呢。我想：「這婦人怎能活着啊？她底血管裏不會有一滴的血吧。」這真是一種超自然的蒼白，在那從天空降落下來的，到那傍道上的蒼蒼底雲潮裏，你底樣子就好像沒有肉體的形像似的了。我對於陪伴着你的那個人，一點也不注意；我並不想跟你，我並沒接受到，即使你底一瞥。我又想起了一樁細故。你走前幾步後停住了，因為那燃街燈的人阻止你底去路。啊，我仍是看見在空氣裏，燈桿底尖頭上，那小小的火花的閃爍；我看見那驟然地發亮起來的煤氣燈，牠將你沐浴於光輝之中。」

玉坡梨特徵笑着，可是帶點兒悲悵了，帶着那婦人們看見她們昔

日底畫像的時候的壓着她們心兒底悲悒了。

『是的，我是很蒼白，』她說。『我起床不過幾星期，在生了三個月病之後。我是曾經走近死底門邊去過的。』

一陣狂急的大雨，打在窗片上。那棵小樹，可以看見牠在風雨中彎腰扭身，差不多在作一種圓環之舞，像有手在想將牠拔起來似的。有好幾分鐘，他們倆儘看着這大自然的激變，牠在那周圍荒涼的，不毛的，無生氣的，不活動的大地上，表現出一種自覺生活的奇特現像。玉坡梨特差不多感覺到一份悲悵。那小樹底幻想中的受苦，正面對面地在他們底忍受之前。他們腦子裏理會着，在這車站底周圍，包滿了無邊的寂靜，一間哀苦的小屋面前，不時地有火車所載的雜色旅客經過，而這些人在各人自己的心胸中，又帶有那各異的煩惱的。悲意的幻像，迅速地一個接着一個地在他們思想裏閃過，即使是在前一小時用歡愉的眼光

所看來的東西，都會提示給他們以一種悲景的。等幻像消散之後，當他們底良知已不再被壓迫而回復到他們自己了的時候，他們兩人都找到那在他們底心坎裏的一種同樣的不可名狀的苦惱——那不知不覺地失去了的許多日子的懊傷。

他們底愛情的背後，有很長的往日。牠在牠背後，在好些年份之中，拖帶了一張極大的黑沉的網，充滿了死的東西的。

『幹嗎呀？』玉坡梨特問，聲音有點兒變動了。

『你做什啊？』喬琪問，緊緊地盯住她。

『沒有誰回答這句問話。他們保持着靜默，同時又向窗外看去。天空像帶着淚在笑着。一層薄光照着一座小山，將牠浴沐於那不定的金光之中，漸漸兒地又消散了。別的陽光，試着想穿過那裝滿水份的雲堆，同時又隱沒了。』

『玉坡梨持笳若！』喬琪慢慢地呼喚着，好像要細細地領略這名字底迷媚似的。『當我曉得了這是你底名字的時候，我底心是如何地跳動！在這名字裏，我看見和感覺着許許多多的東西！這是我底姊妹中的一個底名字，她是死了。這美麗的名字，是和我很熟的啊。帶着深摯的情感，我即刻就想，哦！假使我底口唇只不過得能夠回復到牠們底可愛的習慣上去。』那天，從早晨到夜晚，關於我那已死的姐姐的回想，很精緻地同我底秘密的夢混合了。我並沒有去尋訪你；我阻止自己作這種的追求；我決不願強求；可是，在心裏，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把握呢。我是很自信的，早遲點你定會曉得我的，愛我的。我那時候有的是怎樣一種快樂的感覺啊！我是生活在物質之外了；我不過用些音樂和開心的書本來養着我底靈魂罷了。有一天，碰巧在茄恩司加木拔梯表演的音樂會裏，我看見你了；但是，我只不過是在你將要離開會堂的時候才

看見你的。你給我一瞟。還有一回，也是的，你對我看了——或者你記得。那是在皮阿爾圖書館底對面，微亞德拔丕哪地方，當我們在進門的地方遇着的時候。」

『是的，我記得的。』

『你還帶了一個小的女孩子。』

『是的，含喜梨亞——我底一個姪女。』

『我在側道上停住——好讓你走過。我注意着我們是一樣的高的。你不似通常那樣的蒼白了。一剎那間的足以自傲的感覺，在我腦子裏閃過。』

『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玉坡梨特說。

『你記得那是將近三月尾間的時節了。我帶着一種正在發長的把握在等着呢。我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思想裏溶和我感覺着快近

了的極度的熱情。因為我曾經看見你兩回都帶着一小束的紫蘿蘭，所以我就將我底房屋裏都綴了紫蘿蘭了。哦！那個春之開始，我決不會忘懷的呀！而那些早晨間的瞌睡是這麼地光亮，這麼地透明啲！同那些悠悠的，夢懂的醒覺，當我底眼睛已經看見了亮光的時候，我底腦子還在遷延於真實的感覺之前呢！我追想着幾種孩子氣的，足以擲我於一種悲景的沉醉之中的計策。我記起了，有一天在一個音樂會中，正當聽着悲多汝底琴樂的時候，在那裏面，時常不時地顯現出一些極上等的，充滿熱情的詞句，我自己內心裏背誦着那些有你底名字嵌在裏面的詩句，我高興極了，差不多近於發狂了。」

玉坡梨持甜笑着；但是因為聽着他用一種極明顯的，爲了他底愛情的一切往日底表彰的偏愛，於是在她心坎上，就感覺着一重不快。是不是那些日子在他看來比現今的更加甜蜜些嗎？——是不是那些已

往的回憶，是他最心愛的回憶嗎？

喬琪接着說：『一切的我對於那些通俗地方的輕蔑，決不足以激發我以一種像那冷落的微亞拔爾西拿演講廳一樣地迷人的，神秘的護養院的夢想的。你回想得起嗎？那向街開的，石級頭起的門，是關着的或者已經關閉了有好些年也說不定。人可以從一條蒸酒的巷子，有一張紅的大酒瓶和酒塞子的廣告掛着的地方走過去的。你記得嗎？進門是在後面，而人們定須從那極其小的，只不過能容住那牧師或那看守聖器的人的聖器室經過。那是到智慧的聖所的進路呢。哦，好怪的樣子啊，那些老先生和老太太們；在那蟲蠹了的長凳上，四面都是他們呢！那裏有亞立山大麥密在想法子找他底聽講者。當然，你自己不曉得，心愛的，你在那些「音樂狂」的當中，你變做美底化身了。馬特勒特先生，你曉得，是我們這一世紀裏的一個最篤信於佛理的人；而他底太太曾寫

寫過一本關於音樂的哲理的書的。同你坐得很近的那位太太，是馬格呂達春柏包爾，一個很有名望的博士，她正繼續着她已故的丈夫底研究，深入於那視覺的官能裏去的。那個行巫術者，穿着長的青色的外衣的，他顛起脚走着進來的，一個是猶太人——一個德國醫生，弗勒齊博士，一個優美的鋼琴家，伯起很迷信的人。那坐在十字架下面的牧師，是克斯車根伯爵，一個很有聲望的植物學家。還有一個植物學家，一個黴菌學家，一個用顯微鏡的老手，叫做桂朋尼的，坐在他前面，同時那傑可布莫勒斯却特，那個忘不了的老人，很坦白，很魁偉的，也在那裏；還有布拉色拿，那個光學的試驗者；同德維司先生，一個哲理的畫家。別人們，沒這麼多的，都是一些高貴的人物，少有給現代的科學以探討的腦子的，但他們是很冷靜的生命底觀察者，和很熱情的夢底崇拜者。」

他打斷了自己的話，以便將那些情境整理一下，同時他接着說：

『這些博士們，帶着宗教的熱誠聽着音樂；有一人做一種被感動的樣子；其餘的就不知不覺地做出一種表情，模仿着堂主；還有些人，用一種低音，和着那唱詩班的歌曲在唱。那唱詩班，有男子也有女人，佔據着那講座，那油漆好了的木器，上面還煥發着牠們底鍍金的光彩呢。在前排，那些少女們照着她們底派別形成一隊，保持着她們底臉面在一條水平面上。下面，在那些粗糙的四絃琴架上，點着了蠟燭，一點點的金光，從那陰黑的背景裏襯出來。這裏，那裏，牠們底小小的火花，在那些精漆好了的樂器身上反影出來，同時在那絃弓底尖上，更加上了一點兒亮光。亞立山大麥密有點兒僵硬，禿着頭，生着短短的黑鬚，帶着金邊眼鏡，在用一種嚴肅而正經的樣子拍着拍子。在每一曲終的時候，堂裏就起了喃喃之聲，同混合在翻樂譜的沙沙聲中的從臺上發出來的難以忍禁的笑聲。當外面的天色一光亮了起來，燭光就發淡了；那很高地

在掛着的，前幾年敬神遊行的時節裝綴好了的，周圍鑲飾着金色橄欖和樹葉的十字架，看過去好像脫離了牆壁正在耀光似的。那白的，禿的，聽衆們底頭，在那些橡木椅背上，也在發亮。於是一剎那間，外面的天色一變，像是薄薄的一層迷霧樣的陰影，又復跑上一切東西上來了。難得看見的幾縷刁滑的香氣——敬神香或安息香——侵入堂之中部。

『在那單獨的祭桌上，玻璃瓶裏，插着兩束紫蘿蘭，有點兒謝了，吐出那春天的氣息；而這謝了的花的氣息，好像那些老年人們底靈魂裏給音樂激起了的夢的詩意似的，同時挨近着，在不同的靈魂裏，激起了不同的夢意：像一個平旦在溶化着的雪上似的。』

這使他高興於再建築起那份情景而帶詩意地表現出來——好
用一種抒情的氣慨，重行溫溫舊夢。

『這不是很不合理，很難相信的嗎？』他說。『在羅馬，在那知識底

發源的城子裏，一個樂師，相信佛理的人，他又曾印了兩本關於叔本華底哲學的論文的，爲了自己底高興，沉迷於舍拔斯新伯起所召集的繁衆之中，在一個神秘的教堂裏，當着那些音樂狂，他們底女兒們在唱詩班裏唱詩的博士們的面前，來表演。那不是從霍弗曼上的一頁嗎？在一個灰色的，可是也和暖的春天的下午——這些年老的哲學先生們，離開了他們堅執地努力着的想從生命裏擒住一種神秘的試驗的場所；都聚集於一個很避靜的演講廳裏來，好使他們得到滿足，差不多得沈迷於那牽引着他們底心靈的熱情，好放棄了他們底肉體，而很滿意地生活於夢境裏。同時，在那些老人羣聚的中間，用想像的話說起來，有一曲精雅的音樂短歌，攤開在那相信佛理者底堂兄弟和他底朋友之中呢。等人都散盡了，那信佛理者一點也沒有什麼猜疑地，將將來的愛人，呈獻給那神聖的玉坡梨特，筍若了。一

他開始笑了，同時也就立了起來。『在我看來，我將牠編成一份循着秩序的回憶了。』

玉坡梨特仍沉默了一會兒，她說：『你記得嗎？那是在一個禮拜六呢。那棕樹節底頭一天晚上。』

她也立了起來，走近了喬琪，吻他底頰。

『我們好出去了嗎？雨沒有下了。』

他們走了出去，順着那濕的，反映着柔和的陽光的路上走着。外面的冷空氣使他們打寒瘧。周圍那些波浪樣的小山，披上了翠綠，被那雲隙中照下來的燦光，照得滿山的條痕；這裏那裏，有大的水潭，反映着淡的天光，牠上面，有深翠的顏色，在一片一片的白雲之間顯開。那棵小樹，還在滴着水珠，也不時地被陽光照亮着。

『這棵小樹會得在我們回憶之中佔一席之地呢，』玉坡梨特說，同

時停住了看牠。『牠是這麼地孤獨，這麼地孤獨啊！』

報告車快到的鈴響了。已到了四點一刻。一個路局底傭人迎上來說，可以代他們購票。『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到阿爾本塔？』喬琪問。

『大約七點鐘。』

『那要夜了。』玉坡梨特說。

因為她覺得有點兒冷了，她牽了喬琪的臂膊；她很開心地去想着他們在這個森寒的晚上，會得得到一個新潔的旅館，他們會得很自在。地兩人在很旺的火爐邊用飯。

喬琪看見她在發抖，他問：『你願意轉到裏面去嗎？』

『不，』她答。『你看，太陽在出來了，我就會熱起來了。』

一種難以解釋的，要親密的慾望佔據了她。她挨緊着他變為驟然地愛惜，同時她底聲音，目光，觸覺，表情——及她底一切——都充滿了

誘人的魔力。她願意放出那可愛的，她最柔嫩的迷媚來，她想迷住他，用現時的快樂，蒙蔽那回憶中底已往的快樂的表現，來沉醉他。她希望在他面前，表現得比從前更加可愛，更加尊貴，和更加難得。一陣恐怖攻擊着她——一種殘酷的恐怖——這是怕他或者會追悔着那已往的婦人，傷感着那已消失了的歡樂，而相信着只有那個時光，他曾得到了最高度的陶醉。『他底回想，』她尋思，『給我底靈魂裏充實了這麼多的鬱悶！我很不容易阻制我底眼淚啊。而他，或者心裏也是很悲愴的。那已往的事很重地壓在我們底愛情上啊！或者他已經厭倦於我了。也或者，他自己並沒有覺着他這厭倦，沒有對自己承認，想生活於幻景之下？但是，他現在或者再不能夠從我身上尋出些快樂來了。如其我仍是他底可愛的人，這或者不過是因爲他在我身上能夠尋出他底心愛的愁悶的東西的緣故。啊！我也是的，當同他在一處的時候，只能够在極稀少的

片斷的時間中，感覺得真的快樂；我也受苦啊，可是我總愛他，我愛我底受苦，而我唯一的希望是使他開心，我不能想像那沒有愛的生活啊。那末，爲什麼，我們這樣地相愛着而會如此地悲傷呢？」

她緊緊地挨住她愛人底臂膊，用那種從她底思想的影子裏發長出來的深摯的柔情的目光，注視着他。

兩年前差不多在現在的時光，我們一同離開那教堂；他同我講的一些東西，並沒有關於愛情的事，但他底聲音打動了我底心，牠觸動了我底靈魂像似用唇在吻着似的；而這理想的愛憐，我領受着，像領受一個長的親吻一般。我顫着，我不停地顫着，因爲我覺得一種不名的感覺在我心中生長起來。哦！那是神聖的一點鐘啊！我們已經到了我們底第二週年了，今天，而我們仍是在相愛着的。方才他所講的，他底聲音使我感覺着同平常的異樣，可是牠仍是能够打動我，從我靈魂的深處打動

了我。在目前，我們有一個很快樂的晚上，爲何要追悔着那已往的當年呢？我們底自由，我們底現在的情好，莫非牠們不值得使我們對於那已往的疑惑而猶移的嗎？就是我們底紀念，這麼地多着，牠們豈沒有加些兒迷媚到我們底愛情裏去嗎？我愛他——我將我底一切貢獻給他；在他慾望的表現的時候，我不再曉得什麼是害羞了。在兩年裏頭，他已將我改造過了；他將我改變成爲另外的一個女人了；他曾給我新的感覺，新的靈魂，同新的智慧。我是他所創造的。我可以從我這裏沉醉他自己，像從他底一個想像裏似的。我是完全屬於他的了，現在與及永久。」

於是，很熱烈地摟住他，她說，「你不開心嗎？」

她說話的聲調打動了他了；於是，好像忽然之間給一種溫和的呼吸包圍着似的，他體驗着真的快樂的一震了。

「是啊，我是很快樂的，」他答。

等那車頭底氣笛聲聽見了，他們底心同樣地跳起來了。

他們終於得獨自在他們底車室裏了。關上了攏總的窗子，要等那車子移動的時候再開；他們互相擁抱着，互相吻着，同時用了他們兩年來所常用的柔情，蜜喚着各人可愛的小名。

後來，他們並排地靜坐着，一種縹緲的微笑，還掛在他們底脣邊，眼裏，同時感覺着那急奔着的血潮，一點一點地漸漸降低。從窗戶裏，他們望着那極單調的大地，牠們在車旁掠過，而隱沒於那紫色的迷霧中去。

『來，將你底頭靠在我底膝上，以下去，』玉坡梨特說。

他靠在她底膝上。她說：『你底短髮被風吹亂了。』她用指尖將那垂在脣上的；那些輕鬆的短髮理了起來。他吻她底指尖。她將手在他底頭髮裏梳弄。她說：『你也有很長的睫毛呢。』

因為要賞鑒他底睫毛。她將他底眼閉攏起來。她就撫愛着他底眉

頭和鬢角；她使他再每個每個地再順着秩序吻她底手指，她低頭俯視着喬琪。從下面，喬琪看見她底嘴，在慢慢地鬆開來看見她雪白的牙齒，包含着在裏頭。她閉攏起來，又照樣地慢慢地開開，用着一種不自覺的動作——像一朵雙瓣兒的花；同一種珠光的潔白，在裏面顯耀。這種開心的遊戲，將他們擲入一種神思恍惚的情景中；他們忘了一切——他們快樂了。那單調的火車的移進，安慰了他們。他們在用一種低音的迷媚的口氣，在互相喚着那心愛的句子。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旅行啊，』她說，蜜笑着。『這是第一次，我們得獨在一間車室裏。』

她很開心地，返復地說着，說是他們底一份新的經驗。

喬琪，他早經被情慾衝動了，變得格外地生動了。他直起身來，他吻她底頸頸，將好在那一對美人痣的地方；他同她耳語了幾句。一種難以

形容的光亮，在玉坡梨特底眼裏發煥，同時她很活潑地答道：『不，不，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要等到晚上。我們一定要等待着。』

她又看見了那想像，那寂靜的旅館，那佈置好了的房間，和那廣濶的影在白色的蚊帳下面的大床。

『在一年底這個季候裏，』她說，爲要想將她愛人的注心點引牠開去，『必定沒有多少人停留在阿爾本的。多麼地妙啊，孤單單地在一個空空的旅館裏。我們定會被看做一對少年夫妻呢。』

她顫震着將自己包裹在她底大氅裏，就靠住喬琪底肩膀。

『今天到有點兒冷呢，是不是？等我們到的時候，我們定可以升起一爐旺熾的火來，我們要進一杯熱茶。』

這想像着那將近的醉迷之對於他們，是一份尖銳的快意。他們低迷地講着話，傳流着他們底血的熱情，交換着火樣的契約。但是，當他們

談論着將來的慾樂的時候，他們目前的慾望就猛長起來，變得不能克制了。他們滑入寂靜，他們貼合口唇；他們除了他們底血管的激烈震跳的聲音之外，別的一點兒也聽不見了。

過後，他們兩人都好像看着一層在他們眼前的網已經扯破了，那內心的霧氛，也已消散了——那迷人的邪術，亦已打倒。那想像中的房間裏的爐火熄了；那大床像似冷冰似的，那空聊的旅館裏的寂靜，變得很沉重的了。玉坡梨持頭向椅背靠住，看着那廣濶的，單調的大地，從黑暗中隱沒了去。

在她旁邊，喬琪又墜入他底狡猾的思想之境去了。他看見一種使他活受罪的可怕的幻像，對於牠，他決不會能夠爭得過牠的，因為他是在用靈魂裏的眼睛看着的，而這些分別不出睡人的眼睛，又不能用意

志的力來閉得攏的。

『你在想些什麼呀？』玉坡梨特不安地說。

『想你啊。』

他想着她，想着她那新婚時候的旅行——那些新婚的人們普通所必不可免的動作。『這是無疑的，她同她底男人獨獨地在一處，正像現在的同我在一處一般。或者，就是爲了這份的回憶之故，所以她覺着難過。』他又想着在那兩個車站之間的極快地旅行，那相對一看之後所發生出來的衝動——和那無聊的日子的極難過的下半天的慾思的佔有。『可怕啊！可怕啊！』他猛烈地驚動一下，這種樣的特異的驚動，玉坡梨特是曉得究境的，這是她底愛人受了一種病的感刺的記號。她拿了他底手在她底手裏看着，問：

『你痛楚嗎？』

他點點頭，微微地苦笑着前看着她。但是，她沒有勇氣再問下去，因為她怕聽那痛苦的和傷心的回答。她以為還是不響的好；但在他底前額上吻着——一個很長的吻，同平常一樣，她希望鬆解那殘酷的回想底結。

『啊，我們到舍克支那了！』當她聽得車頭底宣示到站的氣笛聲的時候，她就這樣地，鬆了一口氣似的叫着。『快——快，心愛的，我們要下車了。』

因為要想使他開心，她就做出一付開心的樣子來。她放下窗簾朝外面看着。

『今晚有點冷，但是很美。趕快，心愛的，這是我們底週年。我們一定要快活的。』

她那康健而溫柔的聲音，將他底一切愁悶趕散了。在下了車到新

鮮空氣的地方之後，他自己也感覺着心潮重復安靜下來了。

那天空，金鋼鑽一般地澄清，彎彎地如一個大穹窿，覆照在那浸濕了水的大地上。在透明的空氣裏，仍有熹微的光針流蕩着。星星出來了，是一顆一顆地出來的，好像在那看不見的燈桿上搖曳一樣。

『我們一定要快活的！』喬琪內心裏聽得玉坡梨特底說話的回響，同時他底靈魂同着一種無限的熱望高漲起來了。在這神聖的高潔的夜晚，那安靜的房中，熱烈的爐火，舖上白紗布的床，在他面前顯現出來，他覺着那是太配不上他們底快樂的了。『這是我們底週年——我們一定要快活的。』他曾經想些什麼呢——他做些什麼呢，在兩年前的那一個時光？他是無目的地在街上漫遊着，一種本性的衝動儘叫他向避靜處走去，可是，他偏偏要被引向那熱鬧的地方來，那兒，他底自負與開懷，像似格外地升長了起來，因為他底生活，看來是同普通人的不

同的；那兒，環繞着的，城子裏底雜聲，在他底耳朵裏迴響着，不過像遠處的微音似的。

第五章

那路多微可桃格尼老旅店，同牠底爲要模仿大理石而塗滿白雲石粉的長廊的牆，同牠底進門地方的圍滿翠藤的門，處處又點綴着可資表揚的石頭；人一見了，馬上就感到一種似乎慣習了的安靜。一切的器具都有種傳家之寶的態度。那床，那椅，那沙發，那小榻，那有地氈的櫃子，都有着別一世紀的風格，非現今所通行的東西。那晶黃的天綠的精雅顏色的天花板上的中央，點綴着玫瑰花的王冠，或其他普通的記號，如像琴呀，火炬呀，箭袋呀，等等東西。在那掛着的畫紙上，和毛織的地氈上的一束一束的花兒，都已褪色了，差不多看不大出了；白而細緻的窗幃，在桿子上掛着，那上面的鍍金的彩色也已消失了；那拉可可鏡子，在

陰沉的朦朧裏反影着那些舊傢具，給牠們一種愁悶的空氣，及一種差不多不能信以爲真的東西，同那孤避的池潭有時光在牠底邊上所影出來的相像。

『到了這裏，好開心呀！』玉坡梨特叫着說，她被那避靜的地方的迷媚所激動了。『我希望我一直能够住在此地。』

她就坐到那張大的圈椅裏去，頭靠住在椅背上面，那上面的白棉布，還用結線手工做出一個點綴的新月。

她又想到了她底已死的姑母琴勒，同她自己篤遠的童年。

『可憐的姑媽！』她說；『她有，我記起來，一所像這樣的房子——那所房子裏頭，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光景，裏面的東西沒有移動過。我常常想起，你曉得嗎，當我摔破一個裏面嵌着花兒的圓的玻璃球的時候，的她底那種不高興的樣兒。我記得她爲了那東西的打碎了，還哭呢。可

憐的年老的姑母啊！我仍然能夠看見她那黑邊的帽子，和她那順掛在兩頰上的卷卷的白髮呢。」

她慢慢地說着，間或停頓一下，她盯住壁爐裏的火花；每個時間，因為要示喬琪以一種微笑，她就抬起她那沉抑的，有着黑圈的眼睛來；同時從那街路上升起了一種單調的，呆板的，鋪路的工人們擊着鏟道的聲音。

『在那房子裏，我記起了，有一間堆草的房間，有着兩個或三個窗戶，那裏是我們關鴿子的地方。你可以從一個小梯子到那上面去；在牆壁上掛着，天曉得是什麼時候掛的，一些兔兒的皮乾了，又沒有毛，用兩根交叉着的棍子撐着。每天我總是拿食去餵鴿子。當牠們聽見我來了，牠們就一齊擁到門口來。等我進去之後，啊，那才是一個真的圍攻呢。於是我就坐在地板上，將那些大麥向周圍洒去。那些鴿子，成圈地圍住我；

們都是白的，我看着牠們啄着吃。那隔壁人家的笛子聲，偷進了我那裏；牠時常在老時光來的這麼一個老調。那種音樂，好像使我很悅娛。我聽着，我底頭朝窗口頭抬着，我底嘴大張着，好像要將那些急流着的聲音，都要吞進去似的。不時地，會有一隻遲到的鴿子來了，翅膀擊展着在我底頭上，在我底頭髮裏就加進了一些白毛。同時，那看不見的笛聲接着吹下去。那聲音仍然在我底耳邊啊；我能够睜眼呢。這就是怎樣的，在一個鴿棚裏，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就養成了一種對於音樂的熱情。」

她於是在腦子裏復習着阿爾本諾的昔日的舊曲，她就領受着一種甜蜜，和一種感傷，好比結婚好些年女人在她新婚的盒子裏尋出一個糖梅子時候的感想似的。靜默了一會。一只鈴在這寂靜的房屋的迴廊上響了起來。

『我記起了，一隻跛足的斑鳩，蹣進了那間房間，而牠又是我底姑

母頂寵愛的一隻。

『有一天，隔壁的小姑娘同我來玩耍，——一個很好看的秀髮的小姑娘，叫做克拉呂斯的。我底姑母因為受冷，所以臥在床上。我們在那平臺上尋開心，對於那些粉紅的花瓶很有危險的。那斑鳩來到窗檯邊，一點也不懷疑地朝我們看着，於是就蹲到角落頭去晒太陽。克拉呂斯只不過剛才看見了牠，可是她就向前去捉住了牠。那可憐的小東西，試想着跳開逃走，但是，牠蹣得這麼地滑稽，我們就禁不住大笑起來。克拉呂斯捉住了牠，牠是一個酷忍的娃娃。從歡笑裏，我們都像是醉了。那斑鳩膽怯地在我們手裏發抖。

『克拉呂斯拔下了一根毛來；（後來我想到這裏心還不禁在跳呢）她差不多將牠底毛羽全拔光，在我眼面前，她劇笑着，使我也笑。人家總相信她是吃醉了呢。那可憐的小東西，羽毛毀光了，流着血，一得了

自由，就逃進屋子裏去。我們開始追牠，但是差不多在這個當兒，我們聽得鈴兒響了，這是姑母的呼喚，她睡在床上咳嗽。克拉呂斯很快地從樓梯上逃去了；我自己隱避在幃後。那天晚上那隻斑鳩就死了。我底姑母就將我送回羅馬去，她相信這件野蠻事體是我犯的。屢呀！我從此以後就沒得機會再看見琴勒姑媽了。我是怎樣地哭喲。我底懊傷是永遠的了。

她慢慢地講着，間或停頓一下，她底睜大着的眼睛注視着爐心的火花，牠差不多吸引住了她，牠開始用一種昏迷的瞌睡來制服她，同時，從那街路上，升起了一種單調的，呆板的鋪路工人們擊着側道的聲音。

第六章

一天，這一對愛人從勒蜜湖回來，有點兒倦了。他們在舍沙呂尼村，在那盛開的山茶叢下，吃過了飯。孤孤地，帶着這唯有他感覺着的，默體

秘密中的秘密的東西的情緒，他們曾對那狄愛拿潭發着奇想，想牠是如此地森寒，如此地難以看穿，好像對着冰山的深藍一般。

照平常一樣，他們叫拿茶來。玉坡梨特在行囊裏正尋找東西，忽然地拿了一包用絲帶細着的包裹，示喬琪說：

『你看，這是你一切的信札。牠們從沒有離開我過。』

喬琪帶着顯然的滿意的神情叫道：『一齊都在？一切的你都保存着？』

『是的，一切。甚至於字條我都不少——即使那電報。那獨獨的失去了的一份，是那張小條子，因為不願使牠落到我男人手裏，我丟到火爐裏去了。但是，我仍然留着那燒毀後的斷片；你仍然可以看出幾個字來的。』

『讓我看，你肯嗎？』喬琪說。

但是，帶着嫉妬的動作，她收起了那包裹。後來，當喬琪帶笑地走向她去的時候，她逃向貼壁的那間房間去了。

『不，不，你一樣都不能看。我不肯給你看。』

她拒絕着，一半是在開玩笑，一半也是因為她既得意而又恐懼地，像珍品樣地，寶藏了牠們這麼久之後，所以現在就是寫這些信的人，她都有點捨不得給他看了。

『讓我看，我懇求你。我到要看看我兩年來所寫的信的。我寫了些什麼給你呢？』

『火一般的字句。』

『請你給我看啊。』

後來她答應了，笑着，被她愛人懇求的撫摩戰勝了。

『讓我們等一歇，至少等茶拿來之後；那末，我們一淘重讀牠們一

遍。你看，我將火升起來好嗎？」

『不要』他答，『今天差不多可以算得熱了。』

這是一個沒有雲的天，銀色的耀光，散佈在深遠的空氣裏。從薄紗窗簾裏看出去，那蒼白的天光，像似比較和軟些。零零碎碎的，在舍沙呂尼村集來的紫蘿蘭，已經香滿了全個房間了。有人在敲門。

『哦，潘克拉若來囉，』玉坡梨持說。

那能幹的侍者，潘克拉若，帶進了他底要不完的茶，和他那從不消失的笑容。他將茶具放在桌上，說是吃飯時候有好菜，於是就用輕的，有彈性的脚步退了出去。他雖是那樣地全都禿了，而他常保存着一種年輕人的氣像。極其會得替人做事的，他有那同日本人底神樣的，帶笑的，長的，狹的，同有點兒斜斜的眼睛。

『潘克拉若比他底茶還要來得有味呢。』喬琪說。

確實，說那茶到並沒有什麼香味，可是，那附帶品給牠培養出一份特別的味兒來了。那糖罐和杯子，有那從未見過的樣式和容量；這進茶的事，還綴飾着一種可愛的鄉野生涯的歷史；那碟子，邊上放滿了檸檬小片，中央現出黑字，是有韻的謎語。

玉坡梨特倒出茶來，杯子裏蒸汽上升，同香爐似的。她於是解開那包裹，那些信札現出來了，定規地分類好的，分成小小的一束一束的。

『這麼的多啊！』喬琪說。

『牠們並不多；不過兩百九十四封。而在兩年裏頭，心愛的，有七百三十天呢。』

他們都笑了，挨近桌子，並排坐着，開始閱讀起來。在這些他底愛情的表證面前，喬琪感覺得有一種特異的情緒，飛上心來——一種精細的，但也是強烈的情緒。那第一封信，就騷動了他。

那信上留下的，這種樣子的，極端的心境的印痕，恍眼看去，他自己也像不明白是怎樣的了。那熱情奔流着的句子，差不多要使他昏迷。他昔日的熱情的激烈與煩騷，同他目前安定的心境，孤避而寂寞的環境比較起來，就給他一重恐怖。

其中的一封信說：『那天晚上，我底心是怎樣地爲你而歎息啊！抑鬱的愁苦包覆了我，即使在那短促的睡覺時間也不能免；於是我就張開眼睛，好使那從我靈魂深處所產生出來的幻像消滅。我現在不過只有一個思想，牠刑懲着我——就是因爲你許其會離遠我的緣故。決不會的，哦，決定不會，這種可能，就帶着更加瘋狂的痛苦和恐怖刺穿了我的靈魂。在這種時光，我就有一種確實的正面的清楚的明白的實據，就是若沒有你，我底生活可就無延繼之可能了。當我想到我或者就會得失了你的時候，那天天空就驟然之間黑了起來——那陽光就變成了

我厭惡的東西，那地球在我面前就像無底的深墳，我就走到一個死的境況裏去。』另外一封信，在玉坡梨特走後寫的，這樣說：『我拼出極大的氣力來握筆。我底力量沒有了，意志沒有了。我屈服於這麼失望的境裏，只不過有我外表所留着的，那對於生命的不能支持的嫌惡的感覺在着了。天是灰色悶人，像鉛樣地沉重；一個喪命的天，如其這麼說的那鐘點過得如何地慢，而我底煩惱生長，每秒鐘都在生長，時常長得更加可怕，更加暴烈。我看來，好像我底命根，像一池死水，死了，死了。這是一份肉體上的呢。還是靈魂上的忍受。我可不知道。我生活於那極重的壓力之下，摧殘我而又不壓死我的重力的下面，很笨而怠慢地活着。』另外一封信說：『到底，今天在四點鐘的時光，當我差不多已失望了的時候，我接得你底回信。我曾經讀啊，讀上牠一千遍，我想要在字裏行間，尋出那非字句所能表白出來的，你的靈魂的秘密，那種比那寫在呆板的

紙上更加來得有生意有甜蜜的東西。我爲你懷着一種可怕的衝動。」
這樣地，那些情書在那鋪着桌布的放着無知的慢慢地冒着氣的杯子的棹子上，哭着，訴着。

『你曉得，』玉坡梨特說。『那是我頭一次離開羅馬，不過十五天的時期。』

喬琪浸沉到他底狂戀的回憶裏去了；他想使牠們在他心裏復活起來，好體味牠們。但是，這周圍的慰安，不能助他內心的衝動。

這慰安的感覺，關住了他底靈魂，鬆鬆地關住牠。這隔紗的陽光，這熱茶，這紫蘿蘭的香息，和玉坡梨特底觸覺，使他麻木了。『而我，於是離開從前的熱情這麼地遠了？』他想。『不啊，因爲在和她最近一次的分離，我底痛苦並不輕於從前啊。』可是，他要將他從前的我，和現在的我，當中的缺陷補滿，他並沒有成功。

無論怎樣，他再不能認識他自己就是寫下證明這樣的恐慌和失望的句子的那同一個人；他覺得這些他的愛情的傾露，已經同他本人不符了，所以，他也感覺着那些字句的空泛。這些信呀，像人們在墓園裏所看見的碑文一般。正像那些碑文的很粗枝地，很不誠實地說些關於那死者的說話一般，所以這些信所表示的，也是那深求者在他底愛情經過他底靈魂的時候的靈魂裏的不準確的情形。他很明悉那特異的熱病，牠在一個情人寫情書的時候，就會擒住了他的。在這熱病的熱度裏，一切不同的情感的波浪，都被騷擾而混合成一份紛亂的激蕩了。於是這情人就不能據實地曉得他要寫些什麼，同時，他是被那表示愛情的能力之不足所困累了，所以他就放棄了去試着形容他底內心的熱情到底怎樣，他只用些過份的詞語，和粗糙的，文法上的力量，去表明他底熱情的緊張。這就是爲什麼那些情人們底情書每每相似的緣故，

與及爲什麼那些最高貴的熱情的言詞，和那些極淺薄的俗語的一般了。

『在這些信裏，喬琪想，『一切都是強烈，過份，騷動。但我底精細的情感那裏去了呢？什麼地方是我底精緻的和複雜的愁緒呢？我底靈魂迷惑着的，像迷住於那猜想不透的迷宮裏樣的深邃和曲折的愁緒，又那裏去了呢？』現在，他懊悔他看見自己的這些一點兒智力的成份都沒有的信——那些他時刻在極其留心着在培養的成份。在他看信的程序裏，他就起始將那些冗長的，講愛情的跳過，他專檢一些特別點的——一種事情發生時的描寫——暗示着那可紀念的插話的東西。

他在一封信裏找到：『靠六點鐘的時候，我機械式地走進平日去慣的地方，那幕體屋花園，那兒我是曾經看見過你這麼多的回數的。在你離開之前三十五分鐘啊，真使我受罪。你去了，是的，你去了，我不能同

你說聲再會，將你底全個面部遮滿了親吻，同再叮囑你說，「不要忘記，不要忘記！」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一種本性地衝動要叫我回去了。你底男人和他底朋友走了近來，還有一個女太太，平常同他們一淘的。當然，他們是送了你回轉來了。我一時竟起了一種痛苦的奮激，所以我馬上就立了起來走出去。那三個人底樣子，他們說啊，笑啊，同平日一樣，像沒有什麼新的事體遇着似的，這真叫我難過了。他們底態度，給我一種明白的和顯然的證明，說你已經走了，不可恕免地走了。」

他更想到那夏天的晚上，他曾經看見玉坡梨特坐在棹子面前，夾在她底男人和一個步兵隊長之中坐着，對面還有一個小個兒的，不足輕重的婦人。他對於這三個人，一個也不認得，可是他極其看不過他們每個人底表情，每個人底態度，同他們每個人底粗鄙的樣子上的一切；於是，在想像裏，他幻出那些怯懦的談話，和他底精緻的情人所顯示的

一種不耐的情景。

在別一封信，他看到：『我在疑惑。今天覺得對你有點仇意；我是被一種抑鬱的忿怒所佔據了。』

『那，』玉坡梨特說，『是當我在呂密尼的時候：八月和九月——好個暴風雨的一個月啊！你記得，你終於乘了那唐瓊船來了的嗎？』

『這裏是一封在船上寫的：「今天兩點鐘，我們停船於安可拿，從聖覺吉港來到這裏。你底祈禱和願望給我們送來一陣順風。這奇偉的航行啊，我將詳述給你。等天亮時，我們就仍將出發海面了。這隻唐瓊，是海船中之王。你底小旗在那桿尖飄揚。再談——或者要到明早。九月二號。』

『我們後來見面了，但是，多麼苦惱的日子啊！你記得嗎？我們不住地望着。哦，那個好妹妹啊！你想得起我們底馬拉得斯達廟之遊嗎？你記

得在你離別的頭一天晚上，我們底到那聖金里哀禮拜堂的進香嗎。

「

「這是一封從凡尼司寄來的。」

他們一同讀着，同樣地心兒跳着。

「九號後，我到凡尼司了，比從前還難過。凡尼司使我癡醉。那最光輝的夢，都沒有這裏的這種雲石聳立於水波中，繁花出現於幻變的天空下的這樣地來得莊美。我是被情望和鬱愁磨折死了。爲什麼你不在這裏呢？哦，假使你是這裏！假使，只不過你能够實行你昔日的計劃！也或者我們會得能够從那暗防裏偷出一小時的工夫來；而在我們底回憶的寶庫裏，我們就可以加上一件，這其中頂神聖的一件啊。」在另一頁他們又讀着：『我有一種奇特的思想，牠，一時一時地，穿過我底靈魂，像閃光的一瞬，於是就騷動了我底全身；一種痴呆的思想——一個夢。』

我想你會得到這裏來，驟然地來，獨個兒來，完全是我底人兒！』接下去又說：『凡尼司底美呀！是你底自然的美。你那皮膚底顏色，這樣地豐富而柔和——一切蒼白的琥珀，同慘淡的黃金裏面混合了或者許多的低垂着的玫瑰花影——是那最能夠和凡尼司底空氣溶和的理想中的顏色。我不知道茄沙呂考那露，賽普雷斯底皇后，是怎樣的樣兒；但是，我不曉得爲何，我理想中的她，總和你相像。』

『你看，』玉坡梨特說，『這是一種不斷的勾引，精緻的而又不能回絕的勾引。我受的苦，比你所想像的還要厲害呢。在許多的晚間，我不去睡，我俟機尋那獨個人到外面去散步的機會而同時又要不使人曉得。我真是聰明的怪物呢。我時常做了事體就忘記。當我覺到我是和你在那隻小船裏，在那大河上，一個九月的早晨的時節，我真不相信那是事實呢。你想得起嗎？那時我哽咽着，簡直不能夠和你說一句話。』

『可是我——我是正在等着你。我相信你無論如何都會得來的。』

『所以，那就是我們第一次的不小心了。』

『這到是真的。』

『這有什麼關係呢？』這年青的女人呢喃着。那不是只有好些的嗎？那不是更好一點嗎？現在我完全是屬於你的了。在我這方面，我一點兒也不懊悔。』

喬琪吻她底鬢角。她關於這事的細節，說得很多，牠是他們回憶中的最得意的最新奇的一個。他們重行一分鐘一分鐘地體味着那住在但尼里旅館裏的秘密的兩日——那消魂的兩日，到了最高級的沉醉，在那裏面看去，好像他們都失却了對於世界的知覺和他們以前的一切覺感。

那些天數啊，就是玉坡梨特起始墮落的時候了。以後的信，就指示出她底故事來了。『當我想着我是使你受苦和使你受着一切家庭的煩擾的最初的原因啊，一種不能表白的悔恨就懲罰着我；因為我是那些惡果的原因，我想得着饒恕，我就想使你曉得我底熱情底最深處。你明了我底熱情嗎？你受了那麼長期的苦痛，你相信我底愛情會能够補償你的嗎？你相信嗎？——一定——深深地相信嗎？』熱情隨着頁數增加。以後，從四月到七月，是一個停頓，一點記認都沒有。這是在那四個月裏頭，那不幸之事發生了。玉坡梨特底男人太弱了，想不出法子來制止她底公開的和固執的反抗，於是乎就出走了，同時留下些累贅的生意，在那上面，他底財產的一大部份，須得拿出去的了。玉坡梨特就走避到她底母親那裏去，後來就同她底妹妹住在加羅奴，一個鄉村的房子裏。於是，一種極可怕的病，她小時候曾經生過的——神經上的病，類似瘋

癩的——就擒住了她。那八月裏寫的信，就講着這樁事體：『不能，你絕對想不到我心裏的恐怖。那使我最苦惱的，就是我幻想的幻像，是如此地不可恕地澄明的。我看見你掙扎——我看見你底面孔抽搐了，蒼面了，——我看見你底眼睛，失神地在眼窩裏轉動；我看見你底手在發抖，在抽縮，而在你底手指間，有那扯下來的頭髮；於是我無論用怎樣的力量，都不能將那可怕的幻像趕散。於是我聽見你在叫我——一份粗厲的悲哀的聲音——那人們在喊救命而不希望會得有救的聲音。』往後一小段：『你寫給我——如其這種病是在我底懷中的時候發生呀！不，我再不能得見你了！我也不希望再見你了！』你瘋了嗎，你寫下這些來？你會想過你寫的是些什麼嗎？這好像你拿去了我底生命，好像我不能夠再呼吸了。快點，再來一封信！告訴我，你會得好的，你仍是在希望着，你仍是在想再見我的。你一定要好啊！聽見嗎，玉坡梨特？你

一定要好的啊！

等病好之後，那些信是溫柔而雋趣的了。「我寄你這朵在沙灘上拾得的花兒。牠是一種野百合，長着的時候，很是燦美的，而那香氣又是如此的濃烈，我常常在他底花杯裏看見許多小昆蟲昏迷於牠底香息之中的。全個河岸都長遍了這野百合，牠們在酷熱的太陽光下，和熏蒸的沙灘上頭，只不過開一分鐘的時候的花，幾小時裏就謝了的。看啊，這花兒多麼地迷人，雖然牠已經死了！看啊，牠是怎樣的精雅，美好，溫和！」一直到十一月裏，那信一封接一封地沒有停頓；但，漸漸地牠們變成苦惱的，充滿着疑慮和譴責的了。

『看，你離開我這樣地遠啊！我是被又一種東西使我難堪，不光是肉體上的離別的憤懣。因為在我看來，好像你底靈魂也已經離棄我了。你底香味，使別人快活。看着你，聽着你，這不是——享受你？快寫給我，告』

訴我，說你是完全屬於我的，在你一切的舉動一切的思想，你在望着我，和悔恨同我分離；而同我分離之後，你就在任何時節都尋不着生命底美的。『接下去：『我想啊，想啊，我底思想刺激着我；而那思想底針尖啊，使我感受着可怕的恐怖。有種時光，我被一種昏迷的慾念包圍住，我就想從我跳動的鬢角將那跳動的東西，牠可是比一枝槍還強硬些的東西，摘牠出來。要想呼吸，就是我底難以支持的疲勞，同時我血管裏的跳動啊，巡遍我底全身，好像一種注定了要我聽的一種重錘的聲音似的。這是愛嗎？哦不是。這是一種異常的孱弱，牠只能夠在我底身體裏生長的，爲了我底快樂和痛苦的。我用我自己底，相信沒有別人能夠和我一樣地感覺着的一點信念，來安慰自己。』接下去：『不，哦，不，我將不會有完全平靜和安定的時候了。我只能有一定的情形之下滿足的——那是我溶合了一切，你底一切；要你同我溶化成一人；於是我過着你底生

活，想着你底思想。或者，至少，我望你拒絕一切，除從我這裏發出的感情以外的。我是一個可憐的病人。我底日子不過是一段很長的苦惱。我不怎樣情願牠們就此收束，也不怎樣企望着牠。太陽是將落山了，同時降到我底靈魂上的長夜，將我包裹在千份的恐怖之中。從我屋角裏發現的黑影，正在向我包來，好像有生命的東西似的，那脚步和呼吸的聲音我都聽得見；牠們那付仇視的樣子我也看得出。」

爲要等候玉坡梨特的回來，喬琪於十一月一日回到羅馬去；在那些日子裏所寫的信，諷示出很不快活的憂鬱的枝節來。『你寫給我——我是有一種極困難的情景，要想保全我對於你的忠心！』這是怎樣地說法哦？什麼可怕的事體擾昏了你啊？我底天啊！你是怎樣地變了喲？這使我忍受着那不可形容的痛苦，同時我底自負在那忍受裏發怒了。在我底兩條眉毛之間有一條陷痕；如傷疤那麼地深，在裏面堆集着我底

制止住的惱怒，在裏面也收集着我底一切的關於疑慮猜忌和憎惡的苦痛。我相信，即使是你底親吻也難以能够將我從那裏面解救出來。你底信，情望在顫動着的信，激蕩了我底心。對於牠們，我並不想向你感謝。這兩三天以來我心裏總有點兒同你不對，我不曉得到底爲何。或者是一個預像？也許是一個神幻？』

當他讀的時候，喬琪感受着一重痛苦，好像舊傷又被扯裂一般。玉坡梨特是要想停止他底再讀下去了。她想起了那天晚上，當她底男人突然地到那加羅奴底房裏來看她，帶着一種冷的表情，但他底目光好像瘋子的似的；他說他是來帶她回去的；她回想起那個時光，只有她同他獨在的時候，雙方痴對着，在那一個很單獨的房間裏，那兒底窗簾被風吹得飛舞——於是那光線很匆促地亮一會暗一會——窗下的樹又在悲歎；她記得那無言的，狂野的掙扎，因爲她男人驟然地摟住了她。

——可怕啊——要想用武力來征服她。

『够了！够了！』她說，將喬琪底頭摟過來。『够了，讓我們不要再讀下去了。』

但是他仍然繼續下去。『我不能夠想像那個人再來的樣子，同時我不能制止我底惱怒甚至於對你也是這樣。但是，爲使你免受痛苦計，我以後就不再寫我底關於這事的思想。這裏面有抑鬱而苦惱的思想。我有種時光，覺得我底愛情被毒壞了。我想，如其你不再見我了，許其我會好點。假使你想避免這無謂的苦痛，現在就不要回來。現在我底心情很壞。我底靈魂愛你甚至要拜你，但我底思想扯碎你蒙蔽你。這是一種不停地循環起伏的矛盾，牠絕不會停止的。』在那次日的信他寫着：『一份痛楚，一份狡猾的痛楚，不能忍受的痛楚，從來沒有感受過的啊！哦，玉坡梨特，回來啲！回來啲！我要看你，要同你說話，要撫愛你。我比以前更

加愛你了。可是恕我看見了你底傷痕。我一想到牠們就不免發生恐怖和忿怒啊。我這樣地感覺着，假使我看見了那人底在你身上的手印啊，我底心就要碎了。這是可怕的可怕的啊！」

「够了，喬琪！讓我們不要再讀下去了，」玉坡梨特再請求着，雙手捧住了她愛人底頭，就吻他底眼睛。「請不要，喬琪！」

她終於將他從棹子旁邊拉開了。他帶着一種不可解釋的笑容，這種笑容，是當一個病人答應別人底請求，同時他自己明白這救藥是太遲了，是沒有效力了的時候所有的。

第七章

在受難節的晚上，他們就動身回羅馬。

在他們離開以前，大概五點鐘的光景，他們進茶。他們是靜默着。他們在這間老屋裏所過的簡單生活，在他們看來，顯露出異常的美麗，和

可愛，但是現在就將完結了，他們同這間孤避的房子的友情，就格外來得甜蜜而深摯了。這些他們曾經散佈着他們底憂鬱和柔愛的地方，被理想的光輝照耀着。這仍是他們底愛情，他們底本人的另外的一份量，而牠們是消沉於時間的深硤裏的了。

『這個，也就過了，』喬琪說。

『叫我怎弄呢？』玉坡梨特說。『在我看來，好像除掉在你底心坎上，我不能再睡到別個地方的了！』

他們互相看着，交換着情流，覺着那上升的情潮壅塞了他們底喉管。他們仍是靜默着；他們聽得那單調的，呆板的舖路工人們擊着側道的聲音。但這擾人的聲音，增加了他們底愁緒。

『這是忍不住的啊，』喬琪說，立了起來。

這合節的擊打，使他底悲惜时光的速逝的心情復活起來了，牠們

是他早就很深刻地感覺着的東西；牠們在內心裏激起了切望的恐怖，那是當他聽着鐘擺在擺動的時候所常體驗着的恐怖。可是在前幾天，不是這同樣的聲音，會使他們得安息於一種慰安的、渺茫的、情境裏的嗎？他想：『在兩三個鐘頭之後，我們就要分離了，我就得重行過我那平日的的生活，牠們不過是一串的煩惱罷了。我往日的病苦，又將找着我來了。還有我知道的，那春日給我復生出來的煩惱。我將難找安靜的時刻了。而我已經有那預先的警告，那使我最難堪的意思；就是伊克西里曾經報告過我的東西，假如玉坡梨特願意拯救我的話，她能夠嗎？又或者，至少，她有一部份的可以做得到。她爲何不同我到一個避靜的地方，不光只住上一個星期，而是常住在那兒的呢？同她時常接近，是令人羨慕的，她充滿了那瑣細的心情，和稚氣的天真呢。許其，她能常挨近我，可以很順暢地醫好我，至少也可以使我底生活比較地開心一點。』

他對着玉坡梨特站着，雙手握住她底手說：『這幾天來你覺得快活嗎？回答我。』

他底聲音是煽動和勸誘的。『我從來沒有這麼地開心過，』她答。在這回話裏感到了深摯的同情，喬琪更緊緊地握住她底兩手，接着說：『這你回去過你那往常的生活你做得到嗎？』

『我不曉得，』她說。『我並不向前看。你曉得的，一切都完了。』她垂下她底眼睛，喬琪熱烈地摟住了她。

『你愛我，不是嗎？我是你生活中的唯一的目；在你底將來，你只能看見我。』

帶着一種意想不到的微笑，她底長的睫毛上伸了，她說：『是的，你是曉得的。』

他俯下臉去，同時的他再用低聲說：『你知道我底病。』

『她好像猜中了她情人底思想。好像很有把握地，用一份悄語，似乎要將那環圍着他們的呼吸和悸動的圈子收牠緊來似的，她問：『我要怎樣才可以醫治你呢？』』

他們都默然，互相緊抱着。但是在這靜寂裏，他們兩人的靈魂在打算着同樣的東西。

『同我一齊來呀，』末了他說。『讓我們到一個避靜的地去；讓我們全個春天住在那兒，全個夏天住在那兒，能許久就許久——這就會醫好我了。』』

一點也不猶豫地她說：『我是預備好了的。我是屬於你的了。』』

他們鬆開了手都得歸宿了。別離之時已到，他們收緊那末一隻行囊。玉坡梨特收拾起了一切的已經在瓶中萎謝了的花朶：如那舍沙呂尼村底紫蘿蘭，那櫻草花，那白頭花，那奇吉公園底夾竹桃，那卡司德乾

都弗底單玫瑰，還有一枝當他們由伊密沙呂回來在那狄愛拿噴池底旁邊所得的杏葉，這些花可以表明他們各個時期的情緒。哦，那有趣的漫游，在那公園裏，當他們走下一個很斜的偏坡，在那枯乾的落葉上走着，他們連足踝都沒在裏面了！她叫了，笑了，襪子上被刺掛住了；於是喬琪拿手杖將那些刺打開，好讓她放心地踏走過去。無數青蔥的毛刺，沿滿了那狄愛拿噴池，那神秘的溝洞裏，裏面有水滴慢慢地滴着，可愛的回響就幻成了音樂。從那潮濕的空氣裏，他們看見大地上長滿了吉樹和紅白相參的桃花，這反映於那晶瑩的水底青白色裏，就有無限的悅意。這麼多的花哦，這麼多的紀念！

『你看，』她說，拿了一張車票給喬琪看，『這是到舍格尼拔里哪的車票。我要留住牠呢。』

潘克拉若在門外敲門。他替喬琪拿了那付賬的收條來。在這貴客

底慷慨所激起的情緒裏，他感亂於感謝和祝福的表情之中了。最後他從袋裏取出兩張卡片來呈給這先生和夫人，要使他們記得他底謙卑的名字，同時又請他們原諒他底冒昧。

他方才退出不久，這一對冒充的新婚夫婦就笑了起來。那卡片上印着的耀眼的大字是潘克拉若、伯特拉。

『我們將這些也留起來，算作一份紀念，』玉坡梨特說。

潘克拉若第二次再來敲門。他拿了四五個大橘子來，算作送這位夫人的一點禮物。他底眼睛在他紅色的臉孔上發耀。他提醒他們，『這是下去的時候了。』

在下樓梯的時候，這一對情人感覺着一重悲哀一份懼恐，降落於他們底心頭，好像離開了這乾淨的避難所之後，他們就得要去過那難測的危險似的。旅店底老侍者在門口和他們作別，很抱歉地說，『我有

這樣美麗的百靈呀，今天晚上。」

喬琪縮着嘴回答說：『我們快要再來的——我們快要再來的。』

同時，他們走向車站去，太陽已沉下水平線去了，在大地底極邊，有火樣的燦霞，隱現於濃霧之中。到了舍克支那，天開始昏黑了。當他們分別的時候，羅馬，在受難節的晚上，在潮濕和重霧之中，顯現給他們以一個好像人在裏面只好去死似的城池。

第二部

第一章

將近四月底，玉坡梨特到密蘭去，那兒，她底妹妹因婆婆老病垂危，有信來叫她前去。喬琪奧呂斯巴也在打點起身，去尋訪那清新的隱僻的地方。他們約好在五月中旬相會。

但是將巧在這個時候，喬琪接得一封從他母親那裏寄來的可驚的信。他極不快活，差不多很失望。這樣一來，他就不能再延宕他底歸鄉的行期了。

當他理會了他底責任，是要趕快回到那真個充滿着悲哀的地方去的時候，他就被一些痛楚的感覺佔據着了，牠們漸漸地壓服了他最初的天性，於是他就感覺着在他心裏激起了一份銳利的惱怒，當那些

快遇到的衝突的情景明顯而繁雜地在他腦中湧現出來的時候，這惱怒底銳度就更來得鋒利。這份惱怒，一下子變得萬分地利害，它簡直操縱了他底全身，同時，牠們又常得到離別底煩惱和告辭底心痛，使得火上添油。

這離別是更比以前來得魂銷的了。喬琪經過一段情感最集中的時期；他底一切神經的激騷，使他常在一種難堪的情緒之中。他似乎不大敢相信那約定的快樂，和那將來的安靜了。等玉坡梨特向他告辭的時候，他問：

『我們得再相會嗎？』

當她從門裏走過，他同她作末次的接吻的時候，他注意着，見她放下黑網遮蓋了那接吻的地方，而這樣一份不足輕重的小事，就使他感着極深刻的痛苦，在他底想像裏，他就以為這是一份不祥之兆。

當到了加地格勒爾，他出世的地方，在他父母的家裏，他是如此地疲勞，當他同母親擁抱着的時候，他就像孩子樣地哭了。可是，這擁抱和眼淚都不能使他舒暢。在他看起來，他好像是自己家裏的生客——他是在一家生疏的人家做客。這種罕有的孤僻的感覺，在往常別種情形之下同他底家人遇着的時候，他已經經驗過多次的了，而現在是比往常格外來得明顯格外頻仍的了。整千整百的家庭生活的特別的瑣事，激怒了他，刺傷了他。當中飯和晚飯的時候，包圍在一種寂靜的空氣裏，只有刀叉的聲音聽見，這使他受着恐怖的不安。幾種精美的，他慣常愛好的東西，時常會受着突然的痛苦之震搖。這不和諧的，有仇意的，當場爭鬧的空氣很沉重地充滿在這房子裏，差不多要塞閉了他底呼吸。

在他到下的當天晚上，他底母親叫他到一邊同他訴說她底煩惱和痛苦，並告訴他關於他父親的那些惡行和不能勸改的性情。在帶怒

的顫抖的聲音裏，她含着淚珠望他同他說：

『你底父親真是一個不體面的人！』

她底眼皮帶點兒臃腫，完全是哭的紅了；她底雙頰削瘦；她底全身帶着一種忍受了好久了的痛苦記號。

『他是一個不體面的人！一個惡棍！』

等他走上樓到他底寢室裏去的時候，喬琪還在聽得她底聲音在他耳邊迴旋。他眼前看見他母親底態度，他接着聽得對於那個人，他底血是在他自己底血管裏奔流着的那個人底羞辱的告發。他底心是這麼地沉重，他以爲他再不能帶着牠了。但是，驀地裏，一種奔激的快意，產生出一份偏向，將他底思想帶到他那分別了的情人身上去了；他於是感覺得對於他母親底告訴他的這些仇恨，他並不感激——他想，他情願不曉得這些，或者，無論怎樣，只要使他全身充滿了愛，除愛之外，不感

受別樣東西底苦處。

他走進房間，將門鎖上。這五月的月光，照亮了那洋臺的玻窗。渴想着夜來的空氣，他開了窗，靠住欄杆，深深地呼吸着夜來的冷氣。一種不能界識的安靜統治着下面這山谷裏；而那馬傑拉山仍然披着白雪，牠底莊重的和單純的輪廓，像使天色份外的青了。加地格勒爾像一羣羊似的圍着聖馬利亞禮拜堂睡着。一個點着了燈的單獨的窗戶，就在他們對門的房子裏的，發出一點帶黃色的亮光。

他忘了他底新愁。在這偉大的夜幕之中，他只不過有一種單純的思想——『這是一個消失於快樂中的夜晚啊！』

他開始靜聽。在寂靜之中，他聽得隔壁馬房裏馬蹄的躑躅，於是又來了一種微弱的小鈴聲。他底眼睛遊移到那有亮光的窗戶裏去；在那長方形的光幅裏，他看見影子的飛逝，好像有人在裏面作迅速地來往

似的。他相信他聽得有人在輕輕地敲門。他走去開門，雖然他沒有拿定主意。

那是他底姑母傑孔達。她走了進來。

『你有沒有忘懷了我啊？』她說，吻他。

實際上，因為到的時候沒有見她，他也沒有想到她。他向她告罪扶了她底手，給她坐下，用親熱的語氣和她說話。

傑孔達姑母，他父親底長姊，差不多快六十歲的人了。她足跛了，因為跌了一交的結果，她人很矮，但她有一種病態的肥胖，鬆肥和蒼白。虔心全意地篤信着宗教，她自己住在這房子底頂高一層上的一間小房間裏，差不多和餘外的家人們，沒有什麼接觸的，人家不怎樣留心她的，不過略為有點兒憐愛她罷了，總當她一個神經衰弱的人看待的。她那小小的心地裏是充滿了神經底畫像，聖徒底遺物，象徵，和記號；她別的

事不做，只隨着宗教底儀式實習，沉醉於她底單調的祈禱裏，忍受着那殘酷的痛楚，就是爲了好吃的習慣所帶來的苦處。她對於糖食，有着貪饑的熱情，於是別種東西，一概不上她底胃口了。但她又常常缺乏甜的食品；同時，喬琪之所以爲她底寵愛者，就是因爲每回他到加地格勒爾來，總替她帶上一匣糖梅，和一箱葡萄糖來的。

『這樣，』從她那沒齒的口內模糊地說，『這樣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她很膽怯地看着他，找不出別的話說；但有一種很明顯的願望從她目光中表現出來。喬琪於是在心裏感覺得一份憐恤之情。『這個可憐的人，』他想，『已經沉於人性最低的等級裏去了。我是因爲血統底關係，不能不顧憐到這饕餮的人；我和她是屬於一族！』

一種顯然可見的不安情狀，操縱了傑孔達姑母；一份近於失禮的

目光到她眼睛裏來。她又說：

「所以——所以。」

「哦，饒恕我，傑孔達姑媽，」末了，他帶着痛苦的力量說。「我忘了替你帶些糖菓。」

這老太太，態度一變，好像要昏倒的樣子，她底眼睛就發暗，她顫聲說：「這沒什麼關係——」

「不過，明早我可以替你帶點來，」喬琪安慰她說，同時他心裏也覺得難過。「我可以寫信去寄——」

這老太太底精神就振作一點起來了。她很快地說：「你曉得的，在那阿守里勒斯……這是可以得着的。」

於是靜默了一忽兒，在這個當兒，傑孔達姑母已經無疑地，預嘗着那明日底甜味了；因為見她那沒齒的嘴在動着，發出聲音來，好像是在

嚙過剩的口涎似的。

『我可愛的喬琪啊！如其我沒有我底喬琪，你看，這屋裏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上帝底懲罰。但是，去，孩子，去到那洋臺上去看那花瓶去。我——只有我一個人常去加水；我常常想到喬琪；從前我有德梅翠斯，可是現在，除了你，我沒有別人了。』

她起來握着她姪兒底手，帶他到洋臺上去。她指給他看那些花瓶；她摘下一張香橙葉兒給他。她彎腰下去摸摸看土燥了沒有。

『等一忽！』她說。

『你到那裏去，傑孔達姑媽？』

『等一忽！』

她帶着跛態走去，離開這房間，一忽兒帶了一桶水轉來，而她是很容易地支持着這水底重量呢。

『可是，姑媽，你爲什麼要做這份工作呢？爲何要自尋煩惱呢？』

『花瓶要加水呀。如其我不想到牠們，誰會想得到！』

她在花瓶上洒了些水。她底呼吸沉重，她底老年的胸脯的喘氣，使這年青人難受。

『够了！够了！』他說，從她手裏拿過桶來。

他們站在洋臺上，同時從花瓶上滴下去的水滴，輕輕地打在街石上，微顯耀光。

『那邊有亮光的窗戶的是那一家？』喬琪打破沉寂說。

『哦，』這老太太答。『那是唐得芬鄧特司蕭里，他正病得要死呢。』

他們都注視着那移動着的人影，在那長方的微黃的光幅之中。這老太太因受夜來的寒氣，在發抖起來。

『啊，傑孔達姑媽，你好去睡去了。』

他護送她到她底寢室，在那上層。正走過一個穿堂，他們遇着一件東西，很沉重地在地板上爬動。那是一個烏龜。那老太太停住說道：『牠同你差不多是一樣的年紀——二十五；同時她又跛了，同我一樣。你底父親用脚跟踢了一下——』

他想到那被拔光了毛的鴿子，和琴勒姑母了，和在阿爾本啞過了幾小時。

他們來到她底房門口。一份厭惡的有病的氣味從房間裏面發出來。從微弱的燈光中，可以看見壁上掛住聖母和十字架，有一襲破了的帳幕，還有一張圈椅顯出牠底充足的彈力。

『你進來嗎？』

『不了，謝謝，傑孔達姑媽；去睡吧。』

她很快地走進去，又拿了一個紙袋回到門口來，她當着喬琪打開牠，就倒出了一小點糖來在手裏。

『你看，我所有的不過這一點兒了。』

『明早，姑媽，來，去睡吧，祝你晚安！』

於是他離了她，他底勇氣消了，胃口倒了，心兒愁了。

他回到自己底洋臺上來。

那圓滿的月兒高懸天空。那馬傑拉像冰塊樣的亮着，好像從望遠鏡裏將牠縮近地面的含有矽質似的地角。加地格勒爾在山脚酣睡。香橙放出氣息於空氣之中。

『玉坡梨特！玉坡梨特！』

在這種極度的痛苦的時候，他底全個靈魂飛向愛人那兒去求助去了。

驀地裏，從那有亮光的窗戶裏，靜寂中突起了哭聲，一個婦人的哭聲。別的哭聲聯上；於是就有一種不斷的啜泣，牠們忽抑忽揚，好像有節奏的歌唱。痛苦已息；一個靈魂解放了自己，在那嚴肅而陰沉的夜中。

第二章

『你一定要幫助我喲，』他底母親說。『你一定要同他說；你一定要使他聽你。你是他底長子啊，喬琪，這是要緊的喲。』

她接着就訴說她男人底一切過失，在兒子面前將父親底羞辱赤裸裸地陳列出來。這父親有一個妾，一個使女，從前是他家裏底用人，是一個下流卑鄙的婦人；就爲了她和那私生兒，他就將財產耗了一大半，並不顧家中其餘的人口——不用心事業，耗費財產，將穀子賤賣給那第一個買主，無論什麼價錢都行，因爲他急於用錢的緣故。甚至於爲了他底過惡之故，家裏有兩個簡直缺乏起日用來了；他又不肯拿出嫁妝

來給他年青的女兒，雖然她已經訂了婚許久了；假如同他去商量什麼，他就回答你以高叫，慢罵，有兩回甚至於粗蠻地逞凶。

『你離開我們很遠，你不曉得我們是在怎樣的一個地獄中過活。你甚至於連我們所忍受的比較鬆些的苦處，都意想不到的呢。可是，你是長子。你一定要同他說。啊，喬琪，你定須要啊。』

喬琪底眼朝下看着，他仍是沉默着；要節制一切神經上的在這不快活的景像面前的痛苦，而牠們又是這麼粗蠻地顯現於他底面前的痛苦，他就需要一份偉大的力量了。什麼？這是他底母親嗎？那抽搐着的嘴巴，充滿着這麼多的痛苦，牠收縮得這麼地銳的，當她說着粗話的時候，這是他母親底嘴巴嗎？煩苦和忿怒將她變化這麼許多了嗎？他抬起眼睛朝她看着，看從前的溫柔記號，有沒有仍然掛在這母親的形容上。他所曉得的，母親從前是多麼地溫和！昔日是怎樣一個美麗的柔嫩

的母親喲！在童年和稍長的時候，他又多麼地愛她喲。在那些日子，娜西勿呂亞是長頤而美麗的，白皙而柔嫩的；她底髮是極秀美的，她底眼睛是黑色的；她底全身表呈着高貴的世家的標記的，因為她是那史平拿世族的後人，同奧呂斯巴族樣地，在聖馬利亞禮拜堂的入口的地方刻着家族的紋印的。她從前是怎樣一個可愛的人喲！爲何，這麼一來就這樣地改變了？這做兒子的，因他母親底一切態度上的衰變，一切苦惱的訴說，一切深惡所造成的在她表情上的惱怒的樣子之故，他底心兒傷了；他也爲了看着父親的包覆在這麼多的邪惡之中，與及尋出在他生身父母之間又有這麼可怕的裂痕之故，他底心兒痛了。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生存呢！

「你明白嗎，喬琪！」他底母親堅決地說。「你一定要出力。你什麼時候同他去說呢？你要打定主意啊。」

他聽着她，而他底心底深處，感覺着一重恐怖的顫震；他這樣地對自家說：『哦，母親，無論要求我的什麼事，即使向我要求那最厲害的犧牲都可以；但總要饒恕我這一着啊，不要逼我這麼做啊。我是一個懦夫呢。』在想着他一定得去當着他父親底面，做出那極有力量的舉動來的時候，在他自己底本心裏就升起了一份不能克制的痛苦。他情願被斬掉一隻手，不願去見他底父親。

『好，媽，』他喪沮地說。『我願同他去說。我要等有一個極好的機會的時候。』

他抱住她，親她底兩頰，像似要暗暗地求她原宥他底說謊似的；因為他心裏在對自己說：『我決不會尋得着一個好的機會的。我不願意去說什麼。』

他們站在窗前。這母親拉開百葉窗說：

『他們快將唐得芬鄧特司蕭里底尸身移去了。』

他們在洋臺邊並排地靠着。又向天上看了一眼，她又說：

『這是一個什麼的天喲！』

加地格勒爾，這個石頭的城子，在這五月底靜寂的風光之下發耀。一陣冷風，騷動了雷口底雜草。在每個裂隙裏，從下面一直到頂尖，聖馬利亞禮拜堂綴滿了纖細的精巧的花草，又開滿了無數的紫蘿蘭，因為這年老的教堂，將頭高舉於那蒼蒼的天空中，看去就好像牠披上兩層衣裳，一層是雲石的花，一層是真實的花。

『我再不能見玉坡梨特了，』喬琪想。『我有着黑暗的前途。我曉得，五六日後，我要去尋找我們夢想着的隱避的地方的；但是，在同一個時候，我曉得這是空想，我不會做得成點什麼，我將要將自己送去同另一種暗中的阻力奮鬥。我這感覺是多麼地奇特，多麼地難以界說的喲！』

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這是暗中有個神明在我身子裏頭，他曉得一切都快完了。」

他想：『她再沒有信給我了。自我到這裏以後，我只收到她打來的兩封極短的電報——一封從帕蘭熱，另一封從白拉覺。我從來沒有感覺着過同她分離得這麼地遠的。說不定，在這個當兒，另有一個男人在逗她開心。是不是一個婦人底愛情，一會兒就會從她心裏跑出來的嗎？爲何不能呢？她底心倦了；在阿爾本，爲了往日底回憶，總算重溫了一下，這或許是牠底末次的跳動了。我是打錯主意了。但是有幾種遭遇，給那曉得怎樣地去在牠們底理想的樣式裏去理會的人看來，他就會在牠們身上看出那秘密的重要記號，很準確而獨立得住的記號。好啊！當我在思想裏審察那形成我們在阿爾本底生活的一切遭遇的時候，我就很明了地看出一種無須問的認識，和明顯的格局；牠們是末次的

了。在那遇難節的晚上，當我們到達羅馬車站，和我們分別的時候，車子載了她從那迷霧中去了，那時候我不是感覺着永遠失去了她的嗎？我不是根性裏就有這終結的信念的嗎？」他底想像顯給他玉坡梨特在末次接吻後放下黑網的情形。那太陽，那穹蒼，那花，和一切自然界所呈顯的快樂，都示他以一種回想，就是：『沒有她呀，我不能再活下去了。』

在這時候，他底母親靠住欄杆邊，朝教堂底門口看着，說：

『那送喪的人們離開教堂了。』

抑鬱的親友們帶着徽章離開教堂門了。四個戴僧帽披大褂的人抬住棺材。兩行長列的人，也是有僧帽僧衣的，悠悠地在後面跟着走，還拿着點燃的小蠟燭，只有他們底眼睛可以從那披在頭上的裹巾底兩個小孔裏看得出。不時地一陣冷風吹過，就將那小小的，差不多不大看

得出的燭焰吹得閃惚一下，也有些甚至於就被吹熄了的；同時那些蠟燭流着淚漸漸地消滅。每個戴僧帽的人底旁邊，總有一個赤着腳的孩子，在他們兩手掌裏收集那些融化了的滴落的燭油。

當一切的輿從都展開了在街路上的時候，穿着紅地白邊的衣服的音樂隊就奏起陰沉的進行曲來。人們都按着拍子走上了步伐；那黃銅的樂器在陽光中耀眼。

『好悲哀喲，好稀奇喲，給死者以這樣的榮耀！』喬琪想。他看見自己在棺材裏，被關在四圍的木板之中，被這些戴有面幕的人們抬着，有那些燭火和騷人的音樂護送着；這些情景就給他以一種厭惡。於是他底注意又被引到那些收燭油的窮小子們身上去了，他見他們彎着身子，很苦地，很急促地，跟着收集蠟油，他們底眼睛儘盯住那閃惚的火花。

『可憐的唐得芬鄧特！』這母親喃喃地說，看着那些輿從遠遠地

消失去了。

於是，馬上她就很喪氣地說着，像似在對自己，不是對她兒子說話似的。

『誰說可憐呢？現在他到是得安靜了；我們自己啊，才是可憐呢。』
喬琪朝她看。他們底目光相遇；她向他一笑，但是這個笑法。啊是這樣地輕淡，她臉上連一點兒表情都沒有。這好像一層極薄的，難以看得見的面網在她底染滿憂鬱的臉上攤開來似的。可是，這看不出的微笑的光彩，對於喬琪有那驟然閃爍的光彩底同樣的力量；於是，第一次，他很明白地在這母親底臉上，看見那難消融的愁苦的記認了。

對着這可怕的，從這一笑裏看出的發現，一種熱烈而柔愛的波浪就在他底心胸中湧了起來。他底母親，他底親娘，除了這種樣的微笑之外，不能再笑了——只能夠這樣地笑了。於是這苦痛的烙印，就不能在

那可愛的臉上，那個常常看見帶着愛惜的心情的，在疾病和痛苦裏朝他看着的臉上，消磨去了！他底母親，他自己底母親，在一點點地摧殘自己，在一天天地磨難自己，在慢慢地走向那墳墓裏去！當母親宣洩出她底苦楚來的時候，不是說母親底痛苦就有這麼多的，足以使得他也是這麼地苦惱的，而使他自已感受着苦惱的原由，乃是因為母親將她底痛苦，竟這麼直率地說將出來，所以他底神經，也這麼地昏亂了。

『哦！媽呀！』他呢喃着，眼淚也湧出來了。

他於是拉着牠底手，同到房間裏去。

『什麼事呀，喬琪？什麼事呀，我底兒？』母親問，看見他滿臉披着淚，就駭了一頭。

『到底爲什麼呀？同我講。』

啊，現在，他才又聽到這親愛的聲音了，那種和諧的，忘不了的聲音，

牠觸動了他底靈魂底最深處了；這種慰安的，饒恕的，勸解的，無限的好意的聲音，他在童蒙時所聽過的聲音——他又聽到了，他找到了！簡潔地說，他又認識了那溫和的人，那個他所敬愛的人了。

『哦！媽呀，媽呀！』

他緊摟住她，啜泣，將熱淚浸濕了她；狂烈地，吻她底頰，她底眼，她底額。

『我可憐的媽呀！』

他使她坐下，跪在她底面前，朝她看着，他朝她看了許久，好像是長久沒見之後的頭一次的看見一般。她，嘴部抽搐着，也在啜泣，但因要用力強制止牠，所以使她打噎，她問：

『是我使你感受着這麼多的痛苦的嗎？』

她將兒子底眼淚拭乾又撫愛着他。於是，在充滿了騷動份子的聲

音裏，她說：

『不，喬琪。不啊！這不應當給你來忍受。上帝曾經叫你遠遠地離開這屋子。這不應當給你來忍受這份罪苦的。我底一生，自從生你以後，我底一生，時常，時常，我總想法子不使你受一點痛苦，總不叫你不快活。哦！爲何我這次却不能制止，却告訴你這些呢？我不應當說什麼，我不應當告訴了你。原宥我啊，喬琪。我沒有想到我會給你這麼多的痛苦。不要再哭了，我求你呀。喬琪，我求你不要再哭了。我不忍心看着你難過啊。』

她也差不多到了快哭出來的地位了，但她忍痛止住。

『看呀，』他說。『我現在不哭了。』

他將頭靠住母親底膝，經母親底一番手指的撫摩之後，他就安靜了。不時還有泣後的餘波，震動他底身子。在他底腦子裏，在一種模糊的感覺裏，他少年時期寫遠的情景，又映上了一回。他聽見麻雀底煩噪，園

丁底軋草，和街路上底尖叫——聽慣了的聲音，在許久以前的下午，也會聽得過的，常會將他底心兒昏迷的。過了這焦點之後，他底靈魂就走入一種不能界識的波動的情景裏去。但是，玉坡梨特底像兒，又現於眼前；他就覺着心裏有一份新的激動，如此地騷擾的，於是這青年歎了一口氣後，就離開了他母親底膝下。

『你怎樣地歎氣啊！』她喃喃地說，彎身下去看着他。

沒有抬頭看她，他微笑着；但，一份極大的憂鬱，飛上身來——一種被棄的憂鬱，一種絕望，想從那不停的爭逐裏收身轉來的絕望。

要想活的願望漸漸地離開了他，好像熱氣從尸首上一點點地離棄似的。

關於方才的這份情感，一點兒也不剩了；他底母親又變做一個他所不關心的人了。他能够替她做點什麼呢？救她？使她回復到安靜的地

位？使她重行到那健康和快樂的地位？不過，不是這個不幸是難以補救的嗎？所以，不是這個婦人的生存是免不了要受罪的嗎？他底母親不能再做一個使他可以得安靜的避難所，同往日一樣，當好些年之前，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的了。她不能夠懂得，安慰，和醫治他了。他們底靈魂，他們底生活，是如此地不同。她只能給他以一種鏡子，可以照見他自己底苦痛的鏡子了。

他站起來，擁抱她，放鬆了，走出去，上自己底房間，在洋臺邊上靠住。他看見那馬傑拉山在黃昏中披上了粉紅的彩色，偉大而柔和地顯映於青色的天空裏。那吵人的麻雀周圍飛串着，使他厭煩了，遂走進房去。他躺在自己床上。

當他躺到床上的時候，他自己想：『好啊；我活着，我呼吸着。但是我底生命底質料是什麼呢？他是歸服於那些力量的呢？什麼法律管制着

牠呢？我並不屬於我自己了——我從我自己裏逃出來了。我所感覺着同我自己本人相像的，就是當一個人注定了一定要直身站在一塊不平均的，時時在搖動的平面之上，同時感覺到無論他將腳放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夠維持他自己底穩定的時候的一種感覺。我是在一種無盡頭的痛苦裏，而這痛苦又是不能界識的。是當逃犯以爲後面有追捕追來的時候所感到的難過嗎？是那後面追的人在想着無論如何總追不着他底目的物的時候所感着的失望嗎？又或者兩樣都是。」

那些麻雀吵鬧着，牠們成羣地，像黑箭似的，在洋臺形成的灰色的長方形前飛來飛去？

「我少些什麼？我底道德的罅隙是什麼？使我不健全的原因是什麼？我有最高的生的熱望，想給我底一切的心力以有節序的發展，想感覺着我自己底完整與和諧。在另外一方面，我每日不停地毀壞自己；每

天我底生命從那無數的看不出的裂隙裏飛逝出去；我正像一個裝了一半的流體的水袋，在裏面的流質激動的時候，牠就會變成千百個歪斜的樣子。我底一切力量所能以幫忙我的，也不會比那使我因掘取介末大的灰塵後就十分地疲乏的力量來得大，因為那介末大的灰塵，在我底想像裏看來，竟會有岩石那麼地奇重呢。不停地衝突擾亂了我一切的思想，而給牠們以一片荒涼。我到底需要點什麼呢？到底是誰啊，在他底力量裏握住了我底那一部份，可是牠避開了我底良知的，不過，我又可以一定地說，我感着牠是我底生命底延續的不可少的東西。許其，我這一部份的生存，已經死了，所以只有死之一法可以再能夠得到牠？對啊，正是如此。誠然，死神在引逗我。」

那教堂在鳴鐘召集晚禱，他又看見那些陰鬱的護從，那棺材，那戴僧帽的人，同那穿破衣服的兒童們，他們跟着收集蠟油，蹣跚地，痛苦地，

走着，身躬着，眼盯着那閃惚的火花。

這些孩子底影像，佔據了他底腦子。後來，等他寫信給他底情人，他就將這秘密的寓言，他腦子裏很高興地研究着的，而又是已經煩亂地感受着的東西，描寫出來：

『他們之中有一個有病的樣子，面黃肌瘦，一隻手撐着小棒，空着的一隻手就得收集燭油，蹣跚地靠着那一羣戴僧帽的人們走着，這些戴僧帽的大人物們底手是很健壯的，牠們牢牢地握住那蠟燭。我眼前還有他們兩種人底像兒，我再不會忘記的。也或者有種東西在我底身子裏使我同那孩子相像。我底真實的生命是在別人底力量裏，一個神秘的，不明白的人物將牠握住如像圈在鐵環之中似的；我看見牠在溶化了，我就跟着牠，我想盡力地收集牠幾點起，但每一點滴落下來的，總燒壞了我底手啊。』

第三章

在棹子上，一個花瓶裏，插了一束新鮮的玫瑰，五月裏的玫瑰，牠們是卡蜜爾，他底妹妹，在花園裏採來的。圍着棹子，坐了他底父親，母親，他底兄弟敵珂，阿爾白——卡蜜爾底未婚夫，請了來吃飯的——他底大姐姐克麗絲汀，同她底丈夫和孩子，一個很清秀的孩子，有雪樣白的皮膚，像開放的百合花樣地脆嫩。

喬琪坐於他父親和母親之間。

克麗絲汀底丈夫，唐巴多羅密烏西拉伊哀，巴樓拉底男爵，正在惱忿的聲音中，談論那些市政的設計。他是一個近五十的人了，乾癟的，頭頂已禿，像剃過的樣子，面孔上修得很乾淨。他那帶點兒驕橫而辛辣的態度，同他底帶教會氣息的樣子，相映成趣。

喬琪聽他說着，對他看着，他想：『克麗絲汀同這個人能夠過快樂

的生活嗎？她能够愛他嗎？可愛的克麗絲汀，這樣一個溫柔慈惠的人兒，我常常看見她爲了柔情的傾注而啜泣的人兒，說是一生一世就同這樣一個木頭樣的人兒結合了，他差不多是一個老頭兒了，給那些省裏底政治問題的愚笨的爭吵所熏酸的了！而她又不能到母家這面來得點兒慰安；她一定被痛苦和憂鬱所摧殘了，爲了她底孩子——有病的樣子，又沒有血色，時常陰鬱着的娃娃。可憐的人啊！

他給他姐姐含滿同情的慈愛的一眼，克麗絲汀在玫瑰花那邊朝他微微地一笑，頭向左邊一歪；這是她底一種獨有的優美動作。

看見了敵珂在她旁邊，他想：『誰相信他們是一母所生的呢？克麗絲汀大部份得着有母親底溫柔成份的遺傳；她有那像母親的眼睛，同母親的舉動和表情。可是敵珂！』他帶着一份本性的嫌惡，一種每個人都感覺得的，當他看見性情不合的，互相反對的，完全不同的人的時候

的嫌惡，觀看着他底兄弟敵珂，很貪饑地吃着，從不將俯在盆子上的頭抬起來一下子的，他全心全意浸沉於吃的上面。他是還沒到二十歲的人，但是他底鬚髭很長了，身體很重，因為他在肥胖起來，他底面孔上堆滿了肉。他底眼睛，小而帶灰色，在那很低的額骨下面，沒有一點智慧的光說是可以從那裏面放射出來的；一片黃色的柔毛，長遍了他底兩頰和他底強健的牙床，在他那突突出來的富於肉感的嘴上留下影痕；這同樣的柔毛，在他底手上也看得出，那不修剪的指甲，就可以為一個人底清潔作證。

『我能够愛他嗎？』喬琪想。『即使是同他說上一句極不重要的話——即使是回答他那簡單的招呼，我都要克制着一重身體上的難過。當他同我說話的時候，他底眼從不朝我看；假如碰巧我們底目光相遇着了，他就很躁急地馬上避將開去。他在我面前時常臉紅，並沒有什

麼明白的原因。怎樣地稀奇啊，如其我發現了他那對我的感想！一定的，他恨我。』

迅速地一下轉動之後，他底全意轉到他底父親身上去了，這個人底性情脾氣，敵珂真實地收受了。

肥胖，多血，有力，這個人好像從他身體裏吐出一種無窮盡的肉慾的活力的熱氣。他底牙床很大，嘴唇很厚，驕倨的樣兒，充滿了有力的氣慨，他底眼睛移轉不停，並帶着惡意的光亮；他底鼻子臃腫，有斑點，扭朝一邊；他面孔上一切的樣子，都帶着一種強暴殘酷的性情的表現。每個表情，每個態度，都有一份粗莽的力量，好像他全身的肌肉都在不停地在他底那份妨碍動作的肥胖裏掙扎一般。他身上的肉，那粗澀的；充滿着血管，神經，筋脈，同骨頭，充滿了敏覺；那常出汗發臭的，變了樣的肉，是病態的了，膿潰的了，同時又給皺紋，膿泡，瘡，毛，等物遮蓋了。這肉在他身

上，使他充滿了慾熾，而給別人以一份嫌惡的影像。『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喬琪同自己說。『十年或十五年之前，他不是這樣子的。我明明地記得他不是這一付樣子的。這樣地長得這麼地粗俗，一定是漸漸兒變成功的。同時我啣——我是這人底兒子！』

他觀察着他底父親。他看見在他底眼角，在他底鬢際，這人有許多的皺紋，而在每隻眼睛下面，有一片臃腫，一種紫色的小泡。他看見那短的頸項，臃着，堆着肉，很有中風的可能。他看見那小鬍子和頭髮還有染色的餘痕。那在肉慾裏使人漸漸兒地老了的，那時間和做壞事的不能和解的工作的，那要想隱避了老年的灰色的愚笨的法子，和那驟然地傷亡——這一切的悲哀，苦惱，和人生的悲劇的情景，就將這兒子底心裏充滿了深沉的苦痛。他於是發下大慈悲心，即使對於他底父親。『他是該罰？但是他也在受罪啊！這一切的臃腫，給我激發起了一種嫌惡

的一切的臃腫之中，也住着一個靈魂啊。他也許感覺着怎樣地一種痛苦和煩惱呢！當然，他是極其怕死的。」忽然間，他看見一種他底父親在死的痛苦裏的幻像。他受着極其厲害的攻擊，擊得他難以動彈；他喘着氣還在活着，皮色青黑，一聲不響，認不出了，他底眼睛裏充滿了死底恐怖；於是，像似被那不能見的棒槌的第二次的重擊似的，他就一動也不動地臥着，一堆肉樣地躺下了。『我底母親會得哭他嗎？』

『你沒有吃什麼啊，』他底母親對他說。『你沒有喝，你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吃。或者你不舒服吧？』

『沒有，媽媽，』他答。『今早我吃不大落。』

有種東西的慢慢地爬到棹子腳邊來的聲音，使他回過頭去看。他看見這殘廢的烏龜，想起了傑孔達姑媽同他講的說話：『牠像我樣地跛了，你底父親，用他底腳後跟一下子——』

當他向着那隻烏龜看着的時候，他底母親微笑着同他說：

『牠是同你同年紀的呢。人家送牠來的時候，我正抱着你呢。』

帶着這同樣的，看不出的微笑，她接着說：『牠是很小的。那時候牠底殼差不多還是透明的呢；牠像一件玩物樣的。牠自從那時候起，就在我們這裏生活了，一年比一年地長大起來。』

她拿了削下來的蘋果皮擲給那烏龜。她向這可憐的小生物看了一會，牠帶着一陣昏暈的顫抖伸動着牠那老的黃的蛇樣的頭。於是，迷惘地，她替喬琪剝了一隻橘子。

『她在想什麼呢，』喬琪想，見他母親在出神。他猜中她在回想起往日的快樂日子了，而現今是完全毀滅的了，目前經過了這許多的奸計，這許多的敗壞，已經是完全無望的了，那表白不出的悲哀，就無疑地走進她底靈魂裏去。『她從前是被他愛的啊；她從前年青；或者還沒有

感受過痛苦！她底心當怎樣地歎息啊！多麼地懊傷，多麼地失望，從她心坎裏湧出來！『這兒子因母親底痛苦而悲哀了——將他母親底痛苦，在他自己心裏味嘗着。他在這樣的情境裏很久，他味嘗着他底情緒底最精細的地方，於是他底眼睛就被淚滴迷糊了。他用力制止了牠們，不使那些淚珠滴下，但他覺得牠們在悠悠地向他心裏流去。』哦！媽呀，假使你只要曉得。』

旋轉身來，他看見克麗絲汀在玫瑰花底那邊朝他微笑着。

卡蜜爾底未婚夫剛剛在說：

『這就是別人要說的，法律底第一個字都不懂得的了。當一個人要求要——』

那男爵對於這青年醫生底主張很贊成，所以在每句底後首，他總這樣重復地說：

『當然，當然。』

他們是在毀謗那市長。

年青的阿爾白，是挨着卡蜜爾他底未婚妻坐着的。他底衣服穿得很是浮華，而他底膚色是粉紅和潔白的，像蠟人似的；他有着微微的一點兒短髭，他底頭髮是成一直線的分開的，有幾球捲髮，很風騷地弄在他底前額上掛着，鼻樑上還架着一付金絲眼鏡。『這就是卡蜜爾底理想人物了，』喬琪想。『已經好些年了，他們互相戀愛着，全力全心地戀愛着。他們相信着他們將來的快樂呢。他們望着那快樂，望了許久了。無疑地，阿爾白會同了這可憐的女孩挽着手在那舒曠的地方謾步過了。』卡蜜爾並不十分健壯；她感受着許多幻想的痛苦；她一日到晚不做別事只是在煩念着她心中的人，她底鋼琴和她底曲子。他們總要結婚的。他們底運命又會怎樣呢？一個虛榮而空泛的青年，一個多情的少女，

在這小小的省份裏——』又是一忽兒，他接着想像着這兩個平常人物底將來的展變，他不覺對於他底妹妹動了憐惜之心。他朝她看着。

身體上，她有點兒像他。她身長而秀，有美麗的棕色的頭髮。她底眼兒是晶瑩的，時常變換顏色，輪流着時青，時藍，有時又變為灰白色。微微地敷了一點兒粉，她份外顯得白些了。在她胸脯上，帶着兩朵玫瑰花。

『說不定，她除樣兒之外，別的地方也同我有相像的呢。說不定她自己並不覺得在她底靈魂裏帶着那，同在我底良知裏這樣有力地在發展着的運命的成份呢。她底心裏必定充滿着平庸的想望和憂悶。她有病，而不知自己所感受的煩惱是什麼。』

在這當兒，他底母親站了起來。他們都隨着她起來，只有他父親同唐巴多羅密烏西拉伊還坐在棹子邊閒談；這使他們在喬琪眼中格外覺得他們的討厭。他一手扶着他母親，一手扶着克麗絲汀，很愛情地

扶着她們走到隔室裏去。他心中覺着給那份外的柔意和愛護的情緒充滿了。當卡蜜爾開始彈奏那曲子底起頭的時候，他同克麗絲汀說：

『你想，我們到園裏去走走好嗎？』

母親仍然伴住這已經訂了婚的一對。克麗絲汀同喬琪走出去，還有那個不大說話的孩子也在一淘。

起頭，他們並肩地走着，沒有說什麼話。喬琪握着他姐姐底手，同他平日握玉坡梨特底一般。克麗絲汀停住脚步，喃喃地說：

『唉，沒有修理的花園！你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的遊戲嗎？』

她又向她底兒子露克看着。

『去，我底露雪哪；去跑跑玩玩。』

可是這孩子並不離開母親，同時他反而抱住了她底手。她歎息着，又對喬琪看着。

「你看，時常是這個樣子的！他從來不跑跑，從來不玩玩，從來不笑一笑。他從來沒有離開我過，從不想離開我。他無論見着什麼東西都怕！」

浸沉在想着他底離開的情人的思想裏，喬琪並沒有聽得克麗絲訂在說些什麼。

這園子，一半着陽光，一半陰着，有牆圍住的；牆頂上嵌着的碎玻璃在太陽光中閃耀。一面有葡萄籐，另一面平均間隔着長着高大的松樹，直而且細，像似蠟燭樣的，有針樣的一叢叢的幽暗的葉兒，差不多帶黑色的，同帶子似的，生長在樹尖上。向南一塊地方，有一條洒滿陽輝的地方，很葱茂地長着幾行橘子樹和檸檬樹，正在開花。其餘的地皮，播種着一些玫瑰呀，紫丁香呀，與其他的馥郁的花草。周圍又可以看得見一些桃金娘之類的小灌木，分配滿好地種着，牠們將那已經朽壞了的界

園很明顯地顯現出來。在一隻角落裏，有一棵很好看的櫻桃樹；園之中央，有一個池子，裝滿着陰沉的水，裏面還長着扁豆之類的東西。

『同我說，』克麗絲汀說，『你記得你跌下池子去的那天，與及德梅翠斯叔叔怎樣地拉你起來的事嗎？你怎樣地駭了我們，那天！那真是奇蹟呢，那天你能够得救出來。』

聽着德梅翠斯這個名字，喬琪驚了一頭。這是一個心愛的名字，這名字時常使喬琪底心驚跳起來的，當他聽人說起的時候。他聽着他姐姐；他看着那池水，在裏面有長足蟲如飛樣地來往着。他忽然渴望着想述說這死者的生平，想很自由地敘述，想將他所記得的一切，一齊表現出來；但是他制止了他自己，感覺着有那種保守秘密的自私的驕傲，因為那可以使他底靈魂得於孤避的地方滿足了。他體驗着一種近乎妬忌的感覺，當他想到他底姐姐也會被那死者的記憶所感動的時候。這

種記憶，是完全屬於他一個人的一種產業呢。他在靈魂底親密處，用悲哀和深敬的情緒，永久地保護着牠。德梅翠斯才像他真正的父親呢；他是他底唯一的父母。

於是，在他腦筋裏重複顯現出那個柔和的，深思的人，他底臉色，是常帶着一份男性的憂鬱的，又有一小卷白頭髮，生在他底前額頭上，參在那些黑髮之中，於是乎給了他一個奇特的樣兒。

『你記得嗎？』克麗絲汀說，『那天晚上，你自己躲了起來，在露天裏過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你都沒有跑出來的事嗎？我們那時是怎樣地恐慌喲！我們是怎樣地尋你啊！我們是怎樣地呼叫着喲！』

喬琪微笑着。他記起了自己曾經隱藏起來過，並不是尋開心，乃是從殘酷的好奇心裏想他家裏的人們相信他失落而使他們爲他悲哭的。那天晚上——一個潮濕的，靜寂的晚上——他曾經聽得那呼喚他

的聲音，他曾經渴望地聽着那從房子裏如鼓噪樣地發出來的極細微的聲音，他曾經屏住呼吸，帶着開心與恐怖混和着的情緒，在看見尋找他的人走近他隱藏的地方的時候。一直等全個花園都收檢過而沒有結果，他仍然蹲踞在他那隱藏的地方。於是，等看着那房子裏一付騷擾的情形，這可從那有光亮的窗戶前，從那些很迅速地來往着的影子裏看出來的，他就被一種非常的急情擒住，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他爲他底父母及自己感覺着悲哀，好像他果真是遺失了似的；可是，雖然如此，他仍是很固執地不肯出來。慢慢地晨曦來了；當光線漸漸地在靜寂的大地上散佈開來的時候，他胸子裏的一片迷霧也就消散了，於是給他明了那真實的顯相，使他明白過來而悔悟了，他想到他父親和那懲罰的恐怖；於是那池子就在向他勾引。他自己覺得那被蒼白的，溫柔的，回映着天空的，一片潭水所逗引——這水，幾個月之前，他差不多溺死在裏

面的呢。

「那是當德梅翠斯沒有在家的時候，」他重行記憶起來。

「你聞着了這一陣香氣嗎，喬琪？」克麗絲汀說。「我要採牠一束。」

這空氣，滲透了溫濕，配進了沉香，沁人欲醉。那紫丁香底枝葉，橘子樹底花朵，那玫瑰呀，薄荷呀，香草呀，桃金娘呀——這一切的精華合成的香氣，是很精雅的，可是力量很大。

忽然地，克麗絲汀問：

「你爲何儘這麼地想啊？」

喬琪此時，正被那陣香氣在他心裏引起了一重大的騷動，他底一切的熱情，那對於玉坡梨特的情想，比一切感覺都甜蜜的情想，關於肉感上的幾千百份的快愉的回想，在他血管裏奔流着的回味，一切都激

劇地復活起來了。

微笑而猶豫着，克麗絲汀說：

『你是在想——她嗎？』

『啊！一點也不錯，你曉得，』喬琪說，在他姐姐底寬厚的目光之下，臉兒忽地裏紅了一紅。

他記得，在去年底秋天，他曾經對她談過關於玉坡梨特的，在九月裏，那時節他是住在她家裏，在陶呂舍爾地沙沙，在那海邊。

仍是微笑着，仍是猶豫着，克麗絲汀說：

『你——仍然像從前樣地愛她嗎？』

『仍是這樣。』

沒有講下去，他們走向橘子樹和檸檬樹那邊去，心裏都在騷動，但是各人底變化不同。喬琪給他姐姐這麼一說，格外感着煩惱了；而克麗

絲汀呢，當她想到這個從沒有見過的，她弟弟所深愛的女人的時候，她就感到一份混雜的，她一向窒閉住的興奮，又復活起來。他們底眼睛相對着，他們笑了，而這微笑，就好像滅去了他們底痛苦了。

她趕快幾步向那橘樹旁邊走去，叫道：

『好啊！好多的花啊！』

她開始摘取花枝，她用手高攀着，拉彎着樹枝，想折下那小的枝條。花朵落在她底頭上，肩上，及胸上。周圍的地面都洒滿了花片，似香雪的繽紛。她，她底橢圓的臉兒，白皙而長的頸，在這種情境之下，着實好看。這樣一用氣力，她底樣子好像充滿了生氣了。忽然間，她底手放下來了，面色發白了，立也立不穩了，好像暈眩的樣子。

『怎樣了，克麗絲汀？你不好過嗎？』喬琪叫喚着，他用手扶住她，他駭了一頭。

但是，這劇烈的暈眩閉塞了她，所以，她還無力答話。她以手示意，想叫他扶她離開這些樹，於是，她弟弟扶住她，她蹣跚地歪了幾步，同時露克目光中顯示着恐怖的樣子，向她看着。後來她停下來，歎了一口氣，血色漸漸兒地恢復起來，但聲音仍然是很弱地說：

『不要駭，喬琪。這沒有什麼。我已懷了身胎的。那強烈的香息使我暈眩。現在沒有了。我現在好了。』

『我們回到屋子裏去好嗎？』

『不，讓我們就在花園裏。讓我們坐下來吧！』

他們在葡萄籐下面一條石凳上坐下。看着那孩子底一付幽默的，沉思的樣兒，喬琪叫他提起精神來。

『露雪哪！』

那孩子將他底沉重的頭，靠住他媽媽底膝。他像百合花莖一般的

嫩，他好像不易於將頭支持在肩上似的。他底皮膚，是這樣地脆嫩，所以有些筋，像綠絲線樣地分佈着在裏面的都看得出。他底頭髮是這樣地淡而秀，因之差不多近於白色了。他底眼睛，溫柔而濕潤，像小羊底一般，從那優美的長長的睫毛裏，露出那淡淡的藍色出來。

他底母親撫愛着他，緊閉着嘴唇兒以制傷心的啜泣。但是兩顆淚珠升湧上來，從頰上流下。

「哦，克麗絲汀！」

她弟弟底憐愛的聲音，使她格外傷情。別的淚珠又湧上來，從頰上流下。

「你看，喬琪！我從奢望什麼的；我什麼都忍受，我對於一切都常在相讓的；我從不怨言——從不反抗。這是你明白的，喬琪。但是現在這個——現在這個！就是在我底兒子身上尋一點小小的慰安都不成！」

她帶着眼淚說着，同時聲音是很悲哀的。

『哦！喬琪，你看；你看這是怎樣地一回事喲。他從不講話，或是笑，或是玩；同時他從不欣愉，從不同別的孩子樣地動作。所以，在我看來，他好像是在如此地愛我，他竟要拜我了。他從不離開我底身邊，從來不離開。我開始相信他只靠我底鼻息而生存呢。哦！喬琪，如其我告訴你前一向有好些日子的事體，許久許久的日子了，牠們好像不會完呢。我在窗戶邊做東西；我抬起眼睛來，看見他在朝我痴看，儘盯住我。那是一種慢性的受罪，一種我不能形容的刑罰。那是我像在感覺着我底心血在一滴一滴地向外滴着似的啊。』

她停住了，被痛苦所壅塞了說不出話來。拭乾眼淚之後，她又說：

『如其我身上懷着的這個要生了，我不希望他長得好看，只要他健強！。這一次不識上帝會得來幫助我嗎！』

她就靜默着，小心着，好像要從那她懷在肚裏的顫抖着的新生命裏引出一種預兆來似的。喬琪攜了她底手。差不多有好幾分鐘，這弟弟與姐姐默默地，一動都不動地坐在凳子上，給這情景迷糊住了。

在他們面前，展開了那冷單的，被棄的花園。那松樹，直立着不動，牠們底高桿，帶點兒宗教意味地向天空聳立着，像那還願的蠟燭似的。那難得的和風，在隔壁的玫瑰花樹上吹過，很少有足以將那些已經謝了的花葉吹脫的力量。不時地，過了一會寂靜之後，從那遠遠的房屋裏，傳來鋼琴的聲音。

第四章

『什麼時候呢？什麼時候呢？他們想強我做的事體不是很顯然的了？我就不免了，那末，去見那暴君了？』喬琪帶着不能克制的痛苦看着日子一天天地近起來了。一種不能駕馭的痛苦，從他底靈魂底根上生

了出來，每當他預想到他將獨個兒關在一間房裏面對着那個暴君去伸辯的時候。

看着日子一天天過去，被有罪的原動力所引起的迫切與懊惱就增加起來了。他明白他底母親，他底妹妹，一切的受苦者，都在望着他，這個長子，做出一些有力的動作，一種辯護——保護。爲何，實際上，這是他底使命嗎？他是爲了什麼事情回來的呢？從這時起，他若是不將他要做好的做好之後，看來他再不能就可以離開家庭了。當然，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他可以不告而別，以後再可以寫封信來述明他底相當的理由的。當他底痛苦到了頂點的時候，他竟會想到這種樣的卑下的策略上去；他也不考慮考慮方法，佈置一下枝節，推想那個結果。但是，在那形成的想像裏，他母親底憂鬱的忿怒的樣子，就喚醒了他，使他感受着不能恕免的懊悔。爲了他底自私和軟弱所形成的回想，也反叛他，同他作

對；於是，他就帶着少年的興奮，想尋有力量的份子，可以使他激勵起來，而就很有效力地用牠去同他自己底大部份作對，同時，牠就會得讓他去戰勝那大部份，像戰勝一個懦夫一般。但是，這份虛空的力量並不長久，並不能夠給他一小部份的力量，使他可以作一種大丈夫的果斷。他想：『我能夠做出點什麼好處來呢？我這干涉，能夠除去些什麼惡病呢？這種不開心的努力，我底母親同其餘的人所希望於我的，認真會做出點什麼好的結果來的嗎？什麼好處呢？』因為他還沒有在身子裏尋出那份能夠使他做這份工作的力量，因為他還沒有在他心裏激出一種充份的反抗性，他就想到反面那條路上去——他試着滿足他自己，說是努力是無濟於事的。『這會面會得有什麼結果呢？當然不會有結果的。照我父親底那種態度和他底談話的傾向看來，這回，他不是發怒就是甘誘。在頭一着，他底發怒和慢罵，會得使我驚懼。在第二着，他會得尋

出許多理由來證明他底無知，或他所以要如此做的不得已的苦衷，這也會同樣地使我驚奇的。這事情真是無可挽回的了。等惡勢力已經在人底內心裏生了根的時節，那就難以消滅掉牠的了。現在我底父親已經到了那惡勢力不能除根的年紀了，到了習慣已不再能够改換的時候了。已經好些年了，他時常陪住那個婦人和那些娃娃。是不是我有一個微渺的機會，能够勸他同那些累贅斷絕的嗎？我很能够看得出她，能够猜想她是決不會放鬆她底手，讓那人得自由的。她會管住他一直到他死爲止。這事情現在是無救的了。而現今，那裏又有那些孩子，同那些孩子底權利。因此，這些事情既經發現了之後，我底父母會得有和好的可能嗎？決不會的。我底一切努力就會得沒有什麼結果的了。那末，這裏還有這物質上的問題呢，關於財產的浪費，同一切毀敗的行爲。但是，這一切都應當我來扶直牠嗎，而我又住得離家這麼地遠，這要平日的

時常的留心才能有效的，所以只有敵珂可以做這事。我要同敵珂講明，我來同他安排好。簡單地說，現在頂急迫的是卡蜜爾底嫁妝問題。阿爾白時常提起這事，這差不多是向我請求的人們底最煩擾的一件。或者，我會得能够很順暢地給牠安排一下。」

他打主意給他底妹妹一點恩禮，想送她以她底嫁妝；因為他是他叔叔德梅翠斯底一切遺產的承繼者，所以他是富足的，他已經是在管理這遺產的了。這種豪爽的主意，又將他自己底知覺提醒了。他相信用他底錢財可以解決他底一切職責和一切不悅意的步驟。

等他轉向他母親底房間走去的時候，他就覺得煩惱輕鬆了一點，他心裏也安慰了一點了。還有一點，他聽得說，從早晨間他底父親就到鄉下去了，那裏他常去的，爲要在那裏可以多得些任意的自由舉動。這使他放下了許多心，因爲他想，晚飯的時候，飯棹上就會有一個空位子

了。

『啊！喬琪，你來得正好，』他底母親一看見他進來就叫。

這怒惱的聲音，給他如此地一種訝異的和意想不到的驚震，他就停住，他就木然地朝他母親看着，她因發怒的緣故，這樣地改變了樣子了，看去好像不認識的人樣的了。他也朝敵珂看着，不曉得爲了什麼事；他看看卡蜜爾，木立着不響，也是仇忿的樣子。

『爲什麼呀？』喬琪驚顫地問，朝他底母親盯住；他被那他第一次看見的，在那青年臉上的惡狠的表情所牽引了。

『那堅固的盒子，裏面放得有銀器東西的盒子，不見了，』敵珂說，眼睛並沒有抬起來，皺着他底眉頭又喃喃地說道：『他們說是我拿去，這些東西。』

一串心痛的說話，從那婦人口裏湧流出來。

『是的，你——同你底老子結成一黨。你是你老子底助手。哦！好無廉恥的東西！現在又做這種怕人的舉動了！現在又做這樣怕人的舉動！那個我胸脯頭所養大的娃娃，現在也來作弄我了！還好，也只有你一個人像他。上帝總算對餘外的人們還施了恩惠。哦，上帝呀，您底名字應當稱頌，永久頌揚，因為饒恕了我那頂點的不幸！你是那唯一的一個像他的，也只你一個——』

她回頭來對着喬琪，他發駭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響。她底下頰抽痙樣地顫動着；同時，她是如此地煩急啊，很容易看出她是快要暈倒在地板上的了。

『你現在看見我們過着怎樣地一種生活了嗎？告訴我，你現在明白了嗎？每天，總有一件新的，不要臉的事情發生。每天，同樣地須得掙扎着防禦這不幸的家庭之被劫奪。你現在相不相信，假使你底父親做得

到的話，他會得將我們趕到街路上去，會得從我們嘴裏奪去麵包呢！而這是會得來的；我們也會看見這情景而滅亡的。你可以看，你可以看。」

她繼續說着，喘着，每一停頓，喉嚨裏就有一種制壓着的嗚咽，有時候那粗厲的尖叫就隨着發生出來，牠是表示一種極狂野的恨毒啊，而這種恨毒看來是不會在這溫柔的人兒裏藏着的啊。接着，那譴責的言語，又從她底嘴裏出來。那男人是已經一點也不顧這些，一點也不感着羞恥的了。他會得不顧別人，變賣一切去換錢的。他已像瘋了的了；他好像是那不能克制的瘋狂底犧牲品。他已經毀敗了他底產業，樹林斬了賣了，牲畜在困難的時候也賣了，同時，一無考慮地，只要有人來買就賣，誰出的價多些就給誰。而今，他又開始來敗壞這家庭，這他底子女們生長的家庭。已經有好些日子了，他在轉這份銀器，這家庭的銀器，古老的，傳家的，很誠敬地保藏着的，當奧呂斯巴家族底遺跡一直保藏着沒有

動過的銀器的念頭！收藏是早已證明沒有用的了。敵珂在幫着他父親的忙；同時這兩個聯盟者，避去了別人底留意，將牠偷出去，又不知怎樣地弄掉牠了。

『你沒有羞恥嗎？』她接着對敵珂說，他是在很難於節制着他那粗野的性情的爆發的時期了。『你同你底老子，聯合來同我作對，你不怕難爲情嗎？——同我作對，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你底什麼要求，我一向是照你底願望給你的。可是你曉得，你總曉得，銀器那裏去了？而你不怕羞恥？你沒有說話？你不回答嗎？看啊，你底哥哥在這裏呢。告訴我，那盒子那裏去了。我一定要曉得，你知道嗎？』

『我早就說過我不曉得，我並沒有看見那盒子，我沒有拿牠。』敵珂叫着說，不能夠再節制他自己底粗野的發火了，連頭都急得發抖；同時，在他臉上照耀着的光彩，使他像那個沒有在家裏的人底一個樣。』

你明白嗎？」

這母親，臉色如死樣底蒼白，朝喬琪看着，在這一看看裏頭，像有那相似的顏色。

在不能遮藏他心情的顫抖裏，這長兄就同弟弟說：

「敵珂，走出這房間去。」

「等我高興的時候，我當然會出去的，」敵珂很傲慢地答他，抽動肩架，連看都不朝他哥哥一看。

於是，一份驟然而來的悲痛，那頂難忍的悲痛，牠在那意志薄弱沒有決斷的人底心裏，會得有這麼大的猛力，使他們就不能用一種表面的動作來表現他們自己的，但牠在那剛愎的意念前經過閃耀着那罪人的幻相的，這樣的痛苦，就將他佔據了。這弟兄間的仇恨，那嫌惡的仇恨，自從生長出來就帶着的，暗度裏在每人根性裏生長着的，遇不洽時

就會爆發的，比任何仇恨都要厲害些的，——這種不能表明的仇恨，牠生存着，深藏着，在那具有同樣血液的弟兄之中，雖然有習慣上與及那同一的生長地方底和平，在他們之中曾創生了親愛的關係；同時，這種恐怖，伴着犯罪時的或想到犯罪時的恐怖，這或者是那唯一的茫然的感覺，在基督徒底良知中的家庭遺傳的深銘裏的法律中的——這一切紛擾地在一種輪迴的態度裏掀動起來，不過一秒鐘的光景，牠就佔據了整個心意，驅散其餘的感覺，而給他一種深進的衝激。這道地的敵視底樣子，肥胖的，多血的，他那淡黃的頭在那牛樣的頸頸上，明明地，他是一個多肌肉的人，身體比他強，在對抗着這長兄的權使——這一切使他更加忿怒。他本想能夠馬上給他一個下馬威的，打倒他底無禮，使他一點也動彈不得。本性地，他就朝他底拳頭看看，那大而有力的拳頭，包住一層紅皮，在吃飯的時候，用來滿足他底饕餮的慾望的，可就有點

嚇住他了。

『離開這間屋子！趕快離開！』他再用更高的，更有力的口氣說，『不然，就趕快給我母親陪罪。』

他走近敵珂，他底手伸出去好像要捉住他底手似的。

『我是不讓任何人物來命令我的，』敵珂叫起來說，總算向他底哥哥看了一看。

在他那低的額骨下面，他兩隻灰色的小眼睛，表示着一種深藏了多年的忿恨。

『你小心着，敵珂！』

『你不要駭我呀。』

『當心！』

『你是誰啊，我並不曉得你這裏有你底什麼事呀？』敵珂忿怒地

高叫着說。『你沒有權利來干涉。你是外人。我不情願認得你。一直到現在，你在做些什麼啊？你從沒有替誰做過什麼；你只常想到你自己底安逸，同你自己底開心。那愛啊，好啊，拜啊，這些才是你底事。你現在要做什麼？回到羅馬去，照你自己底高興去浪用你底遺產去吧；但是不要參雜在於你無關的事體裏。』

這樣，他吐出了他底怨，忌，和恨，對於他底運道好的哥哥，他是在那大城子裏，過着一種想不到的快活的生活的，是家中的生客，好像是別族的人，享受了千萬份的特別權利似的。

『不許你響！不許你響！』

於是這母親，忘了自己，插到他們底中間去，打了敵珂一下耳光。

『走出去！不許多說！走出去！到你老子那裏去！我不願再聽你底話！我不願再看你了！』

敵珂猶豫了一會，被忿恨底顫震所搖動了，許其只等他哥哥再有什麼表示，就會撕打上去的。

『去！』這母親又說，她已經只能够有氣力叫出這一聲來了。

她於是昏倒在卡蜜爾底懷中。

於是敵珂走了出去，臉色青恨着，齒隙中哼出一句話來，喬琪不懂得是什麼，他們聽得他底沉重的脚步聲一點點地微渺下來；當他走過那一帶陰沉的房間的時候，在那裏面，光線是早已消逝了的。

第五章

這是一個落着雨的黃昏。喬琪感覺到如此地癱軟，又如此地煩惱，竟像是已丟却一切的思慮了，好比這麼說法。他底恍惚而斷續的思想，猶豫徬徨；他底煩惱被那極輕微的感覺底影響改變和激怒——在街道裏的行人所發出的偶然的幾句話，牆上掛鐘的滴滴

聲，一個遠處的鐘響聲，一匹馬底踏地聲，一聲呼哨，一扇門的碰撞聲。他感覺到孤零，像是從以外的世界裏絕緣了出來，又像是被那難算的光陰底深壑把他和自己從前的生存隔絕開。他底幻想獻示給他，在一種模糊的幻想裏，他愛人在最後一吻之後放落她黑色的面網時的姿勢；他又獻示給他那個孩子用着一根柺杖收集着蠟油的樣子。他想：『我沒別的路了，除非去死去！』也沒個確定的緣由，他底苦痛驀地增加起來，而變做不耐的了。像是在慌夢裏似的，他心的顫抖咽住了他。他從他牀上一下躍起，在房中來回地踱着，傷心煩擾，再不能忍受他底苦痛了。同時，他底脚步聲在他頭腦裏回響着。

『那是誰？有人在叫我？』一個人聲在他耳朵裏振響。他靜豎着兩耳聽着。他再聽不到什麼了。他開了門，出了走廊，再聽。一切都靜蕩蕩的。他姑母底房門開着，還點着燈。一種沒來由的震恐捉住了他，一種虛幻

的恐怖，當他想起他將猛然地看見那老婆子，有一個屍骸的臉殼，在門檻上湧現出來。一陣疑惑橫過他底心頭；她也許已經死了，坐在那那邊的安樂椅內，風紋不動，下頰伏在她底胸膛上——死了。這幻像有着現實的逼真，一種實地的恐怖竟把他僵住了。他一些不動，再不敢有些微移動，呆呆地站住，像有一圈冷鐵圍繞住他底頭腦。那圈冷鐵，像什麼冰冷和有彈性的物質似的，因他血脈的搏動而膨脹，而凝縮。他底精神鎮壓了他，以牠們感覺着的騷亂和刺戟加諸他底身上。那老婆子咳嗽了，這使他嚇了一跳。當下輕輕地，悄悄地他顛着脚尖兒蹣跚開，想不給人聽到。

『今晚我是怎麼一回事呀？我再不能獨自留在這個房裏了。我定得下樓去。』並且，他也料到，在遇過這嚇人的情景以後，他也一般地不能去忍受他母親底黯然的面容了。『我還是出去，我還是到克麗絲汀』

家去。『激動他這回去探訪的，是那和他親愛的姊姊在花園裏過的那些動心而黯澹的時刻的回憶。』

這是一個落着雨的黃昏。在那些街道裏，差不多全已荒涼的了，還有零落的幾盞煤氣燈，擲出一些暗淡的光線來。從一家閉了門的麵包舖裏，透出幾個尙在工作的麵包師底喉音，和一陣麵包的香味；從一家酒肆裏，透出一隻六弦琴底音調和一隻出名的曲子底尾句來。有一羣野狗跑過去，在那陰沉沉的小巷裏消失了。鐘樓裏在敲鐘了。

逐漸地，在空曠裏的散步，安靜了他底緊張。他像是已經把自己從那橫在心中的幻景之中解放了出來。他底注意力爲他所聽所見的一切所吸引。他站住了聽那六弦琴底音調，嗅那麵包底香味。有一個人打街道的對方的黑影裏走了過去，他以爲他認得出那就是敵珂，一遇見他就足以使他煩惱；可是他覺得他一切的怨毒已消，在他憂鬱的底裏

已不復有火氣存在。幾句他兄弟說的話，又給他回憶了轉來，他想：「誰知道他講的不是事實呢？我從不曾爲什麼別人而做過什麼事；我總是爲我自己而活着。這裏我全是一個生人了，這裏誰也這般地看待我。母親說過：你現在明白我們所過着的生活了？你現在明白了，不是？我定將看着她把眼淚淌盡，而仍無力去拯救她。」……

他已走到了西拉伊哀大厦門前。他走進去，又踱過了遊廊。當他在天井裏走時，他抬起了他底兩眼，在上面高窗上，瞧不見一絲兒光亮；在那空氣中浮着一股爛稻草的氣味；一隻昏暗的角落裏，有一個噴泉在滴着水；遊廊下，在那罩着柵欄的聖母像底下面，一盞小小的燈在燃着；又隔着柵欄，在聖母底腳邊，可以看到有一束人造的玫瑰花；那石級的階石的中央因久用而下凹，像那古老的祭壇上的一般，在那階石的每個空凹裏映着黃色的返光。

當他上那石級的時候，喬琪以他靈魂底眼睛看到那年輕的沉思的婦人和那虧血的小孩；他看到他們在遠處，隔着一片冥幻的距離，在一個荒避而沒人許闖入的房間底一端，他好一會兒有思想回轉，他呆住在那高大而靜默的白石級底中央，心裏在交戰着。他是在一種不能言說的不安情狀之中，他又是一次地失去了那當時現實的感覺；正如不一會之前的在那走廊上，當他發見了那扇門開着，而房裏空無一人的時候一樣，他又一次地感覺到自己在那捉摸不定的恐怖勢力之下了。但是，忽然間，他聽到一陣狂噪，又是一個人聲像在追逐着什麼；當下一隻灰白的狗，一隻精瘦而怪醜的雜種，當然是爲飢餓所迫而偷進這屋子裏來的，飛躍下石級來，把六級坡子做一下跳了，打他身邊擦過，一個傭人，高叫着追逐着那隻逃狗，在階頂上現了出來。

『什麼事體？』喬琪問，顯然是爲這一下虛驚所觸怒的了。

「噢，沒什麼，少爺我剛在趕隻狗，一隻又醜又髒的畜生，每天夜裏，不知怎樣地跑進裏邊來，像個鬼似的。」

這件些微而無關緊要的小事，關連着那傭人底幾句話，在他心裏引起那種說不清的難受，像因一句迷信的讖言所生出的那種亂心的苦痛一般。就是此種苦痛，激出這一句問話來：

「露雪娜好嗎？」

「是的，少爺；感謝上帝。」

「他可睡熟了嗎？」

「不，少爺；他還沒有上牀。」

由那傭人引在前面，他走過了那些寬大而像是空無所有的房間，在裏面對稱地擺着那些花樣古舊的陳飾，一些也沒有住人的痕跡，恰像那些房間已一逕關到那時候了。當下，他對自己念着克麗絲汀是決

不愛這所住宅的，因為她不會在這上面勻澤些她靈性底風度。一事一物都保留得恰像從前一般，像在她結婚那天做新娘進來時所看到的秩序一般，也像那西拉伊哀宅子最後的那個主婦所遺留下來的秩序一般。

喬琪驟然的訪臨，使他姊姊非常高興起來，她是獨個兒，正在預備把那孩子睡上牀去。

『啊，喬琪，你真好，此刻走過來！』她喊出來，於一陣純心的快樂的傾瀉中，把他撲在她兩臂中，一面吻着他底前額；這種柔情，有一種開朗她兄弟感傷的情懷的立效。

『看，露雪娜，看，那兒是你底舅舅喬琪。你沒話和他講嗎？來，給他親一個嘴。』

在那孩子底蒼白的嘴角，浮出一絲沒神采的笑意來；又因為他把

頭低垂着，他那長而美觀的睫毛從上面被燈光映着，擲出牠們微顫的影子，在他羸白的雙頰上。

喬琪抱他在兩臂中，當他感到在他兩手下面的那孩子底胸部的瘦軟，又在裏面跳着那麼一顆衰頹的心，實在禁不住一股深情的感觸。而且，他委實有些害怕，像只消他一些輕輕的壓力便足以熄滅這條可憐的小生命似的，他感到他既恐慌又哀憐，便像在小時候當他捉住了一隻小小的受驚的雀子在手裏時，他所常常感到的一般。

『輕得和一根毛差不多！』他說。

在他喉音裏顫着的那股深情，逃不過克麗絲汀。

他抱那孩子坐在他兩膝上，撫摩着他底頭，又問他：

『你可愛我嗎？』

他底心爲一種不尋常的柔情所充滿。他感到一種悽惋的慾望想

看那可憐的，帶病的孩子微笑一下，想看他底兩頰至少要得一次地爲掠過的暈紅所薰染，想在那透明的皮膚之下一回血底輕微的奔瀉。

『這裏有什麼呢？』他問，看見有一個手指給麻布裹着。

『那一天他把自己割了，』克麗絲汀回說，她小心的兩眼跟隨着她兄弟底極輕微的動作。『一些小小的刀傷，可是一時總不肯就好。』

『讓我看，看看露雪娜。』喬琪說着，被一種痛苦的好奇心所動，可仍微笑着想喚出那一下淺笑來。『我會在上面吹着把這醫好的。』

這孩子，訝異了，願意把纏着的布從手指上解去，被他姊姊在一旁焦心地觀察着，喬琪非常小心地解開了那纏布，那布底一端已黏着那輕微的傷口，他實在沒心腸去扯開牠；可是就在那露出來的頂端，他看到有一點白白的漿水，像乳汁一般的。他底嘴唇戰抖了。他抬起他底兩眼；他看到他姊姊在那注意着他底一舉一動，她臉色已大變而且滿蓄

着憂鬱。他覺得在那片刻間，這可憐的女人底心靈已全注在一隻小手上。

『這不要緊』他說。當他在那刀瘡上吸着時，他強逼出一下微笑給那在呆等着那法術的孩子一個引子。他想起曾經在那荒涼的石級上捉住他過的那種奇異的苦痛，關於那隻狗底奔逐，關於那傭人底話語，關於一種迷信的恫嚇所提示給他的一些問題，關於他一切沒原由的焦悶。

注意到他在深思什麼，克麗絲汀向他說：

『你在想什麼？』

『沒有什麼。』

當下，忽然地，也沒別的意思，只是單想說些能引起那個已在瞌睡的孩子底注意的話，他道：

『你可曉得，我在踏道上遇到一隻狗嗎？』

那孩子睜大了他底兩眼。

『一隻狗夜夜到這兒來的。』

『是的，』克麗絲汀說：『茄恩對我講起過這事。』

可是一看到那孩子圓睜的和吃驚的兩眼及剛要嗚咽出聲來的情形時候，她忙停住了。

『不，不，露雪娜，不，這不是真的。』她叫着，把他從喬琪底兩膝上抱起，又把他緊摟在自己懷裏。『不，這不是真的，你舅舅和你說笑呀。』

『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喬琪重復說着，站起身來望着那爲別的孩子所再不會流的眼淚覺得驚異，因爲牠似乎在蹂躪那個可憐蟲。

『來，來，』那母親以甘誛的聲調說着：『露雪娜這會要睡了，不是

嗎？」

她走進隔壁一間房裏去，仍就撫慰着，和搖着她那在嚶泣的孩子。

『你也過來，喬琪。』

當她在脫那孩子底衣服時，喬琪儘注視着她。陪着無限的小心，她給他慢慢地脫着，活像怕弄破了他似的；而這孩子底每種姿態都黯然地顯出他消瘦的四肢底衰殘，牠們已在顯出一種不救的骨髓痰底病像來了。那項頸是長而軟，像一根已枯殘的花幹；那胸部，那肋骨，那肩胛骨，差不多全透過皮膚，可以看見的，造成一種角度，把影子拋在那空陷的部份，顯明得更分外有力了；那寬放的兩膝看來是滿纏着經絡；那腹部有些膨脹，那肚臍突出，使得腰部的成角度的瘦削更格外地明顯。當那孩子抬起兩臂，在他母親給他換襯衫的時候，喬琪感到一陣痛苦的憐憫，幾乎是一種痛楚，當他一看到那脆嫩而弱小的腋穴，在這麼簡單

的一個動作裏，顯見在表示出那需要去勝過那死亡之疲乏的力量之艱難。這條薄弱的生命是正在此種死亡的疲困之中快熄滅了。

『親他一下，』克麗絲汀對喬琪說，一面她捧過那孩子去，在給他睡到棉被下去之前。於是她拿了那孩子底兩手，移着那有布纏的手指的一隻從臉到胸再從左到右，畫成一個十字形；然後她才和着他們同說出：『阿們。』

在這一切舉動之中，有着一種喪葬的凜嚴。那孩子，在他曼長而潔白的睡衣中，已活像一具小屍身了。

『睡罷，這會睡罷，心肝。我們守在你旁邊。』

那弟弟和姊姊，又混在同一的悲哀裏了，每人在他牀底一邊坐下。他們不再談了。堆在近牀一張桌上的藥品底氣味滲透了整個房間。一隻蒼蠅打那牆上離開對着那盞燈底火焰響響地嗡嗡地飛去，而

停在那被褥上。一件傢伙，在那沉重的寂靜裏，發出軋軌的聲音來。

『他快睡熟了。』喬琪低聲地說。

他倆都注心在揣想那孩子底睡眠，這又提示給他那死亡底景像。一陣難堪的昏迷統轄着他們，而使他們再不能令自己的思想和那情景分開。

無限的時間過去了。

驀然地，那孩子驚呼了出來，張大了兩眼，在枕頭上豎起身來，像是給什麼驚慌的幻夢所驚嚇了。

『媽呀！媽呀！』

『什麼事，什麼事，心肝！』

『媽呀！』

『什麼事，心肝？我在這兒呀。』

「趕開牠，趕開牠！」

第六章

在吃晚餐時，敵珂推却了不肯列席，卡蜜爾可不曾隱隱約約地重復說過那句咒語，當她說『當眼睛不看時，心也就不受苦了』還有，在他母親底話中——多快地他母親已將那在窗口談話後所淌的眼淚忘掉了——就在他母親底話中，那句咒語可也不會幾次地爬了起來嗎？

喬琪十分沉痛地想：『在這兒誰都這麼一般地看待我。總之，無論是爲了我於一切長子底特權的自動的放棄，或是爲了我叔父遺下給我的那些遺產之故，沒一個人肯饒過我的。我實在早應當留在家裏監察我父親和母親底行動而維護這家庭間的快樂！依他們想，從前再不會有什麼遇到的，如其我留在此地的話。結果，我正是罪人，而這就是罪』

償。』他向那荒村的莊院——那已閃進了他底仇人的那邊，再，好比說，他自己像是被極刑，被殘酷的鞭笞所逼着過去的那邊，——走得愈遠了，他就愈感到那種煩悶的壓迫底重量，那種爲一種不公的逼迫所激出的毒恨。

他在他自己眼裏委實是那輩殘酷不休的人兒底受罪者，在他身上他們不肯減去任何的酷刑。一追憶起他母親在葬日窗眼邊當他倆都哭着時所說的幾句短語，就增加起他底苦痛，又使那譏諷更覺得酸辣：『不，喬琪，不！你決不能受苦的。我應當不說什麼的。我不該告訴你。別再哭了，我受不了看你哭。』可是，從那天以後仍無一件苦刑爲他幸免。第二天，和從那天以後，她還是一般地暴躁和烈性，強要他一遍一遍地聽着她新新舊舊的咒語，加以成千的惱煩的瑣事；她又在天良方面逼他在她臉上一一數着那曾經煎熬的苦楚底痕跡；她差不多已對他講，

「你瞧我兩眼是怎樣地沸騰着眼淚；我底縐紋已變成多深；兩鬢的白髮已長得多白。如其我能給你看我底心，牠又將怎樣了？」那麼，那天的悲恨又有什麼好處呢？他母親底定喜歡看那已灑去的熱淚、激出人家底悲憫來，又是否必要的呢？所以，她並未看重自己在無益地施諸她孩子身上的痛苦的這種樣的忍心之處？「啊，世界上那種能明瞭如何於緘默中吃苦和以一笑承受一切犧牲的人兒，是多麼地少有的！」仍爲那他所不願親見的最近的一些變局所煩擾和激怒，又被那他正打算去完成的那番斷然的舉動之恐怖所浸沒，他就因而不滿於他自己的母親，而竟至抱怨她不知以充分的賢德去忍受苦痛。

他路走得愈遠，（他不要坐車，却要走路，爲的這樣才能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把行路的時間延長，或許，亦是在不願到那宅子去時，有能踪跡自己足痕之可能，或許也是想自己能在那鄉村的路徑之上怡遊

一番)——走得愈遠了,他覺得那壓不住的恐怖愈增長了起來;竟至於高壓一切其他的感情之上而罩沒各種另外的思想了。他父親一個兒的肖像,占住了他底心,又浮動着那實在的形體。當下他便開始揣想着那形將實現的情景——他研究着等一會兒自己須裝出什麼臉色,打算自己第一句應當是什麼話,馳神於一切可能的憶想之中,搜索着在他兒童和青年時期底那些最寥遠的記憶中,又試想像出在他從前那些連續的時期之中,他中心對他父親的那些連續的態度。他想:『大約我從來沒有愛過他罷。』却是實在的,在他那些極明晰的回憶之中,他絕對不會找到一回信仰心底自身的衝動,或是一回柔情底溫熱的傾瀉,或是一回親熱而假貼的情動。在他早年童期的記憶之中,他所找得到的是淹滅一切情愛的一種不斷的恐慌;——於肉體的責罰,於嘴罵後跟着拳打的那種恐慌。『我決沒有愛過他的。』德梅翠斯才是他

真正的父親；他才是他唯一不二的生親。

於是在他腦筋裏重復顯現出那個柔和的深思的人，他底臉上是常帶着一份男性的憂鬱的，又有一卷白頭髮生在他前額頭上，參在那些黑髮之中，於是乎給了他一個奇怪的樣兒。

像每次一般地，那陳死人底影像立即寧靜了他，又從他心中放逐出那恰好先佔了他的那些事物。他底忐忑之心平靜下來了，他底苦痛已逃得無影無踪了，還有他底怨恨也讓給一種平順而恬靜的感覺了。他有什麼好怕呢？爲什麼他底理想會如此稚氣地誇張着那正等待着他的，而且爲此後所不能避免的苦惱呢？當下他又切實地感到已把自己從他現實的生活中過火地搬開了，從他正過活着的現狀之中，從那牽累他最苦的那些逼近的難關之中。又一次地，於他叔父從墓底施到他身上的影響之下，他覺得自己爲一種孤寂的氣氛所包圍住了，而失

去了對於那已遇過的和那行將遇到的一切事情的確實的概念；儘就他而論，那些真確的實事之一切重要性都給褫剝了，而只帶些暫時的關係而已。這就像是一個爲命運所搬弄的人兒，甘願去忍受一切磨折，盼望將來能獲得那爲他靈魂所預期和堅信的未來的得救。

這個內心的顧慮的間斷，這種稀罕的寬延爲他所並不費力地得到了，而又并未驚詫他一些什麼的，終於令他底兩眼睜開到那荒涼而嚴肅的景物之大觀上去。他平靜而悠閒地注視着。他以爲在這鄉村的景物之中他已認出了一種自己的情調底象徵，和一種自己的思想底可見的印痕。

這正是那午後，一引明淨而清灑的長空沐浴着一切陸地上的事物於牠自己的色澤之中，又像是極遲緩地滲透了一切事物而使牠們都化爲精美絕倫。各種的植物，清清楚楚在身邊的，在遠處齊變成模糊

糊糊的了，逐漸地消失了牠們底條幹，頂上像要蒸發似的，有混成葱龍而繽紛的一片之勢，只消一下律奏的呼吸便足以使之一齊生動起來。一些些地，在那晴空底氾濫之下，那些山都變成大小相等的了，而那些山壑底深底處都幻成默靜的深潭，反照出那天色來。從這一帶深潭之中，那一羣孤寂的山崗，直對着那晴朗的天空，翱翔起那些巖然而凝結的山峯，而在那些底頂上，積雪底白色在熠爍着一種恍如聖潔的光輝。

第七章

終於，在那近處的樹林子裏，那別墅現出來了，有兩個寬暢的側面的洋台，圍着欄干，以小石柱支着，又點綴着各色磁磚的花瓶，像半身像似的代表着皇帝和皇后。在那些底頂上那蘆蒼的尖頂成了那生動的冠冕。

這些粗糙的紅色的像兒，其中有幾個突出了很清楚地影着那光

明的青天的，在喬琪心中忽然促醒了一些關於他寥遠的童年的新記憶，一團繚亂的回想，關於鄉村間的作樂，遊戲，賽跑，和關於這些不動無知的帝皇們，所懸想出來的情話。他竟回想起他從前久曾傾心於其中的一個皇后，她底厚而長的頭髮是由一根豐盛的植物底低垂的葉叢所造成的，在春天，這植物每在那綠葉上點上無數金黃色的小花。他好奇地在尋着她，當在他心中關於那暗昧而切心的生活的影象又一一地倍增了起來。此種生活和着那些孩提底幻像曾經活化了。當他認出她在一隻角落的柱子上，他不覺像已認出了一個老友似地微笑了；而且足有幾秒鐘之久，他整個的心靈紛亂地，可又甜蜜地傾注於那永不消逝的過去。謝謝那最後的決心，在那清淡而寂寥的鄉間他無意地恬靜了下來以後，心中所形成的決心；他現在在他感覺之中，尋出了一種已忘却的滋味而很興頭地在追縱着直到他自己生存之路底最遠

的盡頭。可是，當他聽到在欄杆邊的人聲時，他立即蘇醒了過來；又當他看見一扇開着的窗門，又在那雪白的窗簾間懸着的一隻金絲雀鳥籠時，他又回復到那現實的情緒之中，又重新地感到他以前的苦痛。四週都是靜悄悄的，他可以清楚地聽出那籠子裏的金絲雀底歌聲。

『我這趟來是意想不到的。』他心頭忖着，不覺往下沉了。『萬一那婦人也和他在一起呢？』近欄杆的地方他看見有兩個孩子在沙地上玩；還沒功夫去細看他們，他就料到他們就是他底非法的兄弟，那個姘婦底孩子。他走上去；那兩個孩子轉過身來，驚詫地直盯住他，可并不害怕。又壯實，又強健，又精神飽滿，有着豐滿而紅潤的雙頰，他們負着他們一族底明顯的印記。一看到他們，就激動了他；一陣難抗的恐懼襲住了他，他有意想就此躲過，回轉，逃走；當下他舉眼看到那扇窗上去，心怕看到在窗簾中他父親底臉或是那他所久聞的無義，貪婪，邪惡的淫婦

底臉。

『啊，你在這兒，少爺？』

這是一個傭人底喉音，上來迎他的。同時他父親在窗口也在叫着

他：

『那可是你嗎，喬琪？真想不到！』

他重新壯起了他底胆，臉上堆下了笑容，又想裝出一種很漠然的態度來。他早經覺出，在他父親和他自己之間，在重行造起一種做作出來的態度，差不多是行式上的儀節而已，那他們幾年來所互相用以遮掩他們底窘態的，當他們遇到必要而不可避免的接觸時。並且他覺得他底意志已剛從他裏面整個地消滅了，他再不能坦然地明說他此次驀然訪臨的真正的動機。

『你可上來嗎？』他父親對他說，從那窗口。

『是的，我要上來。』

他有意思使人相信他事前并未留意到那個孩子。他從那在露天裏引向上面一個大洋台去的石扶梯走上去。他父親走過來迎他。他們互相攔住了。在他父親底態度之中，老是有着一種顯然的，故意誇張出來的深情。

『可是你終於決定了過來了？』

『我本想散散步的，却把我引上這兒來了。我多久沒看見過這塊地方了！這兒還是和從前一樣，看起來好像。』

他兩眼遊移在那滿覆着地瀝青的洋台上；他一個個地細察着那些半身像，以異常的好奇小。

『你差不多常住在這兒罷，不是？』他說，想說些什麼以避免去那些窘人的，緘默的間斷，那爲他料到行將變得更多的，更長的間斷。

『是的；近來我常過這邊來，也常住在這兒，』他父親回答，在他底語氣中有一種悲涼的聲氣，這驚異了他底孩子。『我以爲這兒的空氣於我很相宜——因爲我底心又苦得我利害。』

『可是你又心痛嗎？』喬琪叫了出來，很真摯地朝他轉過身來，爲這驀然的事所感動了。『怎麼樣？從什麼時候起？我從來一些也不會曉得——誰也沒有對我提起這事的一個字過。』

現在他看着他父親底臉兒，在那爲太陽所射出的斜輝的在那牆頭所反映出的極強的光線之中，又幻想他能够探出那生靈底瘡疾的象徵來。他以同情的熱愛注意到那深深的皺紋，那膨脹的帶倦態的兩眼，那聳立着不曾修過的兩頰和兩額上的白毛，那因之而幻成一種界於青和紫之間的恍惚的顏色的他底鬚髮，那像哮喘似的呼吸所由出的厚厚的嘴唇，那像爲放血之故而染紅的短短的頭頸。

『是什麼時候起的？』他重說着，並不隱藏他底焦急。

於是他覺得他對此人的怨恨之心減少了，當迅速的一連串影像，明晰得幾乎和現實一般的，顯示出那人於死的駭狀之下，爲死的苦痛所創毀的時候。

『誰曉得這是什麼時候起頭的？』他父親回說，此人，在他兒子底真摯的深情之前，有意舖張着他底苦惱，想保持和增加那憐憫的念頭，使自己能藉此如願地得到多少好處。『誰能告訴這是什麼時候起的？這一種病孕蓄了多年了；後來，在天氣上好的一天，忽然使人發覺了。那時候已經是沒法了。一個人只能完了，只一分鐘一分鐘地等着收梢就罷啦——』

在此種聲調之中說着，在一種已改變了的喉音中，他像已失去了他強硬和殘暴的本性，而變爲更老，更衰，更成爲一個肉體和靈性之礁

類了。這像他整個人底忽然的溶解，可是帶着一派的做作，炫耀，和喬裝而逃。不過喬琪底敏銳的目光。當下這個青年頓時想起那班滑稽角兒來，他們在戲台上，有那立即變化形像的絕技，在他拿開又換上一個假面具的時候。他并且直覺出那行將跟過來的是一些什麼。無疑地，他父親異常珍視他這回驀然訪臨底動機；而現在他是想以顯露他底病態一法，來獲得些有益的效果，那也是無疑的，他是有意想攪得什麼目的。那目的物是什麼呢？喬琪覺得並不怨恨，心中亦並不忿懣；他對這些爲自己所如此了然地預見的圈套，亦不預備防禦自己；恰好相反，他越是看得明明白白，越是自己把持得穩定了。於是他只等着那趣劇逐一地搬演出來，預備着允諾一切快會遇到的，既是心灰又是意懶。

『你進來嗎？』他父親問。

『如其你要我的話。』

「很好。我們進去罷。我有幾張紙頭正想給你看看。」

那父親先進去，走向那戶間；從那開着的窗口，那金絲雀底歌聲滿瀉在那整個的狹徑上。喬琪跟着他，也不向四下張望。他看出他父親已改換了走路的樣子了，光景是想假裝出疲勞來；當時一想到此種卑鄙的騙局而自己就得去做其中的看客和傀儡，一股忿恨刺痛了他底心。他覺得那淫婦也定在那座屋子裏；他斷定她定躲在什麼房裏，她定在潛聽，她定在窺探，他想：『他要給我看的是一些什麼紙呢？他想要我底什麼呢？他自然要錢。他是正在利用這個機會。』於是他覺得他仍能歷歷地聽到他母親底申斥；他又回想起許多幾乎不能令人相信的繁瑣的小事從她那面所得來的。『我將怎麼辦呢？我將怎麼說呢？』

那金絲雀在牠底籠內於一種皎亮而雄健的聲音中歌唱着，不時地變幻着牠底音調；一會兒那雪白的窗簾像兩片船帆似地揚了開去，

使人看到那遠處的青空。微風攪動着那幾張紛亂地堆在桌面上的紙片；而就在這張桌上，喬琪看到，在那用以壓紙的透明的圓盤之中，一張淫畫。

『今兒我遇到了怎麼一個壞日子呀，』他父親低念着，又裝着爲心病所苦的樣子，重重地落在一張櫬裏，半閉了兩眼，又開始像一個害氣喘病的似的喘着氣。

『你現在難過？』喬琪說，幾乎很胆小地，不明了這難過是真還是假，亦不明了對此事自己的臉色應當如何。

『是——可是過會兒就會好的。只消我有一些極小的興奮，一些極小的焦灼，我就會覺得不好。我定得安息休養。可是，恰正相反——』

他又起始在那傷心的，怨訴的語調中說着了，這聲氣似乎有些髒髒那使喬琪回想起的，他姑母傑孔達，那個可憐的傻子，當她想激起他

底憐憫而騙得一些糖果的聲調。現在那裝假是如此顯明，醜陋，下賤，而且不論別的，在此人底形態中有如此許多人生的煩惱却是爲了此種卑鄙的手段，而來滿足自己無盡的貪慾，所以在那假臉底表情中的如此許多真正的痛苦，使喬琪看出他底已往生活中的一切煩惱，都沒一件能和現在這片刻間的苦痛相比擬了。

『恰正相反？』他回應着，想鼓勵他父親快續下去，能快些地了掉自己的苦痛。

『恰正相反，有好幾回事都越鬧越糟，禍水也不停地一場場跟着來。我損失了的也可以算多了，連連三個惡年頭，種葡萄樹失敗了，許多毛絨也給爛完，佃租也減了半，徵稅却幾倍幾倍地增加——看這兒。這兒就是我想給你看的紙頭。』

當下他從檯上拿起一束紙頭，攤開在他面前，一面又慍煩地解說

着許多怪麻繁的生意經，關於那已經堆積了幾個月還不會付出的賦稅，爲要避免那難計的損失計，他要立即把牠解決，乃是絕對必然的事，牠們底結果是在意中的。無論何時，那出賣產業的告白都能揭出來。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去現在圍困住他的這個難關呢？包含的數目很大，又有什麼方法好想呢？

喬琪不則一聲，他呆盯住那幾張紙；一面他父親在用他那汗毛直豎的，幾乎是怪樣子的手在翻動着，那手上面有着歷歷可數的毛孔，又有着一種蒼白色，熒然地同他底通紅的臉兒相映成趣。

他不時地失却那些字句的聲音；可是在他耳鼓裏依然振響着那喉音底單調，反襯着那金絲雀底尖銳的歌聲，和那從小道中升起來間斷的喊聲，那面，那兩個小小的私生子是必定仍然在沙地上玩耍，那窗簾在窗口微顫，當有一種異常有力的微颺激浪着牠們底皺紋的時候，

然而這一切的音調，一切的聲響，帶有一種不能縷述的悲哀的表現，給這個緘默的生客，他只昏昏迷迷地對着那些文書，看着那在上面移着的一隻膨脹而蒼白的手，和幾處放血後留着的小瘡疤。在他記憶之中湧出一個影象，一個關於他童年時異常明晰的記憶：他父親立了一個窗邊，臉容嚴肅，他襯衫的袖子在一隻手臂上捲起，手浸在一盆水裏；水被那從開放着的血管中流出的血所染紅了；在他旁邊站着那個外科醫生，注意着那在流血的手，拿着綳布預備縛住那血管。這一個影象又喚出了另外一個。他看到那綠皮箱中雪亮的刀具，他看到他母親從房中端出一個滿是血的臉盆；他看到那隻手掛在一條黑絲帶的吊腕帶中，那帶子環住他底多肉的，鬆軟的背肩上，微微地切進去了一些。注意到他正在深思什麼，他父親問他：

『你可在聽我講呀？』

『是的，我在聽着。』

在那時刻，他父親光景在盼望一個自動的貢獻，既失望了，他靜默了一會兒；於是，鎮攝着自己的窘急又說：

『巴多羅密烏能救我的如其他肯給我那數目。』

他遲疑了，當下他底相兒換上了一種表情，在這裏面那兒子相信自己認出了一種象徵——一種尊嚴心之被那想達到他底目的的絕對的必要所戰勝了的那種象徵。

『他肯給我這個數目的，只消有一張憑據，可是——我以為他定要你底簽字。』

終於這埋伏給爆烈了。

『啊！我底簽字，』喬琪喘喘着，覺得難以爲情。不是爲了這個要求，却是爲他姊夫這個憎人的名字，這人在他母親底咒呪中顯出是一隻

惡靈的鳥，巴望着要攫得那奧呂斯巴宅中的一切餘產的。

當時因爲他煩惱地黯然地坐着，也不說什麼，那父親，怕他推却，不再隱瞞些兒，窘得只能再繼續着懇求了。那自然已經是免去官廳出示公賣財產的唯一方法，藉以免去一切的債主們的一下子撲到他身上來的結局的了。那禍水是免不掉的了。莫非他兒子希望親眼看着他破產嗎？或許，這次的加入，他正是爲他自己的利益計，和爲保護那行將傳給他和他兄弟的遺產的行動呢？

『啊！那是不会再長遠的了；這事在隨便那一天都能發現，或許明天也說不定！』

於是他開始講着他那不治的病症，那種驚擾着他的不斷的禍事，和那在磨折他去死的耽憂和煩擾。

一面實在已到了精疲力絕，再不能忍受此種聲氣和情景了，但是

因爲想起他另外的一部份眷屬，就仍然忍受着——那些逼迫他上這兒來，和那現在盼望着他底回話的那些人——喬琪吶吶地說：

『可是你真要把這錢爲你剛講過的那目的而用嗎？』

『所以！你又是！你又是！』他父親喊了出來，他在明顯地洩露着的憂鬱之下，奮力地抑制着他自己不要冒火。『所以他們也把那各方都在談論的話兒告訴你了——說我是一個怪物，說我犯了各種罪孽，說我會做無論什麼不名譽的事。而你却也相信了！真不懂爲什麼他們恨我到這個田地，住在那邊那所屋子裏的？爲什麼他們要我死？啊！你不知道你娘是怎樣恨我！如其你現在跑轉去告訴她說你離開我時，我是已在死亡的殘喘之中了，她定會吻着你說，「贊美上帝呀！」啊，你決不知道。』

在他此種禽獸似的聲調中，在那使他底話更行狠毒的那張嘴底

特異的表情中，在那使他張大兩個鼻孔的熱烈的喘息之中，在他兩眼底激怒的紅焰之中，那真正的本人，不自知地現露出來了；而對於這個人那兒子，感到一下憎惡心底新的衝動，一下衝動得那麼地忽驟，又那麼地猖狂，他竟致毫不假思索地，但願平息了他父親，和從他那裏逃開，他截斷了他底話，在一種激動的聲氣中說道：

『不，不；我一些也不曉得。快說，所必須怎樣做？簽字要簽在什麼地方？』

於是，他中心惶惶地站了起來，走到窗邊，又回到了他父親身畔。他看見他在一個抽屜裏尋什麼，同時露出各種精神焦急的樣子；他看見他擺到桌上一張抵押卷，還不曾完清的。

『此地，簽在此地；只消這樣好了——』

於是，用他那巨大的食指，那上面有一個平扁的指甲深深地嵌入

肉內的，他點着那簽名的地方。

也不坐落，神志不清地也不知自己在幹些什麼，喬琪抓起一枝筆來就迅速地簽好了。他願意早從那個房中逃出，跑到曠空裏去，走得遠遠的，剩着自己獨個兒。但是當他看見他父親拿起那張紙，細察着那花押，又灑了一掬沙給牠汲乾了，於是再置在原處鎖了那個抽屜；當他在這一切的每樣動作中看出一個人於完成一件壞事後所做的那種卑鄙的快慰的模樣；當在他靈性之中，他感到他已確實地讓自己爲那騙局所哄過了；當他想到那另一座屋中在等着詰問他的話——於是對他底舉動的無益的悔恨，攪惱了他，他竟想發作他絕端的毒恨，而終於以他底全力反抗那無賴，爲保護他自己，他家族，和他母親底，妹妹底被侵略的權利。『啊！這是的確的了，所以——他母親告訴他的一切都是確實的了！這人沒有一絲的廉恥心，沒有一分的自尊心。只消是有錢到

手的話，沒有什麼事和沒有什麼人能令他退餒的，『當下他又覺得有那淫婦在着，那個貪婪無厭的婦人，定躲在隣室中，潛聽偵探，巴望着這次打劫成功了她好分自己的一份。

實在不復能鎮定那激動他的顫慄了，他說：

『你答應決不用這款子於……別的地方嗎？』

『啊，是的；那自然，』他父親回答，現在故意讓他孩子知道他這樣儘追問個不休是已使他非常懊惱了；而他已顯然地變了臉色。因為現在他已不必再假裝着懇求而想獲得什麼了。

『小心啊！我會知道的。』喬琪接着說，這會臉色已急白了，又在一種悶塞的聲氣中洩露出他中心正在奮力地抑止那忿懣心底衝出。一面他越看清這人於那可憎的情景中露出了本來面目，另一面他又更行認明他剛才行的步驟底結局，他底憎恨心理也成正比例地增加起

來了。

轉高了嗓音像是要嚇怔他底孩子，那父親喊道：

『你說這些冷話算什麼意思？要幾時你那蛇蝎似的娘才肯停止噴吐她底毒涎呢？她可是要我去把她那張嘴永遠地封閉起來？很好！這幾天總有一日我要做的。啊！怎樣可恨的婦人！總有十五年，是呀，十五年，她不會給我片刻的安息，她已毒了我生命，她在慢慢地將我燒死，如其一朝我被魔死了，那這就是她底罪孽。你明白嗎？這就是她底罪孽！』

『別響！』喬琪高喝出聲來，不自覺地，青白得似乎和死人似的了，通身四肢在發着抖，剛在前頭對敵珂所感到的那種暴怒又捉住他了。

『別響！不要提起她底名字！你還配去吻她底脚啦。我到這兒來本想和你談談她的，我有意讓自己爲你們掉了槍花。我故意要自己陷入你們底網羅。你所要的無非是要一個給你底相好的禮物，現在你成功了。』

啊！多醜呀！偏你還有這心腸來侮辱我底娘！

他嗓子已嘶不出來了；他給感情所咽住了；他兩眼已爲一層薄膜所遮住；他底兩膝在下面開始震顫，像一切的力都要從他逃去了。

『現在，再會罷！我走了。你要怎樣便怎樣做罷。我再不是你底兒子了。我也永不要見你底面或是聽關於你的消息。我要帶着母親出門去，我要帶她和我搬到個遠地方去，永願不和你見面！』

他高高低低地撞了出去，一個黑影子橫在他底眼前。當他經過那些房間打那洋台過去時，他聽到衣裳『拂拂』的聲音和髻髻一個急急避過了，想不要爲人注意的人所碰撞的房門聲。

當他一到了空曠裏，一出了柵欄，他覺得有一陣如狂的慾念想潑泣，想哭出聲來，想狂奔過這些田隴，想找一塊巖石一頭撞死，想尋一處懸崖在那兒，一切都可以一筆勾消。他底神經在腦筋裏振動得生痛，又

施到他全身一種殘酷的刺戟，像牠們正在一根根地斷下來。當下，他戰慄慄地想到他底死日變做更悲慘了：『我到那裏去死呢？今晚我還是回到那兒去嗎？』那座屋子，他似乎覺得，已搬離得無限地遠了；那路變作慢長得像永不能走完似的；那不能立即絕對地截止的這種可怕的苦痛的一切，在他看來，都不得再闖入他底腦中了。

第八章

第二天早晨，當他在反覆的一夜之後睜開眼來，前晚的一切遭遇都只像是一團繚亂的記憶了。在悄靜的村坊上那暮色蒼然的四合；爲他一種聽覺的幻感所延長的那像是永綿的安琪勒底嚴肅的聲音；當走攏那座屋子，在一看到那亮着的窗中不時搖晃着幾個人影時所襲住他的驚恐；當被他母親和妹妹問得逼着講出的那次相見的情景，又極力誇張着那咒罵之激烈和爭辯之兇狠時所捉住他的那種熱烈

的緊張；使他想一逕地講述下去，在背完了真事以後，再加述他當時想像之如何的不連接的那種似乎癡狂的願望；當他一逕在形容着那畜類底態度和自己痛罵他之奮力時，他母親所插入的藐視的或是溫情的嘆語；於是再是那驟然的決裂，那使他兩鬢處作隱痛的緊張，那痛苦的間斷着的嘔吐時抽搐的禁忍，當他在牀上時那冰澈他全身的嚴削的冷氣；在他首次的神經衰弱時使他驚跳的恐怖的幻夢——這一切都紛亂地回復到他底記憶裏，增添了他痛苦的肉體的痲痺，然而他對此種肉體的痲痺亦戀戀而不願離去，除非他能走入一個一切完全消滅的情狀之中，令自己變做像死人一般地無知無覺。

那個死的必要的念頭仍是一般地有力地懸在他底心頭；可是他
又覺得難忍得很，當他想到如其他要實行那計劃的話，他還必須擺脫自己的慣性，完成許多因人的瑣事，和克服那處處令他胆寒的肉體的

憎惡。上那兒去殺掉自己呢？怎麼殺法？就在那屋子裏嗎？就在那一天嗎？用槍呢？用毒藥呢？他心中還沒一個確切的，固定的觀念。就是那癱瘓了他的瘋痺，和他嘴中的苦毒，也向他提示出那瘋藥的觀念。當下，模模糊糊地，也不再推究一個藉能得到那靈驗的長眠的具體方法，他只想像着那結果的如何。一些些地那幻影倍增了起來，變作分外細緻的了，變作分外明白的了；牠們又一起地溫成一片逼真的景象。他所試在想像的，不是關於自己拖延在死底殘喘中之苦痛的那種感覺，却多半是關於他母親，妹妹和兄弟曉得了這事以後的那種情景。他試想像出他們底悲哀的表情，他們底態度，他們底語言，他們底手勢，仍是緊跟着這個觀念，他好奇的注意又擴及於其他的一切生人，不僅是他親密的眷屬，并及於那全族的人，他底朋友，他底玉坡梨特，那遠隔着的玉坡梨特，那遠隔得幾乎已變做他底陌生了的她。

「喬琪！」

這是他母親底喉音，她在門外輕敲着門。

「是你嗎，媽呀？進來罷。」

她進來了，柔情而關切地走攏牀邊，伏在他身上，一手按在他底前

額，問：

「你現在覺得怎樣了？好些嗎？」

「一些兒。我仍是頭暈——我嘴裏有一股苦味兒。我想喝些什麼。」

「卡蜜爾正去拿杯牛奶，就上來呢。我再開幾扇窗好嗎？」

「也好，媽。」

他底喉音變了。他母親底到來在他心中激起了那憐憫自己，和又幻出那張觴葬的悲涼的想像圖的那種情緒來了，那死期他相信已逼近身了。在他心中，他母親在開窗的那回實事，竟和那想像中她將遇到

那驚人的發見時的動作相合爲一；於是想起了自己，和那爲他所注定了要受那麼殘酷的一下打擊的可憐的老婦人，不禁哀憐得兩眼潮潤；於是那齣悲劇底景像在他眼前顯得和一件能眼見的事實一般明白：他底母親，稍稍地驚嚇了，在那光亮裏轉過身來，再叫着他底名字；戰慄着，她走攏牀來，觸觸他，搖撼着他，覺出他底身體木然，冰冷，僵硬了；於是她自己，也翻倒了，暈了過去，伏倒在他底屍骸上。「或許死了。這一驚足以斷送她底性命的。」於是他底焦急也逐漸增加了；那時刻也顯得怪陰沉沉的，像一切都是最後的了；而他母親底容顏，動作，和語言在他眼中都顯得那麼重要和有價值，他竟以一種似乎焦灼的注意力逐一地跟隨着牠們。從他精神的痲痺中退出，他剛好回復了他對生活的靈活的感覺。他腦中有一個熟悉的現像在重現了出來，牠底卓犖的樣子吸住了他底注意力。這是從一個知覺狀態到另一個的迅速的掠過；界乎

一個新狀態和一個舊狀態之間，有一種分別和那界乎清醒和沉眠之間的一般，這又令他心想起在戲院子裏當那一行台燈不提防地一下開亮而齊射出牠們奪目的光銜來時所幻成的那種突然的變化。

所以，像在那殯葬的一天一般，那孩子注視着他底母親用一雙特異的眼睛，又看着她，於一種異常的明晰之中。他感到這婦人底生命和他自己的更行密接了，變為互相關連又像是黏附在一起了；他感到那神秘的血統關係，和那恫嚇着他倆的運命的災患，當下，當他母親再走近他身邊，坐落在牀邊時，他從他枕上坐起一些來，捏着她底一隻手，再逼出一下強笑想掩飾自己的激亂。假裝着觀看那指環上的寶石，他細察着那隻長而消瘦的手臂，那上面的每種特點給了牠一種生命的特異的表現。他底靈魂還是被包圍在剛才幻出的那些黯澹的幻影之中，他想：『在我已死了以後，當她來觸我，當她感覺到那冰冷的——』於

是他不覺打了一下寒噤，當他想起自己觸到一個死屍時的惡心。

『怎樣了？』他母親問說。

『沒什麼——只覺得有些恍恍惚惚的，就是這樣。』

『啊！你總不對呀，』她接着說，一面搖着她底頭。『你覺得那兒不快呢？』

『沒有什麼，媽。我自然只是有些神志昏亂罷啦。』

但是那孩子臉上的那種勉強的，激亂的樣子，瞞不過這慈母底眼睛。

『我真萬不該叫你過那邊去的！這全是我底錯要叫你去。』

『不，媽。什麼？總得要去的，不過遲早些兒。』

於是從此一些不覺紛亂地，他重憶到那個可怕的時刻去了；他又重新地看見他父親底姿勢，又重新地聽到他底喉音；他又重新地聽到他自己的喉音，那個如此大變了的，又適反於一切的希冀而已發出過

那麼嚴厲的字句的喉音。現在他竟不信那會做過那種行動又發出那種言辭的竟就是他自己。在他靈性底底裏，他感到一陣薄薄的懺悔；他似乎本能地感覺到有什麼在譴責自己之已越出了範圍，已造成一種不可補救的罪愆。像在脚下已蹂躪了什麼人間的神聖的東西一般。當他在那默靜的鄉間看到德梅翠斯底影像，而從他領悟到的那種偉大而安靜的態度，爲什麼他曾如此猛烈地丟却了牠呢？爲什麼他從前不那麼痛苦地而卓見地認定那個也爲命運所搬弄的人兒，有那種卑賤無廉恥的本性呢？還有他自己，既然帶有那人底血液，不會在他自己本質底底裏也一般地蘊積着，孕蓄着那些可怕的孽根嗎？如其他繼續活下去的話，他不也有墜入那同樣的下賤生活中去的危險嗎？於是一切忿懣，一切痛恨，一切激怒，一切刑罰，在他看來都是不公而且無濟於事的了。生活本就是無數不純潔的物質所攢聚凝結而成的。他想他覺出

在自己本質之中有着成千數的渾沌，不可不能毀滅的力，在逐漸進步演化而造成他到那時為止的一段過去的生存，並且亦將造成他未來的那段，要是他底意志不會適巧地聽從了牠們中的某一種力，而被指示出要去實行那個神聖的行爲。『總之爲什麼要懊悔我昨天做的事呢？我是否也能忍住了不做出來的呢？』

『這是必須的，』他重複着，重新加以一個新的要點，像在向自己說着。

於是乎他坐定了像一個旁觀者，小心地透視着那還等着他去活的一小段生活，自己慢慢地透了出來。

第九章

當他母親和姊姊都去了剩着他獨個兒時，他仍懶在牀上好久，倦得實在怕動一些。他覺得要起來就似乎需要不知多少氣力似的。他覺

得自己委實疲乏得不願遷動那橫躺着的位。約有一小時之久，他這麼躺着儘盼望能就此獲得永眠。當下他又想起一種麻醉藥了。『閉了眼睛等睡罷！』那五月清晨底皎潔的光明，那反映在玻窗上的蔚藍的天色，那流入地板上來的日光，那從街心傳上來的人音和低語，那一切生動的徵兆，像都升上了露台臨到他身上而又征服了他的，都令他深感到恐怖和怨恨。於是他在心中又看到他母親在演着那開窗的姿勢的幻景了。他又看到卡密爾在牀前；他又聽到這兩人底說話，總是關於那一個人的。他記得最清的是一句忍心的咒語，爲他母親所發出的，當她嘴唇上滿泛着悲痛；和這個，他又回想起一些他父親底模樣的幻影來，在其中爲他發現出那凶症底病像的，當他站在那兒，在那走廊上，在那爲粉牆的白色所反映出的極強的光線中，在卡密爾和他自己之前，他母親會極沉痛地說過：『如其那是真的！讓老天來證明這也會是真

的！』所以，現在，在他這行將與世永訣的晚上，留在他心頭的最後的這一個影像就是以前算是這屋子內一切溫情之來源的那個人所給他的了。

一下強烈的衝動驀地鎮攝了他；他從牀上一下躍起，十分決定想做些什麼。『這事可以在晚前完成。可是到那裏去動手呢？』他想起了德梅翠斯底鎖着的房間。他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計劃；但他有一種恍惚的信念覺得在那未來的數小時中，是會得有一種能強迫他服從的，在突然的暗示裏，那方法自然會自動地出來的。

當他在修飾着自己的時候，那個想頭竟令他想把自己裝扮好了預備去入墓，他也羨慕着那種殤葬的虛榮，爲一班人在那被判決了死刑的囚犯和執行自殺的人兒中所發見的。他以自己的心目去觀察着牠，而使此種情調更行深切了。於是一想起他必須終命於這個小小的

無名聲的城子裏，在那荒郡底底裏埋沒着，和朋友們隔得那麼地遙遠，他們或將長久地不知他底死耗的這些念頭，一股悵惘滲透了他。要是，不然，他實行此事於羅馬境內，在那他很負聲名的城子裏，他底朋友們自然會哀悼他的；他們自然會用許多的悼亡詩來吟咏這悲慘的奇事。於是，又一次地，他試畫出那跟在他死後的一切事情——他在自己房中牀上的態度，一看到這屍身安眠於那嚴肅的平靜時，在那輩幼年和友愛的生人所激起的深情；在那幽冥的燭光裏守着他靈柩時的對話；那覆着許多花圈的棺材，後邊跟着一隊年輕而緘默的弔客；那爲詩人絲蒂芬奴，戀弟所發的永別之語：『他死了因爲他不能使他底生活與他底幻夢相符，』和玉坡梨特底悲痛，失望，和瘋癲。

玉坡梨特！她在那兒！她底是些什麼思想？她在幹些什麼？

『不，』他想，『我底預覺是決不會騙我的。』當他又在幻想中看

到他女人在那最後的一吻之後放下她黑色的面網時的手勢；於是他心中又轉念到另外許多極微小的最後的動作。然而還有一件事是爲他所想不懂的，那就是在想起爲什麼必須拋棄那個婦人，那個最近還是他如許夢想的，和如許眷愛的唯一目的時候，他底靈魂竟仍能那麼絕對地緘默呢？爲什麼在幾天的熱病和苦痛之後，希望竟一些些地謝絕了他呢？爲什麼他會陷入那種悲哀的確信之中以爲一切的力想令那已死和異常遙遠的事物，就是他倆底愛的復活，只都是枉費了的呢？爲什麼這過去的一切在這幾天內已和他如此絕對地分隔了，在他近日的苦刑底煎熬之下，他只覺得很少的幾回顫動，清楚地在他心中反應呢？

玉坡梨特！她在那兒？她有的是些什麼感想？她在幹些什麼？她兩眼正勾留在些什麼事物上？又有些什麼話，什麼接觸近來使她苦感不安？

在最近兩星期來，除了四五個極模糊簡略的電報，每是從各個不同的地點發來的而外，她竟找不到法子告訴他一些更明白的消息，又有什麼事情遇到了呢？

『或許她已經在滿足別一個男子底慾念了。也許就是那個她常提起的妹夫。』於是這種爲他那愛狐疑，愛怨詈的老脾氣所激起的可怕的思想主宰了他，沉沒了他，像在他從前生活之最幽黯的時刻中一般。一陣痛苦的回憶在他心中浮起。憑在這同一的洋台上，當在第一夜，在那佛手底浮香中，在沉浸於那最先的一些憾事的悲哀之中，在那裏他曾低喚過那可愛的人兒底名字，現在於這片刻之間他又在重體驗着那兩年來的煩惱。他似乎覺得，在這五月的良辰美景之中，正是他那不知伊誰的情敵底近日的快樂，開放作一朵朵的鮮花，牠們底香氣就波揚擴大而遠及於他自己正站着的那地方了。

第十章

像是有意要把自己引入那深奧的神秘之中去，喬琪熱望着要再一見德梅翠斯在裏面過着臨終幾天的那幾個荒涼的房間。

在把他一切產業遺傳於他姪子的時候，德梅翠斯也把這幾間房間遺給他了。喬琪把這些房間毫不觸損地保護着，熱誠而小心地，恰像一個教會裏管聖骨匣的人一樣。這些房間是在上一層樓上，朝着南面高臨在那個花園之上。

他拿了鑰匙走上樓去，小心地躡着，怕被人問住。可是在他經過那走廊時，他必須經過他姑母傑孔達底房門。希望能不爲注意地混過去了，他輕輕地躡着脚尖，屏息了聲音。他聽見那老婦人咳嗽了；他加緊了幾步，希望那咳嗽聲能掩去他底步音。

『誰在那兒？』從裏面一個乾燥的喉音問出來了。

『是我，傑孔達姑媽。』

『啊！是你，喬琪嗎？進來，進來——』

她在那門檻上現出來了，和她那黃蠟似的臉色，在黑陰裏白得和死人似的；她在看他底臉兒之前，忙先一眼射向他姪子底兩手，像要趕先看明他手中可帶着什麼東西沒有。

『我要到隔壁房間裏去，』喬琪說，那種難受的身體的氣味令他滿感到不快。『我必須把那些房間透一透空氣。』

於是他重複在那走廊上走去，直到了那一扇門。然而，當他轉着那鑰匙的時候，他聽到背後跟來了那老婦人底跛步聲。

喬琪覺得他底心直往下沉，當他想起他將無法避免她底糾纏，或許他將於這懸有許多可愛可驚的畫像的房間裏，於這似乎帶着宗教意味的默靜中，勉強地靜聆她吃吃的語聲了。不則一聲，亦不轉過身來，

他推開門走了進去。

第一間裏很黑，空氣是溫熱而塞窒的，瀰泛着那股爲陳舊的圖書室中所特有的氣味。一線的淡光指明那有窗門的地方。在開那百葉窗之前，喬琪遲疑着；他傾注兩耳聽着那木蛙底咬齧聲。姑母傑孔達忽然噙了幾聲，在黑陰裏人也辨不出來。當下，在窗門上摸着找鐵梢子的時候，他覺得一陣輕微的戟刺，一陣片刻間的慌張。他開了窗，旋轉過身來；他看到那些擺飾底模糊的影子在那爲百葉窗所映成的微青的濃暗線條之中；他看到那老婦人在那房底正中，身體底半邊扭屈着，衰弱的軀幹在搖顫着，一面口裏還在嚼着什麼。他把百葉窗一下推開，窗鈕上發出摩擦聲來。一條日光氾濫進裏面來了。那些已褪色的窗簾在風頭裏顫抖着。

起先他很猶豫；因爲有這老婦人在旁邊阻礙他自在地將自己浸

沉於一切感慨之中去，他底忿怒逐漸地增加到那程度，他竟不對她說一個字，心怕自己的聲音或許會太暴躁，太忿怒了。他走進了那隣室，又開了窗，光亮佈滿了一切，窗簾在微顫着。他走進了第三間裏，又打開了窗，光亮佈滿了一切，窗簾在微顫着。他不再走了。再過去的一間，在成角度的地方，就是那寢室，他想一個兒進去，他聽到，幾乎要嘔出來似的，那跟着他的不幸的老婦人底跛步的足音。他坐在一張檯上，就潛入於一種固執的緘默中，等着。

那老婦人緩緩地跨過門檻，看見喬琪坐着，又不說話，她有些窘了。她不知道說些什麼好。從窗口吹進來的新鮮空氣無疑地在刺戟她底涕膜痰；一會她又開始噙了，站在那房間底正中。她兩手扶着胸——肥肥的手，像凝脂似的，指甲裏滿嵌了黑泥。她嘴裏，在那兩引無齒的上下牙牀中間，她底白色的舌頭在戰抖着。

在她一陣咳嗽過後，她從袋裏抽出一個齷齪的紙包來，取出了一片香糖。仍是站着，她一面嚼着糖片，一面又呆呆地望着喬琪。

她底目光又從喬琪移到了那第四間閉着的房門。當下這老婦人做了一個十字的記號，於是走過去坐在一張距喬琪最近的椅子上。兩手按在腹部，兩眼垂在地下，她背出一篇誄辭來。

『她是正在祝福她底兄弟，』喬琪想，『祝福那被譴罰的靈魂。』他真不懂怎麼這個婦人也會是德梅翠斯，奧呂斯巴底姊妹的！如何那崇高異常的，又曾染徧了那隣室中的臥牀的，那從一個消磨於研討一切最高智慧的腦中湧出的血，竟會和那潺流於這個可憐憎的老婦底脈絡中的同出一源呢？於她，牠只是一種貪婪——一種每引他人之不够大量爲憾的貪婪而已。從這壞肚腸中來了這種頌恩的祈禱而又是爲着那麼個算是一切自殺者中之最尊貴者的，不是很怪的嗎？生活真

是多怪的呀！

忽然地，傑孔達姑母又開始咳着了。

「你還是離開此地好，姑媽；這兒對你是很不相宜的，」喬琪說，他實在無力自制了。「這兒的空氣是不宜於你底咳嗽的。你還是去好，真的好，我看着我回到自己房裏去。」

傑孔達姑母望着他，對他這不歡迎的言辭和突異的聲氣有些兒驚異了。她站起了，跛着腳走過那些房間。當她走到那走廊時，她又畫了一次十字，口裏又像低念着一個什麼驅邪咒似的。當她已走遠了時，喬琪趕忙關了門，把鑰匙直轉了兩圈。終於，他剩得孤獨而自由了，只伴着一個不能眼見同伴了。

他仍好一會兒靜立着不動，猶如在磁石底吸力之下一般。當下他覺得他整個的生命爲一種超越一切的迷力所滲透了，這是那無生命

而存在的人兒，從那坟墓底底裏所施於他身上的。

於是在他腦筋裏重複顯現出那個柔和的深思的人，他底臉上是常帶着一份男性的憂鬱的，又有一卷白頭髮生在他前額頭上，參在那些黑髮之中，於是乎給了他一個奇特的樣兒。

『全爲了我，』喬琪想：『他活了一生。自從他死了的那天起，我每分鐘都感到有他在我身邊。從也不曾有比在他死後我所感覺到我兩人底血脈關連更形密切過。從也不曾有像他在死後我所感覺得他生命之有如是深刻。對他來往的人他所使用過的一切；每一動作，每一手勢，每一個字，凡爲他所散播於那光陰之過程中的；每一形跡足以指示出他和別人所生關係的特性的；每一固定或偶然的特點使他底人格獨異於一切其他的人格，又使他個人離絕人群的；總之，一切使他底生活獨異於其他生活的——這一切現在都似乎攢聚，集中於那牽連我倆

在一氣的唯一的理想的結子中了。他并除我以外并未爲任何人而生存；他謝絕一切的接觸，他只單單和我個人有些往還。他生存得比任何時都更爲純潔而深切了。」

他緩緩地踱了幾步。那沉重的寂靜不時爲一種很難聽到的，極輕的，微妙的聲音所攪亂。那新鮮的空氣，那白日的溫和，使那些慣於關窗的黑陰中的陳腐的用具發生凝縮。那天空底氣息穿洩了那木器底小孔，鼓蕩着灰塵的纖粒，波動着那垂幔的波紋。在一股日光之中，有幾千萬的原子在飛旋着。那舊書底氣味逐漸地爲那花卉底浮香所掩去了。這些事物使這生人想起一批的舊事來。從這些事物中又似乎生出一種輕微而低訴的和唱，來包圍住他。從各方面都發散出他底過去。誰都會以爲那些事物正在散佈出一種澈透了牠們的精神的質來。『是我在激揚我自己嗎？』他問着自己，當他看到那些飛越過他心頭的

一一的影像，明晰得和夢景一般的那些靈動於一種超然的生活中的影像。於是他變作煩惱了，他為一種飄渺的感覺所迷，為一陣可怖的苦痛所襲，當他正想踏進那個渺渺茫茫的世界底邊境的時候。

那些窗簾，似乎給那有節奏的風息所微顫的，在柔和地波動着，不時露出一線窗外的雅緻而平和的風景來。那板壁，紙張，和屏障等物所發出的輕微的聲響還在繼續着。在這第三間沉默而簡樸的房中，一切的回憶儘都是音樂的，儘都是從那些默默的樂器中出來的。在一隻長形的，紫木的披霞娜上，牠那光明的表面像鏡面似地反映着各種事物的，有一隻梵亞鈴安置在匣子裏。一張椅子上有一頁曲譜騰起在風頭裏落下去，幾乎和那窗簾底掀動同時的。

喬琪把牠拾起，這是門戴桑底讚美歌中的一頁：Domenica II Post

Pascha: Andante quasi allegretto Surexit pastor bonus —— 再遠處，在一張桌

上，有一大堆梵亞鈴和披霞娜的曲譜，是李伯絕克版的：有悲多汝，伯起，絲哥貝，羅特，他鐵尼，維烏梯，喬琪打開那匣子，細察着那脆薄的樂器。牠沉睡在那橄欖色的鵝絨上，上面的四根絃線都還安然無恙。一股好奇心使他想攪醒牠們底沉夢。他以手指觸動那第三根絃線，牠發出一聲悲涼的呻吟振蕩着全房。這是一隻安德里加諾呂製的梵亞鈴，上面註着1680。

德梅翠斯又顯出來了，碩長而瘦削，背部微灣，項頸細長而泛白，頭髮向後倒梳，在他前額的正中有着那掬唯一的白毛，手裏輕輕地端着那隻梵亞鈴，他以一種習慣的手勢把一手摩過那耳邊兩鬢處的頭髮。他配準了音，又在那弓上擦了油，於是奏起那琴曲來。他那摺縐而驕傲的左手，在那琴身上滑上滑下；他那薄薄的指尖按着那幾根絃線，在那皮膚之下，那肌肉的搏動清楚得似乎很痛楚似的；他底右手，在牽動

那把弓時，於一種曼長而完美的動作中動着。有時候他用下頰將那樂器夾得緊些，偏着他底頭，半合了兩眼，悠然神往地消受着他中心的歡快。

有時候他引身立直了，遲滯地望着前面，兩眼奇特地發着光；瞬間的一個微笑；從他隱隱的眉峯間光耀出一股異常的清輝。

在此種情景之中，這音樂家又顯出在這生人之前了。於是喬琪又重新過活着他那已經逝去的生活中的時刻；他不僅在這一副副的圖畫中重活着，并且亦在那各種真實而深奧的感覺之中，他又重活着。當那兩心緊貼而揮忘了一切的沉長的時刻，當他和德梅翠斯兩個兒，關在那為一切聲響所不到的房中，演習着幾個他們愛好的大家底曲子，他倆會怎樣常常地忘懷了自己的生存呀！這些為他們親手所奏出的音樂會很快地將他們擲入那多奇妙的享樂中呀！時常因為一隻妙曲

底迷力竟將他倆成半天地囚在那間房裏，再不能離去這籠罩住他們的魔圈。他們會多慣常地演奏着門戴桑底『無字之歌』，牠曾在他們心底底裏顯示給他倆一種不能救償的悲哀。多慣常地他們會演奏一隻悲多汝底琴曲，牠像能抓住他倆底靈魂，帶着他們飛越過那無限之境，又使盤旋迴翔於下面每個深淵之上。他在回憶中直念起那遠遠的1888——年的秋季，那難忘的，滿泛着沉哀與詩意的秋季，當德梅翠斯在病後還不會全愈的時候。那就是後來最後的一秋了。在這回被迫的久久的靜默之後，德梅翠斯異常興奮地又拿起那梵亞鈴來，像是怕自己已失去了一切的技巧，一切的主宰，和關於這樂器的一切學識。啊，那羸弱的手指在絃線上是怎樣地戰抖，牽動弓時是怎樣地不穩，當他奏着頭幾隻曲子的時候！還有漸漸在他眼眶裏驟成的那兩粒淚珠，不禁地滾下了兩頰，而留在那長而未加修飾的鬚鬚之中。

這生人似乎又看到那琴家要轉換什麼調門了，像在從前當他自己於一種幾乎不能自持的苦痛中陪他玩着披亞娜，小心翼翼地學着他，又預測着他，老是害怕破壞那諧音，拍錯一個字，弄出一個雜音，或是落掉一個音節。

在他那隨機應變之中，德梅翠斯奧呂斯巴總是爲什麼詩篇所默感的。喬琪記得從前十月中的某一天德梅翠斯爲丹尼孫底「公主」篇中的一首小詩的，那次神奇的變幻之妙，這還是喬琪自己把這詩譯出，以使德梅翠斯了然的，而且又提出給他做一個編曲子的題目。那頁紙到那裏去了呢？

一種悲痛的好奇心促使喬琪到那本堆在曲譜中的厚冊子裏去找。他很有把握地以爲地定能找到；他記得很清楚的。果然，他把牠尋着了。

這一單頁是以紫色墨水寫成的，那字蹟已褪白，紙張已打了縐，又以質地的不堅實而變成黃色，柔輒得和一片蜘蛛網一般。牠還帶着那些在久遠久遠以前一隻可親愛的手，一隻從此永逝不還的手所寫成的紙張的愴涼意味。

喬琪對這些字蹟幾乎已辨不出了，向自己念道：『寫這一頁的就是我！這筆蹟是我底！』筆跡却很胆小，不勻均，像女人底一般，直令人想起一個學童底筆蹟，還留着那發長未熟的孩子底猶豫的形跡，和一個還不敢了解一切的人底考慮的妙處。『這也起了多大的變化了！』於是他又誦讀那詩人底詩篇。

眼淚呀，無故的眼淚，我真不知牠們底命意，
從那神聖的失望之深淵中湧出來的眼淚。
升自心頭，又聚在眼裏，

當看着那快樂的秋原，
和憶起那些不再回頭的日子。

像閃爍在那從地下載起我們底朋友的
帆船上的那第一綫光明似的鮮美，
像炫耀着那和我們一切所愛的同逝的
人兒的那一綫最後的光明似的悲悵；
那些不再回頭的日子是如此的鮮美，如此的悲悵。

啊，那悲哀和新奇有如夏天夢沉沉的黎明，
當那半醒的小鳥們底最先的歌聲
吹入那將死的耳中；而在那將死的眼裏，

那窗門緩緩地幻成一塊燦耀的方框：

那些不再回頭的日子是如此的新奇，如此的悲哀。

親蜜，像那在死後憶及的甜吻，

甜蜜，像那絕望的幻想所懸揣出的

那已爲他人所有的芳唇上的甜吻；和愛一般的深，

和初戀一般的深深，以及一切悵惘的狂情；

哦，生中之死，那些不再回頭的日子。

德梅翠斯站在那披霞娜旁邊，臉色更白，身軀也更行彎屈了；但是不時在那靈感吹息之下也引身站直了，像一根彎屈的蘆葦在風底吹息之下伸直了一般。他兩眼固定地呆盯住那窗口處，在那邊，像在一

畫框子裏似的，湧出一副滿是晚紅和迷霧的秋景來。照着那外面的時候底變遷，一股多變的光亮有時直流到他身上，熠爍在他兩眼的潤濕中，輝耀在他那異常純潔的眉宇間。於是那梵亞鈴奏出：『像炫耀着那和我們一切所愛的同沉的，那一綫最後的光明似的悲悵；那些不再回頭的日子是如此的鮮美，如此的悲悵。』於是那梵亞鈴又嗚咽地重複着：『哦，生中之死，那些不再回頭的日子。』

心想起那種追憶，看到那種逐一幻出來的幻景。一種超越的痛苦在攻擊這個生人。當這些景像都消去時，他覺得那寂靜更行沉重了。那德梅翠斯曾用以曼歌着那最崇高的歌曲的美妙的樂器，仍就無恙地安睡入那墊着鵝絨的盒子中去了。

喬琪合下那盒蓋，恰如在一具屍身上似的。環住他的寂靜還是非常沉鬱，但在他心底裏還是繚繞着那句嘆語：『哦，生中之死，那些不再

回頭的日子，『像一句無限地拖長了的歌句似的。他在那遮去了那悲劇的寢室的門前呆了好久。他覺得他快要再不能主轄自己了。他底神經統治着他，在他身上施以各種感覺的激亂和緊張。他覺得在他頭外有一團什麼像是冰冷而能伸縮的物質似的東西，在按着他脈搏的跳動而凝縮，寬放。一股冰冷的寒氣直向他底脊柱骨向下奔跑。

忽然來了一陣力量，像在憤怒時一般，他轉動了門鈕踏了進去。他不向四下張望，在那穿進門來射在地板上的光亮中走着，直走過一個洋台去，推開了那兩扇百葉窗。他也把另外一個洋台上的百葉窗開了一種恐惶的衝動之下完成了這急速的動作之後，他轉過身來，紛亂地哮喘着。他覺得自己已毛髮聳然了。

在看到一切事物之前，他所最先收入眼裏的是那在他跟前的，有着青色的被褥的臥牀。牀全是核桃樹木做的，可是式樣很簡單，不雕刻，

不裝飾，也沒有帳幔。足有好多久，他所能看到的只是單單這一張臥牀，正像在那可怕的一天，當他跨進這房間的時候，一眼看到那具屍首而把他怔住了。

爲他底幻想所構成的那具屍身，頭部裹在一重黑臉幕裏，兩臂伸在身體的兩邊，又橫陳在那臨終的臥牀上了。從那兩個開放着的洋台進來的極強的光線也不能消滅掉那個幻景。這幻景不是一個連接不斷的，可是忽隱忽現，像一人把眼簾一張一霎時斷斷續續所看到的一般，雖然這時候他底眼簾是始終不曾霎過一回。

在這房間底幽寂之中，也就是在他靈魂底幽寂之中，喬琪異常清楚地聽到那木蛙底騷動聲。然而這件小事却足以暫時消去他神經緊張之猛烈，鬚鬚針尖的一刺也是以挑空一個發脹的濃胞一般。

那可怕的一天中的每件瑣事，都回復到他底記憶中了：那是在某

一下午的三點左右，一個急得透不過氣來，一面纏說不清，一面又直淌着淚水的差人帶到陶呂舍爾地，沙沙傳來那意料不到的消息；在那伏天的大熱之下，經過那些焦灼的山崗，馬背上困頓的旅途，那使他在馬鞍上跳蕩的昏暈底襲擊；於是這屋子便變作滿是淒咽的悲音，滿是門窗爲狂風吹擊時的噪音，滿是那在他們脈絡中發出的怪音；還有，末了，急驟地跨進那房間，他看到那屍身，那飛舞飄揚的簾幕，又聽到那懸在牆上的聖水盆底叮噹聲。

這舉動是在八月四號的早晨實行的，并無什麼可疑的形跡。這自殺者并沒什麼信札留下，也並沒有給他姪子的。那令喬琪做他唯一的承繼人的遺囑已是好久以前的了。事前德梅翠斯顯然會很小心地瞞隱過他所以要有此決行的原因，并亦極力閃避着不給什麼能令人憶測的口實；他也曾小心翼翼地將在他行這偉事以前一切行動的形跡

除淨。在這房中，一切都井然有序，安然的在一種異常的秩序之中；檯子上也不會少去一張紙，書櫃格子上的書也一本都未曾不見。只在那近牀的檯子上有着那個手槍盒子，開着；餘外什麼都沒有了。

一句問話成千次地在他心中湧起：『爲什麼他要自殺呢？他可也有什麼不能言的秘密嚙嚼他底心兒麼？或者是否因爲他智識之奇突的聰慧而使他慚於生活了呢？他把自己的天數保守在自己心中，正像我也把我底保守在心中一般。』

他看着懸在牀頭牆上的那隻小銀章，一個宗教的標識，一個慈親的恩物。這工夫是極細緻的，爲加地格勒爾地方一個卓有聲譽的金匠師，叫安德里加魯西的造的——牠是一種傳家之寶。『他愛一切教會的記念章，神聖的音樂，焚香的氣味，十字像，和拉丁寺院中的詩歌。他是一個玄學家，一個逸士，一個高人，一個對於內心生活的最狂熱的默想

者；可是他并不相信有上帝。」

他望着那手槍盒子；有一種隱隱在他腦筋底最深層中的思想，像被一陣耀光顯露給了他。「我亦將拿這些鎗中的一柄來自殺——就用那同一柄，并就在同張牀上。」平靜了一會兒以後，那種緊張的心情又捉住了他；他又覺得肌膚起慄了。在那悲痛的一天，當他想親手舉起那遮在死者臉上的黑面幕時，又當穿過那包纏着的麻布，他以爲他能看見那傷口的慘狀，和那爲鎗機的開放，爲那彈丸衝入腦亮骨，穿過那麼秀雅而純潔的眉峯之可怕的慘狀時，心頭感到的，那種切實而深刻的驚惶感覺，他此時又感到了。其實，他那次只看到那鼻子，嘴，和臉頰的一部份。其餘的都給幾重的包布所遮去，許是因爲兩眼珠已跳出眼眶了。但在那依稀的嘴邊還能看到那白而稀少的鬚鬚——那白色而憔悴的嘴，在活的時候會那麼柔和地張開來微笑過的——那張嘴像因

受過了死神底封禁，流露出一派超然的靜態來，又因那給包布藏過的血肉模糊的慘狀所襯托，而覺得更行異乎尋常的了。

這個影像，凝結於一種塗抹不去的心影中的，深深地埋葬在這承繼人底靈魂裏，在他靈魂底中心；雖事隔五年，可仍爲一種異常的力保留着牠底明晰。

在揣想自己也將直挺在那同一張牀上，又自己也將用那同一的武器自戕時，喬琪并不感到那種紛亂而振顫的感情，像每次驟然決定了去幹什麼事所有的心理一般；他只覺得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像他有一個熟籌已久的計劃，無形地久爲內心所嘉許了而現在時機已熟，應當去實行了。他開開那盒子，審視着那幾柄手鎗。

牠們都是很好的武器，都是決鬪時用的來福鎗，在英國製造的，都有着—根極貼合人手的柄子。牠們都安睡在那淡青色的鵝絨上，在那

藏着裝子彈的應用器具的地方，略呈紛亂的樣子。因為鎗管的銃口很大，所以彈丸亦是很大；那些在一經觸遇某目的物時，便生出一種最後效驗的東西。喬琪拿起一柄來在他掌心上稱分量。『我可以在五分鐘之內令自己立刻死。德梅翠斯已在牀上留着一個空處要我去睡。』於是立即爲幻想所交換了位置，他看見那直挺在牀上的是他自己了。可是那些木蛙！那些木蛙！他有一種異感像是自己也在被那些蟲類嚙蛀，像牠們都長在他腦子中似的一般清楚，一般可怕。此種不斷的齟齬是從牀上來的，現在他懂得了。於是他就了解了那個在死前聽到他身下木蛙底齟齬的人底悲哀。當他自己幻想着在要扳動那鎗機時，他感到全身的精神的一下的痛苦和難持的緊縮。當他終於感到并沒什麼事情在強迫他去自殺，并且他正可以等待着，不必急急，他覺得在他本質底最深層中有一種有力的慰安，自在擴張。還有成千的結子把他和生

命縛在一氣。『玉坡梨特！』

他在一種緊張的心境中走過那洋台的光亮裏去。一片蔚藍，神秘，偉大，風景的背景溶在那日子底悒鬱的氣氛之中。那太陽已在遲遲地向高山垂下去，滿山耀着金光，恰像一張姍姍來遲的美人底睡榻一般。那馬傑拉高峯，雄偉而雪白的，全身浴在這流動的金光中，這時候在天空中也更顯得崢嶸瑰麗了。

第三部

第一章

在她五月十號的那封信中，玉坡梨特說過：『我終於能够抽出一個空鐘點來寫一封長信給你了。我妹夫在最近十天之內，正只是環着湖從這一個旅館搬到那一個旅館地大起着忙頭；而我倆也只跟着他像兩條苦命鬼似的。這次旅程中的悲哀，你是再揣想不到的。我自己真是困頓已極了；我只在盼望一有好機會便打算離開他們。我已找到了那桃源了嗎？』她又說：『你底來信說不出地增添了**我底苦痛**。我原很明白你底心病的；而且極寶重你所說你有那爲一切文字所不能表白的痛楚的那回事。我寧願犧牲我所有的血底一半來使你從此永遠地相信說我是你底，絕對是你底，永遠地，一直到死。我在想念着你，只單單

是你，不斷地，在我生命底每一刻中。一離開你，我不能安享片刻的寧靜和快樂。什麼都惱我，刺戟我。啊，要什麼時候才能如願鎮天地厮伴着你，過活着你底生活呢！你會看出我將不再是那一個婦人了。我將又歡悅，又溫柔，又嫵雅。我將小小心心的永是那模樣，永是謹謹慎慎。我將告訴你一切我底思想，並且你也要告訴我一切你底。我將是你底女人，你底朋友，你底姊妹；並且，如其你以爲我值得的話，我亦將是你底謀臣。我對一切事都有一種光明的直覺，而我也已多次地經驗過此種光明，牠從不會引我入過迷津的。我唯一的顧慮將是如何使你時時開心，我決不願爲你生活中的一個累贅。在我裏面你將只尋得滿是溫柔和甜蜜……

……我自有多缺點，我底至友；可是你會幫我去克服牠們的。你將使我成爲「完美」，爲你自己起見。我只在等着你這邊首次的策勵。將來，當我已能斷定自己了，我將對你說：「現在我却是沒有價值的了；現在我已

知道我是一個你所渴望的人了。」而你亦將以我負你一切，以我已是整整個個地你底人兒了，而引以自豪；於是乎你自會覺得我是更形親切的你底人兒了，而你也會永遠永遠地更行愛我了。我們底將成爲一種空前的純是愛的生活。」

在一次的再啟中：『我寄給你一束蕊香花，這是我在伊蘇拉梅特公園中所採來的。……昨天，在那件你所知道的夾衣服的袋裏，我找到了那從阿爾本啫給我的一張短箋，那是我曾請你給我作爲一件紀念品過的。牠註着四月九號的日期。牠滿盛着足足「幾籃的燃料。」你還記得起我們底愛的烈火嗎？勇敢呀，勇敢呀！快樂底復活是在逼近來了。一禮拜之內，至多十天之內，我將在凡是你所喜歡的無論什麼地方了。只要和你一塊，不管是什麼去處。』

第二章

至於喬琪，他心裏雖不敢相信那事的成功，可是突然爲一陣愚蠢的熱心所捉住了，也便去一試這回神聖的實驗。

他離開了加地格勒爾向海濱出發，去找尋他們底桃源。那鄉野，那海，那波濤，那肉體的勞頓，那綴在這次探索之路程中的各種瑣事，那自己的情形之突異——這一切的新遭遇微攪了他，又重使他平靜了下來，而給了他一種微妙的自信心。他似乎覺得自己，剛像一個神話裏講的一般，從一種靈魂的病痛之攻擊下奔出，在那裏他曾面對面地對着死神過了。在頭裏幾天，生活之於他已有了一種甜味和深意，像是一個在大病後痊愈了的人所感到的一般。玉坡梨特底浪漫的幻夢浮動在他底心頭。

『如其她真能醫治我的話！要醫治我須得要有一種「強健」而「有力」的愛情。』他故意不願看入他心底底裏去；那兩個形容詞所

含蓄的嘲諷真使他覺得慚愧。『世間只有一種唯一的永綿的沉醉；佔有另外一個人兒的那種安全，那種絕對和不可搖動的安全。此種沉醉我現在正在追求着。我希望我一朝能說：我底愛人，不論是相聚或是相離，完全地活在我底裏面；我底志願就是她僅有的法律；如其我一停止疼愛她，她就得立即去死，在死的時候，她還得只是悵悵於我底愛情。』不令自己去體驗那苦痛的型式中的愛情，他決意要在那快活的型式中去追蹤牠。他覺得他底心是已無救地給損蝕了。又一次地他感到他已降低了他丈夫的氣慨了。

在聖維多，他發見了那個桃源，於一塊滿放着金雀花的空地中，在那阿德呂梯克海邊上。這正是那理想的桃源——一座房子豎在一片高原上，在那懸崖的山腰處，於一個遍植橘子和橄欖樹的果園中，面向着一個被環抱在兩個臨水的山岬之中的海灣。

非常古舊了，那座屋子底建築。有一架露天的扶梯引向上面一個洋台去，那上面開着四間房的四扇門。每間房都有門，而面對面的，在對方的一座牆上，有一扇窗臨在那橄欖園底上頭。對着那上面的洋台還有一個相稱的下面的洋台，然而在臨地一層的那些房間，只除了一間以外，都是不能住人的。

在一邊，那屋子毗連着一間古舊的破屋，這裏面就住着那主有此屋的農夫。兩棵龐大的橡樹，給那堅忍的北風所吹，久而灣向山那一面去的，遮蔭着那片空地又維護着那些在夏季可以用以吃飯的石桌。這空場是被圍在一帶石砌的矮牆之中；又伸出在這座矮牆之上，有許多棵荊球花樹，滿載着無數芬芳的花朵，向着那遠處海的背景，影射出牠們精美的豐顏來。

這座屋子每是爲在洗海浴季中那些小作勾留的客人租賃之用

的，照着住在聖維多一部沿海岸的鄉人所通行的事業。這座屋離城約有二里之遙，在一處叫作泡戴爾斯的邊境，在這寧靜和柔媚的絕境之中。那兩座山岬，都爲一條隧道所貫通，牠兩處開口的地方從那屋子都可以望到。那條鐵軌作一直線地從一頭沿到另一頭，沿着海岸，約有從五百碼到六百碼的距離。在那右首山岬底盡頭，在一羣崢嶸的巖石之上伸出那個車布柯，一種新奇的釣魚機，全爲亮晶晶的線條和木片所造成的，遠望過去十分像一個龐然的蜘蛛網。

這位不合時令的租戶，像從半天落下來的一片好運似的，大受歡迎。

那人家的當家，一個老頭子，說道：

『這屋子就算是你的好了。』

他推却着一定不肯說出一個價錢來，又說道：『要是你認爲這屋

子是滿意的，那租金可以憑你多少，而且憑你遲早。」

當在講着這些慷慨的話時，他精究地端詳着這位生客，直望得後者爲之大窘，而被這太尖銳的目光所攪亂了。那老兒底一隻眼睛已瞎了，頭頂已脫淨，兩個太陽穴處有兩小簇白頭髮，他下頰剛剃過，他把全身偏向前面，以兩隻彎彎的腿支持着。他底四肢已爲各種的勞役所損壞了：爲了那前傾了他兩肩，又彎屈了他軀幹的鋤犁的勞工；爲了那迫令他兩膝分開的刈草的勞工；爲了那使他身軀一彎爲二的修葡萄樹的勞工；又爲了各種遲緩而耐勞的農場的苦工。

『你願給多少就給多少。』

在這和藹的青年底身上，同他那種似乎毫無心緒又幾乎侷促的神情之中，那老兒早已嗅出那種大量的，沒經驗的，愛任意揮霍的執袴子底氣味了。他自然明白他這租客底大量，對於他，較之自己說出一個

數目來定將更爲有益得多啦。

喬琪問：

『這地方可清靜嗎？沒有客人來，也沒有人吵鬧。』

那老兒遙指着那片大海一面微笑着：

『你瞧；你什麼都聽不到，只除了那個底聲音。』

他又加着說：

『有時候，也許有些織機的聲音。不過近來甘弟愛也從來難得織布了。』

當下他微笑着，指着門邊，那面站着他底媳婦，臉兒漲得通紅的。

她是有孕了，腹部已脹得很大，有一身秀麗而清潔的皮色，但臉兒上却散着許多雀斑。她有一對大而灰色的烏珠，那眼圈邊的虹暈散佈得和瑪瑙似的。她在兩耳上垂了一對重實的金耳環，胸前有着那個胸

飾，一粒爲金銀絲兒做成的大星，在那中央有着兩顆心。那門楣上，在她身邊，還有一個十歲上下的小女孩子，亦是一個眉清目秀，模樣很有趣的。

『誰都可以將那個小傢伙一口吞了下去。』那老兒說。『就是這幾個了！只有我們同阿爾伯道雷了。』

他轉身向那橄欖園一面放着喉嚨叫：

『阿爾伯道雷！阿爾伯道雷！』

於是，吩咐他底孫女：

『海倫快去叫了她來。』他說。

海倫立即不見了。

『廿二個小孩！』那老兒念道：『阿爾伯道雷給我養了廿二個小孩——六個男的，同十六個女的。我已經少了三個兒子同七個女兒了。』

另外九個女兒都嫁掉了。有一個兒子跑上美國去；另外一個就在土哥成了家，就在那兒給人開煤油；那個頂小的，就是那娶了甘弟愛的，現在在鐵路上幹事，也得隔兩個禮拜才來看我們一次。我們都孤零零的剩在這兒。啊，先生，那話說得真不錯，叫一個老子養了一百個兒子，一百個兒子可養不了一個老子。」

那年已古稀的雪貝兒現出來了，圍裙裏裝了一堆的大蝸牛，泥濘而柔滑的一大堆，從裏面紛紛地伸出長長的觸鬚來。她是一個高夥子的婦人，可是因疲勞和孕育而彎屈，憔悴，損折，因生產小孩而變爲孱弱，一個小小的頭，纏得像一個爛蘋果似的，在一根滿是縐紋和筋絡的項頸上。在她底圍裙裏，那些蝸牛都黏在一起，一個個互相扭着，一個個互相膠着，青的，黃的，白的，齊泛起泡沫，帶着淡淡的虹似的返光的色彩。內中有一個已爬在她手上了。

那老頭子說：

「這位先生要從今天起租住我們底房子。」

「願上帝祝福你！」她念着。

於是，以一種帶幾分蠢態的，却是好意的樣子她走近喬琪身邊，以一雙深深陷入眼眶中的，近乎無光的眼睛斜看着他。

她又說：

「這是耶穌又回到地球了。上帝祝福你！只要世間有麵包和酒，願你也一同長存。願你將來和太陽一般地偉大！」

於是，以一種輕快的步伐，她走上去，就打那她二十二個孩子受洗禮時一個個所經過的那扇門下走進了那座屋子。

那老兒向喬琪道：

「我名字叫哥勒，弟，沁弱；可是因為我老子底姓是仙檳，所以大家

都叫我哥勒，仙槓了。你請進來看這花園看。」

喬琪跟着那個農夫。

『今年的收成定是很好。』

那老頭子，在前面引着，一面贊美着那些樹木，並且，照一般在自然界中長大的人底通病，他老是在盤算着將來的一切。那花園滿是生氣蓬勃，像是舉凡一切豐饒的盛禮都給圈入在這裏面了。那些橘子樹滲出一陣芬芳的浮香來，有時候在那空氣中憑添一派甜蜜而濃郁的香味，正像是醇酒一般。另外果子樹爲的花朶都已開過了，可是在那豐滋的枝條上掛着無數的果實，爲天時的風息所微微地擺動着。

喬琪想：『大約，我高尚生活之一斑是這樣的：一種無限制的自由；這可珍而多益的幽境，將以牠最溫暖的奔流來包圍住我；我將到草木的造物之中去探索，像他人之願於智慧的源藪中去一般；從其間再去

追索微妙的思想和領悟那存於內界的，管領一切的默默的天地之情；不斷地使自己的生活和這裏的一切互相歡洽，再不斷地以這一切事物底天真而強有力的靈性來替代我已受損而偏斜的靈性；不斷地專心一致去窮究大自然，以至我能，在自身之內，也重現出世間衆生底諧和的脈搏；最後，再朝夕地以理想的幻化之術，將我自己和那些根吸着靈秀的地氣，頂效着那騷擾的海音的樹木渾化爲一。那不將是一種真正高尚的生活了嗎？『眼見這滲透了一切環境的春日底繁華，他有意聽自己的心浸濡於一種突異的陶醉之中。可是那反抗的惡習性，立即截斷了此種神馳，迫他回返到本來的觀念，那驚破一切幻夢的現實中去。』我們和自然是從不會有過什麼交接的。我們只有對那外界的狀態有過一些不完整的概念。要人們去和各種事物溶會在一起是不能的。一個人自然有權能把自己的本性投入各種事物之中；但他從不

會得到什麼回敬的。那海是決不會和他用一種能互相了解的語言來交談的。那地球亦決不會將牠底秘密顯示給他看。有許多人也許會覺得自己的血液已在樹木底筋脈中奔流了，可是那樹木決不會回敬他以牠自己點滴的生命之液的。』

頻頻用他底手指指點着那豐盛的一切，一面口述着牠們之如何如何足以驚人，那個獨眼的老兒又說道：

『一馬廐多的糞料，會比一教堂多的神聖，造出更多的奇蹟來。』
以手指着花園盡頭處一片正開着花的豈叢，他接着說：

『那豈子就是年歲的探報。』

那一片豈畦正在似動非動的波動着。那小小的葉瓣，帶青灰色的，攪動着那些躲在或青或白的花朵下的小點子。每朵花都像是一張半啟着的嘴，上面有兩點點子，黑得髮髯像對烏珠。在那些還不曾萎謝的

裏面，那些較大的花瓣輕輕地壓在那兩點點子之上，髣髴是那瑩白的眼皮覆在一對斜睨的眼珠上。這一切有舌有眼的花朵底戰抖，有一種奇異的動物似的表情，又是勾人又是形容不出來。

喬琪想：『如其玉坡梨特在這兒，將如何開心呀！她對於世間一切田野的美趣，都有一種異常熱烈的嗜好的。我記得起有時她那又敬又愛的失聲的讚嘆，當發現了一種什麼怪模樣的植物，一朵新鮮的花，一片葉子，一個海灣，一隻奇怪的蟲，一個影子，一條回光。』他在心中畫出了她底苗條而伶俐的像兒來，悠閒地站立在那萬綠叢中。當下一陣苦痛驀然地淹沒了他；想重新佔有她，想再整個地把她鎮服，想使自己爲她無限地眷戀着；想在每鈔鐘間給她一種新的愉快的那種苦痛。『她底兩眼將永遠地爲我個人底影子所填滿。對於一切的感覺她底感官都應當麻木，只除了我給她的那些。我底話語對她將比一切任何聲音

都更爲悅耳。』忽然地，愛底權力在她看來似乎是無限制的了。她底內在生活得到了一種輪轉的加速的速率。

在他上了那屋子的扶梯時，他相信他那顆心快在那激增的焦灼底壓榨之下碎裂了。到了洋台上，他以一雙醉眼一望地收盡了那一片風景。在他深湛的紛亂之中，他相信自己感到在那俄頃間那太陽已真正地光耀在他心底底面上了。

那片海，爲一種不變和連續的顫動所攪動着而反映出那散佈在天上的快樂的，像是要在成千萬的飄渺的淺笑中折射出此種快樂來。透過這個明澈的空間，一切寥遠的林蔭都清清楚楚地描了出來。——那伐斯多峰，加岡奴山，翠密底羣島都在右面；莫羅角，尼却拉，奧東拿角都在左面。那皎白的奧東拿在那潑勒司汀地方的一座山上看去，活像一座燦爛的亞細亞城子似的，昂然地對那青天站着，都是一條條作平

行線的，沒有什麼尖頂塔。在那海岬和深潭處的鐵鏈，作半月形狀的，令人想起教會中一排供獻神靈的教徒，因為每個柱子都奉着五穀的財寶。在那整個海濱之上，那金雀花攤開了牠底金黃的衣裳。從每一叢野草中，升起密密的一圈烟似的霧氣，像從一個香鼎中裊出來的一般。那被呼吸着的空氣是恰像一啜能使人長生的醇酒一般地蜜甜。

第三章

在頭裏幾天，喬琪注全心力於這所充溢了寬廣的平靜和行將迎入他倆底新生活的小屋子；一面幫着他在整理一切的有哥勒弟，仙檳，一個做什麼事都精到老練的人。在一團新鮮的牆泥上，他用一根蘆幹寫了這句爲那幻景所顯示給他的老格言：*Parva domus, Magna puius.* 他就在那被風所吹而插在那窗門撑起的那一端的罅隙中的三片桂樹葉上，也看出了一個吉祥的兆頭來。

可是，當一切都已籌備端緒和這種硬撐的力量也都費盡了的時
候，在他最內層的心中，他又看到了那種不安，那種不滿足，和那種並自
己也不知其究竟的說不出的苦痛；他只是非常紛亂感覺到自己的命
運又一次地被迫着岔入一條險斜多難的歧途上去了。他惆恍地覺得
似乎從另外一座什麼屋子裏，從什麼人底嘴唇間正在向他發出一種
回憶和咒罵的聲音。在他靈魂之中又復現出那次斷腸的離別，雖不會
有過點滴的眼淚，可是這樣地傷心，當他只能欺心地說了一個大謊，而
在他那受騙的母親底困倦的兩眼中他讀到那句悲涼的問句：『你爲
了誰個而離棄我啊？』

可是正就是這句默默的問句，就是關於這次赤顏，這次撒謊的回
憶，在這當他正快踏進一種新生活去的時候，使他感到了不安，不滿足，
和苦痛嗎？他又如何能使那聲音緘默呢？用什麼法子陶醉自己呢？

他不敢回答。不管他心中深鬱着的煩擾，他仍堅信那快來的她所允諾的話；他希望仍能賜予他底愛以一種高尚的道德的立腳點。他不是有一種熱切的願望想要生活，想要給他本性底一切力以一種合乎節奏的發展，想要令自己變為完美和諧嗎？愛終於定會完成他這些奇願的；他將來定能在他愛底裏面發見自己的已經為如許煩惱所損毀與魔折的人性的。

以這些希望和這些模糊的憧憬，他只求能欺騙他自己的悔恨之心；然而在這婦人底影像之前，所足以顛倒他的每每只是肉慾而已。不管他一切高超的想望，在愛底裏面他不能看到別的，除掉那肉的操作，他亦不能想像出別的來日的情狀，除了已為他所熟悉的那種感官的享樂之連續。在這溫靜的荒野，和那個多情的婦人混在一起，他所能過的還能有什麼別的生活，要不是那種萎廢和歡狂的性生活呢？

當時一切已過去的煩惱和痛苦的圖畫都回到了他底心裏；他母親底憔悴的臉兒，和那膨脹的紅紅的眼睛，滿噙着淚水；克麗絲汀底纏綿而碎心的軟笑；那個多病的孩子底大頭顱，時常依戀在那滿是嘆息的懷中；那可憐而蠢笨的噯人底死屍似的外形。

還有，他母親底疲倦的兩眼向他問：「你爲了誰個而離棄我啊？」

第四章

這是下午。喬琪追跡着那條野徑，看牠不斷高高低低地打海邊引向那伐斯多山去。他注視着前面和四周，於一種十分清醒的好奇心中，他不自禁地非常注意，像是想在這些簡樸的景物之中要尋覓出一些含蓄在裏面的飄渺的思想，或是盼望自己能擒住什麼難以捉摸的大秘密。

在那沿着海岸線一帶高山的一個山凹裏，有一條溪水從一個以

空樹幹造成而又以樹枝架住了的小溝渠裏流出。溪水在那山谷中橫在兩岸之間。那面亦有許多以磚瓦引成的小溝，直到那炫耀着豐華的肥田爲止；幾處在那耀眼和潺流的小渴上，美麗的紫羅蘭花在溫煦的風頭裏柔順地彎着。這一切簡樸的景物似乎都有着一種極深奧的生命。

那水漲起了滿向那沙岸的斜面上去，又向一根小橋下流過。在那橋洞的陰影裏，幾個婦人在洗着衣裳，同時她們底姿態在溪水裏反映出來，像在一面流滑的鏡子中一般。在岸上攤開在陽光中的衣裳都白得耀眼。有一個人正沿着那鐵軌走着，赤着兩腳，把他底鞋子吊在手裏。一個婦人從那稅司屋中踱了出來，以一種敏捷的姿勢，從一隻籃子裏傾出一些拉圾來。兩個小姑娘，肩着衣裳，正在跑着，互相追趕，一邊在高笑着。一個老婆子在把一綵藍色的線掛到一根竹竿上去。

遠處，在沿着那條路的一帶土牆的斜面上，許多小蛻殼作成許多白色的點子，那輕脆的樹根在風頭裏微顫。那曾經砍入黃褐色的泥中去的丁字斧底痕跡，仍舊可以看得明白。從一堆泥土的頂上，懸着一叢枯樹根，像蛇鱗一般地輕翻。

再遠處，有一座大的農屋，在那蓋瓦的屋頂上，有一朵甄做的大花。一架屋外的扶梯引向一個蓋住的走廊上去。在那扶梯頂上，兩個婦人正在紡紗；因為在陽光裏面，她們底紡綸竿發出一團金色的耀光。一架紡織機所發出的的嗒聲可以聽到。穿過窗門，可以望見一個紡織的婦人，和她那有節奏的動作，當她接送着那梭子的時候。在鄰近的空場中，躺着一隻灰色的牝牛，一隻夥子極大的動物，悄靜而不息地搖擺着兩耳和尾把，想趕走那些蒼蠅。在牠底四周，有許多小鷄們在爭吵。

稍稍遠些，第二條溪水橫截過那條路——在高笑着，汜濫着，又輕

快，又嬉戲，又清澄。

再稍稍遠些，靠近另外一座屋子，有一座寂寂的花園，滿是蔥鬱的樹，四圍環着。那些瘦而直的樹幹，靜靜地挺在高處，冠着明亮的茂葉。其中有一棵桂樹，最成熟的，是全被包裹在一種大而鬱勃的苔蘚之中，而以牠雪白的花朵底美妙和牠濃郁的香味底新鮮而洋洋得意於這些樸實的葉叢之中。在下面，那地皮恰像是新近翻轉的。在一隻角落裏，一隻黑色的十字架在那默靜的內景之上撒下那種在塚墓上流行的消沉的悲哀。在那小徑的盡頭可以看見一座扶梯，一半在陽光裏一半在陰影裏，可以用以走到一個半開的門前；那門兒維護着一棵多福的橄欖樹底兩條枝條，牠們靜垂在那鄉俗的門顏之上。下面，在那最低的一級上，有一個老頭子坐着，睡熟了，頭部赤着，下頰伏在他胸脯上，兩手擱在他底兩膝上；那陽光快要齊他森嚴的眉毛了。從上面，打那半開的門中，

像是爲了這個高年的睡眠者之故，傳下一個波動着的搖籃底相等的聲音，和一個低吟出的小曲底相等的音調。

這一切簡樸的景物似乎都有着一種極深奧的生命。

第五章

玉坡梨特聲明說，照她所答應的，她將直接由火車到聖維多，星期二，五月二十號，大約在午後一點光景。

那是還得要兩天。喬琪寫信給她說：

「來呀，來呀！我在等候你，而且從沒等得這般氣悶過。過去的每一分鐘都無可挽回地失去了。來呀！一切都已預備好了。或者說，不，一切都不會預備好，只除了我底慾望。這是必須的，我底至友，你必得深深地培養涵養和遷就的工夫；因爲，在這荒野不便的絕境之中，每種生活的要件都是缺乏的啊，多不便呀！你只自己去活畫出來，我底至友，從聖維多

車站到我們底住所須走三刻鐘的陸路；而要完成這距離，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兩隻腳跟着那條灣過從海裏直聳起來的花崗岩的小徑。你來時必須備帶極牢的鞋子和太陽傘。至於衣服，多帶是無用的；幾件輕鬆些牢固些的衣服在早晨散步時穿穿的也就够了。切不要忘了你底浴衣……

「這封信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封了。在動身的前數小時你將接到牠。我現在寫這信給你在一間書室中，一間堆積着許多我們再不會讀的古書的房間中。這下午是灰黯的，這海平展着無盡頭的一片。這鐘點真知趣，昏昏沉沉的，利於一切優美的歡狂的啊，如其你是和我在一起！這晚是我到這桃源的第二夜了，我將一個兒地消磨了。如其你已看到這張床！這是一張粗糙的床，可說是一個月老底祭壇，大得像一塊空場，深得像那公平底睡眠——*thalamus thalamorum*！這臥褥富有一羣的羊

毛，這草榻包含着全畝蜀黍的皮莢。這一切清潔的物件可也能預悟到你底肉體嗎？

『再會，再會。鐘點過去得多慢呀！誰說光陰是長翼勝的？如其我能在這永綿的昏沉之中熟睡了，而不到禮拜二早晨不醒過來，那我真犧牲什麼都情願了。但是不，我不願睡。我也已毀滅了自己的睡眠了。我總是時時看到你張嘴的幻影。』

第六章

足有幾日之久慾念的幻像不息地攪擾着他。肉慾在他底肉體中以一種無名的火勢蘇醒了過來。一陣溫熱的空氣一股浮香，一些裙子的磨擦聲，任是什麼小事體，都足以改變他整個的人，沉迷了他，燃起他兩頰的紅暈，增加了他脈搏跳動的速率，將他擲入於一種緊隣着狂迷的紛亂情狀之中。

在他本質底最深的底裏，他帶着那從他父親遺傳下來的胚種，他這個理想和感情的動物，在他肉體中有他父親底下流的遺傳性。但是在他，天性已變成一種熱情了，而色慾已幾乎有了固定的形像了。他對於這事也非常憂鬱，像是一件可耻的病症似的；他對於這些驀然來襲擊他和苦惱地磨折他的熱病很是害怕；這些使他消沉，枯萎，和無力思想的一切。他對幾種的熱情感到異常的苦痛，像牠們已降低了他人格似的。在有時候，他忽斷忽續地感到一陣陣熱狂的慾念來襲擊，像狂飈刮過草木一般，使他感到神魂昏亂，又精疲力絕，每次剩得虛空昏沉，久久不能振作起來。

一天黎明，在幾點鐘的轉側的小寐之後醒來，他不禁全身底精脈緊縮了一下，當他想起：『她今天要到了！今天，在今天的光天化日之下，我將親眼看到她了！我將摟她在我底兩臂之中！似乎這還是我第一次』

佔領她；又似乎我竟願爲此而死！』這個喚出來的幻像給他那麼有力的一下震撼，他竟覺得從頂到脚都像觸電一般地受到了一下震動。在他腦中又現出了那些可咒咒的肉體的幻像，他實無力抵抗牠們底暴威。他整個的良心屈伏於肉慾橫暴的威權之下了。又一次地那遺傳的劣根性又異常猛烈地在這可妬的，而以靈魂相交的愛人中爆烈。他心中默忖着他女人底美貌；她底每一種身段，隔着那一團火光看來，在他眼中都變爲一種光艷的嬌態，幻化的，又幾乎是超越的。他心中深思着他那婦人底風度，她每種的姿態都變爲一種能令人不自信地熱狂起來的肉慾的勾引。在她底裏面，滿是光明，溫香，和節奏。

這個可敬愛的人物是爲他佔有了——他，只有他一個。……可是，像從一堆弱火中升起的烟一般，不自禁地一陣嫉妬的念頭也從他底慾念中掙脫了出來。想要熄滅那他覺得正在發長着的紛亂，他從床上

一下地躍了起來。

窗口，在清晨的時候，那橄欖樹底枝葉有一種特別的紛亂的樣子，青白色的一團，界乎灰白之間。那些小心地在唧噥着的燕子底聲音，在那海水底低啞而單調的波音之上可以聽到。一個馬廄內，一隻綿羊在胆怯地叫着。

他走出那洋台上來，猶如浴後一般地覺得全身通暢，又深深地呼吸着那深含着鹽味的朝氣。他底肺部張大了；他底思想逐一在輕翻翻地輪轉着，又每個都嵌上了那在被盼望着的女人底小影；一種回復了青春的感想使他底心房不自禁地跳蕩了起來。

在他面前是那熱透的太陽，清靜孤獨，毫沒一些雲翳的痕跡，也毫無奧妙。在那銀白的海上湧起一個絳紅的圓盤，輪廓清楚，玲瓏剔透，像一個新從火爐裏拿出來的鐵盤一樣。

哥勒，仙檳一面正在忙着打掃天井，向他高聲說：

「今天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尊夫人快到了。穀子也不等到升天節就結了穗了。」

喬琪在笑，聽完了這老頭子底客氣的言辭之後，他問道：

「你可忘了叫幾個女人去採金雀花嗎？在整條路上都得用那種花散徧的。」

那老兒略作不耐的樣子，像在聲明他是再不需人家提醒的了。

「我已經去叫了五個了！」

他又把她們底名字背出，又一一指出那些年輕姑娘們居住的地方來。

「那老猴子底女兒，奧革呂斯底女兒，費維塔，斯不蘭德，還有加爾濱底女兒。」

這些名字在喬琪底心中引起一陣驟然的快感。他似乎覺得春天一切的精神都鑽入他底心中，一派芬芳的詩情浮泛洋溢在他底心頭。這些姑娘可都是從一個神仙故事中走了出來而特地來到橫在美麗的羅馬腳下的這條路上來散佈花朵的嗎？

他故意讓自己沉浸於那盼望底焦急的享受之中。他不安地問道：

『他們在那兒採花呢？』

『在那上面，』哥勒弟，仙檳回說，指着一座小山；『在那上面，那喬斯乃伊山上。她們底歌聲會領導你的。』

實在地，一派女喉的歌聲從那座山上斷斷續續地送來。喬琪便走上山去，去找尋那班唱歌的。那條狹窄，殘毀的路徑彎過一叢小橡樹的矮林子。到了一處，牠分出許多支路來，都遠得望不到盡頭；那些狹小的矮樹，叢生在野籐蔓草之間，地面上蟠踞着無數的粗根，形成一條起伏

平平的曲徑，那裏邊有麻雀在呢喃和山鳥在長嘯。喬琪，被那歌聲和香氣所領導着，並不會走錯了路。他找到了那生金雀花的空場了。

這是一片平地，上面的金雀花長得那麼茂盛，望過去竟像是純的一片黃衣，硫黃色，異常燦爛。那五個村女正在摘着那怒放着的枝條去盛滿在籃子裏，一面又正在唱歌。她們正盡力地唱着，聲音非常尖脆悅耳。當她們唱到那重復的末句時，她們在草上伸直了身體，以使那字眼能更自由地從她們放寬了的胸膛中吐出；她們在那字眼上頓得很長，大家眼對眼地看着，又把她們握滿了鮮花的兩手伸出在面前。一看見這不速的生客，她們就停住了，又都彎身在那些花草上。一陣強抑住的笑聲在那黃色的地毯上流過。喬琪問：

『你們那一位是叫費維塔姑娘的？』

一個年幼的姑娘，膚色像橄欖般的棕色的，站起來答應，微帶驚訝，

幾乎有些害怕的樣子。

「這是我，先生。」

「你可不是在聖維多唱歌唱得最好的嗎？」

「不的，先生。這話不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她底同伴齊喊了起來。「叫她唱好了，先生。」她笑着不承認，臉兒火燒似的；當她底同伴硬要她唱時，她只是摺弄着裙子。她夥子很小，可長得很勻稱，她胸部很大，起伏着，是因為唱號而發達了的。她有鬚髮，濃眉，一個鷹嘴似的鼻子，一種却是愛賭氣的樣子的頭部舉動。

在幾次的推拒以後，她答應了。她底同伴環住她，都手牽着手，把她圍在她們底圈子裏。她們都齊腰地湧出半個身子來從那開着花的草叢中，四週那些勤儉的蜜蜂們正在營營地嗅着。

費維塔開頭了，起先是非常胆小地；於是，一字一字地，她底嗓音變成穩固了。她有一個清澈的嗓子，流動的，晶瑩得似泉水一般。她唱了一聯句，於是她底同伴就在那重複的末句上和着。她們一齊地延長着那最後的幾個字眼，她們將嘴閉攏了以致能造成只有一個單音的波浪；這個波浪以一種祈禱歌尾句的拖長聲調在陽光裏顫抖着。

費維塔唱道：

一切的泉源已涸，

我底愛已快要渴死，

Tromme lari, lira……

愛呀，永遠地愛呀！

愛呀，我覺得渴，啊，如此地渴呀！

何處是你取給我的水呢？

Fromme Iari, Iira.....

愛呀，永遠地愛呀！

我給你一碗陶人底泥，

懸掛在一根金鏈的上頭，

Fromme Iari, Iira.....

愛呀，永遠地愛呀！

於是她底同伴重複着：

愛呀，永遠地愛呀！

這個五月給愛的招呼，從那些也許尙未知道，也許將永不會知道牠真正的煩惱的胸腹中湧出，在喬琪耳中回響得恰像一個極靈的占

卜女郎，鮮花，樹木，海，這一切自由無知；又在他周圍呼吸着那生活底逸樂的事物——這一切撫抱着他底靈魂，又在他對於生活所有的那種習慣的情緒之中安慰，催眠着他的，給了他一種新官能底滋長，和諧，和有節奏的情緒；此種新的官能已在他本質底內裏緩緩地發長，亦將像一個神妙的天機似的在模糊愴恍之中洩露給他。但這只是瞬息間的迷醉，一種那麼罕有，那麼難得的知覺狀態就是他將牠底幻影再留一會兒亦並不可能了。

那班歌者指着那些已滿出來的花籃——一陣露珠潤濕的鮮花。
費維塔問：

『那裏已够了嗎？』

『不，不，那還不够啦。再採多一些。從車布柯到那屋子的整條路上都得散佈着。扶梯上，洋台上，都得散滿的。』

『可是回頭到了升天節的時候怎麼好呢？你可也想留那麼一朵兒給耶蘇呢？』

第七章

她已到了。她已款步過那些散佈着的花朵，像聖瑪利亞在正要演出一個神蹟來時一般；她已在一片香花的地毯上踱過了。她終於到了。她終於已跨過了那個門檻。

現在，又疲倦，又快樂，她呈獻給她愛人她底嘴唇，一張浴在淚光中的顏臉，默不作聲地，於一種不能言狀的放縱的情狀之中。疲倦而快樂的她飲泣着，又軟笑着，在那情郎底無數的蜜吻之下。那些沒有他在一起所過的日子，的回憶有什麼要緊呢？那些煩惱，那些忿懣，那些熱望，那些對於生活底殘酷的挫折之愴心的奮鬥有什麼要緊呢？在她愛人底兩臂之中她現在活着，呼吸着；她覺得她自己在被人無限地愛着。其餘

的一切都消滅了，都歸於淡忘，像都從不曾存在過一般。

『啊，玉坡梨特，玉坡梨特！啊，我底靈魂兒！我是怎樣，怎樣地盼望着你呀！現在你是在這兒了！而且，從今你要陪我在這兒住得很久很久，不是嗎？在離開我以前，我就要我底性命。』

於是他吻她，吻在那嘴上，兩頰上，項頸上，眼睛上，總是不滿足地，在每次遇到一滴淚珠時更覺深深地被刺戟了。那些眼淚，那種微笑，那呈倦態的臉上的那種欣快的表情，更想起這婦人不會遲疑片刻地便答應了的這回事；想起她從一個極遠的地方已到了他底身傍，和在這勞乏的旅行以後，她在他底蜜吻之下只有嚶泣的分兒，因為她底心已太充滿了而再沒力量說出一個字來——這一切情熱和快活的事情，洗淨了他底心情，將他底慾念從不潔中解放出來，給了他一種幾乎是超脫的愛的情調，而使他底靈魂也因而歡騰。

一面移動着那束住頭髮和臉網的長扣針，他說：

『你定是很累了，我可憐的玉坡梨特！你臉色白得很！』

她底面網已翻在眉毛上；她還穿着帶着旅行服和手套。他去了那面網和帽子，用他那種熟練的手勢。那美麗棕色的頭部顯露出來了，沒遮攔地，有着那簡樸的頭飾，把頭髮束成一個盔甲似的，可既不改了那後腦處秀美的線條，也不會遮去項背之任何部份。

她戴着一個白花邊的頸鍊，和同那皮膚底白晰極明顯地劃分開的一條狹而黑色的絨帶子，在那外褂下面可以看到一套灰色的布服——在那可紀念的在阿爾本諾的時候的服裝。在她周圍發散出一股極淡的紫蘿蘭香，那種熟悉的香味。

喬琪底嘴唇變作更熱狂的了，和像她所常說的一般，更貪婪的了。他抑制着自己；他脫去了她底外褂；他幫着她脫了手套；他握着她底兩

手，又把牠們按在自己的兩太陽穴上，發狂似地巴望着想被溫抱一會。
玉坡梨特，就這樣地抱住他底頭，將他摟向自己身邊來，把他久久地裹在溫抱之中，在他底整張臉上用她那疲倦而溫熱的嘴親了幾倍的蜜吻。喬琪認得出那張神聖無比的嘴，那張爲他所如此地常常想起的嘴，心頭覺得牠像是就息在他靈魂底浮面上，牠所需的歡狂是一種超過肉慾的感覺，而要與內在心靈底一種超感覺的成份相通息的。

『你將弄死我了！』他呻吟着，顫得像一束一下子扯直的線似的，覺得在他項頸的背上有一股陰澈的冷氣從一根根脊骨中傳徧到通身的精髓。

然而在他心底底裏，他注意到從前在別的環境下遇到過的那種本能的恐怖的一回隱約的蠢動。

玉坡梨特掙脫了開來。

『現在我得離開你了。』她說。『那兒是——我底臥房啊，喬琪，我們在這兒多安逸呀！』

她向四下裏微笑着流盼。她向那們檻處走幾步攏去，彎下身去採了一束的野草，於極明顯的感官底享樂的樣子中深深地吸入那香味去。她又一次地感覺到紛亂了，像是爲這無上的尊敬，像是爲喬琪散佈在她路徑上的溫香的光榮所昏醉了。她不是在做夢嗎？這可是她自己——可是真的玉坡梨，笄，在這從未到過的地方，在這幻魔的景物之中，看到自己被光榮和圍繞於此一切的詩境之中？

忽然地，眼裏又滾出了新的淚水，她一下摟住了喬琪底項頸，說：

『我是怎樣地感激你呀！』

此種詩境迷醉了她底心。她感覺得自己憑藉着那包羅着她愛人的那種理想的，餞神似的儀禮之力而超然於她平凡的生活之上；她覺

得她是在過着另外一個生活，一個優越的生活，牠不時給她底靈魂一種窒塞的感覺，像一個慣於呼吸那柔弱的空氣的胸膛爲一陣強風所激起的那種感覺一般。

『我能屬於你真令我多驕傲呀！你就是我所引以自豪的。在你身邊過一分鐘就足以令我感到自己是另外一個女子了。你驀地裏貫輸給我另一種血和另一種心。我已不再是玉坡梨特，昨天的玉坡梨特了。給我一個新的名字罷。』

他叫她作：

『靈魂兒！』

他們又一下猛烈地互相撲在各人臂膊之中了，像要連根地摘去那許多開放在他倆底嘴唇上的甜吻。於是玉坡梨特又脫身走開，重說道：

『現在我得離開你了。那兒是我底臥房？讓我去看看。』

喬琪伸出一隻手來環住她底腰，引她到那臥房去。當她看到那張覆着大而黃色的蓋被的，異樣的臥床時，她不覺恭敬地叫出了聲來。

『我們將在這兒沉迷！』

她一面大笑，當環繞着那張床走的時候。

『第一，照住在此地的農人底老鄉風，你得把你底腳跡在我底膝蓋上。』

「這麼許多聖賢！」她念着，眼看着牀頭牆上的那一長行尊像。

『這些應當都遮掉了才好。』

『是的，你說的對。』

兩人都感到有沒話說的困難；兩人底喉音都已變了聲音；兩人都顫抖着，都為一種不可抑制的慾火所擾動，而在一想起那正逼近來

的一切歡狂時，都感覺得幾乎昏沉了。

他們聽到有人在扶梯頭的門外敲着。那就是海倫，甘弟愛底女兒；她來關照午飯已經預備好了。

『你想怎樣？』喬琪問，轉向玉坡梨特，紛亂得快震顫了。

『真的，喬琪，我一點也不想吃什麼。我想還是在晚上吃罷，要是你依的話。』

在一種苦痛的音調中，喬琪說：

『到你房間裏來。爲你洗澡的一切預備好了。來！』

他引她到一間房裏，那裏面他已用大張的土製的編席鋪徧了滿地。

『看見嗎，你底箱籠一切都已經在這裏了。現在我得走開了——讓你一個兒快一些。記牢，我是在等着你。每延遲一分鐘，就是加添我一

些苦惱。記牢——』

他讓她一個兒留着。一會兒過後他聽到濺水的聲響了。那水是從那龐大的海綿經過而又回到那水管中去的。他知道這泉水的冰澈，一面又幻想着玉坡梨特身上靈活的小水珠，和在那爽心的驟雨下的那個曼長而多變化的肉體。

於是他心中又毫無事物存留了，只除了那些慾火的念頭。他四周的一切都不見了。當那濺水聲停止時，他爲一種極猛烈的戰慄所捉住，竟至他底牙齒也不由主地互相打顫，像是害了那極凶險的寒熱病時的戰抖一般。用那可怕的燃着肉慾的眼光，他看着那婦人脫去了她底浴衣，身子已經揩乾了，純淨，豐美，猶如一塊有金色的章紋的大理石一般。

第八章

現在覺得更乏了，幾乎要眩暈了，玉坡梨特漸漸地沉入深睡之中，逐漸逐漸地她嘴角上的微笑失去了知覺，變爲無踪影了。她底嘴唇抿攏了一會兒；於是極慢極慢地，又張了開來，從中間慢出一種像茉莉花似的白色來。那嘴唇又合攏了一會兒；再極慢極慢地牠們又分了開來，而從裏面又露出那種白色來，潤濕了的。

撐在一隻臂彎上，喬琪注視着她。她顯得如此地美麗，如此地美麗，美麗得像他第一次看到她時一般，在那神秘的教堂中，在那哲學家亞立山大，麥密底音樂隊前，和在那爲焚香與紫羅蘭花所蒸發出的浮香中。她是泛白了，非常白，恰像在那一日一般。

她是青白，然而她那白色喬琪從不會在別個婦人身上所看見到過的——一種似乎是極端的潔白，一種深而帶死色的潔白，在黑陰裏會變得差不多鉛色的。在她兩頰的上部她底睫毛投出一片長長的暗

影；一個有力的黑影，隱約可辨，陰着那片上唇。那張嘴，覺得微嫌大些兒的，畫出一個彎彎的圓弧，很柔軟而帶悲哀意味的，在那極端的沉靜之中，顯出一種很深刻的表情來。

喬琪想：『她底美在害病和疲勞時會變得多聖潔的！她現在是很累了，我覺得她更美滿了。我還記得起二月裏那次旁晚在我面前走過的那個陌生的婦人——那個身上沒點滴的血剩着的婦人。我相信當她死了的時候她會達到她底無上的完整的美。……死了？如其她也要死的話！她在那時會變作我思想的目標，一種純粹的理想品。我當在她生後愛她，毫沒些嫉妬的不安而只有一種寧靜和長存的憂切。』

他記起有幾回他曾幻想過於死底寧靜中的玉坡梨底美。『哦！那滿是玫瑰花的一天！六月裏一大束一大束的白玫瑰在花瓶中憔悴了，在他倆底初戀期中。她正沉眠在那睡榻上，平靜的，似乎屏息了呼吸

似的。他默想着她好久好久；於是一個驟然的幻景，使他去把一朵朵的玫瑰花散在她底身上，輕輕地，輕輕地，以致不會攪醒她；他又在她底頭髮上悄悄地安插了幾朵。但在這許多鮮花繽紛的點綴之下，她在他眼裏已變做一個沒有靈魂的肉體，一具屍首了。這個景象令他充滿了恐怖；他搖動着想促醒她；可是她仍是毫不動顫，又爲那時她所常患的昏暈症所攝住了。啊，在她蘇醒過來以前，是怎樣的恐怖，怎樣的痛苦呀！還有對那張臉底聖潔的美是怎樣的熱情，當牠於死底回光中如此地化爲異樣地崇高了！『這件瑣事又重回到他底記憶裏；可是在他想起這些怪思想的時候，他覺得一陣憐憫和悔恨底忽然的衝動。他俯下身去吻那睡者底前額，她仍是不覺得這些。他十分艱苦地抑止着令自己不要把她摟抱得太緊，以致使她感覺到他底溫抱，而也給牠一個回應。於是。他覺出溫抱底一切空虛，牠不能迅速地將快感傳達給那受愛的事。

物；他覺出愛底一切空虛，牠不會連續不斷地又息息相關地與一切深刻的感覺相符；他覺出要令自己沉醉之不可能，除非要有另一相等深刻的沉醉能與他底相稱。

『我能否決定，』他想：『我能否確實地決定當我享受了她的時候，她也已經享受了我呢？她會多久地親眼目覩着我歡狂的時候，她又會多久地顯然毫沒感到我底熱愛？』一陣焦灼的巨浪浸入了他底心，當他默忖着那甜睡着的婦人時。『那實地與深切的肉感的交合也不過是一種幻境而已。我女人底感覺也正和她底靈魂一般地不可測。我之想在她底精髓中喚起一種秘密的激亂，一種不會滿足的慾求，一種不停息的刺戟是不會成功的了。我之想了解那同一的偎抱在不同的時候所給她的那種不同的感覺也是不會成功的了。只在一天的過程之中，一種像她底一樣不健全的感官也得經過許許多多的實地情狀，

各不雷同，有時簡直完全相反。此種樣的不固定的事足以使那最明澈的洞察力也迷失了方向。同一的一個偎抱，在黎明，足以勾引出她底舒適的低吟來的，也可以，在一小時後，對她變爲是懣煩的了。所以結果，她底精神自會背着她底意志而向我讐恨了。一次的接吻，爲我所延得過長的，足以給我一種無上的受用的昏暈的，也許會在她底肉體上引起了不耐煩來。然而在色慾這類事上，裝嬌弄假是一切婦女們所視爲平常的故技，不管她是在愛你，還是不愛你。我說什麼呀？那有愛的婦女，那深情的婦女，每更易於肉體的嬌裝和僞飾；因爲她怕要傷了她情人底心如其露出一些自己不十分願意整個地犧牲作踐自身的意思。并且，那深情的婦人每喜歡故意炫耀着愉快的表情；因爲她明白那足以媚惑男子底驕傲和增添他底舒適。我承認每有一種自傲的快慰擊蕩着我底心腸，當我看見玉坡梨特興奮於肉的歡樂之中。我覺得她也是樂

意於顯出自己是這樣地爲我底暴威所顛覆和克復；而且她也知道我們青年男子底虛榮確正是要使她哀求着討饒，要引她激亂地喊出聲來，要看她精疲力竭頹然地倒在枕上。所以在這一切表情之中，那一些才是真正的實情，又那一些才是那熱情的炫耀呢？她底熱愛可不是一種僞飾的態度，只是裝着來媚惑我的嗎？她可不常常因我底慾念犧牲了自己而其實心裏却并不熱戀着我呢？她有時亦不會抑止着自己怨恨心底升起嗎？」

注意而近乎焦灼地，他伏在那個不能透視的人兒上面。但，逐漸逐漸地，關於她底美貌的深思似乎安靜了他。於是他開始想着他底新境遇。就是從這一天起，有一種新的生活將爲他起始。

約有一分鐘之久，他傾注心神和兩耳，以致能不失去一些這環住他的偉大的寂靜。在這柔順的肅靜之中，只有那平順的海底單調的浪

聲可以聽到。向着那玻璃窗，有橄欖樹底枝條在隱約地搖晃，爲日光照得銀白色的了，款舞着那輕翩的影子在白色的窗簾之上。有時候幾聲人語可以聽到，但都隱約不辨。

在對這環境的安靜的概念之後，他又一次地伏在那可愛的人兒上面。在這婦人底呼吸和那大海底呼吸之間有着一種明顯的諧和；這兩種節奏底巧合憑添給那睡者一種新的嫵媚。

她側向右側地倚着，在一種嫵雅的狀態之中。她底身體是柔膩而修長，或許太長了一些，可是有着蛇身似的美點。股部底狹小使牠像了那正在發育的人底一般。那光溜溜的腹部還保留着那原始的處女的純潔。那胸部是小而穩固，活像是以很精緻的大理石雕出的；還有她那兩個異常突起的乳房底乳頭有一層玫瑰和紫蘭的色彩。她身體底後部，打那項背直向下到中部處，令人又一回地想起了正在花期中的真

男；牠底整個就像是那最理想的人體模型爲造物所稀稀地散在人間的。但這身體上之最珍貴的好處，在喬琪眼裏看來，却是那通身的著色。那皮膚就有一種不能形容的色澤，非常希罕，和那些面帶黝黑的婦人們底尋常的色澤大異。一方大理石被一股內心的火融勻上了一層顏色似乎還可以髣髴，可是仍難能表達出那種神聖的完美的觀念來。好像是一種金質和琥珀所散出的支流豐腴了通身的膈絡，以無數調諧的玉色變化了牠們，猶如音樂一般，在那兩腰和腰部的兩邊處的內凹的地方變幽暗些，又在那乳房上，和那表皮顯得最勻淨優美的腹股之間變明亮些。

喬琪想到了奧塞羅底話了：『要我在一樣爲了他人底受用而爲我所愛的事物中佔一席，毋寧化一個蝦蟆而活在那囹圄之霧的表面。』

在她熟睡之中，玉坡梨特做了一個動作，隱約地似乎有些受苦的樣子，可是立即就消逝了。她把頭仰在枕頭上，寬放了她漲大的胸懷，在那上面劃現出那脈絡底網形的分佈。她底下顯似乎很有力量，下頷側望過去很長，鼻孔寬大。似乎頭部也有些缺點；可是這種微瑕並不令喬琪不滿，因為他決不思想牠們都能修正而會毫不從她臉上減去分毫那種活現的表情。那種表情，那輝煌一切的非物質的事物，那變化萬端和不可測度的力量浸入那具體的臉部而變幻着牠的，那有意義的外貌在那臉紋的現實上罩上一種極崇高極繁複的象徵之美的——那就是玉坡梨特，笥若底最大的迷力，因為牠給那感情的思想者一種熱情和夢幻的不斷的動機。

『這麼一個婦人，』他想，『在爲我所有以前已經屬過別人了。她會分潤過別一個男子底睡榻；她會和別一個男子睡在同一張牀中，在

同一個枕頭上。在一般婦人之中，每有一種特別靈敏的肉體的記憶力，那種感覺的記憶力。她可還記得她從那個男人所受到的那些感覺嗎？她已能把那第一個人兒，那觸犯了她的人兒忘掉嗎？在她丈夫底溫抱之下，她有過的是些什麼感覺呢？『一想起這些問題，這些爲他所重復了成千次的問題，一陣熟悉的苦痛抑住了他底心。『啊，我們爲什麼不能把一個我們愛的人兒殺死，然後再令她換上一個純潔的身體和一條新的生命再復活過來呢？』

他回想起玉坡梨特在一回沉迷到絕頂的時候所說過的話語：『他正抱着一個處女呢；我於愛之中從不會領略過一回真的歡狂。』

玉坡梨特在他倆發生戀愛的前一個春天結了婚。在結婚後不多幾個星期，她就開始害上了一種遲緩而銳利的心病把她關在牀中，和久久地掙扎於生死之間。可是，僥倖得很，也就是因此種心病，免了她許

多接觸，和那個把她當俎肉似地抓住了的醜男子。當她病好了過來的時候，她就像在夢頭裏似地將自己呈獻於愛情：驟然地，盲目地，熱狂地，她把自己獻給那幼年的生人，那會以一種極輕而極珍奇的語音向她通過她以前從未聽到的言辭的他。她實在並不會撒謊，當她對他說：『你正抱着一個處女呢；我於愛之中從不會領略過一回真的歡狂。』

從那時候起，在這婦人中起了多大的一個變化呀！有一種新的事物，雖不能指出，可却是真實的，已參入了她底喉音，她底姿勢，她底兩眼，她底一切極微的語氣，她底極小的動作，和她底極輕微的外表的模樣。喬琪會親臨過那最足以醉人的境界，凡為一個有學識的情人所能夢想得到的。他曾看着這可愛的婦人依着他自己的影像而改變，借有了他底思想，他底觀念，他底嗜好，他底憎惡，他底夙好，他底悒鬱，和那給他顆心以一種特別的印痕和性格的一切。在說話，玉坡梨特就採用他所

贊成的那些語言的方式，把幾個字讀得很硬，讀得和他一般地與衆不同。在寫，她竟至模擬着他底筆蹟。從不會有一個人如此迅速又如此有力地影響過另一個人。玉坡梨特異常珍視喬琪給她的那句警言：*Gravis dum Suavis*。但是這個嚴謹而溫柔的人兒，這個他曾用過如許巧術去教導她睥睨一切平凡的生活的人兒，在久遠久遠以前曾在怎樣卑賤的境遇中過過生活呢？

喬琪又想起久久以前他底苦痛，當他看着她走開，回到那座結婚的屋子裏去，回到那個他全不明白的男人底屋裏去，那個他全不明白的世界裏，那平凡與微小的中等生活裏，在其中，她生長了又養大了猶如一個平凡的花瓶中的一株奇葩。在那時她可對他從不會隱瞞過什麼嗎？她向他可從不會撒過謊嗎？她可常常能够託辭於病尙未痊的一法而從她丈夫底糾纏中解救自己嗎？常常這樣嗎？

喬琪回憶起一天他感覺到的那種可怕的苦痛當她來赴約時已遲了，哮喘着，兩頰緋紅而且比平時更溫熱得多，頭髮裏帶着一股溫蘊的烟味，那種當他留在一個烟霧迷漫的房間中過久了的時候所澈透他的怪氣味。『原諒我，如其我來遲了，』她向他說；『可是我剛才在請我丈夫底幾個朋友吃飯，所以他們把我留遲到這會兒才來。』然而這幾個字就引起他幻想出一張樣子很粗陋的餐桌，環坐着許多俗人在暴露着他們的獸性。

喬琪回想起無數類乎這樣的瑣事來，又其他無限的苦痛和煩惱，和許多新近的憂愁，都因玉坡梨特底新的境遇而發生的——她之住在她母親底家裏，一座對他一般的生疏，又一般的足以令人狐疑的屋子。『終究，現在她在我身邊了！以後每天，每分鐘，不斷地，我將看着她，我將享受着她；我將觀察她底思想是否連續地爲我，爲我底思想，爲我底

幻夢，爲我底煩悶所佔有。我將一刻不斷地以各種新的事物奉獻給她；我要想出成千的新方法去歡悅她，煩擾她，使她不快，使她高超；我要以我底生命去穿透她底，結果總得令她相信我就是她自己生命中的一個極緊要的成份。

他輕輕伏在她上面；他又輕輕地吻着那近手臂處的香肩，那形，色，俱極細緻的小圓形的微隆的地方，此處的皮膚和天鵝絨一般地軟，妙得猶如沒有知覺的。他呼吸着這婦人底香氣，如此溫濃和甜蜜的；這種香氣，在歡娛時，每變得和月下香一般地香甜而特別地興奮了他底慾火。如此親近地呆盯住這美妙而繁複的人兒安眠，這似乎被包藏於一種深眠底神秘之中的她，這個會從每個毛孔中射給他一種難信底深刻的，奧妙的吸引力的怪物，他又一次地注意到在他內在的自已之中有那本能的恐怖之一次模糊的活動。

玉坡梨特又換了她底位置，並不醒過來，可發出一聲極低的呻吟。她翻身睡在背上。一種輕微的呼吸給她底兩鬢角一股潮潤；從她半合的嘴中那呼吸來得更快而很不規則地；有時候，她底兩眉也蹙攏了。她正做着夢。她又在夢見什麼呢？

喬琪，爲那立即激變成一種顛狂的焦灼的不安所捉住了，注全力地在她臉上偵察着那種極輕微的暗示，希望能在上面尋出什麼洩露的痕跡來。洩露出什麼呢？他再不能回想了，再不能抑制一切恐慌，迷糊，和疑惑底狂暴的激亂了。

玉坡梨特忽在她熟睡中驚跳了起來；她全個身體都在抽搐着像爲什麼噩夢在磨折似的；她又翻身向喬琪睡着；她低吟着，又叫出：

『不呀，不呀！』

於是她急喘了兩三口氣，像要拼出淚聲來似的，又驚跳了一下。

喬琪中心惶惶，固定地盯住她，他傾注着兩耳——心怕要聽到另外什麼字，另外什麼人名，一個什麼男子底名字！他靜候着，於張皇的猶豫不決之中，像在那能於俄頃間摧毀他的雷電底攻擊之下。

玉坡梨特醒了；她惑亂地望着他，並不思想，光景還在夢裏；她於一種似乎不自覺的動作中一下睡得貼近到他底身邊。

「你在夢見什麼呢？」他問她，聲音都變了，似乎在回應着他心底跳躍。

「我也不曉得，」她回說，羸白的，還是睡眼惺忪的，一面她底臉兒偎向她愛人底懷中。「我也記不起了。」

她又睡熟了。

在她粉頰底輕壓之下，喬琪呆呆地發怔，在他靈性底底裏起來了一陣迷迷糊糊的怨怒。他覺得自己對她全不過是一個生人而已，和她

已絕了緣，只是還徒然地懷着一股好奇心。一切痛心的回憶在一陣紛亂之中都回到他底心頭。在這一個短時間內，他又一次地經驗着兩年來的苦惱。他對這無限的狐疑實沒話可以反駁，然而牠却揉碎了他底靈魂又令當時他愛人底頭顱沉重得和一塊巖石一般。

忿然間玉坡梨特第二次地驚跳了起來，呻吟着，捲縮了身體，又喊了出來。她又吃驚地張開了兩眼，一邊在嗚咽着。

『啊，我底上帝呀！』

『什麼事體害苦得你這樣？你夢見了什麼呢？』

『我也不曉得。』

她臉兒紛亂地纏了攏來。

她又說：

『你剛才一定壓在我底身上。我當做你要推我，要傷害我。』

她顯然是受了苦痛了。

『啊，我底上帝！我底舊病又發了。』

自從她從前一場大病之後，有時她仍患着那短期的突擊，那種立即就過去的痙攣，可是每次來了的時候，也足以逼出她底呻吟或是呼喚。

她轉向喬琪，固定地直對着他兩眼看，一會她就找出了那剛過去的狂瀾的痕跡。於是在一種諛媚的和嬌怨的聲氣中，她又說道：

『是你害我的！』

驀然地喬琪一下將她抱在臂中，狂熱地摟向懷裏，直把她悶塞於他無數的蜜吻之下。

第九章

因為那空氣有着一種夏日似的暖意，喬琪就提議：

「我們還是上外面去吃好嗎？」

玉坡梨特也贊成。他們走下樓去。

走在扶梯上時，他倆互握着手；一級級緩緩地踱下去，有時停住了看看那些已被摧拆了的花朵，有時又不約而同地大家轉過身來對着，像他倆還是首次會面似的。每人都在對方眼底眼裏反映着，顯得更大，更深玄，猶如更遙遠了，而被圍在一團似乎飄飄欲仙的影子裏。他們相互默然地粲然一笑，兩者都爲一種不可名言的感覺底迷力所指使了。此種迷力，猶如蒸氣一般地化爲了流質，像是無形地分佈到他倆生命之本質底全面積去。他們走向那欄杆去；他們立住了觀望四周，靜聽着那海音。

他們所看得到的是突異的，異常浩大的一切，而爲一股內在的光明，又像是爲他倆底心地底霞光所瑩澈了的。他們所聽到的是突異的，

異常險峻的一切，可是緘默得猶如一個單單洩露給他倆的大秘密。

一秒鐘，一般快地過去了！他們都回復了本來，並不是爲了一陣風，亦不是爲了那潮音，亦不是爲了一聲牛鳴，一聲犬吠，一聲人音，但是爲了從他們極深入的快感中湧出的那種不安。一秒鐘，一般快地過去了，再不能挽回！於是兩人都開始感慨到生命是在溜過去，光陰在飛遠去；又感到一切對他們底生命變爲生疏的了，還有他倆底愛也變爲缺陷的了。這至尊的，一切都歸於淡忘的一秒鐘，這無偶的一秒鐘，也一去而不復返了。

玉坡梨特，爲這絕境的沉靜所動，又爲一陣朦朧的惶恐所襲住，在這一片茫茫的大水之前，伸展在這從頂上逐漸一步步淡到地平線的悲涼的天色之下，嚙嚙道：

『多浩大的面積呀！』

他倆都覺得現在他們在呼吸着的地方是無限地遠隔着那些人跡繁囂的去處，荒涼，孤寂，不爲人知，亦不爲人到，幾乎是在塵寰之外了。現在他們知道他倆心底期望已經實現了，他倆都感到一種同樣的內心的恐怖，像是他們已能預料到他們自己沒力量去支持這豐滿的新生活。有好一會地緘默着，相並可是相離地站着，他們繼續默想着那悲涼的意味，和那寒冷的阿德呂梯克海，當牠那巨大而白頂的波浪在不斷的喜謔中遊戲着。有時候不斷地有一陣強風括過那些皂角花，帶來了牠們底香味。

『你在想些什麼？』喬琪問，把身子站直了，像是有意要抵抗那正要浸沒他的襲來的哀思。

他只和他底女人兩個兒在一起，鮮活而自由的；然而他底心仍是不曾滿足。那麼是否他在心中帶着一種無可慰安的不救的心情呢？

重新地覺出了自己和這緘默的人兒之間的那種間隔，他又握住了她底手，而直望到她眼裏去。

『你在想些什麼？』

『我正在想着呂密尼。』玉坡梨特回答，微笑着。

總是那過去！就在像這一樣的時刻之中，她還是記着那些過去的日子！他立即對這不知不覺地被喚起的一切，感到一種惡意。於是，像在下閃電之下，他於一種驟然的不安狀態之中，看他底愛底一切尖峰齊着上了火，而燦爛在那過去之中，異常斑斕地。許多隔得很遠的舊事都回到了他底記憶中來，又伴着那些音樂似的波瀾而光耀和幻化着牠們。在片刻間，他又重新過活着那些在他熱戀時的最富詩情的時刻，於那極平靜的境界中，於那使他底歡樂更有崇高和深奧的那種自然和藝術的麗境之中。爲什麼只和那過去相比時，那剛閃過的片刻就失

去了牠一部份的迷力呢？在他現在爲那各種回憶底銳光所炫耀的眼中，各種目前的事物都失去了顏色。他又覺得這種光亮之逐步的減退，引起了他底一種無名的具體的不安，好像這種外界的現象是極正確地符合着他生活中的某種成份的。

他想找尋幾句短語能使玉坡梨特和自己比前更相親暱，他想用什麼實體的牽連將她貼附在自己的身上，再令自己重有着那現實的一切，那他剛失去了的確切的感想。但此種找尋，於他是痛苦的；一切的思想都從他逃去了，消散了，把他剩得空無所有。

當他聽到一陣碗盞聲的時候，他問：

『你餓了嗎？』

這句問話，爲一件輕微的事實所引出，又突然於一種稚氣的重音中所說出的，不覺使玉坡梨特微笑了。

「是的，有一些，」她回說，微笑着。

於是他們轉過身去看舖在那棵橡樹下的檯子。再幾分鐘後飯菜就可以預備好了。

「你只能自滿於這兒僅有的一切了，」喬琪說。「極鄉村化的烹調。」

「噢！我就是吃着青草兒也够自滿了。」

於是，很快活地，她走攏那張檯子，好奇地細察着檯布，刀叉，玻璃杯，碟子，覺得一切都很好；一會看到點綴在那白色而細緻的磁瓶中的大朵的鮮花更樂得像一個小孩子一般。

「這兒什麼都叫我開心，」她說。

她俯身在一塊大的圓麵包上，在牠美麗的烤棕了的圓皮之下還是熱騰騰的。她舒快地吸進那氣味。

「啊！多爽快的香味！」

於是，曉得像個小孩似地，她撕落了那麵包的近皮的一角。

「多好的麵包呀！」

她底潔白而強健的牙齒露在那被嚼的麵包中；她那曲線的嘴底張動絕力地表現出她正在消受着的舒快。在此種舉動中，她全人都分泌出一種純潔而簡樸的風度，而像一件意想不到的新鮮事物兒似的，倒挑引得喬琪癢巴巴地，又不知所措了。

「看！嘗嘗看這味兒多好。」

說着她遞給他那塊麵包，那上面還深印着她咬過的潤濕的痕漬；一面她又把牠向他兩唇間塞進去，大笑着，快活得什麼似的。

「你看！」

他覺得味兒很好；於是他故意聽自己沉溺於此種頃刻間的迷惑

之中，聽自己被圍在這奇事似的挑引之中。一陣顛狂的熱望捉住了他，他想把那正在勾引他的女人一下抱住，舉起在他底兩臂中，像猛獸擒得了什麼肉食似的帶了她狂奔。他底心振蕩於一陣紛亂的想望之中，想着肉體的力量，想着肌肉的強健，想着一種鬍鬚野蠻的快活的生活，想着簡樸和原始的愛，想着那偉大的原始時的自由。他忽然焦望着想撕裂那曾害苦了他的皮囊，想離開牠而變一個純新的人，以補償他所遭遇過的一切災禍，和阻礙他遁世的一切牽絆。

他幻想着一種將爲他所有的生活，在其中，他幻想能够絕無一些有害的惡習，一些外界的威力，一些不良的惡果，他自己將觀看世間萬物，猶如還是第一次看見牠們一般，那整個世界的面積將舒展在他底面前，歷歷入目，清楚得和一張人臉一般。

『那麼這個奇蹟也會從這個婦人身上發現出來嗎，這個在石桌

邊，傘形的橡樹下，剛咬碎過那麵包和我勻分的婦人？所謂新生活，究竟可能果然從今天開始呢？

第四部

第一章

那濕而且悶的東風底熱氣，括過阿德呂梯克底海面。天空有層層密佈着的雲彩，白得煞像牛乳一般。那海，失掉了所有的動情，和所有的形態，似乎遠遠地在和四周散開來的水氣混合了——很白，沒有些兒呼吸的樣子。一隻白的海船，孤孤的一隻白的海船——阿德呂梯克邊很少見到的——可以看見在那邊堤奧米特島旁停着不動，給水底反影拖得長長的；那可瞧見的，這沒有生氣的世界的中心，逐漸地，好像在蒸發出水汽來似的。

帶了很乏力的形態，坐在洋臺底護牆之上，玉坡梨特出神地看着那隻海船，目光被牠底白色吸引住了。一下彎曲，她整個的身軀都鬆懈

了。她有一種呆笨的風格，近乎魯鈍的樣子，表現出她底內心的暫時的朦朧。這種表現力量的缺乏，和她形態中底平庸與及欠均，使她面頰底下部更沉了下來。即使那張嘴——那有彈力的，波形的嘴——牠底接觸總時常傳遞給喬琪以一種本能的，而難以說明的恐怖的，現今好像已失掉了牠底迷人的魔力，不過是一個普通器官的形體的外表了，於是使他回想到接吻不過像一種機械式的技術，所有的美點已全都失去了。

喬琪留神地，並用了聰慧地審察這不自知的女人底赤裸裸的真情，直到現在，他底生活，還是在很緊地和她底結在一塊。他想：『在倏忽間，什那都完了。情火已熄，我已不再愛她了……怎麼，那些會變得這樣地快呀？』他感到的，不祇是跟了苛刻來的憎惡，那延長的歡樂之後跟着來的頂厲害的厭棄，而乃是一種更大的分離，對於他像是固定了而

不可救藥的。『怎能叫人還愛呢，當見了我所見的之後。』普通的現象，侵入了他底心；從那些最初的，真實的，孤立的，過實的識別，連上思想，他構成一個心靈底徵象；這徵象給他底神經一個比現在的目標更厲害的刺激。因之，他帶了種設想不到的熱度，在玉坡梨特底身上所見的，不過是性底一方面，這一方面剝奪了所有精神上的價值，一種逸歡和狂樂底簡單的工具；那衰滅和死亡底工具。他有他父親底那種恐懼！但是，終久，是不是他在做同樣的事情？那姜小的回憶佔據了他底心腔；在他底追憶中他尋出和那可憎的人爭論底瑣碎，在鄉下的房子裏，在開着窗門之前，經過這裏，他曾聽到那些私生子們底哭鬧，在襯着紙張的大桌子之前，那桌上他曾見過平圓面的鏡子和淫穢的畫幅。

『空氣是多麼地沉悶呀！』玉坡梨特喃喃地說，把她注視自船的眼光，移轉到無邊裏去，仍是不動地注視着，『那不也使你氣悶嗎？』

她起了身，三數步走到了襯着坐墊的柳木的坐椅，就懶洋洋地坐下去，煞像將死般地無力，深深地歎息，反仰着她底頭，半閉着她底眼睛，那彎彎的眼皮在顫動。忽地她又變成極美麗的了。她底美點，意想不到地，像一個火炬似的再燃燒起來了。

『西北的寒烈之風將從何時吹起？看着那隻船哪，牠是總慣在原來地方。從我到了這裏，這是第一隻白色的海船。這好像我夢見牠在那邊呢？』

因為喬琪還是不響，她又道：

『你可曾看見別的吗？』

『不；這也是第一隻我所見的！』

『牠是從那裏來的啊？』

『恐怕是從笊卡陰來的。』

『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大概到奧東那去吧。』

『牠載的是什麼貨物？』

『怕是橘子呢。』

她笑起來了；就是她的笑，使她包圍在好似新鮮而活潑的生機裏去，重新又變改了牠。

『看啊，看啊！』她嚷着，用一隻肘撐起了她底身子，指着海裏的像已經垂下了的韓幕似的天地交接之處，『又來了五隻船了，成行地在那邊，你看見牠們嗎？』

『是的，我看見牠們了。』

『那邊，是五隻嗎？』

『是的，確是五隻。』

『還有，還有！在那邊！看啊，另外的一行多麼多啊！』

這些船隻是在海底頂遠處，紅得像點點星火，不動的。

『風是在變換了。我覺得風是在變換了。看那邊，水是開始在起波紋了。』

一陣忽起的輕風括過了叢叢的荊球花，這花，彎折在牠們底枝幹上，落下了好幾朶來，煞像已死的蝴蝶。接連着，在那些輕飄的死體還不會碰着地面的時候，什麼都又全歸於靜寂了。可以聽到那水打在邊岸上發出的低聲的潺潺；這低聲的潺潺，消失在退去的水浪裏，當牠經過海岸，而就停止了的時候。

『你聽見那聲響嗎？』

她已站着，斜靠在欄杆上，很留意地聽着，像個音樂家底模樣兒在調他樂器底音叉似的。

『這裏是那水浪在回來呀，』她再嚷着，指着那在流動的波紋的水，上面浮飄着許多的落花；她等待着，給不耐之心激起了的，預備拿風來充滿她底肺腔。

停了幾秒鐘那荊球花，又給風吹彎了牠們底枝幹，落掉了一球的花朶。那濃厚的薰香夾着枯枝香氣的鹹味，吹到了洋臺。一種清脆的聲音的奇怪的和諧充滿了蘇鼓的震動，在那兩個海岬夾着的小灣底凹處。

『你聽見嗎？』玉坡梨特用一種低而快樂的聲音說，好似這種音樂已穿透了她底心靈，而整個的她底生命，已參預在她四周各物底變化之中。

喬琪注視着，所有她的動作，所有她的形態，所有她的變動，每一個字眼用了這些狂熱的留神，忘掉了其他的一切。那先前的想像再不能

和真實的現像相融合，雖然這時仍舊主宰了他底心靈，還保住着那道，總分離底偉大的感覺，而防止他再把這個女人還復到她先前的體格，不使她再有原有的形態，不使她再成完整的一體。但從每一個這種動作，從每一個這種形態，從每一個這種變動，從每一個這種字眼放發出一種無可抵禦的能力。這些形體的顯示，似乎包含着—隻網，計陷了他，使他做了裏面的囚犯，這好像在這女人和他底中間築成了一種有形體的束縛，一種有機體的依靠，一種關係，連那最微小的形態，都會使他激起一種不自願的觸覺的變動，這越使他不能獨自地活着而生存了。他怎能融和這顯明的愛力和那隱閉的憎惡，他適才在他底心底深處發現的？

玉坡梨特，給一種自然的好奇心，給一種本能的慾望——增加她底感觸，而要把周遭的境遇都變成了她底生命的一部分——仍舊浸

潤在情景裏。她顯現出容易在和每樣天然的生命融洽，而找到人類的表現和那最分散的東西底現形中的彷彿底世界；這快而分散的同情不但使她戀着她天天遇到的東西，而甚至於新的東西；那種模仿的能力常使她用這一個記號表現出那有生氣或無聲響的物類底特點，和家畜等說話而懂得牠們底言語——所有這種摹仿的能力適宜地會合起來使得在喬琪的眼睛裏更加看得出主宰在她內裏的卑賤的生命。

『那是什麼呀？』她說，當注意到一種忽然的，不可思議的波聲而驚奇起來。『你會聽見牠嗎？』

這像一種不利快的吹擊，跟隨着是別的吹擊在急促的連續裏——吹擊是這樣的奇怪真聽不出牠們是來自近處或遠處，在那漸變得越發清澄的空氣裏。

『你聽見那個嗎？』

『那或許是遠處的雷吧。』

『哦不！』

『什麼呢，那末？』

他們看見他們底四周，迷亂着了。那海不定地在變化牠底顏色，成比例地和那天色續漸清爽起來；這裏和那裏牠帶上了說不出的青色的陰影，像未熟的亞麻，當太陽底斜的光線經過稀疏透光的樹枝，在一個四月底黃昏裏。

『啊！這是那隻船的撲擊呀——那白色的船，那邊，』玉坡梨特叫喊起來，快活得爲了她是第一個發現這神秘。『看啊。牠遭受到風了。牠是無希望的了。』

第二章

過了幾回的疲倦的懶惰，她覺得有一種似狂的慾望要去散步，冒着險到圓靈底酷熱之下，去探尋那海邊和四周的田野，而發現不認識的羊腸小徑。她激動她底同伴；有時她差不多用了力氣拖他走；也有時，她獨自個兒走了，而他忽然地跟隨了她。

爲要爬一個小山，他們跟着一條小路走去，這小路的兩旁築着滿掛紫羅蘭花的籬笆，在這裏面夾雜地盛放着別種雪白而又芬芳的花兒，大而秀美的萼和華麗的瓣。厚籬底那邊，穀穗在牠們底枝幹上似浪地來去相逐；微黃而又綠的顏色，差不多快就變成金色；在另外的地方那五穀是這樣地豐滿而高大，高聳過籬笆，顯示出一隻又美麗又滿溢的花托。

沒有東西能逃過玉坡梨特底精細的眼睛，屢屢她彎下去吹掉那邊堆積起的沙塵，很易分碎的，在牠們長瘦的莖底尖端。屢屢她停靜了

去觀察那小蜘蛛在一根看不見的絲上爬着，從一朵低低的花兒到一根在上面的枝幹上去。

在那小山上，在一個狹而滿是陽光地段裏，有一小小的田畝裏的亞麻，已是乾枯的了。那淡黃的枝幹頭上支持着一個金色的球，而這裏和那裏，金色像給鐵似的鏽暗淡而失色了。那頂高的枝幹差不多看不清地在搖動着。而因為這厲害的光亮，全部份顯示出似乎是很好的。一件金製的東西。

『看啊！這真像金銀絲的細工呢！』玉坡梨特說。

那金雀花是起首在落下牠底花朵。離開幾尺的地方垂掛着一種成薄塊的白沫；在別的上爬着黑色或褐黃的大毛蟲，軟得像大鵝絨。玉坡梨特拿起一隻有朱紅條紋的細毛的，輕輕地安放在她底手掌裏。

『這比花朵還好看呢，』她說。

喬琪就批評了；這並非第一回，她差不多完全缺乏天性的對着蟲的憎惡，而她也總是不覺得他對於一羣東西他以爲是不潔淨，而感到的深刻而看不見的反抗。

『丟掉牠吧，我請求你！』

她笑了，隨後便伸出她底手好似要把那毛蟲放在他底頭頸上去。這樣他驚叫了起來而跳到後邊去；使她更其笑得厲害。

『啊，多麼勇敢的一個人呀！』

在這惡作劇底情況裏，她起首在小橡樹底樹幹間追逐他，經過狹的小路，曲折多岐的山路。她陣陣的笑聲驚動了在灰褐石間的成羣的野雀。

『停呀！停呀！你驚嚇了那羊羣了呀！』

一小羣被驚嚇了的羊在四面奔散着，拖在牠們後面，在石壁上有

一團藍色的破布。

『停吧，我沒有了。看啊！』

她把她底空手給逃逸者看。

『讓我們來幫助這啞子吧。』

她就跳到穿破爛衫的婦人之前，那婦人正在用盡沒效果的力量想拉住縛在彎柳做成的長繩上的羊羣。玉坡梨特拉住了那繩束，把脚用緊圍抱着一塊石頭因而使她更有抵抗力。她氣喘了，她底臉變成了紫紅色；但在這不自然的形態裏，她真是美麗極了，她底美麗，光亮了起來，不期然地，像一個火炬。

『來啊！喬琪，你也來呀！』她叫着喬琪，把她底放縱而孩童似的欣歡致意於他。

那羊羣在一叢金雀花裏停住了，一總有六隻，三隻黑，三隻白，柳枝

的繩束繞住了牠們毛茸茸的頭頸。那看守牠們底婦人，消瘦的，很不成樣地穿着藍色的破衣，演着手勢，叫喊出，從她沒牙的嘴裏，一種不能領會的怨聲。她的青小的眼睛，沒有睫毛的，朦朧地，帶着淚而血盈的，有一種惡意的樣兒。

當玉坡梨特給她些施與，她就吻了那片片的金錢。隨後，放掉了繩束，她從頭上拿下一塊破布，沒樣沒色的，蹲到地上，慢慢的，用了十二分的謹慎，把那幾片金錢打了一連串結地結好。

『我倦了，』玉坡梨特說，『讓我們在這裏坐坐兒歇歇兒吧。』他們坐了下來。喬琪這時看清了這地方是靠近那生金雀花底大場地，在那裏，五月底某晨，五個處女曾採了花朵去鋪那美麗的羅馬底小道。那個早晨像已很久遠很久遠了，失掉在夢般的朦朧裏。他說：

『你看見嗎，在那兒，那些叢林，差不多已沒有花朵的叢林？唉，是在

那兒我們裝滿了籃筐而散着花朵在你底路上，當你來到這兒的時候兒……哦！多快樂的一天！你記得嗎？」

她笑了，而在忽變成的和善裏，拿了他底一隻手，用她自己底手緊壓着；然後把她底面頰斜靠在愛人底肩上，把自己埋葬在那回憶底，那幽靜底，那平穩底，那詩詞底甜蜜裏。

不時地，一陣風吹過了橡樹底頂；在下面，較遠些，在橄欖樹底灰色裏，吹過，不時地，一片銀似的清波。那啞婦慢慢地走到在吃草的羊羣底後面；她好像遺下了奇異的東西在她底足跡裏，好像回想到傳奇裏那種兇惡妖精把自己變成青蛙在每個路底轉角處。

「你現在快活了吧？」玉坡梨特很低聲地說。

喬琪想着：「這已是兩星期了，而在我則並沒有些兒變換。還是同樣的希冀，同樣的不安，同樣的不知足！我們還剛在起首的時候，而我早

預見了那終結。我們將怎樣地去享受那在過去的鐘點？『幾句玉坡梨
特底信裏的短句，使他回憶起：『哦！將在何時呀！天能給我使我整天際
在你底旁邊，而享受你的生命？你會見到，我將變成不再是這同樣的女
人。我將變成你底女人，你底朋友，你底姊妹；而假設你覺得我有價值的，
我也會做你底顧問……在我底一面呀，你祇能找到甜蜜和安憩……
這將成爲從沒見過的愛底生活。』……

他又想起：『在過去的兩個禮拜裏，我們整個的生存是包括着那
些個小的形式底偶然之事，像今天底那些事。這確是真的；我已曾見過
在她底裏面另外一個女人！她是起首在變了，就連那些體態，真不能相
信她會這樣快地在強壯起來。差不多可說每一次呼吸都是有裨益；她
吃的每一個果子都變成血質；那空氣底滋補穿透了她底每個氣孔。她
生來就爲了這種怠惰的生活，逍遙的生活，肉體舒快的生活，輕浮草率

的生活。直到現在，她還不會講過一個有意思的字來顯示那心靈底原有。她底靜而不動の間斷是不過爲了肌肉底疲憊而已，正像現在一個樣子。」

「你在想些什麼呀？」她問。

「沒有什麼，我是在快樂着。」

停了一會兒，她又問道：

「我們再向前走吧，要不要？」

他們站了起來。她在他底嘴上送了個發出聲音的甜吻。她感到快活而不安靜。每幾分鐘裏她必逃開了他跑到那石塊底斜坡；而當她想制止她底速度時，她必緊抱了一株小橡樹底枝幹，而枝幹因之就發出聲音彎曲起來，在這震動之下。

她拿了一朵紫羅蘭花吮着。

『這是蜜呢。』

她又拿了一朵，放在她愛人底唇邊。

『嚐一嚐看！』

她似乎是自己第二次在嚐那滋味，當看見他底嘴唇底開動。

『有這許多花兒，這許多蜜蜂，在附近當然有個蜂房呢。』她繼續地說着。『某一個清晨當你睡着的時候，我一定要來到這裏尋找牠……我一定要帶回一個蜂房給你。』

她精神十足地述說着這個冒險，打動了她底幻想的冒險，在她底字句裏顯示出，含着一種現實感覺底輕快，晨曦底清爽，樹林底神秘，尋找底不耐，發現底歡欣，蜂蜜底白色和野香。

他們停在半山，在樹木叢叢的邊境旁，給海裏上升的憂鬱失神了。那海是淡淡地染着顏色，在一片藍和一片青底中間，這青色有統

治全景底趨勢，但那個天空帶着鉛般的青色在頂心；而又這裏和那裏給那陣陣的雲片刻上了許多紋條，紫紅地染着那朝奧東那的弓彎。這光亮反射出白的淡色在水面上，而映着在飄流的枯落下的玫瑰。朝着海邊底背境，排列着成級步地，成融和底度數地，在頂前是二枝黑葉的大橡樹，其次是銀色的橄欖樹，又其次是無花果樹帶着牠們發亮的葉片和青蓮的枝幹。那月兒，橙橘的顏色，很大，差不多已是團圓了的，早升出在地平線底彎圈上，像一個水晶的圓球，在牠底透明裏能夠見到一個幻空的田野，畫在低凸的地方，在一片金的大圓盤上。

聽得到鳥底歌唱，近的和遠的。也聽得到牛底吼聲；隨即一聲咩，再是孩兒底哭聲。於是有一個完全的停靜了，當這些聲音都靜着，除掉孩兒底哭聲依舊可以聽到。

這是一個哭聲，不厲害也不間斷的，但是尖銳的，連續的，又似很無

力的。這就攝引了那靈魂，離去所有其餘的一切，從黃昏底引誘裏攫奪了回來，起了種真正的憂痛使她同情於不認識者底遭受，那幼小的，不可見者底遭受。

『你聽見麼？』玉坡梨特說，她底聲音，早已給憐憫變換了，變成不自然地低小，『我知道這在哭的小孩是誰呢！』

『你知道麼？』喬琪問，他覺得他女人底聲音和形態都發出一種奇怪的顫動。

『是的啊。』

她重覆留神地聽着那可憐的呻吟，這時似已充滿了大地。她又道：『這是食屍肉的魔鬼在吮吸這小孩呢。』

她發出這些字音全沒帶些笑底暗影，活像她是在迷信的國土之下。

『他住在那裏，在那斜倒下的茅屋裏，甘弟愛告訴我的。』

過了一忽的躊躇，在這時間裏他們聽到那哀哭而生出了一個將死小孩底幻像，玉坡梨特提議道：

『我們走去看看好嗎？這並不遙遠。』

喬琪昏亂了，怕見那情景底悲慘和同那些困難而又粗暴的人們底接觸。

『我們去嗎？』玉坡梨特再問道，她底好奇心禁制不住了。『這就在那裏，在那間老的茅屋裏，那松樹底底下。我認識那條路的。』

『我們就走罷！』

她向前直走，加速了她底脚步，經過了一個斜坡的田畝。倆人都靜着；倆人都不過聽到將死小孩底哭聲，就這哭聲做了他們底引導。一步一步地，當哭聲更加清楚而越發表示出那無血的身體，痛苦的僵硬着

的身體，他們的悲哀，成比例地更加刺痛他們的心了。

他們穿過了一叢發出香氣的橙橘底樹林，踏着散在地上的花朵。在一個茅屋底門檻上，他們找到一個很強壯的婦人坐着；而在她碩大的身體上，放着一個小圓頭，頭上有軟漾漾的眼睛，潔白的牙齒，和一個溫柔的微笑。

『你們那裏去呀，娘娘？』那婦人這樣問，並不立起來。

『我們是去看那食屍肉的魔鬼在吮吸着的孩子。』

『這有什麼用呢？你們還是停在這裏休息一回兒吧。我並不缺少小孩呢。看哪！』

三四個裸體的小孩，他們也是有大的肚皮，使人會相信他們也是患着腫症的，他們在地上拖着自已，叫喊而打着滾轉，把任便什麼東西落在他們手裏的就都放進他們底嘴去。那婦人抱着第五個孩子，這

孩子生滿了櫻色的瘡痂，在這裏面呈出一對巨大清明的藍眼睛，像那奇異的花朵。

『你看我也有很多的孩子，這裏的一個是病着。就在這兒停一回兒吧。』

她笑了，用眼睛懇求着客人底慈悲。然後帶了種表示，這表示人家會猜想是用危險底空泛的預知來勸止那婦人的好奇心的欲望：

『到那兒去有什麼益處呢？』她又說道，『看啊，多麼病着呀這裏的一個。』

她再顯示那在受苦楚的小孩，但並不激起些微的憂愁，好似她不過給路過者一個較近的可憐憫的東西去代替那較遠的吧了——好似她要說：『你們既想憐憫，就憐憫在你們面前的一個吧？』

喬琪帶了沉痛似的，細視那有斑點的臉兒，那臉上的大而清明的

眼睛像要吞飲所有這六月天傍晚裏散射的光亮。

『他在遭受着些什麼？』他問。

『啊！先生，誰會知道呢？』那肥胖的女人這樣回答，終是帶着一樣的溫柔。『他有上帝所要的了。』

玉坡梨特送了她些金錢；他們重又走他們底朝着那別一隻茅屋的路，他們忍耐着從那陰影裏的門放出的那反胃的臭氣。他們並不說話。他們覺得有一種心底收縮，在嘴裏的一種憎惡，在四肢裏的一種軟弱，他們聽到尖銳的哭聲，鼻雜着別的聲音，別的喧嚷；然後他們呆着不懂得爲什麼在很遠的地方能聽到這獨個聲音，而又是很清楚地。但是引動他們眼睛的還是那高直的松樹，牠底枝幹黑鬱鬱地聳出在黃昏時的散光裏，支住那滿躲着烏雀的悅耳的高頂。

他們走到的時候，低聲的私語在那些圍繞着受苦者的婦人們中

遞傳着。

『這兒是先生們——甘弟愛底客人。』

『來啊！來啊！』

那些婦人們分開了她們底圈圍，讓到來者走近。她們內中的一個，一個老婦人，帶着繃了的皮，焦土般的顏色，缺乏表情的眼睛，白灰得在牠們空眶裏已溶成了玻璃，對玉坡梨特說，並且撫摩她底手臂：

『看啊，娘娘！看啊！那吃屍肉的魔鬼在吮吸他呀，可憐的孩子！看那給牠們吮吸滅損成的情狀！願上帝保護你底孩子！』

她底聲音是多麼的乾燥，不由得變成了不自然的，像自動機發出的聲音似的。

『你自己畫個十字架吧，娘娘呀！她又說着。

這勸告似很悲哀的在那無生氣的嘴裏，在這嘴裏聲音失掉了人

類底特性而變成個死的東西。玉坡梨特畫了個十字架的記號，然後看着她底同伴。

在屋門底前面，那些婦人們成了個圈圍着一個展覽物，不時地做出些機械式的安慰的記號，這圈是不斷地在變新；有些，早就看得倦的，走開了；別的從鄰近的房屋裏剛來參加。差不多所有的人，見了這慢慢

的死滅，做出同樣的形態，說着同樣的字句。

那小孩睡在一隻小的搖床裏，粗松板做的，煞像一隻小而無蓋的棺材。這可憐的小孩子，裸着體，生着病，消瘦的，青青的，不間斷地在哭，同時搖動他底軟弱的手足，祇有皮和骨的手足，似在求着幫助。那母親，坐在搖床底腳邊，彎成了兩段，她底頭是這樣的低，真差不多快碰到她底膝蓋，好似沒聽到什麼。這似乎有厲害的重量壓在她底頸根上而阻止她底上擡。有時，憂愁地，她放在搖床底邊上，把她底粗大胼胝的手，給太

陽燒紅了的；她做着搖動的模樣，但並不變換她底形態或是打破那寂靜。隨後那神聖底偶像，那些仙符，那些殘物，把松木的搖床快裝滿了，顫動着而又作玎璫聲，當在哭泣忽停的時候。

『梨波拉太！梨波拉太！』一個女人這樣地叫喊，推動她。『看啊！梨波拉太！那位姑娘已來到了——姑娘是在你底家裏了！看啊！』

那母親慢慢地抬起了她底頭向四面觀看，帶着一種昏亂的神氣；於是牠用乾枯而悲傷的眼睛注視來客，在她底眼睛底深處顯出本能而模糊的恐怖比疲倦底憂愁份子還來得多——那種夜行妖術底恐怖連什麼念符驅邪都不能見效，那種無壓魔鬼的恐慌，牠們有權力管理那房子，而決不放棄牠，除非帶走了那末個屍體。

『說啊！說啊！』一個婦人這樣地要求，再搖動她底臂腕，『說吧！求這位姑娘送你到做奇事的童貞女瑪利亞底神像前去。』

別的人帶了祈禱的樣子圍着玉坡梨特。『是啊！娘娘。對她慈仁些！送她到童貞女瑪利亞底像前去。送她到童貞女瑪利亞底像前去！』

那小孩哭得更加厲害了。在松樹底梢頭上，鳥雀們都在發出心碎的啾啾。在近邊，在枯了的橄欖樹叢之間，一隻狗在吠叫。月亮已逐漸放出她底影子。『是的，』玉坡梨特喃喃地說，再不能不忍受那默默不聲的母親底固定的注視。『是的，是的，我將送她去——明天吧。』

『不，明天不能；禮拜六，娘娘呀。』

『禮拜六是節前底一夜。』

『讓她買一枝燭給他吧！』

『一枝好的蠟燭。』

『你聽見嗎，梨波拉太？你聽見嗎？』

『這位娘娘將要送你到童貞女瑪利亞底神像前去了！』

「童貞女會哀憐你！」

「說呀！說呀！」

「她已變成了聾子了，娘娘。」

「她有三天不會說話了。」

在婦人們混亂的哭聲中，那小孩底哭聲越發響了。

「你聽得他怎樣哭嗎？」

「他終是哭得很響的，娘娘呀，在黑夜的時候兒。」

「恐怕這就快來了。」

「恐怕這小孩看見了——」

「畫個十字架底記號吧，娘娘。」

「天是逐漸地黑暗了。」

「你聽到他怎樣的哭嗎？」

「是不是那鐘在撞着而發出聲音嗎？」

「不，誰都不能在這裏聽到。」

「靜靜！」

「誰都不能在這裏聽到。」

「但是我聽到了。」

「我也聽到喲。」

「福哉，瑪利亞！」

所有的人都寂靜了，畫了個十字架底記號，而鞠了一個躬。這好像幾個高聲底波浪，看不見的，從遠處的市鎮上來；但是那孩子底哭聲充滿了每個聽者底耳朵。再後來，就祇這一個哭聲可以聽到了。那母親已跪在搖床底腳旁，在叩頭。玉坡梨特，低了她底頭，用了熱誠在祈禱。

「看啊，那邊，在門口的裏面！」一個婦人輕輕的對旁邊的一個說，

喬琪很留神而不安地扭轉了他底頭。門口是滿佈着陰影。

『看啊，那邊，在門口的裏面！你看見什麼東西嗎？』

『是呀，我看見的，』別一個回答，不確定地有些兒恐懼着。

『這是什麼？你看見什麼？』第三個人問。

『這是什麼？』第四個人又問。

『這是什麼？』

忽然地好奇和恐懼主宰了他們，他們朝着門看。那小孩哭着。那母親站起了，然後她也用無光的眼睛注視着，在陰影裏發出神秘的門口。狗在橄欖林裏狂吠。

『這是什麼？』喬琪說，用了低的聲音，但也稍有些力量去丟開那在增進的幻想底不安。『你看見什麼？』

沒一個女人敢回答。她們，在陰影裏，都看見彷彿的體態底外形。

他就走向那門去。當他經過了門檻，一種火爐似的熱氣和憎惡的
污臭阻礙住他底呼吸。他旋轉了身子，走了出來。

『這是一把鎌刀。』他說。

確實的，這是一把掛在牆上的鎌刀。

『啊！一把鎌刀。』

因之各種的聲音又起來了！

『梨波拉太！梨波拉太！』

『你瘋了嗎？』

『她瘋了。』

『天色已漸晚了。我們回去吧。』

『他不再哭了。』

『可憐的小孩子，他睡着了嗎？』

「他已停止了哭了。」

「把搖床拿了進去吧；夜在濕潮了。我們將幫助你，梨波拉太。」

「可憐的小孩！他睡着了嗎？」

「人將以為他是死了。他不動呢。」

「把搖床搬進去，好不好？你聽到我們嗎？梨波拉太？」

「她是瘋了。」

「燈在那裏？約瑟就將回來。你沒有燈嗎？約瑟就將從石灰窰回來

呢。」

「她瘋了。她再不說些什麼。」

「我們要走了。上帝保護你！」

「可憐受苦底肉體呀！他睡着了嗎？」

「他睡着了，他睡着了……他現在不覺得有痛苦了。」

『啊，耶穌啊，救他！』

『保護我們呀，啊，上帝！』

『再會，再會！晚安！』

『晚安！』

『晚安！』

第三章

那狗不斷地在橄欖林裏狂吠，當喬琪和玉坡梨特朝着甘弟愛底房屋底路上走回去時。但停後那畜牲認識是主人底賓客，牠就停了叫而歡欣地去迎接他們。

『唉，是加亭奴，』玉坡梨特喊道。她就彎下去撫摩那可愛的畜牲，她們是早就成了朋友的了。『牠是在叫我們。時候已漸遲晚了。』

月亮升高在天底寂靜裏，慢慢地，先發出一種明亮的光波，續漸籠

罩了蒼蒼的天空。所有四周田野裏的聲響在這安靜的光線底下都消失了。而這不期然而然的寂靜對於喬琪好像神奇似的——喬琪有不可解釋的恐懼使他留意。

『停一刻兒，』他說，拉住了玉坡梨特。

他很留神地聽着，

『你在聽些什麼呀？』

『這對於我好像——』

他們倆都朝穀倉底一面回顧，橄欖林被遮掩住而看不見了。但他們聽不到什麼除掉在小灣裏的海水所發出的均平而又搖動的韻聲。在他們底上面，一隻蟋蟀在飛着，驚破了清空而發出似鑽石和玻璃片相互的磨擦聲。

『你會以為那小孩是死了嗎？』喬琪問，並不偽飾他底情感。『他』

停止了哭了。」

『這是真的！』玉坡梨特說。『你信他已死了嗎？』

喬琪並不回答。他們又再走他們底路到橄欖林下面去。

『你會留神地注意那位母親嗎？』終久他問道，一忽的寂靜後，內心完全給憂鬱的影像佔據了。

『我底上帝啊！我底上帝啊！』

『那年老的婦人撫摩你底臂腕！什麼的一種聲音！什麼的一副眼睛！』

他底字句明示出那主宰他的奇異的恐懼，好似方才的景像給他一個可怕的顯示，好似生命忽然地已明顯給他在神秘而兇惡的情景之下，用了不能消滅的記號擊傷而重壓着他。

『你知道麼，當我走進那間茅屋，在門背後的地上，躺着一隻野獸』

底屍體——已半爛了。那臭氣真阻塞了呼吸。」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啊！」

「這或許是狗也許是貓。我不能很明瞭地看清楚。真不容易看清楚裏面咧。」

「你能够確實麼？」

「是的，是的。決定有隻死了的動物。那臭氣——」
一種憎惡的顫抖驚動了他，當他想到牠的時候。

「這將怎樣呢？」玉坡梨特說，她自己覺得已傳染了恐懼和憎惡。

「我怎能知道呢？」

狗叫了一聲報告他們之來到。他們已經到了。甘弟愛在等候他們，那晚餐早已安放在橡樹下面了。

『多麼遲呀，娘娘！』和靄的女主人喊道，帶了些微笑。『你在什麼地方來着？你將給我些什麼，要是我猜中的話？好，你會去看梨波拉太馬安尼拉底兒子的耶穌呀，願你保護我們從那奸詐者底手裏！』

當他們已坐在桌子底旁邊，她走近了，奇異的說着話而又問問句。『你看見他嗎，娘娘？他並不變好；他還是在那裏病着。但他底爺娘已做盡了所有的方法去救治他。』

他們什麼沒做過！甘弟愛述說所有試過的藥品，所有用過的念符。牧師也已去過，用了他底披肩底邊蓋在這孩子底頭上，讀了聖經裏的幾節。那母親在門楣上垂掛了蠟的十字架，在耶穌升天日裏祈禱；她會用了聖水灑在拱基底鉸鏈上，而高聲誦背那信經，連續地背了三次；她也曾把一把鹽放在一塊麻布上，然後她把布縫了起來而掛在她底將死的孩兒的頸根上。那父親會守了七個整夜；他守着七個接連的黑夜，

在一隻罩着鍋子的光亮燈籠之前，預備捉住那食屍肉的魔鬼。祇須給針刺了一下就可使人眼看見牠。但是那七夜都過去了而毫無結果，那小孩是續漸地瘦小下去，全無希望地。末後，照了巫婆底勸告，那失望的父親曾殺了隻狗而把屍身放在門背後。這就阻止了那魔鬼的進去，當沒有數完那狗屍上所有的毛。

『你聽見麼？』喬琪對玉坡梨特說。

他們不吃東西，他們底心原是給憐憫壓着，而這時又給驚惶了，當聽到這種黑暗而殘忍的生活底幻像，這些幻像包住了他們沒效力的愛底空閒的時候。

『願耶穌保護我們從那奸詐者底手裏！』甘弟愛又說，然後虔誠地，她指着在生長的水果底地方。『願上帝保護你們底兒子，娘娘呀！』

接着她又說：

『今晚你都不吃！你是沒有胃口吧！那個天真的靈魂摧痛了你底心了，看啊，連你的先生都不吃呢！』

玉坡梨特說：

『是很多人死去——像那樣的麼？』

『哦！』甘弟愛接着說，『這裏是不吉的地方，可惡的種類充塞在那邊。誰都不能安穩，願耶穌保護我們從那奸詐者底手裏！』

她重複了這懇求，又說道，指着桌上的一隻碟子：

『你看見這些魚嗎？牠們是從車布柯來的；牠們是吞傾啞帶來的呢。』

她低了她底聲音。

『你願知道麼？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吞傾啞和他底家眷都給魔鬼作弄過的，就到現在他還不能逃避那種魔力呢。』

『誰是吞傾啞？』喬琪問道，停了呼吸似的聽那婦人底字句，給這些東西底神秘迷住了。『從車布柯來的人嗎？』

他回憶起那骯髒的面貌，差不多沒有下巴似的，大不過似個拳頭，長的鼻子，高凸而尖得像梭魚底鼻子，在兩隻小而閃射的眼睛之間。

『是啊，先生。看那邊，假設你底眼睛好的話，你能够看到了。今晚他在月光下捉魚呢。』

甘弟愛指着外面在石上的大的捕魚機——那一堆沒有皮的樹幹，木板和繩束，牠底奇異的白色煞像有些在洪水前的兩棲動物底大骸骨，在寂靜的空氣裏可以聽到絞盤底輾軋聲。因為潮水不高，石子露出水面來，海藻底香氣從邊岸上得勝地吹得漸漸厲害而更加清爽了，比較那肥腴山上的臭氣起來。

玉坡梨特呼吸着在那沉醉的空氣裏，快將完全給這厲害的感觸

佔據着，使她底鼻孔震動，而眼睛半閉起來。她喃喃地道；

『啊！多麼愉快呀！你嗅到麼，喬琪？』

他，在他底一方面，是很注意着甘弟愛底字句，而在幻想中看見那靜的戲劇垂掛在海上。這婦人喚起的幻景，在這寂靜的晚上他底靈魂，傾向於神秘和自然底迷信裏，發出無窮的生活和悲慘的恐怖，真是第一次他有了個廣大而混雜的觀察對於這他所不知的人羣，對於這些可憐的人們，滿是些獸性和獸似的痛苦，彎着而又流汗地在草泥上或是埋葬在茅屋裏的深處，永遠在這些黑暗的勢力的威脅之下。在這田野裏甜蜜的地方，他選中了做他愛情底舞台，他發現了一個猛烈的人類底騷擾；這好比是他發現了一羣蟲蟲在染着香氣的束束的美麗的頭髮裏。他覺到同樣的顫動，以前早就覺到過，當和粗粗明顯的生活接觸。『近來，見了他底親戚，他底父親，他底弟兄，貧窮的人，迷信的大食者。

『忽的他覺得好似他並非獨個兒地和他底夫人在慈仁的生長中，而在這下邊他曾有一天相信他得到了個新的情感。他自己覺得，反之，給一羣不認識的人們環繞着或簡直擁擠着，這羣衆，帶了樹幹所有的同樣的生活力，盲目的，頑固的，不能鎮服的，給種族底羈絆把他黏住，而忽然給那一瞥，一個手勢，一個歎息，一個噓唏，一些呻吟，一聲哭泣，使他又感到他們底遭受了。』

『啊！這地方是不好的，』甘弟愛又說，搖搖她底頭。

『但是謝班爾底救世主將要來洗淨這世界了。』

『那救世主？』

『父親，』甘弟愛喊道，朝着那所房子，『救世主將在何時來到這裏呀？』

那老人站在門檻上。

『這幾天裏吧，』他回答。

轉向海岸，這海岸在鈎月發出的黯淡的光線之下，在朝奧東那一方面已消失了牠底形態；他用了不確定的手勢指示新來救世者底神秘——鄉下的人民把他們底希望和信仰都交給這救世主了。

『這幾天吧——快就來了。』

這老人，很喜歡說話，走到桌子底旁邊，帶了個不穩定的微笑看着他底客人，問道：

『你們知道他是誰啊？』

『怕是仙潑拉史吧，』喬琪說，在他底記憶裏喚起了一個遠而不清楚的回想，仙潑拉史第蘇爾門狂喜的回想，他底眼睛注視着太陽。

『不，先生；仙帕利是已死的了。那新的救世主是謝班爾的奧勒斯特。』

這老人用了慇懃而明明加上了色彩的方言，詳述那新的聖徒列傳，那種田野民衆所料想的。

奧勒斯特，一個尖帽的僧徒，曾在蘇爾門認識了仙潑拉史，因而從他那裏學到在將升的日面上能讀知將來的本領，隨後他就周遊世界：他曾到過羅馬，而對教皇說過話。在另一個地方，他又對王帝說過話。回到謝班爾，他底生長地的時候，他在墳墓上和遺屍等同住了七年，穿了件毛織的短衫，朝朝暮暮地鞭笞自己，依照定着的紀律。他曾在教堂裏講過道，漁夫們都感動得流淚而哭了。後來他又巡禮到所有的聖廟；他曾有三十天留在安公拿山上；十二天在聖般拿上；他也曾爬上頂高的山峯，努力地掙扎，經過了積雪，他底頭光禿了。再回到謝班爾，他又從復在他底教堂裏說道。但是過不了多些時候，給他底讐人逼害後，而又驅逐出來，他找了高息加島做個避災之地；就在那裏，他自己做了使徒，決

定去周遊全個意大利，而把地底血在每個城市底門上寫下聖母底名字。然後回到故鄉報告，說他曾瞧見一顆星在森林之中，而就從這顆星，他得到了道了。末後，給永存的天父底聖感，他得了那新救世主底盛名。

他現在在進行他底巡禮經過各個田野底區域，穿了紅的寬衣和藍的袈裟，長髮披到肩上，鬚髯修剪得煞像耶穌底。他底使徒跟隨了他——那種丟掉了鐵鍬和耒耜而專誠於新信仰底勝利的人們。在潘太柳尼唐拿條的地方聖馬太底神靈復活了；在安東尼瑟加米格柳的地方聖彼得底神靈復活了；在裘悉帕斯鈎梯，馬息克朋底；在瑪利亞克拉，聖意列在白斯底；范桑第其阿巴梯斯太，曾代表過天使長聖米蓋爾，是那救世主底使者。

這些人們會耕種過地土，割過麥，修剪過葡萄樹，也榨過橄欖；他們會牽着牛羊上市場去爭論過價錢；他們會引領一個婦人到聖壇前，產

了孩子，而看見這些孩子長大起來，大了，死去；總之他們過着平淡的鄉下人所同有的生活。而現在他們，救世主底門徒，經過的時候，算是神聖的脚色了，但同像是以前的人，在兩禮拜前，他們曾爲了麥底分量爭論過。他們經過的時候已變換的了，分有着奧勒斯特底神聖，享受了他底恩惠。不論在田畝裏或在房屋裏，他們曾聽到過一個聲音，他們登時就覺得清潔的靈魂進了他們犯罪的肉體，聖約翰底神靈是在裘悉帕卡巴裏；聖柴加利史底，在巴斯加排西利果裏。婦人們也經驗得那種奇事。山尼加利亞的一個婦人，嫁給某個奧笳斯丁的人，謝班爾的裁縫，爲了要把她底信仰底熱誠明顯給救世主看，曾想再做阿拍拉罕底獻祭，用火燃燒一張席子，一張她底孩子們睡在上面的席子。別的婦人們做了別個的證明。

這選擇者現在經過那田野，帶着他底使徒和善女們一行人。從海

邊或山上的各處頂遠的地方，成羣的人們聚集來看他走過。在破曉之時，當他站在他住的房屋底門口，他總是看見一羣人跪着祈禱。直立在門檻上，他講着道，接受了那些悔過，行了聖餐——就祇片片的麵包。至於他底滋養品，他喜歡吃和着老的花朵煮熟的蛋，或是和着野龍鬚菜底頭；他也吃蜜，硬果和杏子的混合物，這樣東西他叫牠作嗎喲，追憶着在沙漠裏的嗎喲。

他底奇事再也數不清楚。單就那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升向天空，他救了那被屬有者，醫好了孱弱的，復活了已死去的。假設有人要問他，他並不給些時候等他開口，就告訴他他底父母底名字，解釋他底家事，明顯給他看那最不清楚的秘密。他也講出死者底靈底消息；他指出那藏有財寶的地方；用了某種三角形的肩胛的綑帶，他拯救了悲慘的心。

『這是耶穌又降世了呀，』哥勒弟仙檳總結地說，用了信仰熱烈

的聲音。『他也將在這兒附近邊經過。你看見那麥是怎樣地高了呀？你可曾留意到橄欖樹叢是怎樣地茂盛了呀？你可也曾注意到葡萄樹叢已重掛着果實了嗎？』

敬尊老人底信仰，喬琪鄭重地問道：

『那末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呢？』

『他是在披翁巴。』老人回答。

『他指着遠處的海灘在奧東拿底那一面，喚起了在他底客人底心中那沐着海水的土拉瑪省底一部分情景——一個差不多是玄妙的情景，那給小而彎曲的河流灌溉着的肥田，在那裏，在白楊樹不停止的顫動下，一條溪水流過一床磨亮的沙地。

過了一會兒的寂靜，哥勒又道：

『在披翁巴，他說一個字就能夠停止在鐵路上行動的火車！我底

兒子看見的呢。維多曾告訴我們的嗎，甘弟愛？」

甘弟愛證實了那老人底字句，更敘述那奇事底詳情，那救世主，穿了他底紅衣，前去迎着火車，走得很鎮靜地在兩條鐵軌之間。

當敘述的時候，甘弟愛和那老人不停地注視着那遠處，就是他們底手勢也這樣，好像那希冀中的將來的神人，他們已看見了似的。

『聽啊！』玉坡梨特插嘴說，拉了喬琪底手臂，他已早沉醉於越發遠大的內心表現裏。『你聽見什麼東西嗎？』

她站了起來，經過了曠場，走近到荊球花底欄干。他跟着她。他們靜靜地聽着。

『這是一個在巡禮到卡沙爾保定陰的童貞女的賽會』甘弟愛說。

在平靜的月光裏，一種虔誠的歌唱發漲着牠底慢而單調的韻聲，

同那更迭的男底和女底聲音在均平的間隔裏。一隻這種半和唱的歌，唱着抒情詩某一首底首節，低低的聲音；那另一隻半和唱的歌用了高音唱着疊句，無限止地拖長了那尾聲。這好像潮水的到來，連續地湧高而又落下。

這賽會底來到底速度，和那音韻底遲緩正成了個反比例。第一批進香者已在路底轉角處，近車布柯底橋底那邊了。

『他們在這兒，』玉坡梨特叫喊着給賽會和聲音底新奇激動了。『他們在這兒。人數多極了！』

他們是排列得很鬆地走着。他們底進行和歌唱底速度底相反，是這樣地奇怪，真給他們一個近於幻想底形象。這好像一個超人底力量驅逐着他們前進，不自知地，向着目的地走去，而那些從他們嘴裏發出的字句留着在光亮的空氣中，在他們經過的路上繼續地震動着。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他們帶了重重的踐踏聲經過，呼出一種酸而像草的臭氣，彼此是這樣地擁擠着，真使什麼東西都不能浮露出來，除掉那長長的棒子所裝成的一個十字架。男人們在前面走着；女人們更其多了，在後面，她們白色的花線下，搖着金飾品底閃光。

瑪利亞萬歲！

她底創造者萬歲！

在附近，當每個重複底時候，他們底歌聲有一種叫喊底激烈；慢慢地牠減低了熱烈，顯出疲憊底樣子，給一個連續而整個的奮力壓倒了；這起首，在那二隻半和唱的歌裏，差不多終是發生在獨個而更有力的聲音裏，當牠延長了聲浪，這聲音不但高越了別的；而時常地在音樂底聲波裏，牠就高高的，而又很清楚的支撐着在那首節或末段疊句整個連續裏，表示出一種更虔誠的信仰，一種奇異而超常的靈魂在那混混的人羣中。

喬琪注視着牠，很留神地跟着牠當牠在遠處續漸低下去直到他底耳朵再也聽不到。這使他對於那神秘的勢力發生了種不尋常的情緒，這勢力是那本地人民底大根源，就連自己也是從這裏邊生出的。

那賽會消失在海邊底彎處；後來又出現在海角底最高處，在光裏最後又消失了。至於那歌聲，經過了那迷茫的黑夜，變成聽不清的低聲

了；漸變成這樣的輕小差不多快給平靜的海底慢而一致的音調沉沒了牠。

坐在欄干上，她底肩斜靠着荊球花底樹幹，玉坡梨特停着，不聲，不動，不敢擾亂那虔誠的默想，她底愛人似已浸沉着的默想。

頂亮的太陽光線將顯示些什麼給喬琪看哪，那今晚這單調的歌唱所不會顯示給他看的？所有些分散的影像，新近的和已舊的，那種還在激動着深刻的感觸而使產生出牠們和那種埋葬在他記憶底最深處的，所有這些都在裏面縛在一起，而給他造成個理想的景像，這景像把他帶到個頂曠大頂尊嚴的實現裏。他底本土和他底種族於他看來似乎已變換了，有時高聳了起來，帶了種奇異而可怕的景像，神秘地那樣重要的永久的，沒有名字的東西。一個山，像巨大的原始時代的冰窖，在中間聳起像野獸底形體，永遠地堆積着雪；那斜的一面，滿生着橄

欖樹的海角給那不停的悲慘的海水沐浴着，在這海底上面，船隻都帶了悲哀和火紅的顏色。道路闊得像河，青得滿是些草，裸露的石塊點綴着，巨大的路跡四散在這裏和那裏，引領那牛羊羣底遷移從高處向下直到平原。已死去而忘掉了的宗教底儀式還是存在着；那不可思議的權力底記號有好多世紀存在那裏沒觸動過了；那原始人類底風俗，早沒了的，固存在那裏，沒變化地一代代地傳着；許多的樣式，奇異而無用的，留在那裏算是一個早先生活底尊貴和優美底證明。長列的馬馱了麥穀在那裏經過；那信仰者騎在重負上，他們底頭戴着穀穗，和粉團底條帶，而把那五穀的祭品放在偶像底腳邊。幼年的女兒，頂了裝滿麥的籃在她們底頭上，引領着一隻屍骨上更大的籃子的雌驢經過那條路，籃裏放着那些祭品，她們走向祭臺去，歌唱着。男人和男孩子們，戴着玫瑰花和霜白的漿果，在他們底巡禮裏，爬着在一塊印有仙潑生底足跡

的石頭上。一隻白的公牛，在豐盛的牧場裏養肥了一年的，給一塊紅色的披布遮着，上面則騎着個小孩，在賽會裏的旗幟和燭炬底中間進行着；牠跪在廟門前，在衆人讚揚之中；然後走到了廟底正中間，牠撒了糞，而那些信仰者就從這熱騰騰的東西裏找得他們濟事的預知。在節日裏這河邊的人民把白鬼櫻子縛了他們底頭，在晚上他們唱着歌經過了河水，手裏拿着滿是葉片的枝幹。清晨之時，在田隴之間，處女們洗着她們底手脚和臉兒在清潔的朝露裏，完成一個誓言。在山上，在平原上，春天底第一個太陽是給古的讚美詩，給金屬相觸的怪聲，給叫喊和舞蹈歡迎着全境裏面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們尋找那從夢裏初醒的蛇，活捉了牠們，割傷了牠們底頸根和腳爪，這樣裝飾了後，就去獻給他們底聖者，這聖者就將把那毒的咬傷證明給他們看。在田浴裏的山坡上，年輕的辛苦者，帶了他們所牽着的牛，在老人面前，互爭着誰應該跟那從

山頂到平原的頂直的溪渠；評判者把錦標給得勝的人；而那父親，帶着淚珠，張開了手臂去迎接他得勝的兒子。因之在所有的儀仗裏，在所有的賽會裏，在所有的工作裏，在所有的玩耍裏，在所有的誕生裏，在所有的戀愛裏，在所有的婚姻裏，喪葬裏，每個地方都現着一個農事的記號，每個地方都表示出而敬重着那大生產者——土地——就從牠底胎裏送出所有的泉源，有益的和欣悅的。全家的婦人們聚集在新婚者的屋內，一籃的麥穀頭在她們底頭上，在麥穀上有一方麵包，而在這麵包上又插上了一朵花；她們一個個地進去，灑着一滿手占卜的穀粒在那快樂的妻子底頭上。在將死者底牀腳邊，當那將死時的痛苦在延長着，兩個族人安放了一把犁鏟，算是能中斷那恐怖而迫速死之來臨。那工具和結果因而就有超然的重要和力量了。一個神秘的厲害的情感和不斷的慾望給與周遭的東西一個活潑潑的靈魂；慈仁的或兇惡的，好

的或壞的預兆，參加於每個運命底領境裏，給一種顯明或隱秘的行動。一張起水泡的葉子壓在裸露的手臂上顯示出愛情或冷淡；那火爐旁的鎖索丟在街裏驅逐了可怕的狂風雨；一隻白安放在窗邊叫回了失去的鴿子；那烏雀底滿佔領着的心，通引了知慧。神秘參進每件事情，包括和限止了每個生存；那超人的生命製造出數不清和不消滅的幻像，主宰了，隱藏了，而又浸沉了尋常的生命。那些幻像使田地上滿住了人民，滿築了房屋，阻礙了高天，迷混了眼睛。

神秘和韻調，各種儀式裏最重要的兩種原素，散漫在各處。男的和女的連斷地表顯他們底靈魂在歌聲裏，唱着所有在房檐下和蒼穹下的他們底工作，歌唱地紀念着生命和死亡。搖床底四周和屍架底四周，彈起了音樂，慢而長長的，很古很古，已古得怕快像那人種一般，那發出巨大悲哀的人種。悲哀的，嚴肅的，固定在無可更改的韻調裏的牠們

好似讚美詩歌底片屑會屬於記不起的祈禱文，這祈禱文曾在幾大隻原始時代神話的消滅後還存着。牠們並不多，但多麼地超越，使得新的歌唱不能排擠掉牠們底地位。牠們是一代代地傳下像那內傳的遺產，在有形的物體裏永遠附着的；而各個當自覺了的時候，聽到牠們又在牠底裏面重響着，像是內心底言語，而聲音就給這內心底言語一個顯露的形體。一樣地像那些山嶽，那些谿谷，那些河流；一樣地像那些風俗，那些惡習，那些美德和信仰，牠們成了鄉土底和種族底結構底一部分。牠們像那些草泥，也像那些血液，永不消滅。

就是這種鄉土，就是這種種族，新的救主來到了過，至於他底生活和奇事，那老農早已敘述過了。這人是誰呀？一個棄絕世慾，聰明而清白得像仙潑拉司，崇拜太陽的嗎？一個奸滑而奢欲的走江湖者，愚弄信他者底誠心爲自己底利益的嗎？他到究竟是誰呀，他從小小的河旁，能够集

聚了成羣的人們，從近處或遠處，用他獨個兒底名字，引誘得母親們丟棄她們底孩子，喚醒在最愚笨者底心靈裏那顯現和另一個世界裏底聲音。

喬琪重又想起奧勒斯特底樣子，穿着他底紅衣，溯着彎的小河流走去，在那裏那白楊樹不停的顫動下，一條溪水流過一床麻亮的沙地。

『誰知道呀，』他想着，『這意外的明顯不會做了我底拯救？爲了我要變成再是我自己，爲了我要認識我真實的本質，要不要把我自己放在密切的接觸裏和那生我的人羣？當再埋葬我心靈底根源進那產生的泥土裏去時，我要不要吸些清潔而可再生的樹液，這樹液將有一種能力去驅逐所有那些在我底裏面的虛僞的和異樣的，所有那些從成千的接觸裏我曾自知和不自知地得到的？就說現在吧，我並不追求真理；我不過想復元我自己底素要，補充在自己裏我種族底特性，因而

使牠們漸漸有力而變得越發厲害越好。照這樣融和我底心靈和那分散的心靈，我將會重有我所缺少的那種平穩。於有智識的人，平穩底神秘是知道怎樣去轉移他那種族底天性，嗜慾，傾向和根本的情緒到一個超特的地位。」

神秘和韻調四散在各處。在附近，在起泡沫的海岸上，海用了平均的間隔呼吸着，但在停止之間，可聽到，逐漸逐漸地輕弱的，潮波底尾聲，在不停地加長的間隔裏觸着海邊。進香者底歌聲，沒異議地給作回聲的空谷回響着，重又聽到了一回，然後也就消失了。在伐斯多覃樣底那一邊，天空給屢次閃閃的光線照亮着，而在平靜的月光之下閃得變成紅色的了。玉坡梨特是在做夢，斜靠着一枝樹幹，眼睛注視着無聲的閃光。

她不會動過一動。她那延長而同樣狀態底不動是很平常的；而有

時狀態上帶了種似中風的樣子，真差不多都是嚇人的。這時她就再沒有那年輕同和善的容貌，草木禽獸都很懂得的，乃是寡言難馴的動物底樣子，而這種動物專集有了所有的那些離隔，屏斥和毀滅愛情的能力。那三種非常的她底美麗的要素——她底眉毛眼睛和嘴——怕從沒有達到這樣地厲害的高度，來顯示婦人底永久的魔力底標識。好像這寂靜的晚上讚助了她體態底這樣的變易，釋放了真實，而高尚化了她底心靈，使愛她者知道她底整個，不是因觀察底正確，乃是由於思想底精密。夏天底晚上，滿帶着月光底明亮和各種的幻夢，灰白的或看不見的星星，和頂悅耳的海底聲音，好像是神權幻像底本土。同樣地像陰影逐漸長得比原體還長，同樣地像牠倒映在那背景底無限裏，那愛情底定數使得玉坡梨特底身子在旁觀者看來更其高大而悲慘，這些旁觀者底預知逐漸地變成更明瞭而更可怕的。

是不是這個，在同樣的不動裏，這同一個女人，從洋臺底高處，曾默想過在死水上行駛的單隻的白船嗎？這是她；就是現在，雖則剝奪了她所有的殘忍的真實的外貌，那同樣憎惡所給她激起的情感又震動起來——那性別致命的憎惡，在愛戀底深處的，隱藏或明顯地，生長在每件事情底深處，從第一次的瞥見直到厲害的憎惡。

『因之』他想，『她是讐人。她活着的時候，她總能够管束我，她將阻礙我不給我踏進我看見的門檻裏去。我怎能回復我底實質，假設我有一大部份在這女人底手裏？真是虛空呀，那向着新世界的渴望，向着新生命的渴望。只要愛還存在，世界底軸樞總靠着一個單獨的心靈，而生命也就給一個狹小的圈圍圈着。要復活起而戰勝，我必須把自己從愛戀裏釋放；我必須從讐人處拯救自己。』

他又幻想到她已死了。

『死了，她將變成思想底目的；一個完全的理想境，從不着實和不完善的生存裏，她將進到整個而固定的一個，永遠脫離了她柔弱的肉體，多麼易受誘感和富於肉感的。毀滅佔有尋找絕對的愛戀的人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忽然地，玉坡梨特大驚起來，好似一個不平常的顫抖震動了她。暗示着俗常的迷信她說：

『死剛巧經過呢。』

她笑了可是她底愛人，給奇異的符合擊震了，不能壓止本性的呆笨而驚惶的行動。

那狗兒忽的叫起來了，帶着急促的憤怒，他們倆同時起了身。

『這是誰啊？玉坡梨特』說，不安地。

那狗用了新的氣力叫得更高了，還是對着橄欖林那一面。甘弟愛

和那個老人走出了房屋。

『這是什麼？』玉坡梨特又說，不安地。

『這是誰呢？』老人說，注視着黑暗裏。

一個人底聲音從橄欖林裏發出一個哀求的哭聲。隨後出現了個不清楚的形體，甘弟愛登時就認識出來。

『梨波拉太！』

這母親放着那隻搖床在她底頭上，暗黑的布塊覆蓋着。她挺直了身子走着，差不多似硬了的，不轉彎，也不走錯了路，沉浸於沉思裏，啞默得像個不幸的夢中的夜行者。盲盲然前進朝着那不知的目的地。有一個人禿着頭跟着她，哭泣着，哀求着，用她底名字叫喊她，彎着身，打着他自己底兩邊，或是帶了種殘忍的失望的手勢，把他底頭埋藏在頭髮裏。奇異而悲慘的，跟着啞婦底脚步，他哀哭着，在他底悲咽之中：

『梨波拉太！梨波拉太！聽啊！聽啊！回家去呀！啊，我底上帝呀，我底上帝呀！你到哪兒去啦！你去幹什麼呀？梨波拉太聽啊聽呀！啊，我底上帝呀！我底上帝呀！』

他哀求地想留住她，停止她；但他並不觸着她。他帶了悲痛過分的樣子，伸出自己底手給她；但他並不觸着她，好似有些神秘的緣故阻住了他，好像一個神符使得那個人碰不到。

甘弟愛既不去迎住她，也不阻住她底路。她不過向那男人問：

『什麼事啊？什麼事啊？』

那男人用了手勢表示出她底癡狂。這使喬琪和玉坡梨特回憶起閒談裏的字句：『她瘋了。她早變成了啞巴。她已三天不說話了。』

『她瘋了。她瘋了。』

甘弟愛指着蓋沒的搖床，用了輕聲再問道：

『他已死了嗎？』

那男人哭泣得更厲害了。這又使喬琪和玉坡梨特回想起那些閒談裏的字句：『他已停止了哭了。可憐的小孩啊！他睡着了麼？他好似一個小的屍體。他不動了。他睡着了，他睡着了……他現在不覺得痛苦了。』

『梨波拉太！』甘弟愛喊着，用了她肺腔裏的全力，像要叫醒那如頑石的可憐人。『梨波拉太，你到哪兒去啊？』

但她並不推動她，更不阻止她底去路。

隨後所有的人都靜定了，注意着。

那母親朝着前面走去，高聳而直直的，差不多已僵硬了似的，不轉動地，用了她底無神而又乾枯的眼睛留意她底前面，她底嘴緊緊地閉着，一隻像給蠟封住的嘴，似已發着誓將永遠地不響而失掉呼吸。在她

底頭上，她平放了那隻搖床，變成了一口棺材；而那男人底哭泣帶上了單調而斷續的聲韻。

這悲慘的一對夫婦經過了曠場走到了才給進香者踐踏過的小路，在這上還浮着虔誠的靈魂，讚美詩歌所遺留下的。

那對愛人，他們底心兒給哀憐和恐怖壓抑着，用了他們底眼睛，跟隨那悲哀的母親底外形，漸消失在深夜裏，在那閃光底那邊。

第四章

現在並非玉坡梨特，到是喬琪提議要有長久的旅行，長久的探險。總被責爲『時常等待着生命』他決定去遇到牠，去在那可見的真實裏，尋找牠，收聚牠。

他底不自然的好奇心，使他注意到那些東西，就連輕輕地震動心靈底浮面都很容易的，更談不到穿透而震動牠底深處。他試着去找

尋，在他底心靈和有些東西底中間的原來沒有的連絡；他也試着去丟掉他內心底冷淡，這無生氣的冷淡使他對於所有外界底騷擾，好多時成了個門外漢。聚合他所有的顯明的本領，他使自己去找他和環境的相似點，因而他或許能够再和環境很忠實地融合，而對於牠有永久的忠實。

但在他底裏面，並不會喚醒起那曾幾次使他歡欣而驚愕起來的奇特的情感，當他住在隱舍底第一天，愛的人兒還沒有到來之前。他不能再有那第一天的忽至的沉醉，當他相信他覺得日頭已在心裏；也不能再有第一回獨行的慘淡的失神，也不能再有像在那五月底早晨費維塔的清唱和露珠潤着的金雀花底芬香，使他得到意外的欣悅。在陸上和在海裏人們現着一個悲慘的影像。貧窮，疾病，瘋狂，恐懼和死亡都站在旁邊等着，或是充斥地顯現在他底路上。可怕的惑溺底狂波從鄉

郊的一端湧流到另一端去。黑夜和白天，遠處和近處，虔誠地高唱着讚美詩，單調而不停的。是在期望着救世主；麥裏的鸚粟花使人追憶起他底紅衣底影像。

環着他，信仰變改了所有的草木。基督教的聖徒列傳纏住了樹幹，在枝上開着花朵。在童貞女馬利亞底膝上，一個亡命者，給法利賽人追逐着，聖嬰耶穌變成了穀麥滿溢出來。躲藏在倉廩裏，他使得那麵朶高發起而用不盡。在那乾燥而有荆棘的羅賓豆的上面，那會刺傷過童貞女底嫩脚的羅賓豆，懸掛着一個咒詛；但是那亞麻則被祝福了，爲的是牠們底外皮曾使法利賽人眩迷過。也祝福那橄欖樹，因他牠底枝幹曾做過聖家底躲身處，樣子像個矮屋，同時也因爲牠底清油曾給燃燒過；祝福那枝杜松，因爲曾安放過聖嬰在牠底叢堆裏；也祝福那青冬，爲了同樣的有禮節的服務；也祝福那株桂樹，爲的是牠是在那洗過聖嬰的

水所灑過的泥土裏生出的。

他怎能逃避神秘的失神那神秘散佈在所有被創造出的東西裏而把他們變換成只一個生命底記號和徵象？

『喬琪，』給這些暗示擾亂了，使他底趨向胡亂地生了出來，自言語地道：『啊！假設我有真實的信仰，那使得聖守拉斯脫確實地看見上帝在聖餅裏的信仰。』這並不是個空虛或無意義的渴念：這是個偉大而熱望的，他整個心靈底渴念，而也是個不平常的痛苦，使他所有的生存的原素消失；因為他覺得這就是他不快而懦弱的秘密。像德梅翠斯奧呂斯巴一樣，喬琪是個不信有上帝的人。

他心頭上又現出一個和善靜默的人，滿臉顯出男子的悲哀，還有單獨的一束在前額中間的白髮，屢雜在黑髮裏，給他個奇特的容貌。

德梅翠斯是他實在的父親。爲了名字的偶同，那神者的父道好似

已全獻給神聖了的刻在祖先遺下的奇異顯示的傳奇底四周，保存在
加地格勒爾底大禮堂裏。

† EGO DEMETRIUS AURISPA ET UNICUS GEORGIUS FILIUS MEUS
DONAMUS ISTUD TABERNACULUM ECCLESIAE S. M. DE GUARDIA, QUOD
FACTUM EST PER MANUS ABBATIS JOANNIS CASTORI DE GUARDIA
ARCHIPRESBYTERI, DE USUM EUCHARISTIÆ

† NICOLAUS ANDRAE DE GUARDIA ME FECIT A. D. M CCCC XIII.

他們倆，真的，智識者和情感者，都帶有奧呂斯巴房屋裏的神秘的遺傳；兩者都有虔誠的心靈，傾向於神秘方面，能够住在表像之林裏或是全虛幻的天上；都愛着拉丁教堂底儀禮，神聖的音樂，香氣底芬芳，所有崇拜的嗜慾，最粗魯的和最雅致的。但是他們失却了信仰。他們跪在

一個已被上帝丟棄的聖壇前。他們底苦楚，因之從一個玄妙的需要裏生長了出來，使不可鎮息的疑惑不能開花，不能心滿意足而憩息在神聖的膝衣上。爲了他們沒有把自己變得能够接受而抵抗那粗暴生存底爭鬥，他們知道有遁逃的必須。但是人怎能從生命裏被驅逐了出來而停留在一個缺少「永久」表像的小窩裏呢？孤獨是心靈底曲服，或神聖二者之一的無上證明；因爲牠須得在某種情形之下而生出：如爲了上帝而棄絕一切所有的，或是有個多麼厲害的心靈能够做一個世界裏的不動移的根基的。

忽地，他們中的一個，怕是覺得他底痛苦底猛烈的起首，超過他底器官底抵抗力，渴望着能把自己用死去變成個超然的心靈；他走進了神秘；從這神秘裏他用清明的眼睛靜觀那生者——*Ego Demetrius*

AURISPA ET UNIGUS GEORGIUS FILIUS MEVS.

在他神清的時候，那生存者知道他將任便怎樣能明瞭美滿生活底樣子，那『第昂納西亞克』的觀念看來好像在大橡樹下的電光閃裏，當他嘗過了那麵包，給年幼而快樂的婦人新近切碎的。他知道他底思想和道德的能力，太合不上比例的，將永不能找尋出牠們底均平和牠們底雛形。他最後知道，雖爲了自己掙扎着去戰勝自己，還是應該他自己把他丟棄，而也不過祇有二條路可領他達到目的；或是照德梅翠斯底榜樣，或是把自己送給上天。

這第二條路使他失了神。在熟思牠的時候，他把不好的環境和目前的阻礙抽成了幻像，給他阻扼不住的渴念驅趕着到完善的地方，去造成他底一切幻想，而在幾個鐘點裏就居住在牠們底裏面，在這誕生的土地上，他能不覺得他自己給信仰底熱誠，比給日頭底烈火包圍得更厲害嗎？他可不曾有在他底血管裏那頂清潔的基督底血液嗎？可不

是那不信有上帝的觀念在他同類者底支流中流着嗎，從那慷慨的施與者德梅翠斯直到那可憐的人名叫傑孔達？是不是，因之，這觀念不能再生長在他裏面嗎，生長到頂高的限度而達到人們狂信上帝的最高點？在他裏面，所有的都預備來擴大那件事情。他含有棄世絕慾的各種性質；那熟慮的心，表像和寓意的嗜慾，抽象的能力，觀念和聽覺的暗示底最高觸覺，主宰幻象和迷茫的有機體的傾向。他不過缺少一樣東西，一樣重要的東西，但也並非已消滅在他底裏面，不過瞌睡着罷了：那信仰，施與者底古舊的信仰，他同種者底古舊的信仰，從山上傳下來而歌唱着讚美詩在海灘上。

怎樣去喚醒牠呢？怎樣能使牠復活起來？決不是犧牲所能有效果的。他須得等候個忽然的光輝，意外的激動。他須得，或許，像奧勒斯特底信徒們看見那閃爍的光亮，而在樹叢裏聽到那真理，在路底轉角處。

他又回想到奧勒斯特底樣子，穿着他底紅衣，行走在彎的小河道之邊，而在白楊樹的顫動之下，一流清水輕流過發光的沙床。他幻想着一個和奧勒斯特的會合的談話。這是正午時，在海邊上，附近一個麥田裏，那救世主像個平常而謙虛的人說着道，含了個神聖正直的笑；他底牙齒像茉莉一般地白。在海底寂靜之中，那在海岬下的沫浪底不間斷的潺聲，那好像琴裏的遠絃的聲音之中。但是，在這溫柔者底後面，鷲粟花浪遂在成熟的五穀底金黃色裏，顯出慾望底厲害的徵像。

『慾望！』喬琪想着，就回憶起他底女人和他底愛情有形體的悲哀。『誰將毀滅那慾望啊！』牧師底勸告復現於他底心頭上。 *Non des-*
mulieri potestatem anime tue. Annuliere initium factum est peccati, et per illum-
omnes morimur. 他看見，在時代底神聖的初啟時，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裏，那第一個人，孤獨而悲哀的，給第一個伴侶就引誘住；他看見這個伴侶

變成了這世界底刑罰，散佈那些痛苦和死滅在各地。可是狂慾，算是一個罪惡的，在他以為是更可驕傲而又最騷擾他的；他好像以為再沒有別的沉醉能和擁抱底沉醉相等，這沉醉就連古代教會裏的殉教者也會屈服，在他們等待受刑的牢獄裏。他喚起了婦女們底影像，她們發狂在恐怖和戀愛裏，送着她們沐在靜淚裏的臉兒等候親吻。

在渴念着信仰和贖罪裏，他將怎樣，因之，除掉貪欲着新的刺激和興奮，新的狂慾的感覺？干犯了尊敬而得到饒恕，犯了過失而流淚的悔認；悔認那頂小的禍害，當誇大牠們的時節，而告發自己底暗昧的過失，當擴大牠們至於極點的時候；不息地安放自己不健全的心靈和發痛的肉體，在一個慈悲的醫士底手裏——不是這些東西有個完全覺觸的蠱惑嗎？

從起首，他底情感沾染了種仙香和紫羅蘭底奇香，他回想起「愛

底顯現——在維比西安娜地方那被丟棄了的聖壇裏；那小而神秘的教堂是浸沉在藍色的半陰天裏；一羣唱詩班裏的少女把花朵環綴了那講壇，彎得像隻看台；在下面，絃樂團站立在白松木做的音樂場所；四周，在橡木的圈圍裏，立着幾個聽者，他們底頭，差不多已灰白色或禿頂的了；那堂主打着拍子，化成汽底神香同了紫羅蘭底虔誠的氣味和西伯斯丁白起底音樂參雜着。

他又回憶到奧維愛多底夢，再給那華爾夫斯的靜寂的城底情景迷着；窗戶緊閉着；灰色的小路有草生長着；一個尖帽的僧人經過那中庭；一個穿着全黑的主教從停在醫院前的一輛馬車上走下，有個老耄的蒼頭站在車門旁邊；一隻鐘樓高聳在灰白色的，下着雨的天空裏；有隻鐘慢慢地敲打；同時忽地在下面路上，一件奇事——那提奧瑪。

他可不曾夢想過去避居在鬆石之巔嗎？他可不曾也不祇一次地

真誠地渴念着寂靜，幽安？現在這夢給熱的，灰白的，四月的天空的嬌弱的恍惚引誘着，又回到他底心靈來。要有個女人，或說得好聽些，一個女底情人，她須得是很忠誠的；到那邊去住着……消耗鐘點在教堂裏，在牠底前面，在牠底四周；走進僧寺底花園裏去採集玫瑰花；去訪問尼姑而吃糖果及鹽醃的食品……愛上了許多東西而又睡眠了好久，在一隻軟床上，四周遮着純潔的白色，在二隻祈禱的板凳之間……

他又給恍惚的懷鄉病捉住了，懷着黑暗幽靜，完全孤獨的隱遁，這隱遁能開出最易碎落的花朵，最陰險的思想，最擾騷不定的感覺。所有在這些上耀眩的日光，太清楚而太強烈，差不多是很使他生出惡感。同樣地似那潺潺的水源底幻景，使渴望的他底頭腦失神他也給羅馬教堂冷靜的陰影纏繞着。

鐘聲底傳喚不能達到那隱居之地，或是，至多，牠不過在罕有的間

斷中從輕風的膨脹裏吹到。市鎮裏的教堂是太遙遠了，或許是公共之場所，當然沒有一點美麗或古典的盛名。喬琪想要有個在附近的隱遁，於他有價值的，在那裏他底神秘或能很美麗地開出花朵，像在深的大理石的缸裏一個樣子，這缸封閉了路加西玉拉莉底談太斯克的幻像。

他記起了在加蘇利亞地方聖克勒蒙底寺院，在他年輕時一個遙遠的日子裏所看見的，依舊給樹叢隱藏着，而他記得是和德梅翠斯一羣人同去看的。這回憶，像所有的和他親屬等有關係的回憶是清楚而又簡明，活像是昨天的事呢。

他和德梅翠斯在大路上朝着那隻寺院走去，牠還是隱藏在大樹叢裏。無限的安靜主宰着清楚而美麗的地方底近邊，經過那草木和石塊的大路，荒涼的，崎嶇的，像是印着巨大而靜默的足跡的，而牠底起源已消失在遙遠而神聖的山巖底幻滅之中。誰都能覺得原始時的神聖依

舊飄浮在那裏，好像草木和石塊正是才給聖書上一個大隊底遷居踏過，在找尋沿海的地平線。在下面，平原之上，現出教堂——快成廢墟了。在四周，那地上堆塞着碎屑和荊棘；雕刻石塊底碎片堆靠着石柱；野草垂掛在每個空隙處；新近的建築，磚瓦和石灰的，補沒了側面拱廊底大隙處；門戶已失掉了牠們底銷環。一羣進香者，在中庭裏午睡着，粗魯而野俗地，在大利溫拿都造的很壯嚴的大門之下。但是三個完全拱彎形的窗，在柱頭底上面，看來真多麼的莊嚴而又巍煥的，九月底麗日又給這樣一個珍奇的現形以牠底光線，使得他們倆，德梅翠斯和他自己，覺得他們像在神聖美麗底實現裏。

給這回憶失了神，生存者祇想着一個希望，幻空的一個——回到那個地方去，再去看那座教堂，住在那裏，因而使牠不致於毀壞，使牠回返到原有的美麗，再造起偉大的崇拜，而既經過了這樣長久的一段荒

棄和湮沒，又復活了那 *Chronicon Casaurienne*。

他對玉坡梨特說：

「或許我們將遷移我們底住處了。你還記得奧維愛多的夢景嗎？」

「啊！是的，」她叫喊道；「寺院底城子，就是你要帶我去的地方！」

「我要帶你到一個被遺棄了的市院去，比我們底隱舍還來得清靜，美麗得像個大禮拜堂，充滿着很古的紀念，在那裏有隻白色大理石的很大的燈臺，是不知名的藝術家底偉大奇異的作品。直立在燈臺上，在靜寂之中，用了你底臉兒，你將光照着我底心靈底沉思。」

他笑着這個抒情的詞句，當默察着被喚起的美麗的形貌。而她在她自誇的高貴裏，帶有了那種婦人所必有的固執的獸慾主義，再沒有比給這在經過的韻文更沉醉的了。他底欣悅在她愛人底眼裏已變成

理想的了，像在藍色街道裏的第一個黃昏，又或像在虔誠的音樂聲和消散的薰香中的秘密祈禱室裏，或像在舖着金雀花的荒野的路上。

用了她最天真的聲音，她問道：

『我們將在什麼時候動身去啊？』

『你願意明天嗎？』

『很好啊——明天。』

『留意呀！要是你起身起來，你或許不能走下來呢。』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將注意着你。』

『你將燃燒起來，像支蠟燭似的漸漸地消滅了。』

『我將用光亮照着你。』

『你也將照我底葬禮。』

他輕輕地說着，但在心深處，帶了他底幻想生活平常的熱度，他構

成了一隻神秘的故事。過了好多年的縱慾地獄裏的過失，懺悔來到了他底面前。給這個女人發動的，在他淫慾所激起的所有的神秘裏，他現在向着『整個的憐憫』懇求慈悲去消散這肉慾之愛所難受的悲哀。『哀憐在從前的我底快樂，和在現在的我底遭受！賜與吧，上帝啊！使我能有力量去完成那個獻祭，用你底名字！』他跑着，他底女人跟了他去尋找逃避之所，最後在避難所的門檻上，奇事完成了；因爲那不潔的，邪惡的，不可鎮息的讐敵，地獄裏的玫瑰，現在忽的潔淨了所有的罪惡，於是無僞而無瑕地，預備跟她底愛人到聖壇去。在高高的大理石燈臺底頂上，在那裏不曾聽得真理底聲音，已是好幾世紀的了，她燃燒在熄而靜寂的她底愛之火焰裏。『直立在那燈臺上，在寂靜之中，你將光照我底心靈底沉思，直到死滅。』她是燃燒着內心的火，並不曾要要求什麼滋養物給那火燄；並不曾從愛人處要還些什麼。她永遠地丟棄了所

有的一切，她底純潔比上帝他自己還來得高貴，因為上帝雖愛他底創造物，但仍希望從他們得到互愛，而對於那些反對愛他的則變得可怕的了。她底愛是斯達辣的愛，偉大而孤獨的，用了一種血和一個靈魂來滋養自己。她覺得那顯示出整個獻祭的她本性底一部分，跌落在她底四周沒有不安或不潔的東西留在她底裏面。她底身體已變成了輕便，伶俐，透明而不壞的元素，她底感覺溶成了祇一個高貴的快樂。在那奇異的星底頂高處，從她底熱誠和華麗裏，她燃燒而欣賞着，像一個火燄，自知其燒着底生存。

玉坡梨特注意地聽着，說道：

『你聽得麼？又是一個賽會！明天是節前的一天。』

那清朝，中午，黃昏和晚上都發出虔誠的歌聲。賽會一個接着一個地，在日光猛射之下，在明月銀光之下。都是走到同一塊地上而紀念同

一個聖名，給同樣的情感底熱烈激動了起來，形式上是可怕而悲慘的，丟棄那些生病和將死的在大道上，不停地，整備丟棄任何樣的阻礙而達到目的地，在那裏所有給他們疾病者的安慰，和所有他們希望的允許，都等待着他們。他們進行着，不停地進行着，把他們自己底汗水消滅他們在那無窮盡的塵埃裏的足跡。

是多麼厲害的權力呀，那簡單的聖像應該擅有的，能使這些成羣的沈重的肉體向前走去！差不多在四世紀之前，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在給冰雹毀壞了的平原裏，幻想着他看見了慈悲的童貞女，在一枝樹底頂上；而從那個時候起，每年，在現形底那一天，所有山上海邊的人民，都進香巡禮到那塊聖地，爲了一年的遭受，去哀求慈悲。

玉坡梨特早就從甘弟愛處聽到這個傳奇，而在過去的幾天裏，她育養着一個秘密的慾望，想去訪問那隻聖廟。戀愛底超越和觸覺快樂

底習慣，驅除了所有她的宗教的情感；但是，高貴家庭底羅馬人，而且更神氣的是生在那崔斯達夫，長成於一個中產級底家裏，而在這種家裏，照很古舊的習俗，良心底鎖匙是總在一個牧師底手裏的，她是個完完全全的天主教徒，崇拜教堂所有的外表的禮節，臣服於循環着而漸增高的熱誠底回報。

『當此時，爲什麼我們也不去卡沙爾保定拿？明天是節前的一天。讓我們到那兒去——贊成嗎？這將於你有個很好的悅目。我們帶了那個老人一同去。』

喬琪贊成了。玉坡梨特底慾望和他底符合了。他想他應該跟從這條深流，成功這人們野外聚合的一部分，去經驗和他同類的，卑賤者底物質的接觸，那些稠密而無可更改的層次，在這些層次上原始的影像或許會給保存着，很完全的。

『我們將在明天動身了，』他說，當他聽見了那歌聲近來，給一種希望支配了。

玉坡梨特告訴他那甘弟愛所敘述的，幾個殘忍的試驗，進香巡禮者所必得服從的。她可怕地顫抖着，而當那歌聲逐漸地高響起來，他們倆都覺得有一個苦慘的呼吸經過他們底靈魂。

他們是在山上，黑夜的時候。月亮是高高地懸掛在天空中。冷的濕氣佈散在蔬菜的大堆上，給午後狂風吹擊過後還在震動着。

所有的樹葉都在哭泣，而這些無量數的淚珠，金剛鑽般閃爍着在月光之下，改變了樹林底本形。當喬琪偶然地給樹幹絆倒，枝上震動了的那些光亮的珠點，落在玉坡梨特底身上，使她滿遮上星星微露她發出小小的叫喊，然後笑起來了。

『啊！負心漢！』她喃喃着，相信喬琪是有意這樣地做的。

她想了條計策來報復。

這樣搖動，那些樹木帶了清爽的折裂聲灑掉牠們液體的寶石，同時玉坡梨特底笑聲間時地回響着，在山坡之上。喬琪也笑了，忽然忘了他底夢魔，讓自己給青春的誘惑戰勝，讓自己給這鼓起的黑夜底涼爽穿透，在這涼爽裏蒸發出所有地土底香氣。他試一試先走到那株看來牠底葉上好似最重地盛裝着水點的樹去；而她也試想比他還要先到，因之很勇敢地奔跑着在這流滑的斜坡上。

他們差不多時常同時走到樹旁，於是就一同搖動牠，而停留在這驟雨之下。在樹葉搖動的陰影裏，玉坡梨特底眼睛和牙齒底潔白，帶上了特別的光亮；那微小的珠點，似鑽石底碎屑，閃爍在她太陽上美麗的鬚髮上，她底面頰上，她底嘴唇上，甚至於她底眼毛上，給她底笑聲震動了的。

『啊！你這個魔術家！』喬琪喊道，放掉了樹幹而抱住這女人，在他看來她又顯現在黑夜美麗底神秘的閃光裏了。

他起首吻她臉兒底各部分；在他底嘴唇上，他覺得她是冰冷而帶露珠地濕着，像果子才從樹上摘下一般。

『那兒！那兒！那兒！』

他深印着熱心的，發響的親吻，在她底嘴唇上，她底面頰，她底眼睛，她底頸根，貪得像這塊肉對於他是全新的似的。當她感覺到那親吻時，玉坡梨特拿出那差不多她慣有的狂發的狀態來，當她覺得她底愛是在真真的沉醉裏的一忽兒的時候，在那些時候，她好像很希冀能從她底心靈底深處，發洩出最甜蜜而又最厲害的愛戀底香氣，來激動喬琪底沉醉直到憂悶之點。

他停了，給憂悶支配着。他又到了感覺底最高點，再不能高上去了。

他們不再說些什麼；彼此手執着手，又向隱舍底地上走去，穿過了那塊田畝，因為，在他們不留神的歡欣裏，他們走出了正路了。他們現在覺得有不可指定的悲哀。喬琪好似驚惶了。因之生命，意外的，像在陰影裏的詭譎的形態，給了他一個新的意義——新的感覺，真實而偉大的，在滿是希望底傍晚時，消磨在飄蕩的幻像的寺宇裏！但那是生命嗎？這不簡直是夢景麼？『這一個終是另一個底陰影，』他想：那裏有生命，那裏就是夢景了；那裏有夢景，那裏就是生命了。

『看啊！』玉坡梨特插嘴道，帶了個驚服底跳動。

這像是她把他不曾顯示過的思想用了圖畫來解釋清了。

在月光之下，有枝葡萄樹在那邊，靜靜的。朝天的樹枝繞住了蒲葦，像繞住了輕便的手杖；而那分散的椹枝，透出那發光的天邊來，在牠們彎曲小枝底成千的交叉裏，在礦質物底完全不動中，帶了種不能形容

的易碎而易滅的水晶底模樣，既沒有屬於土地的真像，也沒有些和周圍物式的融合，但好像是那寓意世界裏的末一塊可看見的碎屑，這世界給妖術受了孕而快將消滅了。

自然地喚起在喬琪底記憶裏讚美詩底那節：
『Vinea mea coram me
est』。

第五章

從破曉起，一輛輛的火車吐出人羣底巨波，在卡沙爾保定拿車站底月臺上。從鄉村和市鎮裏來的人們，參雜進了從頂遠處來的那些不願意，或力不能的，步行進香的小村落裏的團體。他們自己沉落在一個喧嚷裏，從車馬，叫喊，演姿態，和互相擁擠而激亂了貨車和轎車發出的喧嚷，在鞭條底砰礮和鐘鈴底玎璫聲中；或者他們又跪成了一條線，或長列的，在一個十字架的後面，而當他們起首在沙塵蓬勃的路上進行

時，他們又高唱起讚美詩歌了。

早就給羣衆底容積驚駭了，喬琪和玉坡梨特很本能地轉向海邊近處去，去等待羣衆四散。一塊田裏的苧麻安靜地波動着，在小的藍色背境之前。那船隻像火燄地在清明的地平線上，射出光來。

喬琪對他底同伴說：

『是不是你驚惶了嗎？我深恐疲倦會加害於你。』

她回答道：

『不要害怕呀，我很強壯呢。而且，爲了應受一個厚意，不應遭受些兒苦楚嗎？』

他笑着回答：

『是不是你在要求個厚意嗎？』

『是的，祇一個。』

『但我們不是在肉體罪惡的情狀中嗎？』

『那是真的。』

『好，那沒？』

『我所要問的，恰巧是一樣。』

他們帶了哥勒，他是熟悉本地底情狀和習俗的，做了他們的嚮導。當他們底一部份的門已開着，他們就走了下去，進了一輛轎車，在鈴聲叮噠中，很快地走了。馬都是裝飾得像 *barberi*，車夫則把孔雀毛插在帽上，不停地鞭着馬兒，震耳的爆裂聲參雜着馬底怒嘶。

玉坡梨特給不耐和異常的不適，騷擾着，好似這天將使她遭受些很大的事情似的，她問那老人道：

『要多少時候能夠到那兒？』

『最多不過半個鐘點。』

『那教堂是很老了吧？』

『不，娘娘。我能够記得牠還沒有建築之前呢。五十年前，那兒祇有隻小小的禮拜堂。』

他從袋裏抽出了一張四摺的紙，翻了開來，給喬琪看。

『你能够讀這個。這是那個教堂的歷史。』

這是一張圖畫，傳誌則書在下面。那童貞女，在一羣天使裏，坐在株橄欖樹上，一個老人跪在樹腳旁向她敬拜。這老人名叫做阿力山大繆若，那傳誌是這樣地寫着下面的故事：

耶穌紀元後一千五百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底晚上，聖靈降臨節中的禮拜天，暴風起於卡沙爾保定拿的地方，毀壞了葡萄樹，五穀和橄欖樹。翌晨，一個波路曲洛地方的七十歲的老人，阿力山大繆若，拜諾臺拉哥的一塊麥田的主人，首途去看他底田。他底心沉溺了，當看見了那被

毀壞的收穫；但在他偉大的謙卑中，他誦讚了上帝底公正。很忠誠於那童貞女，在行走時，他虔誠祈禱着；而當到那豁谷終點的時候，他聽到在堆塊的高山上，有鐘聲打着，他即刻就跪倒，而把他所有的熱誠專注於祈禱。但當他祈禱時，他看見自己給一種遮掩日頭的光亮環繞着，而在這光亮中他看見那慈悲的聖母，穿着青的；她溫柔地對他說：走去傳佈這消息。在這地上做隻寺廟，則我將散佈我底恩惠。到你底田裏去，你將找到你底麥穀是完全着，隨後她和她隨從的天使們消失了。這老人站了起來，走到他底田畝，找到他底麥穀是完全着。他就連忙到波洛曲洛，看見那個副牧師馬利諾提同，敘述給他聽那件奇事。在幾秒鐘裏這消息傳佈到卡沙爾保定拿地方底四周。全體人民跑到那塊聖地，看見繞住那株樹的乾土，看見那興旺的收穫在浪逐着，相信了這件奇事，而爲了罪惡和情感流淚了。隨後阿拉包拿的副牧師，安置了教堂的一塊石

頭，那些教會底代表是裘洛尼摩提裘洛尼摩，和奇鳴范尼法太龍，卡沙萊生。在聖壇上，他們畫了童貞女底像，老阿立山大則跪在旁邊敬拜。『那傳誌是簡單的，平常的，和百餘隻別的奇事一樣，從那第一件憐憫的事情後，靠了童貞女底洪福，船隻在暴風中得安全了，陸地從冰雹裏得安全了，旅行者從匪徒中，疾病者從死亡裏，放在不幸者之中，那聖像是得救的不盡的泉源。』

『世界上所有的童貞女，我們底一個是做好事最多的，』哥勒弟仙說，親着那神聖的紙張，在將放進他底胸懷去的時候。『他們說，別一個現身，也出現於這個國土裏，但是我們底一個，是最好的呢。不要怕呀。她是比所有其餘的都好——』

他底聲調和姿態顯出那神聖的狂熱，這狂熱燃燒了所有的聖像崇拜者底血液，有時，在阿伯路西的域區裏，爲了一個聖像底高貴的事

體，激動了人民打起凶惡得很的仗來。那老人，像所有其他的信仰者，並不知道聖靈是在繪着的圖像之外的；以爲天神底真實到臨，是在他所看見而敬拜的聖像裏，在聖壇上的像，於他看來，是一個有血肉和骨的；她呼吸着，笑着，看着，彎動她底頭，用手做手勢。在什麼地方，都是這些同樣的事情：所有神聖的偶像，木的，蠟的，青銅的，或是銀的，在陋劣的原質或尊貴的金屬裏，活着真的生活。當牠們老了，當牠們破碎的時候，或者年久消蝕了，牠們並不變成新的偶像，除非先發出牠們震怒的野蠻的記號。一天，有個半身像底一小塊，混混地看不清楚而和薪木雜在一起，噴出了血水，在斤斧之下而喊起可怕的字句來。又有一塊，和酒桶底板木放在一起，就現出牠原始的整個的現形在水裏面，顯示牠神人底身分。

『哈，那兒！那老人喊着一個在行走的人，很痛苦地沿着石欄，在阻

礙呼吸的灰沙裏走着。『哈，阿利其！』

他朝着他底客人，憐恤地更道：

『他是個忠實的基督徒，是鄰近的人。他是去完成他底誓言。他是痊癒的。你看見嗎，娘娘，他是怎樣地慢啊？你能讓他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嗎？』

『可以，可以。停啊，停啊！』玉坡梨特說，感動了。

轎車停了。

『跑呀，阿利其！好人對你 very 和善。來啊，上車來啊！』

那忠實的基督教徒來到了。他氣喘着，彎靠在他底手杖上，滿帶着塵埃，流着汗，給太陽眩昏了。一圈紅髮環住他底頭頸，從這邊的一隻耳朵到那邊的一隻，臉上則滿是些雀斑；一束束的紅髮，在他底帽子的下面露出，黏住在前額和太陽上；他底空洞洞的眼睛，聚注着在鼻樑底下，

沒有些顯明的顏色，反示出癩痢症者底樣子。氣喘而又粗魯地，他說：

『謝謝！上帝將酬報你們。願童貞女保佑你們！但我是不能坐車子的。』

他底右手拿着一件包在手帕裏的東西。

『那是你底祭品嗎？』哥勒問。『讓我們看看。』

他放開了手帕包，現出一隻蠟製的腿，青黑得像死人的一般，在牠上面畫着個紅腫生濃的瘡。熱氣已把牠溶軟了而使牠發出光亮，好像牠是給汗潤溼了的。

『你看見牠是在溶化了嗎？』

哥勒伸出手去摸摸牠。

『這已軟了。要是你還是步行地走去，這將溶成液質而流滿在地上了。』

阿利其又道：

『我不能坐車子。我曾發了個誓要步行前去。』

而，並不是不希冀地，他把那隻腿拿到他底歪斜的眼睛底近邊去審視。

在這炎熱的路上，塵埃的中間，酷烈的日光之下，再想像不出有更苦的事情，比這憔悴的人和那青黑的東西，像隻割斷了的脚使人起惡感，永存了在牆上的創痛的記憶這些牆上早給在各世紀人們遭受的，那靜默不動的，衰弱的形像遮蓋住。

『哈！那兒！』

馬又回復了牠們底奔跑。

既已經過了小山，那路就擦過一塊差不多已成熟了的收獲盛茂的平原。那老人時常多嘴地，敘述阿利其底病症底枝節，說着給童貞女

底手指治癒的那死肉所生的瘡痛。路底兩旁，則穀類底盛穗高過了籬笆，顯示出美麗而茂盛的花萼。

『那兒是聖廟了！』玉坡梨特喊道。

她指着個紅磚的房屋，升出在曠大而無阻礙的平原底中間。

不一會兒後，馬車重復跑進了人羣裏。

第六章

這是個奇異而可怕的情景，不曾聽得過的，和曾和所見的任何一個聚合沒有些相同點；不論是人底或是物件底；一種紛亂，多麼的奇怪，多麼的猛烈而不相符合的，使牠超過了最難受的惡夢。所有外形底醜陋，所有可羞的過失，所有那些蒙昧受洗過的肉體所有一時的奮激和畸形，所有悔過的淚珠，所有淫邪者底譏嘲；癡狂，貪欲，狡猾，淫蕩，懵懂，恐慌，致命的疲憊，石塊般的冷淡，無聲的失望；神聖的唱詩班，魔鬼底呼號，

善跳的串演，鈴底鏗鏘，喇叭底嗚嗚，音韻不調底叫喊，呼號，歎惜；大鍋下面火底爆裂聲；成堆的水果和蜜餞的珍品；店面底玻璃櫥裏滿陳列着器具，呢絨布匹，軍械寶玉，玫瑰花臺；舞女淫猥的扭曲；羊癲瘋者底拘攣，在暴怒爭吵裏彼此底擊鬪，被追着的偷賊在湧亂的人羣裏的逃亡，腐爛的東西底污沫從遠處市鎮裏的骯髒的狹徑裏吐發出來而被棄在無智而驚狂了的人海裏；成羣的寄生者，像牛蠅似的圍着牛類，跌進了稠密的人衆裏，不能自防地；每個獸性卑鄙的試探，每個欺騙，每個無廉恥的事情，顯現在闊大的日光裏——在那裏有每樣東西底紛亂，沸騰而騷擾了那童貞女底聖廟底四周。

這聖廟是個巨大紅磚的建築，平庸而沒有什麼裝飾的。靠着外牆，靠大門口的支柱，聖物的小販者搭了他們底蓬帳，排列了攤頭而賣掉他們底貨品。靠近邊，則張着帆布底棚，尖圓形的，飾掛着血戰和食人的

那些大張圖畫。在棚門首，兇殘似的人，微賤而可疑的形貌，高歌而大呼着。不知羞恥的婦人，巨大的腿，高凸的肚軟癆的胸，穿着骯髒的緊身袴和油漬發光的破衣，神氣着，用了放肆的俗話，藏在她們背後的那紅幕簾裏邊的奇物。這些下流無賴裏的一個，像是侏儒同母猪所生出的怪物，用了她那黏凝的嘴唇，和貪淫的猴子親嘴，而近她底旁邊有個丑角滿塗了粉末和洋紅，用狂得慌的熱烈，敲着一隻刺耳的鈴。

那賽會在長列形裏到來了，前引着是他們揹着十字架的人，唱着讚美的詩歌。婦女們互相扭住了彼此底衣角，像狂喜者地走着，失了神，她們底眼睛大大的張着而不動。那些厥立喏的，則穿着千摺的紅絨外袍，在背後的中間束了起來，差不多已在肩下了，而成了個疙瘩，像個駱駝底高峯。疲倦極了，她們走着她們底路——彎着，她們底脚搖搖擺擺，拖着鞋子重得像鉛一般，她們現出那奇異高凸的野獸底形態。很多人

有鵝喉；而她們金的頸飾就在這些疙瘡下發着光亮。

瑪利亞萬歲！

羣衆底上面，現出那些預言者，坐在前邊，彼此相對着，在一隻小而高聳起的臺上。他們底頭布紮得祇剩出那隻愛說話的嘴來，不知疲倦地盈溢着唾沫。他們用了歌唱的聲音來說話，他們底聲音忽高忽低，點着頭，拍音樂底拍子。間時地他們再吞嚥了過多量的口唾，帶了種輕而尖銳的微聲。他們有一個顯出一張賭牌，喊道：『這是好望之港。』又一個，從隻巨大的嘴裏突進突出，在殘壞的牙齒之間，一個滿是黃水瘡的舌頭，把她整個的身子朝着聽衆，她底大而腫起的手放在自己底膝肩上，而在圍裙底空隙處，放着一堆銅錢。那些聽衆，很留神地，並不遺漏一

個字，並不霎眼，並不做一個什麼的姿態。但是，不時地，他們把自己底舌頭濕潤他們焦燥的嘴唇。

瑪利亞萬歲！

新的進香隊伍到來了，經過了，不見了，這裏和那裏，棚架底陰影裏，在大而着藍色的陽傘之下，或就在太陽光裏，老年的婦人，給疲倦主宰了，躺在乾草上睡着，她們底身子彎向外邊，她們底臉兒藏在兩隻手裏。其餘的，坐成了一個圈，她們底腿大大地分開着，難堪而靜靜地嚼着紅葡萄和麵包，不留意些什麼，不關心於四周边喧嚷；誰都能看見那太大的滿口東西，用力地經過。她們底食管，那食管外面黃而縐得像龜底薄膜。有幾個滿生瘡，痂，或者斑痕，沒有牙齒，沒有眼毛，沒有頭髮；她們並不

睡着，也不吃；她們停着不動而順服地，像在待着死亡；而在她們可憐的屍體上，飛旋着一羣混雜而渴望的蒼蠅，像在溝渠裏的臭屍上面似的。

但是在布棚裏，在給午中的太陽曬熱了的蓬帳下，圍繞着插在泥土裏而用樹枝飾着的支柱，實行着那些人底狼吞虎嚥，那些人們很辛苦地，直到今天，積起了一些積蓄，來完成那神聖的誓言，同時也來滿足一個厲害的慾望，這慾望就是沉醉在那宴會裏的一回事，這是已預想了好久的了，當在平日惡劣的飯食和粗魯的工作的時候。人人可以看見他們底臉兒，彎向他們底粥碗，他們牙床底磨動，他們底手底分開的形態，所有他們那些野俗的舉動，在那不吃慣的東西的狠命掙扎裏。滿是紫色積塊的淺鍋，在地上圓的洞裏發出煙來，變成了火爐了；而那可口的蒸汽散佈在四周。一個年輕的女孩，瘦羸而青得像隻蝗蟲，進呈着長條的乾酪，形式像小馬，鳥雀，花朵。有個人臉兒光滑而柔軟得像

女人的似的，耳朵上掛着金圈，手和臂都染着靛青像個染布者底，在販賣着好似毒物的東西。

瑪利亞萬歲！

新的隊伍來到了，又經過而去了，羣衆湧在大門口不能走進教堂，早就被侵挨，被擁擠。術士，棍徒，騙子，賭徒，偷賊，各種的走江湖者，叫喊他們，錯引了他們，詭譎他們。這些盜賊的一黨，從遠處引誘了他底俘擄，像電雷地打一下，從不會失掉他底鵠的。他們千計百方地去引誘笨漢，增高他那快捷而一定有利益的希望；用了無所不能的狡計，他們勸誘他去湊湊運氣——他們鼓動了一種差不多發狂似的貪財心在他底裏面。末後，當他已失掉了所有的謹慎心和靈敏，他們就搶了他底頂末了

的一個銅板，毫無惻隱地，用最容易而最靈便的奸計；然後他們離開了他，使他昏迷着，可憐的，臉兒裝起假笑而溜走了。但這個榜樣並不阻礙別人跌進陷阱去。每人，自信較別人聰明而不易受騙，想爲他被譏嘲的同伴報復，因而暴怒地跳進他底毀滅。算不清的剝奪，不停地增加着，因而可以賺一點兒的錢，等於整年際從養生的須要裏，一個個小錢聚儲起來的積蓄——那些難以言表的剝奪，使鄉下人民底貪心鄙陋而貪得，像個乞丐底——都表顯在顫震的無情的手裏，這手從袋底裏摸出錢來去暴露於不可捉摸的機會裏。

瑪利亞萬歲！

新的隊伍到來了，又過去了。不停地變新的急流，固執地在分裂開

那混亂而湧湧的羣衆；一個聲調，終是一個樣子地，高過了所有歡呼讚美底雜聲。續漸地，在這聲韻不和的轟轟聲底背景裏，耳朵可再也辨不清什麼了，除掉那個清楚的名字瑪利亞之外。那讚美詩，高過了喧嚷。連續而又或斷的聲潮，衝打着那給太陽曬熱的聖廟底牆壁。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有幾分鐘之久，喬琪和玉坡梨特嚇呆了，厭氣了，默察着這可怕的羣衆，這羣衆發出惡心的臭氣，這羣衆在這裏和那裏浮現出優伶者繪着顏色的花臉，和蓋着帽的卜者底鬼臉；但是這人們賽會的引誘，是更其厲害，留住了他們在這成堆的遊民裏，引領他們到顯示着很困苦的，

顯示着兇惡愚笨和欺騙得很厲害的，聲音哀號着和淚珠湧流着的地方。

『讓我們走近些教堂去。』玉坡梨特說，她忘掉了自己，好似給經過底隊伍所發洩出來的狂瀾之火燒着了，而隊伍底狂熱，好似在增加着牠底熱度，當太陽曬得更厲害地在他們底頭上的時候。

『你不疲倦了嗎？』喬琪問，拿起了她底手。『要是你願意，我們就走開吧！我們可去找個地方休息休息。我深怕這或許會傷害你呢。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們就走吧！』

『不，不，我很強健呢。我支得住的。讓我們走近些去，讓我們走進教堂去。你看人人都朝那邊走去。你聽得他們是怎樣地在叫喊嗎？』她確是顯明地在遭受着。她底嘴是震動着，她底面部底肌肉繃緊着；她底手不斷地打痛喬琪底臂腕。可是她底注意從不離開那聖廟的大門，也不

離開那藍烟底幕罩，這幕罩底後面，時現時隱着燭蠟底星火。

『你聽得他們是怎樣在叫喊嗎？』

她蹣跚地走着。那叫喊好似謀害裏的，好似男女互相在謀害的，在血底海裏爭鬥。

哥勒說：

『他們在懇求恩惠呢。』

那老人不會須臾地離開他底客人；他受盡了苦楚地開發了一條小路，在人羣中開了條小路給他們走。

『你們要到那兒去嗎？』他問。

玉坡梨特決定了她底主意。

『是的，讓我們走去吧。』

哥勒走在他們底前面，左衝右撞地用着他底肘骨，因而才得走近

那個大門。玉坡梨特再碰不着地皮了，差不多已全給抱在喬琪底手臂裏，他用盡了所有他底氣力來支持她和他自己。一個女的乞丐跟着他們，跟在後面，用了哭泣的聲音，哀求着慈悲，伸出她底手，有時伸長得因而觸到他們。他們沒有看見什麼東西，除掉這隻老朽的枯手，給節骨底凸出已改變了樣子，藍黃色的，和那長而紫紅的指甲，指樞中脫落下的皮——這種許會是屬於有病的老猴子的。

末後他們走到了大門；他們就靠着一根柱支，靠近玫瑰花臺那邊的。

那賽會，當等候着他們進去的時光，繞着教堂走；他們轉着，不停地轉着——禿了頭，在擲着十字架者的後面，從沒間斷過他們底歌唱。男人和女人，拿着一根桿棒，棒頂上或是繫着一個十字架或是一球花朵，而把他們疲倦後的所有的重量，全靠在他底上面。他們底眉毛滴流着

汗點；成流的汗水流下他們底面頰，濕透了他們底衣衫。男人們把他們底襯衫袒開到胸部，露出了頸根，露出了手臂。在他們底手上，腕上，手臂底背面上，胸懷上，皮膚混雜着靛青色所刺的記號，紀念訪問過的聖廟，受到的恩惠，完成的誓言。肌肉和骨底各個畸形，各種肉體底醜陋，每個不能消磨的痕跡，給勞苦的手工，縱慾過度和疾病留下的：那些尖的和扁平的頭光禿的或多髮的頭滿留着痕跡或癩的頭；死白而不透光得像個奶油的圓珠的眼睛；海綠色而顯出憂愁像是大而孤零零的青蛙底眼睛；扁平的鼻子，好像給拳擊打扁了的，或是勾形得像元鷹底嘴，或是長而肥胖得像巨象底鼻子，或是差不多瘡瘡爛完了的；面頰，參差着紅血管像在秋天裏的葡萄樹底極枝，或是黃而縐得像反芻獸底子宮，或是聳起了紅毛像玉蜀黍底苗芽；嘴巴像剃刀底斬痕一樣的細薄，或是闊大地張開着而輭癯得像太熟了的無花果，或是縮縐得像乾枯了

的葉子，或是配上了牙齒怕得像隻野豬底嘴；缺唇，鵝喉，瘡疽，癰癤，膿泡——所有人類肉體底可怕都經過了，在日光裏，童貞女底聖廟的前面。

瑪利亞萬歲！

每一隊有她底扨十字架者和隊長。隊長是個粗臂粗腿兇猛的人，他不停地用叫喊和癡狂者底動作去激動那信仰者，敲打那些走得慢的，在他們底背上，硬拖那力竭的老人，咒罵那些停了歌唱而偷偷呼吸的婦人們。一個橄欖式的巨人，眼睛閃閃地在黑髮亂動之下，拖着三根繩底三個活結，結着的三個婦人。另外一個婦人走在前面，穿着大掛祇露出了頭和手臂。又一個，長而消瘦的，青鉛的臉和灰白的眼，像個夢行病者地前進着，並不唱歌，也不轉動，在她底胸前顯出一條紅帶，像那受

傷後紮縛的血帶；她每每搖擺地走着，好似她下肢再沒足夠的氣力來支住她，而快將跌下去，而立不起來似的。還有一個，野得像被捉住的猛獸，一個真真粗野的悍婦，血紅的大袍繞着她瘦的足脛和一些閃爍的發光的錦繡，在她底胸懷上，活像是魚鱗一般，舞着一黑色的十字架引領而激動她底一隊。又一個有支蠟燭頂在頭上，四周則圍以灰黑的布塊，像梨波拉太在那個行喪之夜裏的相似。

瑪利亞萬歲！

他們轉着，不停地轉着；加速了他們底步驟，提高了他們底聲音，激動得他們越發地高喊而演起手勢，像魔鬼似的。處女們底頭頂上，差不多是光禿的了，她們稀零零的幾根頭髮，飄鬆着，染着橄欖油，呆得像羊

兒，成行地進行着，每人放她自己底手在她同伴底肩上，眼睛注視着地面，而滿現出悔改；可憐的人們，她們底子宮是注定着在受洗的血肉裏永遠地延存，毫無愉快地，那原始野獸底本性和悲哀。在一隻四個人扛着的深的棺材裏放着一個瘋癱者，肥胖得換不過氣來，那搖擺的手，給可怕的痛風症，絞曲而糾纏得像樹枝一般。一種不斷的顫抖，震動了他底手；成珠的汗點，從他底眉毛和禿頭上滴下，沿流下他底臉兒，像凋謝的玫瑰花底顏色覆蓋着一隻像牛底脾臟的細網。他帶着好多條的肩巾從他底頭頸上垂掛下來，還有那張繪着像的圖畫攤開在肚子上面。他喘氣而哭着像已給逼近的死底恐怖執住了似的；圍着他是些難受的臭氣像腐爛的肉底；他從每個毛孔裏呼出殘忍的痛苦，這是生命最後的志忑使他如此的。可是他並不願死去，而也爲了不致於死，他就將他自己放在棺材裏而扛到聖母底腳前來。離他不遠的地方，別的精壯

的人們，有經驗於當聖宴之時，抬巨大的偶像在高臺上去的，用手臂拖着一個癡狂者；而那個瘋人則在他們底緊握裏掙扎着，急叫着，他底衣服已被撕破，嘴裏吐出白沫，他底眼驚跳在牠們底凹窠裏，頸上的血管緊漲着，頭髮披散着，臉兒黑得像吊死者底。阿利其也經過了，他是慈悲所挑選出來的人，現在比他底蠟的小腿更形灰白了。在不停的兜圈裏，他們重復經過了：被牽着的三個婦人經過了；那悍婦拿着黑十字架的也經過了；那帶着血巾而不聲響的婦人也經過了；她頂着搖床在她底頭頂上；她穿着寬袍，照着她底姿態而變化，沐在從下眼皮裏淌出的靜淚裏，一個前個時代裏的人物，孤獨着在人羣中，好像被包圍在懺悔嚴厲的空氣裏，而在喬琪底心靈裏復活起那大而無污點的克勒夢丁的教堂，牠那粗魯的原始的地窖，使牠回想起九世紀時的基督徒，路杜維克二世的時候。

瑪利亞萬歲！

他們轉了又轉，從沒停止過，加快他們底步驟，提高他們底聲音，差不多給射在他們頭上的太陽曬狂了的，給狂發者底叫喊，和當他們經過大門前時給從教堂裏所傳出的讚美聲興奮着，給這一種可怕的狂熱失神了，這狂熱驅引他們到流血的獻祭，到肉體底受罪，到最殘忍的試驗，他們轉着，轉着不耐地進去，不耐地跪到聖台上去，流着他們底淚珠，進到那給整千整萬的膝蓋磨成的溝道。他們轉着，轉着，增加着轉底回數，擁擠着，熙攘着，這樣地狂發使他們變得再不像一羣人，簡直像一堆東西，給一種旋轉能力主宰着的盲目的東西。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在人堆裏，一個年輕的男人忽然跌倒在地上，遭受着羊癲瘋的襲擊。他旁邊的人圍住了他，把他扛出了旋渦。別的，很多很多的，離開了佔着康衢的羣衆，而跑去看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發生了呀！』玉坡梨特問，變成更灰白了，面色和聲音都起了特別的變化。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中暑罷了。』喬琪答着，用手臂抱住她而預備把她引到別處去。

但是玉坡梨特早已懂得了。她看見兩個人用力地撐開羊癲瘋者底牙床而插了個鑰匙進他底嘴去，無疑地是去阻止他嚼自己底舌頭。

可是正在思慮的時候，她覺得她自己底牙齒發出那種的磨擦聲，而一個本能的顫抖震動了她內心底最深處，在那裏『聖神的惡毒』睡着，但帶了種驚醒的可能性。

哥勒弟仙橫說？

『這是那個有聖杜拿的病症。不要害怕呀！』

『讓我們走吧——讓我們離開吧！喬琪懇求着，不安地憂愁地預備引領他底伴侶到別處去。』

『將怎樣啊，假使她忽然也同樣地遭受起來，』他想着：『將怎樣呢，假使這病在這兒襲擊了她，在這人羣之中？』

一陣寒慄經過了他。他回憶起那些從加羅奴寄來的信，在那些信裏她明顯出了那可怕的無希望的顯示。因之他又回想到：『她底手，蒼白而繃縮的，在手指間那拔出的髮捲。』

『讓我們走開去吧！你要進教堂去麼？』

她停着不響，呆呆的，好像頭上給打了一棒似的。

『我們要進去嗎？』喬琪又說，搖動她，想瞞去他自己底憂慮。

他真要想問：『你在想些什麼呀？』可是他不敢。他從玉坡梨特底眼睛裏看出那厲害的悲哀，使他覺得他底心被壓着而有一種閉塞的感觸在他底喉裏。然後，這靜默和昏迷或許是危急襲擊的朕兆底一種疑惑，使他充滿了厲害的恐怖。

不考慮地，他吶吶地道：

『你不適嗎？』

這幾個牽掛的字句，是他疑惑底自認，牠們顯出他底秘密的恐怖，越發增加兩個愛人底憂悶。

『不，不，』她說，帶了個明顯的震抖，而給恐怖嚇呆了，靠緊了喬琪，

使他能够從那危險裏保護她。

給羣衆擠着，喪膽的，嫌惡的，悲慘得像別的人，需要着憐憫和扶助像其餘的人們，也像別人被壓在他們肉體之重的下面，他們倆，有一忽兒覺得和那些羣衆融合了，在這些羣衆裏他們曾震抖而遭受過；他們倆，有一忽兒，忘掉了他們在人類悲哀的無窮裏的心靈的深處。

那是玉坡梨特先轉向教堂去。朝着那大門，朝着那青烟底幕罩，在幕罩後，時隱時現地現出蠟燭底星星之火。

『讓我們走進去吧，』她帶了壅塞的聲音說着，不離開喬琪底旁邊。

哥勒說那是不能夠從正門進去的。

『但是』他又說，『我曉得另一個門呢——跟我來吧。』

很艱難地他們擠開了一條小路，可是一種假的力量支配了他們；

一種盲目的固執催動了他們前去，差不多像那些迷信者在不停的旋轉裏所顯現出來的固執，他們傳染了。現在喬琪再不能够自主了，他底神經支配了他，加壓在他上面以那些紛亂和牠們感覺底無節制。

『跟我來呀！』那老人又說，用他肘部底微力，抵住着那急流，很猛力地掙扎着去保護他底客人，從那擁擠之中。

他們從一個側門進到一間聖物貯藏室，在那裏可以看到，透過一團青烟，那牆壁完全掛着蠟，還願的禮品，證明童貞女所做的奇事。四肢，臂，手，脚，胸，無樣式的碎塊代表着瘤，死肉，爛瘡，奇怪病症底可怕的表情；紫而深紅的腫瘡底圖畫顯出蠟底灰白色。——所有這些東西，不動地在四塊高高的牆上，像個會館底樣子，驚惶而可怕的，喚起骨塔底幻像，在那裏堆積着所有那些上下的四肢，在一個醫院裏割下的。成堆的人體阻礙了那條側路，無生氣的；而在這些堆裏現出蒼白的臉兒，流血的

嘴巴，灰污的臉兒，光禿的頭顱，白色的頭髮。他們差不多全是老年人，給一時興奮引動了，跪拜在聖壇前，都是被抱着在手臂裏，而堆成了一堆堆地像在瘟疫時候的屍體堆。另外一個老人從教堂那邊到來，被抱在兩個哭泣着的人底手臂裏；那行動使得他底頭時或垂掛在胸懷上，時或垂掛在肩膀上。滴滴的血液，湧流到他襯衫底前面從他底鼻子，嘴唇和下額底傷口裏。在他後面繼續着悲痛的哭喊懇求着慈悲，這老人從沒得到過的慈悲。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這是從沒聽見過的喊叫，比活活燒死毫無得救的希望的人底哀號還來得兇殘；比那在黑夜的海裏破了的船上的水手們底叫喊還來得可怕。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成千隻的手臂用了猛烈的狂熱伸向聖壇去。女人們拖着她們底膝蓋前進，哭泣着，拆散了她們底頭髮，敲打她們底後背，擊着她們底前額在石塊上，扭轉了身子像在顫動裏或是被佔有似的，很多的人們爬着，支住她們橫陳的身體底全部的重量在她们底肘節和裸着的脚趾上，逐漸地爬向聖壇去。她們像爬行動物地爬着，她們自己聚合了起來，亂跳着在她们底足跡上，帶了前進的推動，而在她们底繞裙下可以看得見她們硬而黃的脚跟，和那凸出而尖尖的她們脚底踝節骨。有時用手輔助了肘骨底氣力，吻着帶灰沙的嘴，牠底四周在顫抖，靠舌頭的近邊，在灰土裏給牠畫着十字架底記號，用那混着血的唾沫。這些在爬着的身子經過那血的路徑，並不抹去了牠們，而當到了各個路首的時候，一個直立的人用一根棒底尖頭打着那路徑，來指示到聖廟去的正路。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女的親戚們用她們底膝蓋拖着她們自己在溝道底兩邊，管理着那還願的痛苦。不斷地她們彎向前去鼓勵她們不幸的姊妹，當這些姊妹們像將昏倒的時候，她們就跑去救她們，支住她們在她們自己底臂下，或是用了塊布扇着她們底頭。在做這些的時候他們流出了熱噴噴的淚珠來；哭得更熱鬧了，當他們幫助那些老人或年輕者們，釋放他們自己從那同樣的誓願的時候。會裏並不祇是些婦女們，也有老年壯的男人們，他們想達到聖壇之前而得能抬起他們底眼睛去看繪像，把他們自己臣服於這苦痛。每人放着他底舌頭在塊泥土上，在那裏別人已留下一塊他底皮，一點他底血，他底汗，他底淚。忽然一條長日光透過了那大門而射到人羣底隙處，光照着那繃縮的脚跟，給乾燥的泥土或山底石塊胼胝了的，這樣地變了樣子使牠們看來真不像人類底脚而倒像野獸底脚了；光照着禿的和多髮的頭，老年者底白的，或是淡黃的

或黑的，給像公牛般漲腫的頸根支住着，或是顫動而柔弱得像個老甲魚的綠頭，在牠底殼外，或是像掘出的頭顱，上面還帶着幾束灰色的髮和幾塊紅色的皮膚。

時常地，在這一羣爬行動物的上面，一陣藍波的馨香逐漸地佈散着，暫時遮掩了這謙卑，這希望和這肉體底痛苦，像在哀憐似的。新來的病人硬擠出一條路，自己引到聖壇前去乞求那奇事；他們底影子和他們底聲音遮蔽了那跪倒的身子好似牠們將永遠地不能起來。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母親們袒露她們乾癟的胸懷，顯示給童貞女看，哀求乳水之賜與，而在她們底背後她們底女親戚們帶着那瘦羸的小孩們差不多是將死的樣子，但還在發出哀苦的哭泣。妻子們祈求她們不生產的子宫底蕃殖力而把她們底衣服和結婚的珍寶獻做祭品。

『神聖的童貞女呀，哀憐些我，看你手臂中曾抱過的聖子之面吧！』

她們起初是用低低的聲音祈禱，流着淚背數她們底災禍，好像她們同那繪像有些秘密的談話，也好像那繪像從上面彎了下來聽她們底哭訴後來，逐漸地，她門提高了音調差不多到了憤烈和發狂的最高點，他們像要想，把他們底讚美和瘋狂的姿態，硬逼着允許去做奇事。她們用盡了她們所有的力量去叫喊出一個超人的銳聲，因而能達到童貞女底心腔底最深處。

『哀憐我們啊！哀憐我們啊！』

她們停止了，渴極地注意着，用了她們張開而不動的眼睛，在驚奇底希望裏，最後，注視一個在天神面上的記號，這天神發着光亮在珍寶底反射光裏，在難達到的聖壇底圓柱之間。

又是一陣狂浪打來，佔有了他們底地位，沿着那木柵底全部散佈開，騷擾的哭喊和殘忍的姿態更迭着他們底獻祭。在那阻礙走近大聖壇底木柵的裏面，教士們接着在他們肥白的手裏那些銀錢和珍寶。在伸出右手或左手的情狀裏，不論那一邊，像動物園裏關着的野獸似的，他們均平了自己底體重。在他們背後，教區吏拿着大的金屬的碟子，在這碟子上邊獻祭的物品叮璫地聚集起來。在一邊，靠近聖物貯藏室底門首，別的教士把身子彎向着桌子；他們是在計算那些銀錢而察看那些珍寶，他們內中有一個，瘦弱而帶些微褐色的，用了枝羽毛筆記登上總簿上去。他們迭替着做這件事情，然後，把牠正式的署理去。不時地，那隻鐘打着，而那隻香爐在青烟裏抬高了起來。長嬈嬈藍休休的烟波繞着光禿的頭部而後分散在木柵底那邊。那神聖的馨香混雜了人們底臭氣。

『Ora pro nobis, sacra Dei Genitrix...』

『Ut digni efficiamur promissionibus Christi.』

有時，在像暴風之後意外的而又可怕的停止裏，當那羣衆給希冀底憂悶壓抑着，可能清楚地聽到那些拉丁的字句。

『Concede nos famulos tuos.』

大門之下，一對已結婚的跟了賽會進行着，給所有他們底親戚在金色的光輝和絲底沙沙聲裏引領着。那婦人，年輕而活潑的，有個像蠻族王后的頭，密密而連接的眉毛，縷而發光的黑髮，一只肥胖而血紅的

嘴巴，在這裏面那鋒快而參差的牙齒高高地撐起了上唇，現出男人似的樣子。巨大的金珠項圈三轉地繞掛在她底頸項上；巨大的金耳環裝飾着金銀線的細工從她底耳朵掛到面頰上；一件胸衣震動着煞像一件戰甲包緊了她底胸懷。她嚴肅地前進着，完全浸沉於她底思想裏，很少地震閉她底眼睛，她帶着戒指的手放在她丈夫底肩上。那丈夫也是年輕的，中等的身材，差不多沒有一些鬍鬚，灰白得慌，而又帶了副憂愁得厲害的樣子，好像給一個憂愁的秘密消瘦了似的。他們倆底容貌都像在指示出原始神秘的危難。

在他們底四周私語唧唧地傳開。他們自己不說話也不回轉他們底頭，後面跟着他們底父母，男人和女人，用他們底手臂圍成了一條鎖索像將要開演一個古舞似的。『他們來完成什麼誓願呀？他們要懇求些什麼恩惠呀？』

這消息在低低的聲中從一個人傳到別個人。他們替那年輕者懇求生殖力的再至；這生殖力已無疑地給兇惡的能力從他那裏搶奪去了。他妻子底童身還是完全的；那交媾的牀榻還是潔淨着。

當他們已走近木柵，他們倆就抬起了眼睛靜靜地看着那繪像；他們停着有一忽兒的不動，浸沉在同樣的無聲的祈禱裏。但是在他們後面，兩個母親伸出她們底手臂，震動她們乾而縐皮的手，這幾隻手在結婚的那天曾無效力地施送了占卜的穀粒。她們伸出了她們底手臂而喊道：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用了慢的姿態，從妻子從她底手指上拿下了戒指給她們，接後她拿出了重而金的耳環。最後她拿下了祖傳下的項圈。所有這些財產她都獻到聖壇上。

『受了，受了，享福的童貞女呀！受了，受了，最神聖的奇事的瑪利亞呀！』
母親們喊着，帶了已喊破了的聲音，帶了給熱誠培植了的情狀，各各橫
看着她旁邊的人們，留神着她旁邊的人底熱誠並不超越過她自己的
在注意着的羣衆底眼光裏。

『受了，受了，受了，受了！』

她們看見那金物跌落下，落在無感覺的教士底手裏；然後他們聽
得那貴重的珍品玳瑁地在教區吏底盤裏；幾代勞苦工作底傷痕積聚
下的銀幣，保藏在堅固的箱籠裏好多好多年了，而在新婚之日拿了出
來重見世面。她們看見那家財的落下去，落下去，永遠地消失了；這祭物
底貴重把她們丟進了失望，她們底失望又傳染給她們底親戚。這些親
戚終於一齊喊起了尖銳的聲音。那年輕的男人，獨個兒停着不響，他底
眼睛不斷地注視着那繪像，而從她底眼睛裏流出了兩條靜淚。

接着是個暫時的靜寂，在這時可以聽得祈禱的拉丁字句，和那還在兜着教堂的賽會所唱出的音調。然後那對夫婦回到了他們先前的地位，眼睛仍舊注意着繪圖，續漸地向後面退去。

新的一隊，熱烈地叫喊着，現在插進了他們和木柵的中間。約摸有幾秒鐘，那年輕的婦人引高了頭在喧嚷羣衆的上面，那已失掉了她所有的珍寶的新娘，但越發美麗而活潑了，包含在一種提昂尼西愛克的神秘裏，呼出在這野蠻的羣衆裏一些氣息煞像屬於古舊的生命的；而她消失了；再也不使人忘掉。高超過這個時候和真像，喬琪底注視跟隨着她直到她消失了後。她底心靈住在一個不知名的世界底恐怖裏了；在沒有名的種族羣雜了來源蒙昧得慌的儀式的種族裏了。男人和女人底臉兒於他看來似帶上了發狂的情況，蓋印着他不同的人情，另外的原質所構造成的；那些神氣，行動，聲音和所有能夠看見的記號，使

他發呆，好似一直到現在他們不會有他早知道的習常人類表示底相同點。有些繪像給他種忽然的吸引力。他跟着他們在人羣裏，拖了玉坡梨特同走；他注視着他們底脚尖；他留意着所有他們底動作；他覺得他們底叫喊回響在他自己底心腔裏；他覺得他自己給同樣的癡狂襲擊着；他自己覺得有種不雅的欲望要想叫喊而演手勢。

時常地玉坡梨特和他互相對視起來；他們看見彼此是灰白的，顫抖着，驚駭着，疲憊着。可是誰都不提議要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好像缺乏力量去做似的，給羣衆擁擠着，差不多時常給他們帶走了似的，他們倆無目標地這裏走走，那裏走走，在騷擾裏，握着了手和臂，而那老人則用了不間斷的力氣去幫助而保護他們。一個賽會，前來把他們擠到了那個木柵。有幾分鐘的時候，他們站在那裏，變成了犯囚似的，四周被圍着，給仙香底煙繞住，給叫喊鬧聾了，給熱氣悶塞了，在演弄姿態和狂癡

最濃厚的地方。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這是爬着的婦人們，她們末後到了來就站了起來。她們裏面有一個是給她底親戚們抬着，硬得像個屍體。她們把她站立起；她們搖動她，她像是死了。她底臉全帶了灰塵，她底鼻子和前額上的皮，都已剝去了，她底嘴巴滿是些血。那些扶助她的吹着她底臉使她清醒起來，用塊布抹着她底嘴巴，因而那塊布變成了紫紅色的，又搖動了她而喊她底名字。忽然她底頭倒向後去；接着她自己又倒在鐵柵上，抓住了鐵條，硬挺了她全個的身子而起首哭了，煞像個在生產的婦人。

她叫喊而掙扎着，沈溺了所有別的鼓噪，一股熱淚泛濫在她底臉上，洗去了那塵灰和血。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在她後面底兩旁，別的婦人擁擠着，搖擺着，自己興奮了起來，懇求道：

『慈悲呀！慈悲呀！』

她們消失了她們底聲音，變成灰白色，很沉重地停止下來而在呆笨的羣衆裏消失了。

『慈悲呀！慈悲呀！』

那些尖聲，碎裂了發洩牠們的胸懷，綴音不息地重複着，帶了同樣不能征服的信仰底餘力；濃厚的煙，豎掛着像暴風裏的雲柱；這身體底接觸，這呼吸底混雜，這血和淚的情景——所有這些，一時使全體的羣衆找出自己是給一個單獨的心靈主宰着，變成一羣單獨的生存物，悲慘而可怕的，祇有一個姿態，祇一個聲音，祇一個顫動，祇一個熱狂。所有的罪惡，溶成了一個罪惡，而給童貞女消滅了；所有的希望溶成了一個

希望而童貞女將賜與了。

『慈悲呀！慈悲呀！』

在發光的繪像之下，蠟燭底星星之火顫動在這熱情之風的前面。

第七章

現在喬琪和玉坡梨特是已經到外邊來坐下了，他們離開了那騷擾的地方，到這些樹蔭之下來，木然而迷惘地，像兩個剛從那覆舟之險裏逃出來似的，靜默着，差不多連思想底力量也消失了，雖然，不時地，那新近的恐怖底顫抖還會從他們身上經過。玉坡梨特底眼睛給哭紅了。在聖廟裏，在那悲劇底當時，他們倆都給一種普通的迷亂所擒住了；於是爲了恐怕中瘋狂的緣故，所以他們就逃了出來。

現在他們是已經離開了那騷擾的地方，到這散步地方底盡頭底樹蔭之下來坐了。這隻角落裏差不多簡直沒有人來。人祇能够看得見

在幾株彎扭的橄欖樹幹底周圍，有幾隊一動也不動地，好像沒有生命的東西的樣子，馱着空鞍子的畜牲。牠們朝那些樹影很悲哀地看着。遠地可以聽出那些擁擠着的羣衆底嘈雜聲，可以聽見聖詩底音調，那如下急雨似的鼓聲，和那教堂裏清脆的鐘聲；也可以看見那些進香的人們排成行列，在教堂底周圍折轉，有進去的；有出來的。

『你想睡覺嗎？』喬琪看見玉坡梨特在閉着眼睛，因之他就問。『不想，但是我再沒有勇氣去看——』

喬琪感覺着同樣的不願意。官覺底持續和銳利已經戰勝了他底官能了。那付情景是忍不住再看的了。他起身來。

『來，起來，』他說。『讓我們到再遠點兒的地方去坐去。』

他們走下到一個開墾出來的山谷裏，找到一小塊陰涼的地方。太陽很是熱烈。他們都在想着他們在聖維多的房子，那些精美的，流暢的

面對大海的房間。

『你十分地難受嗎？』喬琪問。他在他同伴底臉上發現了表露痛苦的記號，同時在她底眼睛裏，發現了那愁歎底悲哀，這一點是當在人羣中，靠近那大門底柱子的地方，已經使他驚懼的了。

『不。我很疲倦呢。』

『你想睡嗎？爲何不小睡片刻呢？靠住我。等一會你會感覺得好些。你要嗎？』

『不，不。』

『靠住我。我們等哥勒回了來後，再回卡沙爾保定拿去。在這個時候，略爲休息一下吧。』

牠除掉了她底帽子，彎了身將頭靠住在他底腿上。他就這樣地看着她。

『你是多麼的美麗呀，』他說。

她微微地一笑。她在悲傷之後的笑容裏醉人的魔力更大了。

他又說：

『自從你給我一個吻後已有好久了！』

她們擁抱了。

『現在，略爲睡一忽兒吧，』他柔和地請求她。

他們在受了這麼許多可怕的，稀有的東西底重壓之後，他底愛情像又在他底心中激起了。他又開始使自己和外界絕緣了，退到他自己底裏面去了，拒絕一切那些不是他心所願意的交際。他底腦筋用一種不可思議的迅速將自己從那些，當在那神秘的幻象裏，禁慾底意旨底時期中所產生出來的一切的鬼影中，解脫出來了；他棄掉了那種『神』底束縛，這束縛他曾用來代替他自己底難望振起的，乏自動力的意

志的。現在，他對於『信仰』也同對於禮拜堂裏匍匐於聖地上的齷齪的生物樣地憎惡了。他又看見那些接受祭物的牧師們底又肥又白的手，和那在緊閉着的欄柵後面的繪像了。那些卑微的，是不得見救主底樣子的，這救主就是他們希望在毀滅底啓示裏認識他的。但是末了，這份大的證明總算完成了。他已經經驗過了他同族類中的下層人物們底物質上的接觸，而除了一點極度可怕的情緒之外，他沒有得着別的結果。他本人在這方面是沒有根底的，他同那些羣衆，像別的動物樣的，達到了一種定規的樣子，長成了一種粗魯肉體，不變的習慣的，沒有相同的地方。這種不變的樣子保留着有多少世紀，多少代數了呢？所以人類有一種十成的惰性根，固守於那施運高等的質份的震動的下層。

所以人類的理想中的標範，並不是在很遠的將來，在一種遞進的演化之不可知的盡頭；牠只能够在浪花上，在升得最高的地方的實物

上表顯牠自己。他現在曉得若是要在自己和同族的人們的即刻的接觸中去找整個的本真，和認識自己有價值的精華，那末就好像一個人要想確定海浪的樣式，容量，方向，速度，與及力量，而去測量一杯水內之動作的一樣地自己欺騙自己。這回的試驗總算失敗了。他對於他底同族們好像對於海洋的生物樣地同樣的生疏得很；同時他對於他底國家，他底生地，他底原籍，他底家庭等，都是同樣地生疏。他應當早就放棄了那固定的情形，穩當的支持，無誤的幫助的空求的。『我所感覺着同我自己本人相像的，就是當一個人注定了一定要站直在一塊不平均的時常在搖動的平面上，同時感覺到無論他將腳放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夠維持他自己底穩定時候底一種感覺。』他曾經一度用這個幻像來圖染出他永久的焦煩。但是，爲什麼，他既然要想保存生命，莫非道他沒有會用足夠的方法底強而活的力量來在那些雜亂的衝動之中保

存了他底平衡，並且，甚至於在那懸崖底邊上很自由而胆大地跳舞的嗎？認真的，他想保存生命。他自己底接連着的試驗，就可以證實這個。在他心裏，有一份深的衝動，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在那兒的常用不同的計略向這關礙生命底虛弱進攻。他所建造得這麼豐富鑲飾得這麼精美的禁慾的夢，不是別樣，竟是種有效力的抵抗死亡的東西嗎？他自己，在起首就給自己一個難決的問題：就是學德梅翠斯底榜樣還是將自己送給上天。他選擇了聽天一意，要保全他底生命。『既然如此，如其你想活着，你就當用你底頭腦去謀得真理和確實底憎惡。放棄尋找經驗的心理。看重那網幕。相信那能見的句子同那求納的字句。不要到這現實世界以外去追求你底天才的知覺所創生出來的形像。崇拜幻像。』

在這個急逝了的鐘點裏頭，他已經尋到一點兒的迷媚了。他底良知底深遠和他底官覺底無限，使他充滿了驕傲。不時地接二連三地，在

他底內心裏幻起的無量數的幻象，使他底心靈底理會的力量看去好像無極的寬廣。同時在這已消逝了的鐘點裏，他相信他能發見他自己所有的情緒，和幸運底表示之中的深藏着的聯帶關係，和秘密的寓言；實際上還是給了他一種稀有的迷媚。

他聽見遠遠的，他剛才從他們那裏退出來的人羣底混雜的低嘲，而這個混雜的低嘲在他腦中就閃幻着一些魔鬼在一隻巨大的猛烈的爐子裏作悲壯的爭鬥的掙扎的想像。在這個不停止的低嘲裏，他也識別着那種在微風過後的，他們頭上蔭護着他底沉思和玉坡梨特底安息的枝節幽語。玉坡梨特是在假寐着，她底嘴唇半開闔着，不大有什麼呼吸的樣子；而她底前額，給薄薄地一層微汗潤濕了。她底雙手交叉着放在她底膝衣上，沒有手套，灰白色的；而在想像裏喬琪看見在她底手指間有『一紮扯下來的頭髮。』像這一紮頭髮樣地，在這光天化日

之下現了又隱沒，那患羊癇瘋者底影像也出現了，他不慎地跌倒在門旁，在兩個人底手中掙扎，他們想將他底嘴扳開，就用了一枝鑰匙插進他底嘴裏去。這個影像出現又隱沒，好像那已睡着的婦人底夢中所見的東西，也可以給別人看見似的。『即使她醒了來，和那患羊癇瘋者蘇返轉來又算什麼呢？』喬琪想，他心中驚顫了一下。『在我腦筋裏的這些影像或許是從那裏傳過來給我的呢。我或者是看見她底夢景吧。而她底夢景許是一種官能的不適意所創生的呢，這種不適或許就會開始加增到一陣攻擊。不是一個夢有時會成爲生產的病底預兆的嗎？』他在這些渺茫的肉體神秘底沉思之中徘徊了好久。對於這身體上官覺底散布底奧秘，已經給那五種超越的知覺所啟發了，漸漸地別種間隔着的知覺出現了，牠們底奸詐的靈機顯示給他一種他所從未知知道過的世界。玉坡梨特底隱秘的毛病，不是能够給他以一種和她在一

異常的方式上交接底優越地位嗎？

他很細心地睇視她，像第一夜他在床上的睇視她樣的，這是很久的事了。他看見他們頭上的枝葉底淡影在她臉上搖恍。在無限的陽光之中，他聽得那從聖廟中發出來的不斷的嘈雜。悲感又到他底心頭上來了；疲弱使他再不能支住他底身子。他將頭靠着樹幹上，閉了他底眼睛，不想一點兒什麼。

他差不多快要入睡了，而玉坡梨特底突然的一震，驚醒了他。

「喬琪！」

她醒了來，驚慌，煩躁，再認不出她是在一個什麼地方了，強烈的陽光激擾了她，她雙手蒙住了眼睛在呻吟着。

「我底天哪，我是怎樣地難受哇！」

她怨訴着說，她底兩鬢間發着痛。

『我們在的是什麼地方啊？哦！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夢啊！』

『我不該帶你來的，』喬琪不安地說。『我是怎樣地抱歉哪？』

『我沒有氣力來站起了。幫幫我吧。』

他用手扶她起來。她身體浮動着，忽而頭腦一暈，她就依靠着他。

『怎麼了？你什麼地方難過哇？』他叫着說，聲音也改變了，他大大地驚惶起來，因為他想起她大概是得了急病了，而在那兒，在曠野裏，一時那裏找得着人幫忙呢。『怎樣了啊？怎樣了啊？』

他將她摟近自己，將她摟來緊貼住他底心頭，他底心這時跳得再厲害不過了。

『不要緊，不要緊，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玉坡梨特呢喃着說，她已覺得他底驚惶了，她底面孔變成了青白色。『一點兒也沒有什麼。我底頭有點兒暈。這太陽光射得我眼花。一點兒也沒有什麼。』

他底嘴唇差不多沒有一點血色了，所以她不再朝她底情人底眼睛去看。他不能够統制住他底憂苦。他激惱地悔恨着自己的在她身上提醒了那個可恥可怕的告據。他底回憶又記起一封信上的一段說：『假使我正在你底擁抱中而突然地犯了那毛病呢？不，不，我不願再見你了；我不想再得看見你了！』

她顫震地說道：

『過了。我好點了。但是我很口渴呢。什麼地方我可以得到點水喝呢？』

『那邊靠近禮拜堂的地方，撐着帳篷的那兒，』喬琪說。

她搖搖頭，極力地表示反對。

『我當前去。你就在這兒等我！』

她固執着她底反對。

『讓我們差哥勸去吧。他定是在附近的地方；我來叫他吧。』

『好，叫他，我們可以回卡沙爾保定拿去。我可以到了那邊再喝水。我能够等得住的。讓我們去吧。』

她挽住喬琪底手臂。他們重又走上那小山去。到了山頂，他們又看見在那平地上挨擠着的人羣，那白色的小屋，和紅色的大廈。在那些彎紐着的橄欖樹幹底四周圍，那些一動也不動的，抑鬱的馱着東西的畜牲，還是站着。近牠們的地方，在他們方才息涼的那個蔭處，此時有一個老婦人坐在那兒，看她底樣子，好像已經活了一百歲的人了；她同樣地一動也不動，她底手放在她底膝蓋上，那無肉的两隻腿，只有一部份被圍裙遮蓋着。他底白髮披下來在她底如蠟的雙頰邊；那嘴巴，有沒嘴唇的，只不過像一條深痕，她底眼睛是永遠給那蝕壞了的眼皮蒙住了；她全部的形像，顯露出萬千的痛苦底記錄。

「她死了嗎？」玉坡梨特悄悄地問，停了下來，心中感覺着恐懼和尊敬。

熱鬧的人羣在聖廟周圍擁擠着。那儀仗在暴日之下周轉着唱詩。有一隊從那大門下面走出，朝着空地走來，措十字架的在前面導引。等到了這散步地方底邊上，男子和婦人們都停止了，於是對着教堂排列成一個半圓形，婦人們俯伏着，男子們直立着，那措十字架的站在中央。他們祈禱着。他們在自己底胸前畫了一個十字。接着他們一齊朝着教堂唱了一次大聲的頌揚——末次的施禮。於是他們再開始他們底進行，緩唱着聖詩：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這老婦人底樣子還是沒有改變。在乾燥的，呆得慌的橄欖樹底蔭下，一種偉大的，可怕的，和含糊地超凡的東西，從她那孤寂的老年中流露出來。那些橄欖樹底裂隙的樹幹，好像是從天上射下來的箭所做出的記號似的。如其她還是在活着的話，那末，至少，她底眼再不能看，她底耳再不能聽，她一切的官覺一定都失去了。可是她有一種正朝着那不能見的來世底境界看着者底樣子。『死亡並沒有像這衰頹的人身上所遺留着的生命底剩餘這樣的神秘啊，』喬琪想。於是，在他腦子裏同時就起了一種異常的情緒和一種很古的神話中的渺茫影像。『你爲何不問問這睡在死亡的門檻上的百歲的母親呢？在她底假寐裏有那第一樣學問呢？你爲何不問問這地上的聰明的母親呢？渺茫的字句，古詩中的模糊的片斷在他底記憶裏蘇醒了；他被含混的字句和記號所

搖擺而包住了。

『讓我們走吧，』玉坡梨特說，在一度沉思靜默之後，她輕輕地搖他。『這兒的一切東西是多麼地悲哀啊！』

她底語音是低弱的，在她底眼睛裏有那悲哀底影子，在這裏面她底情人看出一種不能表明的恐慌和憎恨。

他不敢鼓勵她，因為自從他親眼看見那發羊癲瘋的人在人羣裏跌下去後，他怕她在他這鼓勵裏頭，覺到那似已掛在她頭上的可怕的恫嚇底先見。

但是向前走不多幾步時，她又停了，給一種她不能解開的啜泣底結子勒住，被一種不能壓制的悲痛所塞住了。她盯着她底情人，又向四周看看，好像失了魂似的。

『我底天哪！我底天哪！什麼樣的悲哀啊！』

這一個完全具有形體的悲哀，一個粗莽的悲哀，從她底心裏出來，像契約樣的重東西，用着一個不能支持的重量壓制着她。好像在一個極其重的負擔之下，她情願有機會得以賴倒在地上，決不再起來了；她情願失去她底知覺，變做一塊沒有自動力的東西來結束此生。

『告訴我，告訴我，我能够想什麼法子？我能够想什麼法子使你安適？』喬琪驚惶失措地緊握住她底手吃吃地說。

此種悲哀不就是那疾病底蛹嗎？

足有幾秒鐘地她兩眼注視得幾乎矚然了。近處一大隊正將離去的香客，朝那寺院呼出的喊聲使她驚恐而戰慄。

『把我引到別處去罷。在卡沙爾保定拿也許有一個棧房。哥勒又上那兒去了呢？』

喬琪焦急地向四周張看，希望能尋見那個老人。他說：

「也許他已在人堆裏去尋我們呢；或者已經到卡沙爾保定拿去了，以爲他會在那兒找到我們。」

「那末，讓我們自己去罷，那兒，山脚下，我看見有幾輛車子呢。」

「我們去吧，要是你贊成。但你可靠在我底身上。」

他們走向那條大路去，這條路像一條長長的白帶子安放在散步地底那邊。他們似乎覺得那囂攘的情景還是跟在他們後邊。一個玩把戲的號筒在他們後邊直送過那刺耳的聲音來。那讚美詩底老是平和的諧韻，也不間斷地連續着而高出於一切其他的囂聲之下。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一個乞丐驀地現了出來，恰像是剛從泥土中跳出來似的；他伸出了他底一隻手。

『佈施一些吧，看童貞女慈悲的份上！』

他是一個年輕者，他底頭裹在一塊紅布裏面，那布的一角遮住他底一隻眼。他舉起這隻角所露出一隻極大的眼睛來。膨脹得像一隻袋子似的，滿是膿汁，而每當那上眼皮一霎時，全隻眼都震顫一下，看去異常地可怕。

『佈施一些吧，看童貞女慈悲的份上！』

喬琪給了他些錢；於是這乞丐就遮去了他底爛眼。可是，稍稍上前一些，一個體格極大的人，垂着兩個空空的衣袖，半翻起他底小衫因而露出了那刀割的紅色而打縐的瘡痕來。

『一個痛咬——一隻馬咬的痛咬！看啊！』

於是他把自己躺在地上，顯露出來，他自己吻着泥土，一面又在一種發沙的聲音裏叫喊：

『可憐我啊！』

在一株樹下面又是另外一個乞丐，一個曲腳的傢伙，坐在一個馱鞍，一襲山羊皮和一個空的煤油瓶口和幾塊大石所堆成的座位上面。裹在一塊極污穢的破布裏，從裏面伸出兩條多毛的大腿，滿塗着已乾的泥醬，他發狂似地搖着他底兩手；身子彎得像條樹根似的，想趕掉那成羣地圍着他打轉的蒼蠅。

『佈施啊！佈施啊！可憐一個窮苦的人哪？童貞女會饒恕你的，可憐一個窮苦的人哪？』

一看到那些正在跑上來的另外許多乞丐，玉坡梨特加緊了她底步伐。喬琪對那最近的一個車伕做了個手勢。當他們已坐進馬車時，玉

坡梨特才安心地說：

『好了！』

喬琪問那車伕：

『可有什麼旅館在卡沙爾保定拿嗎？』

『是的，先生，有一個。』

『到那兒要多久呢？』

『只消半個鐘點。』

『那我們就上那兒去吧。』

他握住玉坡梨特底兩手，想使她快活起來。

『胆大些，胆大些！我們可以開一個房間，我們可以休息了。我們再不會看到什麼，聽到什麼了。我自己也很疲倦，我底頭覺得很重了呢。』

他微笑地又說：

『你覺得有些餓了嗎？』

她回了他一個微笑，他想引她回憶起在路多維克東尼地方的那個老旅館，因而又道：

『一切都將和那回在阿爾本啒一樣。你還記得嗎？』

他似乎覺得她變成安靜一些了。他要使她變成在輕鬆和愉快的情景裏去，他說：

『潘克拉斯不知已變得怎樣了啊！要是我們有一隻他底橘子的話；你還記得嗎？我真不知我現在願拿什麼去交換一隻橘子，你不是很乾渴嗎？你還覺得不？』

『不……我好些了……我真不信那些苦痛真已過去了……我底上帝啊！我決不會忘掉今天的，決不會……決不會！』

『可憐的！』

他溫柔地吻着她底兩手。於是，指着那大路兩旁的草木：

『看啊！』他喊道：『看那穀子多美呀。讓我們享些清閒的眼福。』在左右兩邊，那穀田展着純黃的一片，已經成熟了，高長而葱蘢的，無數穀穗的微點在陽光裏吹動，有時候像能激起一陣波浪，而映出一片輝煌的金色。孤零零地在這清澄的天空底圓弧之下，牠們呼出一種純潔的精神而使他們倆沉黯而疲乏的心都清醒了過來。

『這耀光是多強呀？』玉坡梨特說，半垂下她長長的睫毛。

『你有你底窗簾。』

她微笑了。她心中悲哀的黯影像是正要漸漸地消散了。

許多馬車成長行地衝着對面過來，朝着那教堂奔去。在幾分鐘裏那道路，那草叢，那穀田，一切在他們四週的飛揚的灰塵中隱去。

『佈施一點吧，看童貞女慈悲的份上！佈施啊！佈施啊！』

『佈施一點瞧聖女底面上！』

『可憐一個窮苦，不幸的人！』

『佈施一點吧！佈施一點吧！』

給我一塊麵包啊！

『佈施啊！』

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喉音，逐漸一個一個地增多了，那些看不見的人底喉音，給那塵霧中齊發出來的，粗的刺耳的，尖銳的，啞空的，低求的，高索的，悲傷的，一切不同而囂亂的聲音。

『佈施呀！』

『佈施呀！』

『停車！停車！』

『佈施呀，瞧那最神聖的聖女瑪利亞底份上啊！』

『佈施些呀！佈施些呀！』

『停車吧！』

於是，隔着那塵沙紛亂地現出一羣狂噪着的怪物。一個擺動着他底兩雙斷臂，還像是剛割斷的而又不曾好好收口還在流着血似的。另外一個有皮的圓環，這圓環他很痛苦地用來拖他呆笨身體底所有的重量的。又一個有一個極大的鵝喉，摺縐着而又帶紫色，像懸掛着的鐘擺盪着。又一個因為他嘴唇上的一個大瘤，像在上下齒間嚙着一個生肝。又一個顯着一張蛀蝕得極的臉兒，露出他兩個鼻孔和上腮來。另外的都顯露出相同的醜態，帶着猛惡的手勢，帶着一種恐嚇別人的樣子，像他們是正在執行他們底權利。

『停車！停車！』

『佈施一些！』

『看啊！看啊！看啊！』

『救救我！救救我！』

『佈施些！』

『佈施罷！』

『救救我吧！』

這是一種攻擊——幾乎是一種勒索的行爲。他們似乎都已決意要強索一個小錢，就使他們必須拖住車輪和揪住那馬底腳時，也是在所不惜。

『停車！停車！』

當喬琪在衣袋裏摸着零碎錢想向那人羣拋去時，玉坡梨特忽然下緊撲到他身上，在這強有力的白熱的日光裏，在這浮動而黯然的一種生活的土地中，有一種抽象的恐怖襲擊了她，扼住她底咽喉，而使她

再無力自鎖。

『停車！停車！』

『可憐呀！可憐！』

但是那車伏發火了，忽然從他座位上站起，奮力地舞動着他底馬鞭，用全力地開始鞭打着那些乞丐；他在每次鞭下去的時候，口中又怒咒着。那鞭子呼呼地發叫。在他底鞭策之下，那些乞丐也大聲地咒詛着，但是都並不後退。各個都要分潤一些才休。

『給我一點兒！給我一點兒！』

於是喬琪拋了一把的小錢在那灰塵之中；於是那灰塵掩去了那些怪物們底熙攘搶奪，抑住了他們底咒罵。那斷臂的，那拖着重呆的四肢的乞丐仍舊想跟隨那輛車子，可是，爲那鞭策所阻，他們停住了。

『不要怕呀，先生，』那車伏說。『再沒有人能走近我們了，我敢擔

保的。」

又是一陣新的喉音升起來了，呻吟着，高喊着，呼喚着童貞女和耶穌，高叫着他們病痛的性質，高訴着他們底不幸和疾病。在這第一隊匪徒的那端伏着第二隊人馬，這第二隊穿着百結的衣衫，作兩長行地排列在道路底兩邊直到那遠處的城市邊。

『我底上帝，我底上帝啊！這可咒詛的城子！』玉坡梨特低聲說着，精疲力盡，覺得她自己快將昏暈過去了。『讓我們離開這兒。讓我們離開吧！喬琪，讓我們回去吧！』

沒有什麼東西——不是在廟前奔逐着那隊熱狂的人們底那種瘋癲的旋風，又不是從一個正在火燒的地方，從一隻沉舟或是一次大屠殺中發出的那種失望的呼號，又不是成堆地積壘在那懺悔堂前的半僵而血肉模糊的老年人，又不是那向祭台爬行而伸出舌頭去舐石

塊的抽着筋的婦人們；又不是那從被困頓於唯一的苦痛和唯一的希望中的人羣臟腑裏所發出的呼籲——沒有什麼東西是和這龐大而多泥沙的山上的景像一樣地可怕，在那火燃的陽光裏光耀奪目，蠢動着這許多怪物，這些一個已衰敗的民族底灰燼，這些人類中的渣沫自動地暴露着他們底不潔，而呼號着的那一大羣人；他們帶了全個家庭，他們底子孫，他們底親戚，他們家用的什貨。他們看見一個半裸着的婦人，像一隻剛產了小狗的牝狗一般地消瘦，許多和蜥蜴一般發青色和孩子，羸弱而帶着腫爛的眼睛，他們底嘴都閉緊着，破爛了，患着遺傳的病症正在流血。每一羣人總有一個怪物：一隻手臂的，曲腿的，快生鵝喉的，瞎眼的，疙癩的，有羊癩瘋的。每人都有一種特別的進益培養着不同的瘡瘍，而藉之得些進款，被他們底同伴所催促着，那一個個的怪物從人羣裏走出，在那灰塵裏走來，做着手勢而哀求着想占潤一些：

「佈施呀，佈施呀，天得保佑你們！佈施一點吧！可憐我啊！可憐我啊！」

一個像一個黑白人的雜種似的黑膚，扁鼻，有着一種像獅身一般的長毛，從他頭髮底鬚渦中抓出一把把的灰塵，一面又搖着他底頭，把全身都裹在塵霧中。一個不知年歲的婦人害了疝氣病臉兒已不像人了，伏在一根拐杖上，拉起她底圍裙露出那患處，像一個滿是腎油的膀胱似的，巨大而黃色的。席地坐着患大腳瘋的，用自己的指頭指着他底一隻小腿，粗大得像一株橡樹的蟠盤似的，面上都是一處處的瘤疤，點着黑色而僵硬的斑點，多得幾使人以為這決不是生在他身上的一個瞎眼，跪在地上，兩手朝天高舉，像一個狂發者底樣子，在他那高鬆而稀零零的眉毛下有着兩個小小的血污的圓洞。盡眼看去，別的和另外的別的都顯現在太陽耀目的炎光之中，所有大的山路上齊騷動着這

些人而沒有空隙處留下。他們底祈禱之聲不絕於耳，有時有秩序，有時散漫地忽高忽低，混着成千個不同的噪聲。這個荒寂的鄉村底曠大，這肅然而沉默的天色，這火炎炎的道路上的冥幻的耀光，這一切田隴的死寂——這一切的環境令那時刻變爲悲苦的，而引人想起聖經上講起過的那條引向一個可咒詛的城子底大門去的毀滅之路。

『讓我們走吧！讓我們回轉去！喬琪，還是讓我們回去吧！』玉坡梨特說着，帶着一陣恐慌的戰慄，給神的刑罰底迷信觀念主宰了，害怕再看到什麼另外的景像和更可怕的人們，於這炎炎的淨無纖雲的天空之下。

但是我們將上哪兒去呢？哪兒去呢？

『不管哪兒，不管哪兒。讓我們回到那邊去，近海的地方。我們可以在那兒等着到回家的時候再走好罷！』

那飢餓，那乾渴底苦痛，那熱而鬱悶的空氣，都激增他們心底不安。

『你看到嗎？你看到嗎？』她驚喊着，像在神人現形的前面似的。『你看見嗎？要什麼時候才算完了呢？』

在那陽光裏，那炎炎不息的陽光裏，衝着他們走來了一隊襤褸的男女，前面一個像呼報者的引領着，一面呼呼地叫號，一面又亂舞着一個銅盤，這些男女在他們肩頭上搯着一層被褥，那上面躺着一個病人，臉色死僵，全身發黃，瘦得祇剩了骨架，像一具乾屍似的緊裹在布裏，兩腳裸露着。那呼報者——一個皮膚橄欖色的，像蛇似的，有一對狂人般的眼睛的傢伙——就着那個快死的婦人，尖着喉嚨訴說這婦人已患了多年的流血症，在那天底清早從童貞女那兒求得了個仙方，因而他討了些錢，庶幾她能將這病治好得到新鮮的血液。一面他又搖着那銅盤，上面跳着幾個小銅錢。

『那童貞女已施了仙方。仙方！仙方！佈施些呀！看那頂神聖頂慈悲的瑪利亞底面上，佈施一點兒吧！』

那男的，女的，一起都繃縮了他們底臉兒，像都要哭出來似的。於是那病人，用一種模糊的手勢，輕輕地舉起她底兩隻多骨的手，手指舞動着像是想在空中捉住什麼；而她赤着的脚，黃得如同她底手臉一般，脚蹠上發着光亮的，僵得和死屍底僵硬一般。而這一切暴露於那炎炎而不停息的陽光裏的——近些，近些地，更逼近來。

『轉回去！轉回去！』喬琪喊着那車伕。『轉回去，快加緊幾鞭！』

『我們快到了，先生，你們怕些什麼呀？』

『轉回去！』

這個呼喝是多麼威嚇的使那車夫在振耳欲聾的喧嚷中忙轉過了馬頸。

『加幾鞭，加緊幾鞭！』

從山頂到山脚那馬車，在那濃密的塵霧之中，不時地，似給一聲的絕喊所攪。

『到哪兒去呢？』那車伕問着，低下身來。

『那邊，那邊，近着海的！加打幾鞭！』

喬琪扶着那快昏過去的玉坡梨特，但並不想喚醒她，他對那在進行着的一切只有一陣紛亂的感覺。真實的影像和那幻滅的影像環住他底腦子，旋轉而給他無窮的幻想。一種不斷的營營之聲充滿他底兩耳而阻礙去清楚地聽到其他的聲音。他底心給一陣厲害的苦痛壓住，猶在一個惡夢裏，——想從這可怕的夢境裏逃出的苦痛，想再回復他底神志，想感到他愛人在他底胸上跳着，和想再領略一次那溫柔微笑的那種苦痛。

瑪利亞萬歲！

重復那讚美詩歌底音波激蕩到他那邊；重復那童貞女底寺院現到他眼中在那無量的人潮之中，紅紅的在那太陽底酷烈下，安鎮在那些篷帳之上，輝耀着一種可怕的權力。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那些音浪漸輕下去了；而在那山曲裏時，那聖廟也不見了。忽然地，一陣涼沁的清風吹過那無邊的，浪逐着的穀麥。還有一條長長藍色的

海水帶，分割了地平線。

『那海呀！那兒是海了！』喬琪喊了起來，恰如他才達到得救似的。

於是他底心寬慰了。

『胆大些呀！我底心靈哪！默忖那一片海。』

第五部

第一章

安放在洋臺上的桌子，佈置得頗爲悅目；上面有透明的瓷器，淡綠的玻璃杯，深紅的石竹，牠們顯現於那盞大燈底金黃之光之下，尤爲美麗；同時這燈光，更勾引了那些在黃昏中出現的夜之飛蛾。

『你看，喬琪，你看！一隻魔鬼似的飛蛾！牠有那妖怪的眼睛。你看見牠們在發光嗎？』

玉坡梨特手指着一隻特別大些的，樣子很奇特的，全身深紅色的飛蛾，牠底眼睛是突出來的，在燈光之下閃耀着，像兩粒紅寶石似的。

『牠飛朝你來了！牠飛朝你來了！留心着！』

她任情地笑着，有意引着喬琪的駭怕；當一隻飛蛾要想在他底頭

上停下的時候，他也顯示了慌張。「我定要捉住牠」她叫着說，同孩子樣地任情地高興。

於是她開始要捉住那隻像惡魔似的飛蛾，而牠並沒有停息下來，儘繞着燈光飛舞。她底兀突而猛烈的嘗試，沒有成功。她打翻一個杯子，推倒了一盤水果，差不多將燈罩也要打破。

「好潑撒啲！」喬琪想激激她，所以說，「但是，你不會得成功的。」
「我會得成功的，」玉坡梨特特固執地說，同時，定定地看着他。「你肯打賭嗎？」

「我們賭點什麼呢？」

「隨你歡喜什麼。」

「好，那末，一個愛情的遊戲。」

「很好，一個愛情的遊戲。」

在這溫柔的燈光之下，她臉上顯着極富饒而柔軟的顏色，那理想的顏色，『一種白色琥珀的，和慘淡色的黃金的，加上一些衰了的玫瑰的顏色的混合色彩，』在這色彩裏面，從前喬琪曾經想過，以爲他尋到了關於古時的凡尼司的靈魂移於賽普雷司國度裏的一切的神秘，和一切的美了。她髮上帶着一朶粉紅色的花兒，像熱情樣地燦烈。她底眼睛，給深長的睫毛蓋住，有如黃昏時候柳蔭下的湖水的光彩一樣。

在這當兒，她完全顯現出一個開心的婦人那快樂的強烈而又佳妙的工具，這個淫逸而又尊嚴的活物，它好像派定了去點綴一個宴會，去助興一張牀榻，去行動那美的肉感的幻象。

她顯現出她底獸性最高的各點。——高興的，活潑的，溫柔的，淫蕩的，殘酷的。

喬琪好奇地注視着她，同時他想：『她在我眼裏，顯現出怎樣不同

的樣兒來啣！她底模樣，是我底慾望畫出來的。她底影子，是我底思想產生出來的。她每次在我眼前的顯現，不過是我內心裏的不停的創造而已。她只生存於我心裏的。她底樣兒的改變，是同那不康健的人的夢一般的。Gravis dum Suavis！什麼時候是這樣呢？』他回憶到，不過是很混亂的回憶了，當他吻她底前額，給她戴上那理想的高貴的榮冠的時候了。現今，他對於這心愛的人兒的加榮時的情況，差不多是難以想像的了。他只渺然地記得當時她說的幾句話，那好像是顯示她底靈底深處的話。『現今在她心裏，還有什麼說話呢？那不是我自己底靈魂嗎？那是我底願望呢，我想獻給我底悲哀的靈魂以那些曲美的香脣呢，所以她可以從那異常的美的器官中，吐出她底憂愁的。』

他向那嘴脣看着。牠們微微地縮着，可是仍然是很美的，牠們同玉坡梨特自己一樣，在一本正經地等待機會去捉那飛蛾。

她狡詐而小心地候着牠；她想將那個在燈光周圍飛巡的東西，一下子就闔住在她底手掌裏。她皺着眉毛，像在預備彈力來一個縱跳。她朝前跳上了兩三次，可沒有一次成功。那飛蛾是捉不着的。

『承認你輸了吧，』喬琪說，『我不會濫用我底特權的。』

『沒有輸。』

『承認你輸了啊。』

『沒有！如其我捉住了牠，那才是你們兩個底災難呢。』

於是她急得發抖地繼續她底工作。

『哦，牠走了，』喬琪叫着說，他看不見那個靈活的火花的崇拜者了。『牠飛去了！』

玉坡梨特真的着急起來，她打的賭激勵了她。

她起來，向房間周圍巡視，想發現那個逃亡者。

『這兒牠在了啊！』她得勝似的叫着說。『那兒，在那壁上！你看見嗎？』

同時，她做出一個動作來，她懊悔不該呼叫出來。

『不要動，』她回頭對她底伴低聲地說。

那飛蛾停在那發耀的壁上，一動也不動地像一個棕色的點子似的。十二分小心地，玉坡梨特走將近去，她底美曼的身段，苗條而柔軟的身子的影子，描在白色的壁上。很迅速地，她底手揚了起來，撲將下去，闖攏了。

『我捉住了！我捉住了！』

她於是同小孩樣地雀躍起來。

『我將怎樣地處罰你呢？我要將牠放到你底頭頸裏去。你也是在我底權力之下的了。』

同時她就裝做就要實行她底權力，同那天在那小山上，她跟在他後面追的時候的一般。

喬琪因她底狂喜，因而也笑了，他青春中還遺留着的快樂的心情，也因而驚醒了。他說：

『來，現在你好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吃你底水果了。』

『等着，等着！』

『你還想做什麼？』

『等着！』

她拿下穿着花兒帶在她髮上的那顆針，用嘴唇噙住。於是，輕輕地，她放開大指，捏住那飛蛾底翅膀，將牠取了出來，預備用針釘住牠。

『你好殘忍哦！』喬琪說。『你好殘忍哦！』

她微笑着，專心做着她底工作，同時，那隻小生命震動着牠底翅膀，

已經是受傷的了。

『你好殘暴哦！』喬琪重行說着，聲音略低，可是更來得嚴肅一點。他看着玉坡梨底臉兒，見她所表示着的，是一種雙重的神情，是深悔與快意的混合情調，牠好像在指明她是在商興着一種矯作的特種樂趣。

他又記起以前許多回數她所顯示出來的不健全的嗜好的故事來了。當看見聖廟裏底那些進香的人們底淚與血的時候，和在見着那孩子的將死的時候的哀痛的時節，她心中竟沒有一點純粹的哀憐的心情。同時他又看見了，當許多好奇的人們靠住平西塢底欄杆向下望那自殺者在階石上所留下的痕跡的時節，她底加快脚步地向那裏去湊熱鬧的情形了。

『殘酷深藏於她底愛的頂裏層呢，』他想。『在她裏面有一種要

毀滅的質份呢，當她熱情的撫愛來得着勁的時候，那殘酷的質份更加顯得強有力了。」

於是他又看見這婦人底可怕的样子了；正像當他半闔着眼睛，淫慾正來得起勁的時候，或當他十二分地疲乏了的時候，她所顯示給她的樣子一般。

「看啊！」她說，給他看那在針上搖動着的飛蛾。「看牠底眼睛是怎樣地光亮啊！」

她將牠在燈前翻來覆去地看，好像人家看珠寶一樣。她說：

「多麼美麗的珠子啊！」

於是很寫意地，她將牠帶到頭上去。隨後，她兩隻灰色的大眼，就盯住喬琪說：

「你一樣事也不做，只是想啊，想啊，想啊！你在想些什麼呢？至少，你

從前總是喜歡講話——或者，比需要的還多些的話。而現在，你變得沉默起來了，你有一種神秘和陰謀的樣子——你是不是在惱怒我嗎？說吧，即使牠使你不快活。」

她底忽然地改變的聲音，表示一種性急和責備。於是她又看見她底愛人，只不過是一個深思的、冷靜的旁觀，一個顧慮的，或者仇恨的證人罷了。

「講話啊！我到情願像從前的那樣的殘酷的說話，不願你這樣的神秘的靜默的。爲了一些什麼事啊？你在這兒快活嗎？你不快活嗎？你討厭我了嗎？你對我失望了嗎？」

如此地驟然之間意想不到地被別人來考試，使喬琪惱怒了，但是他壓制着他底忿怒——他甚至於還強笑呢。

「爲什麼問出了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來？」他很平和地說。」

這使你不耐煩嗎？我是時常在想你，和關於你底事呀。」

於是很快地，很溫和地一笑，又怕她疑心他底話中有譏諷的意味，他於是又說：

「你使得我底腦子生長起來。當我在你底面前的時候。我內在的
生命中是這麼地充實了你底一切，使我連自己底聲音，都不喜歡聽了。」

這樣的深情的說話，使她開心極了，像將她擡高到一種靈的境界裏，她變為一個至上的生命之創造者了。她臉上底表情，變為真實的了，同時，那隻飛蛾，還在她髮上顫抖。

「允許我靜默而不受疑惑吧。」他繼續說着，走近那個被愛的理想所醉迷的，被他底假意所騙信的女人。「允許我靜默着吧。當你看見我在你底親吻之下昏迷的時候，你還要叫我講話嗎？啊，不光是你底嘴

唇一樣有這使我醉倒的力量呢。你底每一個動作，都給我以多量的情感和大量的思想呢。你再想不到你底每一個動作在我腦子裏所激起的興奮。在你底一言一動裏，我都看見許多非常的事物呢。有時候，你給我一種我從來沒有過過的生命紀念。黑暗的迷漫中忽而光明了而生存在我的記憶裏像不預防的勝利。那麼，什麼是麵包，肉，水果——一切那些物質的東西，能够在我底感官上，給我一個印象嗎。我底器官有什麼真真的工作呀，我的有形體的生活的外表的顯示當我底嘴講話的時節，看去好像這聲音不能達到我所生活着的地方的深處似的。在我看來，要保全我底幻像，我就應當靜默，同時你底影子，就永遠地在你給我所認識的世界裏來回着了。」

他說得很慢，他凝視着玉坡梨特，被她那分外光輝的面孔，像黑夜樣的烏黑的頭髮，和頭髮上帶着的那半死半活的飛蛾的顫動所形成

的一付美妙的樣兒所迷住了。這個面孔，是如此地接近；可是在他看來好像不能接觸似的；那些散亂在襟子上的東西；那些高懸着的紫花；那些輕翅蟲在燈火周圍的打旋轉；那份從星上傳下來的靜默；那些從大海裏升上來的音樂似的呼吸；與及一切由感覺而生的影像——一切對於他，都好像是在夢中的一般。他自己本人，他自己底聲音，他看去都好像是虛僞的東西了。她底思想和說話，也是聯合在一片渺茫的境像裏了。如同在一個月亮很明的夜晚，在奇麗的葡萄樹前，他自己底生命和宇宙底生命之元質，都溶化於夢的薄霧之中了。

第二章

浴後，還半裸着身子，從那築在沙灘上面的帳蓬下，他儘凝視着玉坡梨特；她裹着白色的浴衣，在陽光之下，還儘在水邊逡巡。在他底眼裏，差不多有一種疼痛的耀眩，那中午的烈日，使他身體上發生一種奇異

的不快，和曖昧的懼恐。這是一個可怕的時光，靜寂和光亮佔了上風在生命底罅隙徘徊着的時節，他想起了那異教徒底迷信，說是在中午的時光，海濱有一個殘虐而隱秘的神的，他底隱晦的懼恐底裏層，有一種像似惟恐忽然之間一個可怕的精靈之將臨的東西在激動着。他自己感覺着脆弱而胆怯，像敗軍之將地缺少勇氣與力量。當浸身於海水之中，昂首對着強烈的陽輝的時候，在作短距離的游泳，任意作所喜的泳戲，或呼吸於海濶天空之中而來測量自己底氣量的時候，他就發現了自己青春的衰弱的無疑之證，這仇人底毀壞工作呀；他又感到有一個鐵環，緊緊地束着他底生命之活動，於是退化到新近的無力和虛弱。這肌體衰弱的感慨，在他心中激動，比他對於站在那光天化日之下的婦人底身影的注意，還要來得深切。

要曬乾頭髮，她就將牠們鬆散開來；於是，那一束束的長髮，加上了

水底重量，就被垂到她底肩上；牠們是如此地烏黑，近乎黛色了。她那苗條的身段，包着在那浴衣裏面，呈顯於海水與光亮的天空之前。頭髮之下，她那低頭沉思的側面形，是不大看得清楚的。她將赤裸着的脚伸進熱沙之中，讓牠儘燙，燙到不能支持的時候，再將牠踏入水中，讓冰涼的海水，洗去沙泥，這樣地做着，她就完全醉沉於冷熱互換的快感之中了。這種雙重的感覺，像似供給她以一種無限的快樂，在這裏面，她忘掉一切了。她以同自由而康健的東西的接觸，快樂地耽溺於海水與陽光的動作，來調和與堅強他底靈魂。怎麼在同一个時光，她能够如此地不樂，又這樣地欣慰的嗎？在一天底一小時中，攝取了這麼多的光景，在她內心裏，她又怎能調和這麼多的衝突呢？這癩痢正在她身上滋長的，靜默而憂鬱的婦人，迫切而痙攣地，她底熱情有時足使人驚，有時現出苦痛的憂沉——這同一的人，現站立在海邊，有知覺能够收聚與體味一切

大自然散佈於周圍的東西上的快樂，顯示出像古希臘的，靠住在那調合的水晶體上的美人像似的。

她明明有一份卓越的反抗力量。喬琪煩躁地觀望着她；於是他底煩躁漸變爲怨恨了。他虛弱的神經，被怨恨所激擾了，同他那漸漸地明晰起來的，差不多含有報仇的心理的銳覺，成一正比例。

那一雙她互換着在沙中燙熱和浸入水中涼洗的赤裸着的腳，並不美呀；足趾甚至走了樣了，極其平常，一點也不高貴——牠們逞顯出身低微的記號。喬琪凝神地看着牠們，很精細地看出牠們底形像，好像牠們形態底細節，明示給他一種秘密似的。同時他想：

『有多少不乾淨的東西在那血裏流動着啊！一切的，她們一族的遺傳的本能，還在把持着她，不可破毀地，正預備發展，遇着有限制牠們的，就要抵抗。要使她高潔，總是做不到的了。我只能夠將她底真實的個

性，重疊於我夢中的幻影之上；同時，她也只能够給我以官能上的沉醉罷了。」

可是，他底靈知使他感覺到牠之所以戀着她的最重要的成因，還是那肉底質份；並非她身上的最美的一部，而是她身上的最不美的地方。這缺點的發現，並不鬆了牠們底結，並未減少了牠底迷媚。那最粗鄙的形像，還能給他以勾引的衝激。他很明了這種現象，牠們常令自己顯現出來的。通常，當他看見玉坡梨特身體上的顯著的缺點的時候，他總就要在許多時間內傾慕於牠的。於是，在他腦中，就感覺得一種不名的煩躁，隨後，就差不多常是驟然的慾望的衝動。這當然是一種一個人對於別個人的狂發情慾的可怕表示。如任何一個情人對於他底情婦，他會愛她白頸上的年歲的紋路甚過一切的，他會愛那頭髮分路的地方，留着鹽味的眼淚而使他們底接吻更來得長久的嘴巴。

他想到流光底速逝，習俗的牽制，與及愛情之漸變爲倦怠的惡習的無限悲哀。他看到將來的自己，醉迷於肉慾之中，有如罪人之受制於鐵環一般；失却了意志與思想，愚蠢而茫然；他看見他底情婦衰老了，將她自己完全任時間去摧殘而不能抵抗，她放棄了那破裂的幻夢之幕，然而，可是仍就保存着她底定數的力量，他看見那冷落的房子，荒涼，靜寂，正等着那至高的顧客，死之來臨！

他又回憶到好久時候前的一個下午，在那世襲的房子裏聽見的，那私生兒的哭叫聲。他想：

『她是不能生育的；她底內臟是有病的。在那裏面，種子不能生存，如在火爐上一樣。於是，她就逆阻生命最深的本能了。』

他看這種無用的愛，好像犯了大罪一樣。不過，既然他底愛情，祇是一種不愉的肉慾，那末，爲何他又有了這不免的，運命論的思想呢？不是一

切異性的愛情的動機，都是爲了傳宗接代的嗎？不是這種暗中的永久的人性，乃爲慾望的機原嗎？不是慾望應當得到牠底目的的嗎？明的是暗的，照自然的理法所規定的嗎？那末，這是怎樣地說法呢，他同這不能生育的婦人纏繞得這麼的緊？爲何這可怕的人種的『意志』要這麼固執地對於那已經帶病的，不能生產的官能強求呢？他愛情中所缺少的，就是愛的第一個理由——個人生存之外的新生命的確定與發展。他所愛的婦人所缺少的，就是她們女性的最高的神秘——能够忍受生育。於是，使他們兩人感覺着不快活的，也就是這不變的畸形了。

『你不到太陽底下來嗎？』玉坡梨特問，驟然地旋過身來向着他。『看，我是怎樣地站住！我想真的變做你所說的——像一粒橄欖。我這樣好嗎？』

她走近帳篷來，雙手提起她底長的長衫底邊，拿出一付很放蕩的

態度來，像似忽然間感覺到疲乏似的。

『我這樣好嗎？』

她略爲彎腰走進蓬帳。她底疲弱而柔順的身子，在那白色浴衣底包裹之下，現出一種貓樣的動作的體態，她吐出的那熱的香的氣息，就給這青年煩亂的感覺，以一種奇異的刺戟。同時，當她在他身邊底墊褥上躺下的時候，他底發燒的臉上，就蒙上了一大叢的，還在帶着水份的頭髮，從這髮中看過去，見她底白的眼球，和紅的嘴唇在發光，好像果子生在葉叢之中一般。

在她底聲音中，在她底臉上，和在她底笑容裏一樣，有一份影子，一種無限量的神秘的神秘的勾人的影子。看過去，她好像判斷了她底愛人心中的秘密的仇視心理，而她正已預備好了要勝過牠似的呢。

『你在向什麼看呀？』她問，忽然地一驚。『不，不，不要朝牠們看呀！』

牠們醜得很呀。」

她縮進腳去，遮於她底浴衣裏面。

『不，不。我禁止你看。』

她感覺着一時的煩惱與羞慚；她皺一皺眉頭，好像喬琪眼裏底一星殘暴的真實，使她驚懼似的。

『好殘酷的人呀！』她用一種雙重的，像開心又似苦痛的聲音重行說着。

他無力似地答說：

『你曉得的，在我眼中，你底一切都是美的。』

於是，他做出一個像要拉她過來吻她的樣子來。

『不；等着。不要看。』

她站了起來，滑到帳篷底角落裏去。很快地，帶着一個詭譎的樣子，

她穿上她底長統黑絲襪；於是，她回過身來，冷蕩地，在她底嘴唇上浮起一重迷笑。同時，當着喬琪底眼前，她一隻一隻地抱起她底圓美的，絲光襪兒包住的腿來，在膝部之上，縛上她底吊襪帶。她底動作裏，含着一種固意的淫蕩，在她底微笑裏，又好像有一點近乎狡滑的譏誚。這種幽默而可怕的辯才，在那青年眼中，就凝成這樣的明切的意義：『我總是不屈服的。你曾經同我體驗了你底無限的慾望所渴求的快樂，而現在我要用虛情包住了自己，使得你底慾望永無止境。你敏銳的眼光，於我又何施呢？你拉破的幕網，我可以當即修復；你扯掉的束裹，我立刻可以縛上。我比你底想像強多呢。在你眼裏，我是變為一種什麼樣子的了，只要你底一言一動，我就懂得呢。我底肉底香味，就可以將你幻想的世界消融了去的。』

當她奸滑而狡詐地走近他的時候，他幻想的世界被消融了，她在

他身邊的，那粗糙的墊席上躺了下去。仍然，事實變成了一種紛亂的，充滿幻像的遐思了。海水底波動，使金黃的陽光，反映於帳篷之上，和那織物底線路，混成千萬條燦爛的色彩。從帳口外望，可見靜寂中的一片汪洋，那廣大無邊的水底定像，顯現在一種近乎悲哀的強光之下。於是漸漸地，這一切的色像都消逝了。

在寂靜裏，除他自己底血底協律外，他一樣也聽不見；在陰影裏，他一樣也看不見，除掉兩隻焦急的眼睛之外。她將他完全蒙藏住了，她好像有一種似乎雲的東西似的。同時，從那發熱的皮膚底毛孔裏，他聞着一種如鹽在火上發散出來的海水的氣息一般。在她那還在濕着的頭髮深處，他發現海藻的林叢的神秘。在他底知覺底最末一層的幻想上，他想像着他沉死於深淵之底了。

後來他聽得，像似在遠處的，混合於那衣服底噤啾聲中的，玉坡梨

特底聲音說：

『你還想休息一歇嗎？你睡着了嗎？』

他睜開眼睛；他喃喃着，夢然地說：

『沒有，我沒有睡着。』

『這是什麼呢？』

『我在息力。』

他試着想笑，他一眼瞥見玉坡梨特底白齒。她含笑說：

『你要我幫忙，替你穿起衣服來嗎？』

『不，我馬上自會着好的，走着；我就會趕上你的，』他像還在想睡覺地，喃喃地說。

『那末，我先回去。我太餓了。快穿起來，快來。』

『是的，就來。』

當他突然地感覺着玉坡梨特底嘴唇在他底嘴唇上的時候，他驚了一頭。他睜開眼睛，試着想笑。

『憐憫些吧！』

他聽得她回轉去的脚步在沙灘上發出來的聲音。一時，嚴重的寂靜，又佔據了沙灘。不時，海水擊打那鄰近的岩石所發出來的柔聲，一種好像牲畜在溝內飲水的低弱的聲音，傳到他耳裏來。

幾分鐘過了，他和那疲乏，大有轉近於懶惰的可怕的疲乏掙扎着。最後，他總算坐了起來，並沒有不用勁道；他搖搖頭，想去掉那雲樣的思維；他彷徨地向周圍一看。在他底全身，他感覺着一種奇特的空虛；他不能再整理他底思想；他差不多不能再想了，如要做一件事，他必得要有大力的幫助呢。他向帳外一看，又被光亮底可怕侵伐了。

『哦！如其再要躺下去的話，我是再不能夠起身的了。死去！不再看

見她了！』他感着被那在幾分鐘內，他必得去看她，立近她，親吻她，和聽她說話的明確的念頭所壓倒了。

在開始着衣之先，他猶豫了。幾種瘋狂的轉念經過他底腦府。於是，他機械地穿起衣服來。他走出帳篷，陽光底烈輝，使他將眼閉住。隔着眼皮，他看見一派紅光，他略為有點兒暈眩。

等他再將眼睛睜開，外界底一切物像，給他以一種莫名之感！這對於他，好像在經過許久的時間的異樣生活之後，他又看見一切物件一般。

沙灘被陽光所照，顯出如像粉筆樣的白色。在曠大的憂鬱的大海鏡面之上，白熱的天空，好像要降下來似的，每秒鐘工夫，都好像要被那陪伴着那無名的，將臨的，大災難底死樣的寂靜底一部份的重量，壓沉下來一點兒似的。那些鋪沙的海角，同牠們那大而靜的港灣，在那黑的

岩石頂上升起了像城堡一般的，牠們頂上長着的橄欖林，襯在白熱的空際中，那態度像是在發怒或發狂呢。從岩石上伸長開去的，像一個妖怪預備着要撲人樣的，那車布柯，同牠底許多機械，現出一份可怖的形像。在那桁架與繩子底錯綜之間，可以看出那些漁人穩重地，不動地，同黃銅樣的，俯身於水上，而在他們底悲苦的生命上，還掛着那死神底鐘。

忽然間，從寂靜中，一個聲音擊動了這青年底耳鼓。那是那婦人在那隱舍底高處呼叫着他。

他驚動起來；帶着一種徹心的悸動回轉頭去。那聲音陸續地叫着，清明而響亮，像在希望證實牠底力量似的。

『來呀！』

當他向小山走上去的時，在佈滿烟子的隧道口頭，發出轟轟的聲音，震得全港都響動起來。他站立在那鐵道底邊上，仍復又感覺着一

點兒昏眩；一種瘋狂的思想，來到他底疲乏的腦上一閃：『橫臥於鐵軌上在一秒鐘內，完結一切！』

轟然地，迅速而凶猛地，那列車經過了他，那被衝開的空氣壓擊到他臉上來；於是，嗚嗚地，磷磷地，牠就向對面一個隧道裏進去了，同時，黑烟在空際打旋。

第三章

從早晨直到黃昏，割稻人底歌曲——男子與女人——在那豐饒的小山底偏坡上，相互地交唱着。男性底歌班，帶着酒神底興奮，唱出他們對於那豐美的筵席，和多年的陳酒的高興。因為那些用鐮刀的人，這收穫的節季之對於他們，是富裕的時候。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從早晨直到黃昏，照舊日的成例，他們不時將工作停息下來，夾雜在那些新割的禾束之間，飲啊，吃啊，歸榮耀於他們底大量的主人。同時每人從他底

盛粥器中拿出一部份足夠一個婦人的食物出來給他們中的婦人，如此，在憩息的時節，鮑愛慈會同那毛披特魯絲說：『到這邊來呀，吃這麵包吧，將你那一口浸入醋裏吧。』於是魯絲過來在那些刈禾人旁邊坐下，也吃飽了。

可是，那女性底唱歌聲調拖長著煞似宗教式的沉音，帶了緩慢而端莊的甜蜜，顯現出那種給養生工作的本來的神聖，這種工作底根本的高貴，那兒，在那祖傳的土地上，工人底血汗，是產出麵包的力量。

喬琪聽着他們，就隨住他們，他底心靈，凝神地跟着牠們呢；於是漸漸的，一種善緣的，未曾想到的勢力，侵佔了他自己。他底靈魂被一種渴望，常共歌聲底波浪漸廣的渴望，膨脹起來了。這是一種重新的渴望。這許其是他底青春底深處被侵及了之後的，至上的顫抖，或是他復得了他永遠失去了的快樂的喘息。

收穫的時節，將漸過去。經過刈割後的禾田，他一眼瞥見一種美趣的習俗，好像是當一種農民的禮拜式的禮節。一日，他站在一塊已經收穫了的田旁邊，那些細稻草的，正在堆理最後的一堆草堆，那兒，他參觀了那個禮節。

禾田在一塊高地上形成平行的方形，周圍長着高大的橄欖林，從牠們底枝葉中間看出去，可以瞥見阿德呂梯克海岸底綠邊，有如在銀棕底背後，看那廟堂底犢皮紙樣的一般地神秘。那高大的草墩，間隔着築成圓錐形，體大而草豐，男子用牠們底膂力去堆集，婦人唱歌曲來祝贊。當工作完畢，堆草的人就在牠們底工頭周圍，環成一個圓圈。他們都是血很旺的，被陽光晒焦了的人，穿着布的衣服。在牠們底手臂，腿子，或是脚上，都帶着畸形的發展，這是因為他們勞苦的工作的緣故。在每人底手上，握住一把鐮刀，又薄又彎，如上弦的新月一般。不時地，他們用他

們那隻空着的手，自額上去拭汗珠，牠們落在地上的稻草上，被陽光底斜輝射着，就煥發出晶瑩的光彩來。

他，那工頭，也這麼地來了一來；於是揚起他底手，像要祝福樣地，用他那響亮的，有韻似的，半諧的聲音叫着道：

『讓我們在聖父，聖子，聖靈底名下，離開這田地吧！』
拿鏟刀的工人們齊聲回道：

『啊們！』

於是那工頭接着下去說：

『祝福我們底主人，祝福我們底女主人！』

工人們回道：

『啊們！』

於是那工頭用一種漸漸兒收聚起來的，有力的，有火樣的聲音說

道：

「祝福那個說：「不要滲水在工人們底酒中！」的人！」

「啊們！」

「祝福那同他底夫人說：「不要限制地給發他們，放些香味在那些工人們底酒裏！」的地主！」

「啊們！」

這祝福儘繼續下去：祝福那殺羊的人，祝福那洗菜的人，祝福那擦鍋的人，祝福那用香料醃肉的人等等。同時，那工頭，在熱情底火裏，在一種詩意的興奮底突然的衝動裏，一忽兒就將自己所要說出的，一對對地想出。那一羣工人，也就大聲鼓噪地回答着他，於是回聲震於附近的港灣，同時，晚來的光彩照於鐮刀和草墩頂上的草把上，反映出一種火花的形式。

「祝福那唱美麗的歌兒的婦人，當她帶老酒來給我們的時候！」
「啊們！」

有一度雷鳴似的歡呼。於是大家靜寂下來，凝神地看着那一隊婦人帶了最後的禮物來到這收刈了的地上的。

婦女們成雙行地排着，口中唱着歌兒，手裏提着畫上花兒的大瓶，向着他們行來。這旁觀者看着她們夾在橄欖林中進行，背後襯着海的色彩，許其就會想像到那些廟堂上的神像呢。

當他走回家去的時候，這美的神影，沿途陪伴着他，他慢慢地在這黃昏的幻像中進行，那裏面，仍然還浮蕩着她們底歌聲。在路底轉彎的地方，他停下來留心聽一個向他走近來的，和諧的歌聲，而這聲音，他又似乎頗爲耳熟的。當他一認識了這是誰底歌聲的時候，他立刻就覺得高興了；那是費維塔底聲音，那年青的，應眼的歌者，她底柔波似的聲

浪，時常喚醒他在那極樂的五月早晨的紀念的；那盛開的花叢底燦爛，在那靜寂的花園裏，他曾經驚異過的，因為他想他發現了快樂的秘密了。

沒有想到籬笆後面還有一個人，費維塔走將近來，用大繩牽着一隻牛在後面。她仍然在唱，頭仰向後，嘴張朝天，面上堆滿着光線；同時從她底喉管裏，歌聲湧流而來，如珠玉之走盤一樣。在她背後，那馴服的白牛，溫和地慢走着，每走一步，牠底足毛波動一下，同時牠那巨大的乳房，因為有牛乳在裏面充脹着的了，就在牠底兩足之間擺蕩。

當她看見了生人，這歌者就停了歌聲，也像將要停止前進似的；但他很高興地走上前去迎她，像在快樂的日子裏，遇着好友一般。

『你上那兒去啊，費維塔？』他叫着說。

聽着別人呼喚她底名字，她臉兒不禁紅了起來，同時很窘地一笑。

『我是帶牛到擠乳的地方去，』她答。

因為驟然地脚步慢了下來，那牛底嘴鼻，就接觸到她底後臀上來，於是她底豐滿的前胸，就在那雙大角之前顯位着，好像七琴底半月彎處似的。

『你時常在唱歌的，』喬琪說，很羨愛着她這樣的態度。

『啊！先生，』她帶笑說，『假如我們不能唱歌，我們能够做點什麼呢？』

『你記得那天早晨，你採那些金雀花的時候嗎？』

『爲你底太太的第一次的花兒嗎？』

『是的，你記得嗎？』

『我記得的。』

『替我唱一隻你在那天早晨唱的歌兒吧。』

『我獨個兒不能唱。』

『好，那末另唱一隻。』

『同樣的，一攏總當着你底面唱？我怕羞的。我走到路上去唱吧。再見，先生。』

『再見，費維塔。』

於是她已照舊向這條路走去，後面牽着那溫和的畜牲。當她走了不多一節之後，她用全力唱出她底歌聲來，驚震了這周圍的，光亮的山村。

太陽方才下山，一種異常晶瑩的光彩，洒在海岸和海面之上；那難以捉摸的，金光的，巨大的波浪，自西天升至天頂，重復折回下來而彎到對方底天庭。漸漸地，那阿德呂梯克海岸，變得份外清明，份外柔和，近乎初發的柳芽底顏色了。獨獨的，那紅色的帆，如紫醬色地美麗，畫破了那

散佈開來的光暉。

『這是一個節日，』喬琪想，給那美麗的落日眩住了，感覺着在他周圍的生命的快樂之悸動。什麼地方，一個人從早到晚，終日生存着，不應當在一個節日，得一些勝利來祝賀一下的嗎？

在那偏坡上，祝福麵包的歌唱，仍然在繼續進行着，互換着。那女性底長列，顯露於偏坡之上又隱沒了去。這兒那兒，在沉定的空氣中，一排烟頭從那些看不見的火堆升發了起來。這旁觀者，漸漸地嚴肅起來，像要墜入前幾世紀底神秘裏，那鄉農底慶祝的聖意裏去了。

第四章

自從那個悲劇的夜晚，甘弟愛放低了聲音，演述那，從那岩石上伸展出去的，巨大的，白色的作架車布柯底人們之被魔術蠱惑之事後，他們就有好些次數，被好奇心的勾引，想上那兒去一行。在那有音樂似的

山港底彎環地方，那可怖的，和奸滑的樣兒，仍然隱藏着在那兒，好像在反對那孤獨的安靜似的。在死沉的，焦熱的中午，或在迷霧的黃昏的時候，牠常現出一付可怕的形像來。有時節，當周圍平靜的時候，可以聽得出那絞盤底聲音，和木頭破裂的響動。當月黑晚上，又可以看見水上反映出來的火炬的紅光。

在一個無聊的下午，喬琪對玉坡梨特提議說：

『我們去參觀那車布柯去好嗎？』

她回說：

『假如你高興，我們就去。不過，我怎能走過那條橋呢？我已經試過一次的了。』

『我可以在前面牽着你底手走。』

『那板太窄了。』

「我們試試看。」

他們到了那裏。他們從小路走下去，在轉彎的地方，他們看見在花岡石上鑿出的階梯，真不大好走，那些不整齊的梯級一直伸展到許多暗礁的地方，在那搖動的橋架的盡頭處。

「你看，我怎行呢？」玉坡梨特懊喪地說。「即使朝牠看看，我底頭都要眩呢。」

這條橋底第一段，是用一條板子鋪起來的，很狹，從下面底岩石上給固定在石上的柱撐支住着；那邊一段，則較為寬濶一點，可是那板子更來得脆薄，白稀稀的，像是被蟲吃過的似的，看上去只要你脚一踏上去，就得破呢。

「你不想嘗試一下嗎？」喬琪問她，在內心中，生出一種因為玉坡梨特不能成功這狹徑的冒險的奇特的慰藉，「你看，有人過來幫我們

的忙了。」

一個半裸着身子的小孩，同貓樣地靈活的，金色古銅似的櫻褐色，從那邊工臺上向他們跑了過來。在他底穩健的腳步之下，板在發響，橫木發軟。等到了橋頭，近這兩個生人的時候，他就用勁地閃動那橋板，使他們相信牠底堅牢，鼓勵他們進行，同時，他用他那洞穿人心的眼睛，朝他們盯住，像似鳥兒看見了牠底食物一般。

『你不想嘗試一下嗎？』喬琪微笑着再說。

猶豫着，她試跨一隻脚踏到那震搖的板上去，她朝下面底石和水看了一看之後，就仍然收回腳來，實在不能克制住她內心的驚悸。

『我怕頭暈，』她說。『我相信我一定要跌倒的。』

她分明是很懊喪地又說道：

『去，獨個兒去。你並不怕？』

『不怕。不過，你將怎樣呢？』

『我就在那陰涼地方坐着等你。』

她又支吾地像要止住他似的說道：

『但是你爲什麼要到那邊去呢？』

『我去，我想看一個究竟。』

她似乎不快活，因爲她不能隨着他去，她又很煩惱，爲了讓他到她自己所不能去的地方；她所以感覺着煩悶的，並不光是她自己底不能得到一種探奇的快樂，乃是另外有一種不大顯著的原因。同時，使她感着難受的，乃是這暫時的一重障礙，牠間隔了她和她底情人，她自己又無力走得過去。

所以，要將她底情人，用一種靈感的繩子縛住，時常同他一淘，不能相離，要管理他，要佔據他，這一切就顯現得是如此地重要而不可少的。

了！

她用一種忿怒的低語說道：

『去，你獨個兒去。』

喬琪則感覺着一種恰與玉坡梨特所感着的相反的情緒；那是一種快慰的情緒，因為他想，他總算找到一個玉坡梨特不能跟隨着他的地方了；那是這仇敵絕對不能來到的地位，是一個被大海與礁石所阻隔着的退避之所，那兒，他可以得着真正的休息了。他們靈魂中的這兩種印像，雖說是帶些兒稚氣，也不大清楚的，可是相反總是真的；這就表明他們兩人互相對待着的心理了：一個是有意的犧牲者；另一個是不自識的，寵愛的行刑者呢。

『好，我去。』喬琪說，聲音與態度上帶着一點挑戰的影子。『再會。

』

雖然他自己也把不穩，可是他拒絕了那孩子底幫助，於是他很小心地，堅決地，勇敢地，一步步地走去，在那搖動的板上，他一點兒也不躊躇。當他踏到那較濶點的板子上的時候，他就加快了脚步，因為玉坡梨特底眼光還在盯住他，這也給他一種仇氣的反動的熱力，使他更爲堅決地前進。當他走到那工臺底板子上的時候，他幻想着自己是到了一處船上的橋架子了。剎那間，海水擊着石頭所發生的浪花和聲音，使他回憶到他在唐橋船上所過的幾段生活；於是他感覺着全身都驚震起來，當他幻想到那升舉鐵錨的意思的時候。

但隨後，他底目光被引到周圍的東西上去了，即使那極細小的地方，他都用他明察的眼光去注意。

吞傾啞猝然地向他招呼一下，那態度是一點兒也不和範的，好像無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事在他面前發生，他都不會得變一變他那可

怕的，極其正經的面色的。他底面孔，似乎像沒有下巴似的，比一個拳頭大得不多，有長而且高的鼻子，像一種獸類底凸鼻樣地夾在兩隻小而發亮的眼睛之中。

一式的一副正經的樣子，也在他底兩個兒子底臉上顯現着，他們也是默然地向他打了一個招呼之後，仍自管做他們底事體，但還是帶着那不變的，抑鬱的表情。而他們都不過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身上少肉，被太陽晒得焦黑，而又因為時常不停地用力的原故，就被弄得像惡魔似的樣兒了。在他們一切的動作上，都有一種震顫的抽搐，在他們那無下巴的皮肉底下層，筋肉是看得出不時地在發抖着。

『網魚總好吧？』喬琪問，指着那張浸在水中的大網，牠底四角露在水面可以看得見。

『今天不大好，先生，』吞傾啫呢喃着，聲音中含着一些壓制着的

怒氣。

停一會，他又說：

「誰知道呢？也許你帶了好運來給我們呢。」

「拉起網來讓我們看看。」

他底兒子開始轉動那絞盤。

推動了絞盤底四個，牠轉動了，於是發出一種震耳的聲音來了，全部機械也就顫動起來，響叫起來，同時那張大網也就從深綠的水中漸漸升上，反射着金黃的光亮。

「一樣也沒有！」那父親懊喪地說，當他看見那空的網底出了水面的時候。

那兩個兒子將絞盤放鬆，牠就愈加響亮地快轉起來，那四個把手在空中是這麼地急轉，真可把人截爲兩段呢。那網仍然浸沉到水中去。

一切都靜了。在這靜寂之中，只聽得海水激石的聲音。

妖魔的重壓，將這些可憐的生命摧殘了。喬琪早忘了要詢問他們的，要想發現的，要知道的好奇心，但是他感覺着這些安靜的，悲哀的人們，就會得有一種引起他底悲苦的親近。他不也是一件惡事底犧牲者嗎？於是，他自然而然地向那沙岸看去，那兒，仍可以看見那婦人底形像，顯現於岩石之前。

第五章

他差不多每天不一定在什麼時候，都要到車布柯去一趟的了。牠變做他底幻想與沉思底好地方了。漁人們漸漸地同他熟習起來，特爲他預備下一個舊帆布做成的，還帶着栢油氣息的墊子，放在那小屋底陰涼地方給他坐。在他一方面呢，他對於他們也是很慷慨的。

在聽着那海水底低鳴，和看着那聳立於空際的，一動也不動的桅

頂的時候，每使他回想到他底航海的經歷，回憶起好久之前的暑天的漂流，而那時節的航行，是這樣地自由，目前想將起來，真好像是一種稀有的，美麗的，差不多是妄夢似的呢。他復想到他最後一次的在阿德呂梯克的行程，是在愛的開始的數月之後，正當在一種充滿了詩意的衝動中，受着雪萊底影響的悲哀的時候，那時節真是，那海是變成『一種富饒而稀奇的東西』了。他憶起在呂密尼的登陸，馬拉毛柯的進口，和斯齊阿勿尼碼頭之前的拋錨，一切都是被那九月的陽輝所包圍着的。而現今，他底老旅伴阿陶爾夫阿斯桃席在那兒呢？那唐瓊船又在那裏呢？在前一個星期他接到從却斯來的消息，在一封像似還在含滿着乳香的氣味的信裏，說牠滿載着東方底糖菓之類的東西正在來呢。

阿陶爾夫阿斯桃席，同他真是同兄弟一般，只有他同他常在一起住些日子，能够完全溶洽的，不會得像同別的朋友們似的，在一起日子

多了之後，會發生出什麼拮据，不安，和憎厭的。他離他這麼地遠，這是多麼地不幸！有時節，他會想到，他會忽然之間，同了他底船來到聖維多底海面，約他一淘去漂流呢。

在他這難治的弱點裏，在他這沒有自由意志的頭腦裏，有時他就在那樣的幻夢中過日子；他盼望着一個昂然的，強有力的人，前來將他很魯莽地提了起來；同時，那人會得一拳將那鎖鏈擊斷，救他起來，將他帶了去，關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那兒他就可以不被別人知道，也不會曉得別人，那兒他就可以重行生活起來，或者死也不致於會如此的失望。

他一定要死，他曉得他爲什麼應當死，而這又是不可挽回的；他也相信這最後的一幕，是將在那五週紀念之前的一個星期中完成的，是七月底與八月初之間的一日。自從起了這魔念之後，當着這焦烈的中

午，在那發光的鐵軌之前，他底靈魂上，就如閃電般地被截過了；這甚至使他以為去死的方法，也已經發現了。他不停地注意着聽那列車的轆轤，他感覺着一種奇特的不安，當列車快到的時候。因為有一條隧道是經過這車布柯的一點的，所以當他坐在那小橋上的時候，他可以聽得那震動山谷的聲音，但有時候，當他想到別件事情上去的時候，他又不免突然地驚懼一下，好像他忽然之間，已經聽到那來軋他的列車來了。

這佔滿他腦中的思想，也佔據在那些寡言的人們底頭腦裏嗎？他們不是也感覺着同他底差不多的一些寒意嗎，雖然在這樣的焦熱的天空之中，這許其就是爲了這麼一點兒的同情，所以他歡喜到這地方來和他們一起。在那有音樂似的海水底響聲之上，他讓自已安息於他幻化出來的魔影的手臂之內，同時，要想活下去的心思，漸漸地冷起來，如同熱氣離開那將死的人底身上一般。

到了七月間，大地沉靜得很。大海平平地舖開，看去全帶着乳白色，而在那鄰近的海岸上，可以看見幾線綠意。遠處的海岸，被一層淡紫色的薄霧遮住，不大看得清楚：莫羅角，那尼却拉，奧東拿角，那伐斯脫峯。那不大看得出的，平波上的輕微的起伏，在岩石之間，產生出一種和諧而深沉的音調，而且很有節奏。那孩子，爬在一根長的橫平的船桅尖上，做望風的人；極其仔細地，他向下面波平如鏡的海水注目，不時地，他還擲下石頭去，引那些受驚的魚兒游進網來，於是，那小石擊水的聲音，更加增顯出周圍的沉靜。

有時候，這客人在那緩慢的節奏之下入夢了。這些短時間的小睡，是他在夜晚不能入睡的一些唯一的酬報。於是他有口可藉，叫玉坡梨特可以允許他到車布柯上去休息，任他去多少時候。喬琪告訴他，說他除在那些岩石蒸發之中，和大海的音樂裏面的木板上之外。在別處是

睡不着的。

對於這些音樂，他漸漸地更加注意靜聆。此後，他曉得牠底一切秘密，明白牠底一切重要的意義了。那微浪底翻洒，像羊羣消渴時的舌音；那巨浪底突然的狂吼，牠是常來自外邊的，來到海岸來一碰之後，就擊得浪花飛拼；還有那最謙卑的音節，最宏大的音節，和那無數的中間的音階，那各種不同的停頓，那最簡單的聲浪，那最複雜的聲浪，與及凡是那宏亮的港灣的音樂隊中所產生出的一切聲音——他都曉得，他都懂得。

神秘得很，黃昏時候的和樂發展而膨脹了，很慢地，很慢地，在潔淨的紫色的天空之下的，顯示出那些還帶着一層薄紗似的東西遮住的星星的微弱的閃光，這裏那裏，漂蕩的冷風前去推動了那巨浪，起初回數是很少的，漸漸地，推動的次數多了，漸漸地又軟弱下去了；牠們將波

浪推動得高冒起來，而那精美的浪花，也就開放了，牠們從黃昏中偷去一瞥的亮光，吐出一些水沫之後，又衰弱地沉降下去。忽而像有銅鑼之聲，忽而又像是銀器互擊的聲音，這些都是寂靜中的海波之升沉啊。新的巨浪，因給較強的風的吹動而升起來了，很清澈的，彎曲着的，在牠們底彎曲之處，帶着一日之將晚的榮光，嫵嫵地散開，如同那不安靜的白玫瑰樹樣地飛洒牠底葉兒，同時，那遺留下來的白沫，又像花瓣一般在這伸展開來的大鏡子之前，牠們將永遠地消逝了。接着，別的又升起來了，比從前的更快，更加有力的，打到岸旁來，帶着一份得勝的大喊，隨後又是混亂的低語，有如枯葉底打滾一般。於是當虛幻樹林的幻想中的枯葉嗒嗒聲還在響着，別的波浪在那邊，在那邊，在那小港底彎環的地方，在一定的減少的距離裏擴大開，給同樣的低聲接續着，因之，這一帶地方，就好像永久有千萬張枯葉在打滾樣地，而發展到無限之境去。

海水帶着一種猛烈的愛情或是忿怒，儘向那生根的岩石狂衝；牠衝撞上去的時候，就來一聲叫喊，從岩石上洗了一過之後，就泛出一批水沫出來，即便是岩石底最秘密的裂隙地方，牠都光臨到。這好像大自然的精靈，帶着狂且的氣憤，在演奏那巨大的風琴，一切快樂的，痛苦的音階，都在一個時間之內奏了出來似的。

海水在大笑，在呻吟，在祈禱，在唱歌，在撫愛，在低泣，在嚇人——同樣地，接着牠在快樂，在哀痛，在謙恭，在譏諷，在獻媚，在傷心，在殘暴。牠沖上那大石底最高的地方，把水盛滿了那小小的凹處，圓得像一隻還願的酒杯似的；牠爬進那畸斜的裂隙去，到那蜂聚着一些軟蟲的地方；牠又降到那如像珊瑚枝樣的草茵，浸潤了牠們，又輕巧地同一條蛇樣的在那青苔床上遊過。那隱秘的洞內底按時的水滴，那小溪底，如像心之跳動的有節奏的流消，那在偏處急沖而下的山澗，那關在兩重花岩之

間的水之深沉的激鳴，與及那高高的瀑布底回響——這一切的流動着的水和無禦力的石頭所產生的回聲，海都在摹仿了。在樹蔭中呢喃的低語，感受了深痛的歎息，深埋在陵寢裏的羣衆的喧嘩，人底啜泣，與及驕慢的，和殘酷的譏嘲——這一切當人們憂苦或快樂的時候從嘴裏所發出來的聲音，海都學樣了。夜晚的，那精靈在空中的歌唱，給清晨趕逃的那鬼怪的情語，隱在他們底住處的門檻邊的，惡魔底制壓住的，瘳笑，肉慾的天堂上的音花的叫喚，與及在月光下跳舞的音樂——這一切的聲音，詩人們所聽得到的，古代的醉迷，海也學會了。單一的，複雜的，閃避的，不變的，牠在牠自己裏面包含了一切的生命的和夢境的語言。

在這個留神的聽者之前，牠好像是一個世界的復活。這海底和樂之偉大，叫他對於音樂底力量之偉大底信心復活了。他真不解自己，他

底靈魂離棄了音樂的素養有這麼地久了，他爲何能這麼地忍耐得住呢；他竟然會在這麼的長久的時期中，沒想到這唯一的，讓人得自由的，而不受外物底障誘的法子；他竟在這麼的長久的時間內，沒有用這法子去發現自己靈魂中的秘密，這而且是很要緊的事。他真訝異自己，他竟然在這麼長久的時期中，荒廢了這種宗教的修養；而這又是跟德梅翠斯學的，他從小的時候就實行的東西。從德梅翠斯和他自己看來，音樂不也是一種宗教嗎？牠不是在他們兩人頭上，都使他們發現了那生命底最上的秘密的嗎？對於他們二人，牠總常把基督的那句話給他們，雖然各人底解釋不同：『我底國度不是在這個世界上的。』

於是在他腦子裏，重復顯現出那個和靜的，深思的人來，他底臉上，是常帶着一種男性的憂鬱的，又有一小卷白頭髮參雜在那些黑髮之中，生在他底前額上，於是乎就給他一個奇特的樣兒。

照舊，他又感着那人從坟墓底深處發出一種超自然的魔力，影響着他自己了。遠處底事物，又來到他底回憶之境，如像那茫然的浪底和樂一般；從那個先生方面接受來的思想之素，也像是在成爲一種節奏底渺茫的形式；那死了的人的理想中的權威，也變得音樂似的了，牠底可見的概形不見了，一切都音樂化了。

『無疑地，』他想，『定是音樂將他導入死底神秘之中的，牠一定告訴了他，說在這世界的生命之外，還有一個奇異的夜之國的。和諧之音，那超越時空的質份，一定像給他以福祚樣地，給他一瞥那超脫於時間與空間底可能性，脫離那將他自己禁於人格之牢裏的，和使自己永久聽命於有形的物質之個人意志的。當情感衝動的當兒，他是如何地，千萬次地感覺到自己對於宇宙意志的覺悟喲；當他認識了那最高的結合，在那萬物之根的結合的時候，又是多麼地快活喲；他一定相信死

是一種在無限之中延長他底生存的法子，同時他就得繼續同化於大自然中，而享受那無盡窮的永遠的快樂。爲什麼我不也應該有那同樣的引導，導我到那同樣的神秘之中去呢？」

許多幻想在他腦內浮升起來，同時寂靜的天空中，星星也像在一顆一顆地放光了，有種他底最充滿着詩意的幻夢，到他腦子裏來。他回想到一次，曾給他以大大的歡愉的幻想；那就是他有一次，曾幻想到他自己是一個不相識的人，躺身於屍架之下，放在那貴族用的彩罩之尖，周圍有火炬，背後有風琴，有樂隊，有歌聲，正同聲譜出悲多汝底靈魂，那神聖的先覺者在那冥冥中的東西交談。他又看見了那幻想的大船，載着一架巨大的風琴，在水天交接的地方，從無限的距離處，從牠底如像森林似的音管裏，傾吐出和諧之音，從安靜的大海上面傳送過來，同時黃昏中的燒屍的柴堆，正在那天邊燒得閃亮，或是月色底清光，正散

滿在那消魂的天際，或是在一圈黑暗之中，星星正從牠們那水晶車座頂上放下光彩。他又重行建造起那個了不得的「死」底廟堂，一概是用白色的雲石造的，有許多音樂家，在門前底兩邊，調動了他們底絃管，使青年人們，個個都要醉迷了去，在這種地方，他就尋到快樂了。

『給我一個高貴樣子的死啊。讓美底神在我走最末一步路的時候，伸展出她底一隻翅膀到我底腳下來啊。這就是我所要向我底命運祈求的一切了。』

一些表情底呼吸，膨脹了他底思想。雪萊底死法，他常祈求的，妬忌的，充滿着詩意地來到他底腦子裏了。那樣的終結，真有超人的宏大的悲哀呢。『他底死真是神秘而莊嚴的呢，有如古希臘底英雄們樣的，有種暗中的力量，突然間會得將他們從地上帶到神帝那兒去的。像在阿利哀歌中，沒有什麼他的東西被毀滅掉呀；但是，海來將他變為一種富

饒而奇特的東西了。他那年青的屍身，是擱在那柴堆之上燒的，在那阿帕尼勒山之脚，在吠蘭寧海之寂靜之前，在蔚藍的天空之下。他是和着香料，膏油，酒，鹽等物品一起燒的。那發聲的火花，在沉定的空氣中升冒起來，向着太陽搖蕩，歌唱，山巔上底白石，也都照得發光。當屍身還沒全化之際，海鷗來到火堆周圍翱翔。於是等到屍身已成了灰，瓦解了的時

候，那顆心兒就獻了出來，赤裸裸的一點也沒有損壞。』
他不也是，或者，如像那伊匹哈齊底詩人樣的，在生前是愛着安梯共的嗎？

在他下面，在他周圍，那海底和樂，在黑影之中，儘自脹啊，脹啊；同時在他頂上的寂靜的星空，格外地深遠了。但是，從岸上，傳來一種與別的不同，他很耳熟的，轟轟的車聲。於是，當他回頭去看的時候，他看見列車頭上的兩盞燈，像兩隻有火的大眼似的發着閃亮。

震耳欲聾地，很快地，很凶猛地，那列車過了，震得那海角也在發抖；一秒鐘後，牠衝過平地了；於是鳴笛，狂叫，牠在對面的隧道之中隱去。

喬琪立起身來，他發現只有他一個人留在車布柯上了。

『喬琪，喬琪，你在那兒啊？』這是玉坡梨特底着急的呼喚，她正走來尋他——那是一種憂痛而懼恐的呼聲。

『喬琪，你在那兒啊？』

第六章

當喬琪告訴她，說是定購的鋼琴和許多的樂譜就快寄到了的時候，玉坡梨特真高興得跳起來了。爲這意外的恩慈，她是如何地感激他啊！好了，此後他們可有一種東西來調濟他們單調的生活，使他們免再墜入魔道了。

她嬉嬉地笑了，她暗示着她在他身上施用的那種戀愛的情緒；她

嬉嬉地笑了，她暗示着她們底肉的情慾，只不過當倦了，或是過着她底愛人底調排的時候，她才略爲停頓。

『這樣一來，』她說，還在笑着，笑聲中略爲帶着一點兒譏刺的性質，不過並不嚴重，『這樣一來，你總不會再避到你那怕人的地方車布柯上去了。你說對嗎？』

她挨近了他，將手放在他底頭上，用雙掌夾住他底兩鬢，同時向他底瞳人深處盯住。

『承認，你逃避到那兒去，是爲了這個，』她喃喃地說，聲音迷媚，像似要誘他承招出來似的。

『爲了那個？』他問，在她雙掌之中，感覺到那種將要昏倒的人所感覺着的知覺。

『因爲你怕我親吻你。』

她極慢地，清楚地，有節奏似的說出這幾個字來在她底目光裏，包含着難以解釋的熱情，譏刺，殘忍，和自負的各種情緒之混合的東西。

『這對嗎？這對嗎？』她跟着問。

她手掌還夾住他底雙鬢；但是慢慢地她底手指伸進他底頭髮，輕輕地擊動他底耳朵，再縮下來抱住他底頸頸，接着就是一個親吻在這種學問裏，她不愧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了。

『這對嗎？』她又問着，聲音是又狡滑又迷媚。從經驗中得來，她曉得這是激動她底愛人的最有力的方法。『這對嗎？』

他沒有回她；他閉住眼睛；他放棄了自己；他感覺着生命在一點點兒地離開——整個世界都消逝了。

他又屈服於那兩隻瘦手底觸動之下了；那仇敵又在得勝似的試行他底力量了。她好像在說：『你避不了我呀。我知道你怕我，但是我在

你身上所激起的慾念，比你底恐懼還要來得厲害些啊。從你底眼裏，看你那恐懼的神情，和看你身上底驚震，這是我所最悅愉的呢。』

在她底率真的自大裏，她似乎一點也沒有覺着她所做的殘酷的與破壞的惡事。因為她熟習她底情人底一切的脾氣——他底鬱思，他底沉想，他底煩躁，他底火樣的熱力，和他那含辛的雙關言語——所以，她一點也沒有覺悟到那實際的情形，她反而使這情形一小時比一小時地更壞。漸漸地，一點也不同喬琪內心底思想是怎樣的，她還竭力地拿肉慾來引誘他。他們這種新生活的方式，在戶外，在鄉間，在海邊，都是幫助她發展性慾的佳地，於是在她天性裏頭，就生長出一種人工的力量。同時她還要濫用這份力量。十分寫意的生活，沒有別人的監視，心愛的人兒又常在一堆，牀榻也是一個，夏天的衣服是這麼地緊窄，每日的洗浴——這一切新生活的方式，會合起來，使她底縱慾的花樣，格外來

得多，來得妙，而同時，又給她許多復演的機會。這看起來，真個好像她是在賠償她在初相識的時候的冷漠，和起首幾個月的生疏似的；而現今，她是在消耗他了，他從前也曾敗壞過她。

她變得如此地靈活，如此地有媚人的力量，如此地迅於發明別人所想不到法子，當她獻出她那瘋狂似的熱情的時候；她底態度，衣服，又是這樣地動人，所以喬琪再也不能夠在她身上看見那面色蒼白的，受傷似的，深自驚異的，當初次屈服的時候的那個人兒了；他再也看不到那無知的，胆小的，曾給他以一種可敬可畏的像兒的人了——貞羞的憂戚，被得勝的熱情伐倒了。

在不久之前，當他看着她底睡態的時候，他想：『真實的肉感的結合，也是一種妄想。我這情人底感覺，也同她底靈魂一樣的暗昧。我要在她神經上，給她一種使她驚異的，秘密的不快或憎厭，看來是做不到的。』

了。我要曉得這同樣的親吻，當不同的時候，在她身上所產生的不同的感覺，想來是做不到的了。』可是，玉坡梨特在他身上，到是有這門科學的，她據有了這種不倒的科學；她知道她底情人底最秘密的和狡滑的感覺，更曉得怎樣地去用一種不可思議的身體情形的直覺，去對付牠們，和對付那和牠們一淘的，相連的，及交互的感覺。

但是，她在喬琪心中所引起的不熄的慾火，也燒着她自己。一個女巫也要感受到她自己底符咒的魔力的。她所審識的她那百試百成的力量，沉醉了她自己，同時這肉慾遮蒙了她底眼睛，使她不能看見在她底奴僕底腦後的黑影，一天比一天地濃厚起來。她所感覺着驚異的，喬琪眼中的恐懼神情，他那想逃避的心思，和那稀少的瞞住的仇恨，並不使她有所節制，反而增激了她底情緒。她那故意做出來的癖愛，爲那超卓的生活的，爲那異常的物事的，爲那神秘的事情的，與及喬琪所教

給她的一切的癖愛，見了這樣的情況，更加高興了。從前，她底愛人，在同她離開的時候，被情慾和嫉妬所深創了，曾寫道：『那算愛嗎？哦，不是的！牠是一種妖怪似的不健全的東西，爲了我底快樂和犧牲，只能够在我的身上來發展的東西。我真高興，當我想到沒有別人曾經感受到這種樣的感覺的時候。』她當然是很自負的，因爲她竟能在這個與衆不同的人身上，引發了這麼一種想念；當她慢慢地知道了她在這衰弱的腦筋的人身上所俱的絕大的影響的時候，她真得意揚揚起來了。於是，除掉試行她底魔力之外，她沒有別的目的，輕佻而又莊重地，時而有意，時而無意地，她不停地耗用她們底精力。

第七章

有時候，當他在海邊默想，那不留意的婦人站立在那安靜而危險的海波之旁，喬琪想：『我要弄死她是很容易的。她時常靠住我身上游

泳。我可以很不費力地將她沉下水去，讓她悶死。人家決不會疑心到，我面子上看起來總像是意外的遭險的。只不過那末，在這仇人底屍身之前，我當有一個機會來解決我底問題。她現今既然是我一切生存的中心，那末，在不能見她的時候，我將會如何地變化呢？我不是有好幾次曾經經驗着想到她已經死了，長埋在坟墓中了的時候的感想的嗎？或者，如其我將這仇人弄死，移去了這阻礙物之後，我會重行戰勝生命呢。」他儘在這種思想之中來回；他試行重新創造他自己的，在將來的時候的，沒有愛的，得了自由的代表；他高興地想着將他底情人底嗜慾的肉體，包裹在奇異的屍衣裏。

玉坡梨特在水中是很胆怯的。當她練習游泳的時候，她從不敢到比她自己人深的地方去的。如其在立將起來的時候，她底脚一時踏不着底，她就要駭壞的。喬琪要叫她胆大一點，他幫助她，到一個離岸不遠

的大石上，離開淺水也不過一二十下的划動的地方。游到那兒，並不要用多少氣力的。

『胆大些！』他這麼重複地說着，要想使她心定。『除非你胆大，你再也學不會的。我可以站近你。』

這樣地，他把他底殺人的思想，包圍住了她；在游泳的時間，在每次的偶然之事的時，他內心中總得來一次長時間的驚震；於是他相信要將他底思想實現，是極其容易的。但是，他缺少了那必需的力量，於是乎，他自己又打了注意以為不如叫她游到那大石的地方去，其餘的事，就讓給天意去吧。在他現在的身體的虛弱情形之下，如其玉坡梨特嚇慌了的時候，拼命地握住了他，那他自己也將會受危險的。可是，這樣的必然的事實，並不能就此阻止了他底嘗試；在另一方面，牠反而使他底要做的心情，份外地來得堅定呢。

「胆大些啊！你不看見這塊大石頭是這樣地近，差不多我們一伸手就可以觸得到的嗎？在我旁邊來慢慢地游吧。等到了石頭上，你就可以休息了。我們可以坐在那兒；我們可以拾些珊瑚似的東西來呀，胆子放大些！」

他很不容易地，假裝出一種焦煩的樣兒來。她拒絕着，猶疑着，在恐懼與任情之間逡巡。

「如其我底氣力不濟呢？」

「我會到那兒幫助你。」

「假如你底氣力不夠呢？」

「够的，你看這大石是多麼地近。」

微笑着，她底濕潤的手指，放在嘴唇上。

「水是這麼地鹽啣，」她努着嘴說。

於是，她最後的反抗，被克制住了，她馬上就打定了主意。

『來！我預備好了。』

她底心還沒有如她同伴底跳得這麼地快。因為水是這麼地平定，差不多是一動都不大動的，所以起首幾次的划動是很容易的。但是突然間，爲了沒有經驗之故，她開始慌張起來了，喘息起來了。一不小心，就喝了一滿口的水；驚惶捉住了她；她叫了起來，掙扎着，水吃得更多。

『救命呀，喬琪！救命！』

自然而然的，他趕快衝到那地方去，握住了那隻震抖的，抓住他的手。在這拼命的抓住和重量之下，他不支了；同時，突然地有一種他預先所想到的幻像來到他底眼前。

『不要抓得我這麼地緊！』他叫着說。『不要抓得我這麼地緊！給我一隻手活動！』

那獸性的，急於自救的衝動，給他以力量。他用出異常的力來，帶着他底重擔，游過這短距離的水面；當他觸着那大石的時候，他也精疲力竭了。

『快點抓住！』他同玉坡梨特說，他自己不能扶得她上去了。

發覺了自己已到了平安的地位，她底靈敏的動作也就恢復了。但是，祇坐在這大石頭上，喘着氣，滴着水，她放聲哀泣了。

她同小孩子樣地用力哭着；但她底哭泣，並沒有打動喬琪底心，反而使他發怒。他從沒有看見過她這樣哭過，淌了這麼多的眼淚，眼睛紅腫得這麼地厲害，做出這麼一副難看的面孔。他想到她底醜陋與卑怯。他對於她，感到一種怒惱的憎惡，在心裏，他差不多在悔恨自己底爲什麼要費了這麼多的力將她從水中救起來呢。他幻想到她底沉死，隱沒於大海之中了；他幻想到當他自己看着她沉沒的時候的感想，和他當

着衆人面前裝出來的悲哀的樣子，與及當他看見波浪將死屍衝上來的時候的態度。

看看她自己流了這麼多的淚，竟然沒得一句安慰的話，她於是旋轉去看着他。她停住了哭。

『我將怎樣地回轉去呢？』她問。

『再試一次啊，』他帶着一點兒尋開心的口氣答她。

『不，不，絕對不！』

『那末怎辦呢？』

『我就坐在這兒。』

『很好。再會了！』

他於是做出一副像就要下水去的樣子。

『再會！我會叫的，他們會來救我的。』

她從哭轉到笑了，她眼睛裏還含着淚珠。

「這在你手臂上的是什麼？」她問。

「你指甲底記印啊。」

他給她看那抓破「而在流血」的地方。

「牠們受傷了嗎？」

她感覺着很不安，於是用手在他手臂上輕揉着。

「這是你底不是——只你底不是，不是的嗎？」她說。「你叫我游的。我並不要——」

於是微笑着說：

「這也許是一種想弄掉我的法子呢？」

一陣顫抖從她身上跑過：

「這是多麼可怕的死啣！水是這麼地苛刻的。」

她將頭歪朝一面，就覺得有水從她底耳內流出，如熱血一般。

太陽晒過的石頭，是很熱的，櫻黃色的，又很滑的，像一個巨獸底背似的；而在牠底根脚地方，不知聚着許許多多的小生命呢。青色的海草，像蓬鬆的頭髮似的，冒出水面來，發出一份輕微的響聲。這孤獨的巨石，受着天空底熱氣，施展出一種吸引力來，傳給在牠上面的那些快樂的人們。

好像是被這種吸引力引住了似的，喬琪就在她背上伸展着躺下。在幾秒鐘內，他用他底知覺去感觸那種快慰的感覺，那就是當他底潮濕的身上，一方面有大石發散出來的熱氣來熨乾，一方面又有頂上的太陽照着晒的感覺。好久了的感覺底幻影，又回到他底記憶裏來。關於昔日的，那種清貞的沐浴的回想，和在沙灘上的不動情的真樸的記憶，這一切都使他覺得比一個女人底身體還要來得優美。哦！爲靜寂，自

由，沒條件的愛，死的愛，或難以親近的婦人啊！玉坡梨特在眼前，總不能使他忘去一切，總不免常想到他們肉體上的關係之形像啣！

「你在想些什麼啊？」玉坡梨特觸着他問。「你想住在此地嗎？」
他起身來，回道：

「讓我們去。」

這仇人底性命，還在他掌握之中。他仍然可以摧殺她，他向周圍一瞥，極沉重的寂靜，掛在那小山和沙灘之上；在車布柯上，那些幽默的漁人，儘留心着他們底魚網。

「來呀，胆大些！」他帶笑地重說着。

「不，不，決定不再來了！」

「那末，就讓我們住在此地。」

「不。讓我們叫那車布柯上的人。」

「他們豈不要笑我們。」

「很好！我將自己叫他們。」

「假如你不要慌張——如其你不要這麼地死抓着我，我可以帶你過去的。」

她底意志是如此地堅決，於是喬琪就聽從她底意思。他站立起來在那大石頭上，用手合成一個講話筒，就叫吞傾啫底一個兒子說：

「但尼爾！但尼爾！」

當聽得這重複的呼叫之後，漁人中底一人，就離開絞盤，走過橋，爬下坡，開始在沙灘上跑着過來。

「但尼爾，拿那小艇來！」

那人聽清了後，回轉身朝船屋去拉出那小艇到水面上，開始用根長竿撐着，向這大石來。

第八章

次日上午——一個禮拜日——喬琪坐在橡樹蔭下，聽老人哥勒講述着怎樣地，在幾天之前，在土哥卡稍呂亞地方，那個新的救世主被警士捉將去，關到聖伐能丁獄中，還有他底幾個門徒也關在一淘。那老人搖着頭說道：

『我們底主耶蘇基督自己，也曾經受過那法利賽人們底毒恨呢。奧勒斯特是到這區域來使人和平而富饒的，但他們反而將他關在監獄裏！』

『哦爸爸，不必憂傷，』甘弟愛叫着說。『這救世主能够出獄的，如其他高興的時節，同時，我們在這裏，也可以再看得到他的。等着看罷！』

她靠住在那門邊的柱子上，一點也不現出疲乏地身上帶着那小生命；同時，在她灰色的巨眼裏，閃發出一種無限的柔靜。

忽然之間，阿爾伯道雷，那年近古稀的，曾經生過二十二個小孩的人，從小路上走到這院子裏來；同時，用手指着靠左邊的海灘，受了深沉的感動地說道：

『一個小孩淹死在那兒！』

甘弟愛趕急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

喬琪起身走到洋臺上去，向這指出的地方觀看。在沙灘上，靠那凸地的腳邊，近那暗礁與隧道的地方，有一點白色的東西，無疑地，那一定是那覆蓋着小屍體的蓋布了。一羣人挨近牠站着。

因為玉坡梨特同海倫到禮拜堂去了，所以他就好奇地走下去，同他底屋主人說：

『我去看去。』

『你爲什麼要在自己心上劃一條傷痕呢？』甘弟愛問。

他很快地轉向小路，抄近路到沙灘，沿着海邊走去。當到出事的地點的時候，他畧爲有點兒氣喘了。他問

『什麼事情發生了？』

聚站着的那羣農民們招呼他，並讓出一個位子來給他。其中一人很安靜地回他說：

『這是一個母親底兒子，他被水淹死了。』

另一人，穿着細布衣服的，看去像是在當心着這屍身的，就彎下腰去，揭起那蓋布來。

那小屍體顛露出來了，僵筆筆地躺在那硬的沙灘之上。那是一個八歲或九歲的，很瘦的，很脆弱的小孩的屍體。他底破舊的衣服，如襯衣，藍褲，紅帶，和軟帽等等，他們將來細做一束，放在他頭下當枕頭用，他底臉色，畧爲帶點兒青白色，鼻頭是塌的，前額是突出的，睫毛是很長的，嘴

是半開着的，嘴唇是青紫色的，從裏面看得出那稀朗的間隔着的白的牙齒。他底頸頸很細如像衰萎了的花莖似的，顯出小小的摺皺。手臂的肌肉是很弱的，手臂是細長的，有一層黃色的汗毛長着的，像初出殼的小鳥兒身上的細毛似的。他底肋骨很顯明地現出來，胸前皮膚的中央，有一條黑線；肚臍突出像一個繩結。那脚，稍爲有點兒腫了，也是同那手樣的，是黃稀稀的顏色；那小手已經僵硬了，手上有許多的痣，白色的指甲，開始變青色了。在左臂上，在大腿靠近腹部的地方，和下面膝彎上，都發現紅的點兒這小屍體上一切特別的現象，在喬琪眼中，都呈現出一種異常的表記，永遠地固定着在死的嚴酷上。

『他怎麼會被淹死的，在什麼地方？』他低聲問。

那穿細布衣服的人，像不耐煩的樣子，又開始述說，那故事了，他當然已經講過許多次數了。他有一個方方的，表現着獸性的面孔，濃密的

眉毛和濶大的，堅決的，可怕的嘴。他講述的故事如下：

在將羊趕回廄內之後，這孩子吃了飯就同他底一個同伴下水來洗澡。可是，當他剛入水不多遠的時節，他就跌倒下去，淹死了。在他同伴底驚叫之後，在那岩石上的屋子裏就跑出人來，拉他出水，但已是半死了；而他跌倒的地方，水深不及膝呢。那人於是將他底頭放低下來，讓他吐水，並也搖着他，可是一點也不濟事。於是，爲了要指明這可憐的小孩淹死的地方，那人就拾起一片小石來，向海裏擲去。

『那兒恰巧那兒——離岸三手臂距離的地方。』

安靜的大海，在近這小屍體的頭起，溫和地呼吸着。但是，晒在沙灘上的太陽很旺；同時，在這青白的小屍體之前，總好像有種不和解的東西，在那焦熱的天空中，和那些粗俗的人羣裏面似的。

喬琪問：

「你們爲何不將他抬到一處陰涼的地方，一家屋子裏，一張床上？」

「他是不可以移動的。」那看守的人簡潔地說。「在當事人未到之前，他是不可以移動的。」

「但是，至少要將他抬到一個陰涼的處所——那兒，那築堤下。」那看守者仍然固執地說：

「他是不可以移動的。」

沒有再比這情況更爲可哀的了；你看，這樣脆弱的小屍體，伸躺在海邊，被這麼一個無情的暴徒看守着；他時常用一式的字眼講述那同一的故事，一樣地拾起石子向海裏擲去，採取同樣的姿式。

「那兒，看啊那兒。」

一個勾鼻子的婦人走了上來，目光殘酷，出語尖刻地罵着——那

同伴的母親。你可以很容易地在她臉上看出一份疑慮的焦急，像似深恐別人將要將這罪加於她自己底兒子身上似的。她很酸辣地說着，現出一種對於那受害的小孩的忿怒來。

『這是他底命運啊。上帝對他說，「到海裏去死去。」』
她很盛氣地說着。

『他既不識水性，他爲何要下水去呢？』
一個不屬於這區域裏的，一個船夫底兒子，自驕而輕人地跟說着道：

『他爲何要下水去呢？是啊，我們大家都識水性的。』
人們前來，這冷然而好奇地看着，有些站住在看，有些看了走開。有一羣站在那鐵路的堤上看；有些用望遠鏡站在那海角的尖頂上看着。孩子們坐着，或是跪着在沙灘上，拾起鵝卵石來互換着向空中擲上接

住，擲上接住地玩着。各人都是同樣的冷漠，當看着別人底災患或死亡的時候。

另有一個婦人，在她從教堂回來的歸途上，也走了近來，穿着絲衣，飾着她底一切的金珠。對於她，也是的，那疲乏的看守人又復述這一段故事，同時，也用石片示她以那被淹的地方。這婦人是很饒舌的。

『我時常同我底孩子們說，「不許到海邊去，不然我就要你底命。海總是海。你自己總沒法可想的。』』

她講述許多被淹死的人的故事。她講述一段關於一個無頭的浮屍給海水衝到聖維多給一個小孩在大石中發現的故事。

『那兒，就在你們所看得見的那些大石之間。那孩子跑了來說道，「那裏有一個死人。」我們以為他在尋開心呢。不管牠，我們去看，我們發現了果然是真的。那屍體沒有頭。當事人們也來了。他們將他埋在一

條溝裏；但到夜裏，他又被拿上來。他差不多是被砍得不像樣了，不過他底鞋子還在穿着的。縣官說，「看呀，牠們比我底講究呢。」他一定是個有錢人。他是一個做牛羊生意的。他是在被刺之後，頭被人家割了去的；將屍身拋進那曲龍吐海裏的。

她用尖銳之聲說着，常嚙着她底多出來的口水，不時地且用一種輕而發尖的聲音說着。

「這母親在那裏呢？她將於什麼時候來呢？」
一切的聚在那裏的婦人們，當聽得這母親二字的時候，都同聲惋惜。

「這母親，這母親將要到了。」

他們大家都回過頭去忖度，他們看見了她遠遠地，在那焦熱的沙灘上走着來了。別的人們於是就講述關於她底事情。她底名字叫呂克

康吉拉，是一個帶着七個孩子的寡婦。她將這一個放在農人地方去看羊，賺他底麵包。

有一個婦人，看看這屍體之後，說：

『他底母親爲要養活他，費了許多許多的周折呢！』

又有一個說：

『她爲了要養活她底一些娃娃，簡直去求過人家的佈施呢。』

第三個又說『在幾月之前，這個可憐的小孩，在馬房底水池裏，也差不多淹死呢——水不過三寸深。』

個個人都說：

『這是他底命運。他生來是要這樣地死的。』

時候使得他們煩躁而急迫起來了。

『那個母親，那個母親來了！』

喬琪深深地感動了，叫起來說道：

『將他抬到陰涼的地方去，你們不願意嗎？或者抬到一家屋子裏去，不要讓他底母親看見這赤裸着的身子，躺在火熱的沙灘上的情形！』

那個看管的人很固執地拒絕說：

『他是不可以移動的，在當事人未到之前，他是不可以移動的。』助理的人們，都很驚異地朝喬琪看看。人來得更多了。有些估據着在那栽種着荊球花的堤上；有些估據着在那岩石上面的高地上。各處的巨石上面，堆着些蘆莖，像金子樣地，在陽光中反映着，在那大懸岩之下，又有一堆像一座巨塔的東西，正對着大海。

忽然間，從上邊一個聲音報告道：

『她到了。』

別的聲音隨和着說：

『那個母親，那個母親！』

衆人都旋轉身去，有些從堤上走了下來；同時，那些在高地上的，都傾前往下看。大家一句話都不響了。看管的人，仍然將布將屍身蓋上，在這寂靜裏，大海也不大喘息，荊球花也不大繚繚了。

同時在寂靜裏，可以聽得那新來的人底哭聲了。

這個母親，在陽光中，沿海邊走來，沿路哭着。她穿着寡婦的喪服。她底身體向前彎着，蹣跚地在沙上走着，哭着：

『我底兒呀！我底兒呀！』

她揚手來向着天，哭道：

『我底兒呀！』

她底一個稍長的兒子，有條紅巾繫在頭上的，痴呆地跟隨着在她

後面，常用手背去揩他底眼淚。

她在沙灘上，彎曲着身子走着，用手拍打着自己底膝而哭，朝這白點的地方走來。當她喚着她底已死的兒子的時候，她那種呼叫，竟不像人底叫喊，簡直像野狗底叫喊一般了。走得愈近，她彎曲得愈深，差不多手足都將觸地了；等她一到屍體旁邊的時候，她狂叫了一聲，就全身向那白布地方撲了下去。

她起來，用那粗黑的手，因為做着各種的工作，所以變粗變黑的手，將那白布揭開。她朝他呆呆地看了有幾秒鐘的光景。於是，兩次三番地，她用盡全身的氣力，銳聲地叫喚着，像要想將他叫轉來似的。

『我底兒呀！我底兒呀！我底兒呀！』

哽咽壅塞住她底喉嚨了。她跪着，凶猛地用拳頭自己打着自己底旁邊。她那失望的目光，向周圍的人們一度打量。在這暴風雨中的一刻

兒的靜息中，她像是要清醒一下自己了。

於是她開始哭唱。

她將她底悲哀，抑揚頓挫地哭訴出來，如同心之跳蕩一般。

這是一種很古的悲歌，傳下來的年代是不可考的了；在阿爾魯瑞一帶地方，婦人們當屋裏死了人的時候，總是這樣的。這是那在人底內心裏發生出來的神聖的悲哀的抒情言語；而這遺傳下來的節奏，是古來許多的母親們曾將她們底悲哀譜入其中過的。

她哀唱着，哀唱着：

『睜開你底眼睛，起來，走呀，我底兒囉！你是多麼地美麗啲！你是多麼地美麗啲！』

她哀唱着：

『爲了一口麵包的緣故，我將你淹死了，我底兒呀！爲了一口麵包

的緣故，我就送你到死地！這是爲了這個的喲，那末，我叫你起來呀！

但是，那個勾鼻子的婦人很酷辣地打斷她底哀唱說：

『不，你並沒有淹死他，這是命該如此的，你並沒有送他到死地，你是送他到麵包裏去的。』

同時，做着一種手勢，指向小山上的那所房屋，就是這孩子底傭工的地方，她又說：

『在那兒，他們看待他如此地好，如像珠寶放在匣子裏似的呢。』
這個母親繼續着：

『哦，我底兒喲！誰叫你到這兒來的呀！誰叫你到這兒來，來淹死呀！』

於是，那殘酷的婦人又說：

『誰叫他，那是我們底主啊。他同他說，「到海裏淹死去。」』

因爲喬琪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同一個站在他旁邊的人說，這孩子要是救得快的話，是很有機會可以救活的；而他們將他底頭放低，腳倒懸住，不啻是殺了他了；可是這幾句話剛在說着的時候，他就覺到這母親底眼睛在盯住他了。

『救救他啊，先生，』她懇請他。『救救他啊。』

她祈禱說：

『聖母啊，顯顯神跡啊。』

她摸摸她底兒子底頭，又說道：

『我底兒呀！我底兒呀！兒呀！起來啣！走路啊！』

在她面前，那已死的孩子底一個兄長，跪住在他旁邊；他很悲悵地低泣着，但有時又忽然地帶着一副一無表情的面孔向周圍看着。還有一個兄長，最大的一個，仍坐在岩邊底陰涼地方，用手蒙住面孔，佯作哀

泣的樣子。因為要安慰這個母親，一些婦人就都彎身向她，顯出一種哀憫的樣子來，同時在那悲唱的時候，她們也附和幾聲歎惋。

她唱着說：

『我爲何要叫你離開我底屋子啊！我爲何要將你送到死地啲！我已是竭心盡力地要養活我底子女們啊，只除掉沒有賣了我自己呀。而這不過爲了一片麵包的緣由，我就失了你！這樣，這樣，你就是這樣的完結。他們淹了你啊，我底兒啲！』

於是乎那個勾鼻子的婦人，大大的不謂然了起來，拉起她底衣衫，走到海水裏去，直到淹乞膝蓋的地方，她叫着說道：

『看呀！他入水不過這麼地遠。看呀！這水同油一般呢。這就是一個標記，說他是注定了要這麼死的。』

接着她兩大步仍然跨上岸來。

『看看！』她又說着，指給人家看那沙灘上，那個拖起這小孩的人底脚印。

這個母親，痴呆呆地看着；但她其實沒有看見什麼，一樣也沒有懂得。這是在一次大大的失望的悲哀的爆發之後的神經的暫時的遲鈍。她默然了一會；機械式地觸觸她底脚或腿；她用她底黑衣將淚揩乾；看去她好像安靜下來了。可是，剎那間，一些新的爆發震撼了她底全身；她又撲向那屍身去。

『而我不能將你抱去啊！我不能抱你到禮拜堂去啊！我底兒呀！我底兒呀！』

她慢慢地，從頭到脚地撫摩着他。她底奔放的喪慟，漸漸兒地和緩下來，更是動人了。她底手，因為工作之故，黑而且粗，可是，當她觸着他底眼，口，額等地方的時候，牠們就變得無限的溫柔了。

『你是多麼地美麗喲！你是多麼地美麗喲！』

她摸到他底下脣，已經變青紫了；這麼輕輕地一觸動之後，就從他口內流出一些白沫來。她從他底睫毛下，揩去一絲草莖，她是如此地輕巧，像深恐傷了他似的。

『你是多麼地美麗喲！你母親底寶貝喲！』

這孩子底睫毛是很長的，而且很秀。在太陽上，在雙頰上，長着一層很細的毛，反映着金黃的微光。

『你沒聽見我嗎？起來啊！走呀！』

她拿起那破襪的軟帽。她向他凝視，又親吻他。她說：

『我要留着這東西做個遺念；我要將牠永遠地帶在心上。』

她拿起那紅的褲帶，說：

『我想替你穿衣服啊。』

那粗俗的婦人，沒有走開過她底地位的，走近來道：

『是的，讓我們替他穿好衣服。』

她自己將那塊布從他底頭上揭去，在那外衣底袋裏摸出一片麵包，和一個無花果來。

『你們看他剛才給過他以他底食糧啊。他們看待他這樣地好，如同珠寶放在匣子裏一般呢。』

這個母親看着那件垢膩的，破襪的內衣，眼淚又滴將上去，同時她說：

『替他穿上這件內衣吧！』

那個婦人立刻對站在高處的一個人叫道：

『趕快將紐勿呂羅底乾淨的內衣拿一件來。』

乾淨的內衣拿來了。當這個母親將那小小的身體扶將起來的時

候，有一點水從他口中流出，到他胸膛上。

『哦，聖母喲，顯顯聖跡呀！』她眼睛向天，祈禱着說。

於是她又將他放下。她拿了那舊的內衣，紅的褲帶，和那頂帽子；將牠們捲做一團，說：

『這將做我底枕頭；在夜間，我底頭可以安息於這上面。我願意死在這上面。』

她將這可憐的遺物，放近那娃娃底頭的地方，她就靠將上去，身體也就躺了下來，和睡在床上相彷彿。

她們都睡在那兒，母親和兒子，並排地睡着，下面是硬的沙石，上面是火樣的天空，而挨近的，是那殺人的海。同時，她唱出那昔日逗這娃娃在搖籃中安睡的兒歌。

『起來，呂克康吉拉，起來！』在她周圍的那些婦人，不停地這麼喚

着她。

她並不去聽她們。

『我底兒子睡在這沙石上，我不也可以在旁邊休息嗎？哦！我底兒呀，在這些沙石上啊。』

『起來，呂克康吉拉。來啊！』

她起身來。她十二分地專注地向那屍體底青白色的臉上看着。她再用盡全身的力量銳聲地叫道：

『我底兒！我底兒！我底兒呀！』

於是，用她自己的手，她仍將白布蓋上去，蓋着她底巨大的損失。

同時，她周圍的一些婦女，將她拉開去，到那岩石的陰涼地方，強她坐下來，表同情於她底哀悼。

漸漸兒地看鬧熱的人們散了。只有很少數的幾個，還留着在勸慰

她還有那個穿細布衣服的，一點也沒有感動的看守者，也還在那兒，在等當事人們的到來。天上的陽光，射在沙灘上，又照得那覆屍的白布發光耀眼。那海角，直聳於岩石之上，荒涼乾燥，在陽輝之下，有如火焰一般。渺茫深綠的大海，總像是常在勻均地呼吸着。於是，看起來這遲緩的時間，好像沒有盡頭一般了。

在那岩石的陰影之下，白布遮覆着的屍體之前，這個母親仍在哭唱着。而她底哀慟，看去好像決不會得停止似的。

第九章

在她從教堂回來的時候，玉坡梨特聽得了這樁事體，同着海倫，她想到沙灘上去遇喬琪。但是，當走近這悲劇發生的地方，當看見那白布在沙上顯現出的一點白點的時候，她就再沒有勇氣前進了。突然間，心中一陣難過，她退回轉來，回到那房子裏去，低泣着在等喬琪。

與其說是這小孩的屍身，看了使她悲悼，不如說她在悲悼自己；當她回想到沒多久之前，她游泳時的那次遇險的事，她真傷感了。於是，她心中就發生出一種憎恨大海的心理。

『我不願你再洗海水浴了。我不許你再到那兒去游泳，』她遇着喬琪的時候，堅決地，近乎魯莽地對他說。『我再不願去了。你聽見嗎？』

他們於是在一種煩躁的心情之下，過了這一個禮拜日；他們常到洋臺上去，朝沙灘上，那白點的地方看。喬琪眼裏，總常幻着那小孩的形象，他是這樣地清楚，似乎可以觸着似的。而在他底耳裏，那個母親所唱的哀調的餘音，總常在迴繞。那個母親，還在那岩石的陰處痛哭嗎？她獨個兒陪着那屍體與那大海嗎？在想像裏，他又看見另一個不幸者了。他又想到一個五月的早晨，很久的了，在那遠遠的地方，當他正感受到母親的愛和自己的生命溶和的時候，當他正感覺着一種神秘的血與憂

鬱之交流的時候，和當運命正懸掛於母子二人的頭上的時候了。她底肉眼得再看見她一次嗎？他會得再看見那種軟弱的笑容嗎？那是，好像是在那難忘的痛苦的記印上面，帶了一層輕亮的希望之幕似的啊！他會得再有機會去親吻那長的，消瘦的手嗎？在牠們裏面所受的撫愛，是沒有比較的啊！於是，他又回到那長久的眼淚的時間裏去了，當在窗口頭，他從那微笑的光輝之中，體悉了那可怕的事實：他終於聽得那親愛的聲音，那唯一的，不能忘的聲音，那安慰的，勸導的，原宥的，和無限量的愛之聲音啊——他終於認識了那柔和的，敬愛的人呀。他又回憶到那分別的時節，如此地殘酷的，一絲兒眼淚也沒有的分別，和他那可耻的說謊，欺騙他底母親，與及在她眼睛裏所看出的，太過於悲哀了的問話：『你爲了誰個而離棄我啊？』往日一切的悲哀，同那些不幸的影像，都到他底記憶裏來了：那消瘦的面孔啊，那頭專門靠住胸膛的，只會歎氣

的病態的小孩啊，那死屍樣的，只會貪吃的——還有母親底倦眼中所常帶着的：『你爲了誰個而離棄我啊！』

他覺得自己被一種溫柔的感覺的波浪所浸入了；他疲乏了，溶化了；他感着一種茫然的慾望，要想將頭低垂下去，將臉深藏於一個胸脯裏去，同時得要有人溫柔地撫愛着他，來慢慢地體味那秘密的傷感，得昏昏然地，漸漸兒地消失一切。這好像他靈魂底柔美的地方，一齊同花樣地開放而浮蕩了。

一個人從那小路上走來，頭上頂着一個小的白木棺材。

到下午，管事人到沙灘上來檢驗。那小孩底屍體，從沙石上拿了起來，抬着上去了，就沒有什麼痕跡了。尖銳的慘呼聲，傳到他們房子裏來。於是，一切復歸於靜寂。從大海升上來的寂寥，又充滿了周圍。

大海是這樣地平定，空氣這樣地沉靜，看來生命好像在懸掛着似

的了。一層淡綠的光線，勻均地照於各種物件之上。

玉坡梨特又從外面進來，一交躺在床。上。喬琪仍在洋臺上，坐在一張椅子上面。他們兩人都感覺着痛苦，同時他們又不能說將出來。時光一點點地滑過。

『你叫我嗎？』喬琪問，他想他聽得有人叫他底名字。

『沒有，我沒有叫你。』她答。

『你在做什麼呢？你想睡嗎？』

她沒有回答。

喬琪自己仍然坐將下來，半合着眼。他底思想常常回到他底故鄉去。在這周圍的靜寂裏，他感着那荒廢的孤獨的花園的靜寂；在那裏面，有小的，高的，直的扁柏樹，牠們如同還願的蠟燭樣地，一點兒也不動地直聳於天際；而從那荒涼了的房間中看出來，看到牠們的時候，總會使

人連想到一種宗教的聖品的樣式的，於是當回想到的時候，也就發生一種宗教的甜蜜了。

於是在他腦筋裏，又顯現出那個和靜的，深思的人，他底臉上是常帶着一種男性的憂鬱的，又有一小卷白頭髮，生在他底前額頭上，參在那些黑髮之中，於是乎他就給他一種奇特的樣兒了。

『哦！爲何，』他對德梅翠斯說，『當上次我走進你底靈魂居住的
那間房間裏去的時候，爲何不跟從你底示意呢。我爲何要想重新生活一番，而在你眼前做了這麼多的羞辱之事呢？而當我已佔有了你底靈魂，你已生在於我底生命之中了之後，我怎能還想去佔有別的靈魂呢。』

在肉體死了之後，德梅翠斯底靈魂，是原原整整的在喬琪底腦子裏的。他生前的一切思想言行，與及一切和他人不同的，特別地顯示出

他底個性來的地方的行動，都在喬琪底眼前凝聚而光輝着。

於是喬琪在沉思中又回到了故鄉，到了家門，重入那些荒涼了的房間之中了。如在那五月間的一個早晨的，他底跨過那悲哀的門檻。與及在那天的，在他意志之上，他感覺着一種曖昧的情緒。五週紀念快到了。他將怎樣地紀念牠呢。

玉坡梨特突然地驚呼了一聲，使他深深地震驚了。他跳將起來，跑去。

「什麼事？」

坐在床上，嚇壞了，她用手盡擦着她底前額和雙眼，好像要從那上面揩去一批使她受苦的東西似的。她睜大着眼睛，憔悴地盯住她底愛人。於是，猝然地她撲住了他底頸頸，他臉上就蓋滿了親吻和眼淚。

「什麼事情？什麼事情？」他問着，驚異，不安。

「沒什麼，沒什麼——」

「你爲什麼要叫呢？」

「我做了一個夢——」

「你夢見些什麼？告訴我！」

回到沒有回答他，她更緊摟住他，吻他。

他抱住她底腰，從她底緊摟着的手中脫身出來，想注視她底臉。

「告訴我，你夢見些什麼？」

「沒什麼——一個可怕的夢——」

「怎樣的夢？」

她拒絕他底追詢。他呢，在他一方面，心中更加煩躁起來了，因爲他要曉得的心情，更來得熱切了。

「告訴我！」

另一次的驚震，使她顫抖了，她支吾說：

『我夢見——就是我拉開屍衣——同時我見——你——』

她在親吻中遏抑住了這末尾一字。

第六部

第一章

由一個朋友選定在安公拿地方租了，運到聖維多，再異常困苦地送到這絕境來的這架鋼琴，直令玉坡梨特快樂得像個孩子似的。他們把牠安置在那喬琪稱做圖書室的房間裏，那最大的，又裝璜得最美麗的房間，裏面有厚鋪着被褥的臥牀，有長形的籐椅，有吊牀，有編席，有地毯，有能令人沉迷於歡狂和幽夢中的一切事物。另外從羅馬又運到了一箱的樂歌。

從此以後，足有許多日子，大家都感到一種新的歡快。兩人都為一種近乎熱狂的歡樂所浸沒了，他們一切都擱起不做，把一切都忘却了，只整個地沈溺於此種新的歡樂之中。

他們再不會被那沉長的午後底單調所苦了；他們再不會感到那沉重的，不可當的沉悶了；他們能在白天守在牀上；他們能忍餓着不吃什麼到很久很久而不引以為苦，亦並不注意及，像是他們現實的生活已化為異常高超，而他們自己也已修練成就，已不復有什麼凡俗的需

求了。他們似乎覺得他倆底情愛已虛渺地超出一切的範圍之上，他們心底搏動已獲得了一種異常的巨力，有時候他們似乎覺得又一次地找到了那神聖的，一切歸於淡忘的片刻，——他倆嘴唇次次接觸的唯一的片刻；有時候他們似乎覺得自己又感到那身輕如烟裊舞在晴空中的那種不能言說的紛繁的感覺。有時候二人又似乎覺得他倆選定的這個地點是不能言喻地遠隔塵世，非常遙遠，非常岑寂，絕無人跡，遠在世界底外頭。

一種神秘的權力拉攏了他們，融合了他們，滲遞了他們，把一個溶

化在另一個底裏面，統一了他們底靈和肉，又連合他們成一個單獨的生物。一種神秘的權力又分隔了他們，離開了他們，逼各人歸入自己的深淵中去，在二人間挖一個深坑，又在他們生命底核心裏播種下一種永不能滿足而足以致命的熱望。

在此種兩能的境遇之中，兩人都感到舒快和苦悶。一會他們又重升起了到他倆戀愛最初的狂樂的高峯之上；一會他們又重降落到想佔有對方的那種極端而徒然的掙扎之中。他們又升了起來，重登了那世間一切憬懂的峯源之上，深深吸入那神奧的影子，在那裏邊他倆戰抖的靈魂，曾首次地貫通了那同一的默默的深情；同時他們又重降落了，重降到那對一切未實現的希望的苦悶，衝入了一團深厚而窒塞的霧氣中，像一陣滿是火星和灼炭的旋風一般。

他倆所愛好的幾位音樂家，每個都給他們底超感覺的情感以一

種不同的迷力。魯白斯哥門，底一頁，引起了一段舊日恩情的逸事，和那悠悠的蒼天般地橫在他底頭頂，而織成他最美麗的回憶中的精粹。這些美麗的回憶他覺得正在一種寒慄而沉哀的平靜中逐漸淡去。像在夢中一般地，弗萊特呂克，曹柄，底一篇臨時所作的裏說：『在夜深，當你正偎在我底心上，在夜的沉靜中我聽到點滴之聲，緩緩地下墜，連綿地下墜，像是很近，却又很遠！我在夜深聽到點點滴滴從我心中下墜，那血一點一滴地，從我底心中下墜，當你正沉睡着，當你正沉睡着，而我孤零零的。』高懸着一層層紫色的重帷，鬱勃得和一片殘酷的狂情似的，環住一張深如塚墓的臥牀——這就是爲愛德華，革呂底 *Erolic* 所引起的；於是在那悄靜的淫樂時的生死的相許，和一個龐大的皇國，富有全球的財寶的皇國，在枉然地等待着牠那淹化的王帝，牠那正沉迷於那婚典和殯儀的紫幔中的皇帝。可是在『崔士登和蘇爾特』底楔子中，

那從愛到死間的一巨躍有那令人難信的猛勢，那不能滿足的慾念竟被頌揚得和那對於幻滅的沉醉一般。『……喝去那一杯永久之愛以誌我對你的敬意，我要就在這祭壇之上，將你和我貢獻於死神之前。』

於是那和諧底深深的柔波將他二人不能抵抗地捲在一起，將他們圈在一氣，使他倆怡然神馳，將他倆輸入那個『燦爛的皇國』之中。不是籍了那些平庸的樂器之力，全不能給那豐饒的湧泉以些許的回響的樂器，但是在那滔滔的辯才之中，在那深意的詮釋之中，玉坡梨特捉到了那悲劇的默啟之偉大處。像一天她愛人底幻覺曾在她心頭摹繪出那革爾夫底荒蕪的城子，那個滿是宗廟，寺院的城子一般，所以今天在 she 幻想中也湧現出那古舊，灰黯的貝羅斯市城，孤寂地在那巴梵梁羣山之中，在一片神奇的景緻之中，上面還翱翔着那阿爾伯雷，堤綠曾經囚籠在他雕刻和繪畫底縱橫交錯之網線之下的那個靈魂。

喬琪還不會忘掉他首次到那『理想的戲院』去朝香時的一切瑣事；他還能重新體驗着他感情起伏的大勢，當他在那幽靜的山上，在那寬大的，蔽日的陰道底盡頭，看出那座勾心鬥角的瓊樓玉宇；他能在心中重建出那偉大的綴着玉柱瑤廊的圓劇場中的肅靜，那『神秘之壑』底玄虛。於那地方的宗教意味的黑蔭和默靜之中，於那一切靈魂黑蔭和歡狂的默靜之中，一聲低嘆從那無形的奏樂隊中浮出，發出一聲呻吟，一聲低語，幻成一個孤寂的慾望底首次的哀吟，和在想及未來的災患時心中感到的那首次的紛麻的苦痛。於是，那聲低嘆，那聲呻吟，那聲低語從那暗昧的小小的悲痛而逐增至那尖刻而銳利的呼喊，悲訴着那幻夢底奢望，那高超的盼望底焦灼，那可怕而不能平靜的想佔有什麼的慾望。像從一個無底的深淵中噴出的猛火一般，以一種想吞沒一切的猛勢，那個慾望藉着一個兩重生活的純粹的大力，逐漸地擴

張，紛紜，燃燒，而直向上高騰，高騰。一切都沉溺於那調諧的烈焰之中；世間高尙的一切齊在那無窮的歡洽之中熱狂地顫抖着，而吐出牠們自己的歡快和深鬱着的悲哀。可是，驀然間，一番掙扎底奮力，一回戰爭底勃怒，結鬱繚繞成一片戰慄着的發出轟轟的巨聲；還有那生命底急流，會忽然地直沖向一個不能眼見的障礙的，又一下退了轉來，失去了一切力量，而再不能振作了。在那地方的帶宗教意味的黑蔭和沉靜之中，在那一切靈魂底黑蔭和沉靜之中，一聲長嘆打那神秘之壑裡湧出，一聲悲吟漸遠漸逝，一個若斷若續的聲音在低訴那永遠的孤寂底悲傷，和對那漫漫長夜，對那神聖的一切，和對那原始期之冥頑渾沌的那種渴望。

於是又來了另一個聲音，一個人音，從人口中迸出，柔婉而皎亮的，微帶着悲哀，嘲諷，和恐嚇的，牠在那載給馬克皇那一對美麗的愛爾蘭

伉儷的船上，從那桅桿的頂尖，歌唱着海洋。牠唱道：『風向着西方緩吹；船向着東方奔馳。微風涼爽地吹向那漸露的陸地。啊，愛爾蘭底女兒，你還在何處徬徨？這吹住我底風帆的不就是你底嘆息？吹呀，吹呀，啊風！災難呀，災難呀，愛爾蘭底女兒，我最疼的人兒！』這是那有遠見的警言，先覺的忠告，和悅而奪人意的，滿是熱愛和嘲諷的，又是不能名狀的。於是那音樂隊就靜了下來。『吹呀，吹呀，啊風！災難呀，災難呀，愛爾蘭底女兒，我最疼的人兒！』那聲音孤寂地在那一片靜蕩蕩的海面上唱着，沉靜中絕無應和，一面在那篷帳之下，蘇爾特，風紋不動地，坐在她底牀上，沉浸於她命運的幽夢之中。

這麼地那齣戲開始了。在楔子中已透出了的那種悲慘的氣氛，在那被奏出的音樂裏重復地迴蕩縈繞。忽然地那妖女要將她選中的那人處死，這回事顯示出一切毀滅的威權。她底忿怒是狂妄而不受任何

的束縛；她祈禱天地間一切恐怖之力去毀滅那個她所不能占領的人兒。『醒來呀我在喊你，萬能之權；從你藏躲着的心中快出來！哦，飄渺的風，聽着我底意思！攪破這夢沉沉的海底安眠，從深淵裏掀起那驚濤駭浪，將我奉上的俎肉獻給牠！擊碎那隻船，吞沒一切，我願將一切搏動和呼息的生物，啊風呀，給你做報酬。』對那有遠見的警言回應着伯倫根底情感：『啊，災難呀！我料到的災禍，蘇爾特！』於是那溫靜而賢淑的婦人試着想平息那狂放的怒氣。『啊！告訴我你底煩惱，蘇爾特！告訴我你底秘密！』於是蘇爾特回說：『我底心正給抑住了。扯開，扯開那些窗簾。』

崔士登現出來了，直立着，屹然不動，交抱着兩臂，兩眼注視着那海的盡頭。從那桅桿的頂上那遼望者重復着他底歌詞，在那海波上從那奏樂隊又渡過『災難呀，啊，災難呀——』來。於是，當蘇爾特底兩眼，燃

着烈火，正考慮着那個英雄的時候，從那神秘之壑中就升起那個致命的動機：那包括這悲劇之一切精粹的偉大而恐怖的愛和死底象徵。於是，以她自己的嘴，蘇爾特預測着那結局：『我之所選，爲我所失。』

熱情在她心中，一個殺人的狂念，在她生命之底裏促醒了一種誓恨生存的本性，一種想消滅，毀化的決意，她悲恨着想在自己身中和身外的四週找出一種足以摧拆，毀滅一切而不着絲毫的痕跡的破壞力。她底怨恨變爲更行激烈了，當她看着那平定而絲毫不變的英雄。他其實早感覺到一切的攻擊都已集中在他頭上，他亦知道無論怎樣的抵抗是無用的。她底嘴滿是沉痛的諷刺。『你對於那個奴才的意思怎樣？』變帶着不安的微笑問伯倫根。她已將一個英雄化爲一個奴才；她聲稱自己是勝利者。『去告訴他這是我，蘇爾特，指使我底船去驚嚇他的。』這樣的就是她想向他挑釁而施諸他的侮辱。一種幽黯的寂靜伴着

那英雄走向那蓬帳的門前，當那不可避免的鐘點已敲了，當那媚藥已泛滿了酒杯，當運命已把牠底圈子束緊在那兩條生命底頭上。蘇爾特依在牀上，異常羸白，像是那場熱病已耗去了她脈管中一切的血質，默靜地等待着。崔士登從那門檻上現了出來，兩人齊站得直直的。似是那音樂在低訴着他倆靈魂中的不能言說的焦悶。

從這時起，又開始了那波濤的翻騰。像是那神秘之壑又一次地燃成和一個火爐似的，把牠那發出怪聲的烈焰射得更高，又更高了。『一個永綿無盡的早晨之唯一的慰安，飲了這一口能使人忘懷一切的神酒，我毫不恐懼地就吸完了你！』於是崔士登將酒杯端到唇邊。『一半是爲我自己！我爲你一飲而盡！』蘇爾特喊出，從他手中奪過杯子來。那金杯掉落在地上，空了。他倆都已飲下了死亡之酒嗎？他們定得死嗎？這無上的苦痛的片刻。這死的媚藥只是一種愛的毒質，將他倆充滿了一

種不熄而燃燭的火焰。在先，他們都吃嚇怔了；呆呆地互相望着，在各人眼中找尋着那死底象徵。可是一種新的生活，比較他們所曾嗜過的更深切得多的新生活，擾亂了他們底精魂，鼓躍着他們底太陽穴和臂腕，又以一種有力的大浪擊蕩着他們。『崔士登！』『蘇爾特！』他們互相喚着；他們只剩得兩個兒了；環住他們的絕無什麼事物在呼息；一切顏臉都塗改了！過去的已被掃盡；那未來是一個漫漫的長夜，就在他倆這最沉醉的片刻也不能看透的長夜。他們活着，他們以極熱烈極深情的聲音互相叫着；兩人都為一種無力足以挽回的天命所拉攏了。『崔士登！』『蘇爾特！』

於是那熱情的歌曲盤旋，繚繞，騰揚，如泣如訴，忽抑忽揚於那一些些逐漸變為囂雜的和諧的深濤之上。時而悲切時而歡樂，牠沒遮攔地直騰入高處那奇妙莫測的樂境之中，又騰入高處那至聖的歡樂之城。

中。『從人間得救，我終於佔有了你，啊！你，單獨地充滿了我底靈魂的你，愛底至聖的歡狂！』

『平安！祝馬克萬歲平安！平安！』水手們在號筒的振響中高呼着，祝福他們底君王；他正從岸旁漸漸地離開去會他那美麗的伉儷。『祝你一路平安到康華爾！』

可是，在那第二個楔子裏，一切在過分痛快時的悽咽，一切狂熱的慾念底喘息，一切猛烈的殷望底戰慄，這變幻着又相混着的一切，都化爲紊亂蕪雜的了。那個少女底幽靈，將牠底焦灼默貫於那博大的靜夜，和那在這清幽的夏夜中透息着和監視着的一切事物。這個幽靈將牠底深意通知了一切，希望牠們都能參與自己的愛之華筵，和自己的歡樂之婚宴。繚繞於那和諧的萬頃波濤之上，那命運之歌流蕩着，忽然降低，忽然紛亂得和雲霞一般。從那神秘之壑中湧出來的波浪，震蕩着，忽

抑忽揚，一會挫落，一會鼻鼻地散盡。

『你可聽到嗎？我似乎覺得那聲音在遠處已消散了。』蘇爾特除了爲她慾念所幻覺出的而外，已聽不到什麼聲息了。樹林裏在夜深打獵的號角聲在清楚地呼應着，又在逐漸地逼近來。『這是爲風所戲弄着的樹葉子們底低聲的絮語。那個清和的聲音並不是那號角聲；牠只是那些在悄靜的午夜迸瀉着的山泉底低語。』她只聽到在她靈魂中盤旋着的那永存的慾念底醉心的私語。在那音樂中，像在她底聽覺中一樣，那打獵的和呼應聲齊作幻化，溶入那森林底無限的絮語之中，和那夏夜底神秘的辯才之中。那一切塞窒的語聲，一切消魂的誘惑，包圍住這喘息着的婦人，又顯示給她那正在逼近來的歡樂。一面那伯倫根競競於自己的預測，還是徒然地在忠告，哀懇：『啊！讓我們燃起那能救護我們的火炬！讓牠底光亮給你指示出未來的危害！』然而天下是無

物足以喚醒那慾念底迷盲的。『即使這是我生命底火炬，我亦將毫不畏怯地將牠熄滅。現在我就毫不畏怯地將牠熄滅。』以一種極端輕慢的手勢，蘇爾特胆大而毫不踟蹰地將那火炬擲在地上；她將自己的生命和那被選的生命都貢獻於這漫漫的長夜；她和他兩個兒永遠地踏進那黑影裏去。

於是那能醉人心魄的戀情之歌，洋洋地流出來了，迴旋於那些狂迷的歡樂底尖峯之上。牠就是那情人們首次如醉如痴的擁抱，在兩個靈魂巴望着想齊溶在一處却偏遇到那無空可穿的肉體的障礙時的歡樂與苦痛的混感；牠就是對那在愛還未產生的時候，對那虛空而白費了的已往所生的首次的怨恨。牠就是對那當各人都自己聆持着不願低就對方而生生地無限制的柔情鬱結在胸中的那些時日所生的憤怒。牠就是對那些滿是神跡幻景和一切神奇的聲響的柔和的靜夜，

爽快的黑陰，和至聖的神秘的讚美歌。『太陽既已藏在我們底懷中，快樂之星星齊閃爍出牠們底燦笑的光輝。』

於是，在那音樂中便滔滔不絕地歌泣着一切爲人間歌詠的悲歡離合。那妙樂從那諧音之深淵中迸湧出來，裊裊不絕，忽地悠然而住，忽地盤旋在一起，許多的聲音相溶相會，忽地淡到聽不見了，不久却又轉了回來。在那一切管絃之中蘊釀着一股不安而焦灼的慾望，這些樂器表現出那想獲得不可及的一切之徒然的掙扎。那音樂各色的變幻像是在癡狂地追求着一種快樂，那雖然老像就在手頭却總是捉不到快樂。在那聲調，音韻，和段落底變化之中，在那昏迷沉醉底連通續之中，有着那種不息的追求，那種無厭的貪心，那種永久被欺誑，被撲滅的慾望底綿延的苦惱。一個動機，一個永綿的慾望底象徵，永遠固執地不時歸來；牠擴張了，鎮服了一切，有時照耀着那無涯的諧和的音波，有時

將牠們遮掩於那哀愴的黑影之中。

那媚藥底可驚的效力在影響這兩個已獻於死神的愛人底全部的靈肉。沒有事物足以熄滅或緩和他倆底狂情了；絕對沒有事物了，除掉死而外。他們曾徒然地試過每次的假抱；他們曾徒然地想絕他兩人底全力於一下緊抱之中互同連接，各相佔領，而化爲一個獨一的生物。他們在縱樂時的嘆息齊變爲在痛苦時的呻吟。一種不能穿越的障礙隔在他們兩人之間。分開了他們，令他們變成兩個孤寂的生人。這個障礙就是他倆那有形的肉體，他倆那在生活着的人格。於是在兩人底心中都生出一陣暗暗的怨恨。一種想毀滅他們自己，消蝕他們自己的意念；一個想殺人的熱望，一個想自殺的熱望。就當他們緊摟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也認出那想超越他們肉體感覺之外的不可能。嘴唇遇着嘴唇而就此止了。崔士登說，『如其永是這般隔絕，爲什麼不自願以一死了

之，阻止崔士登永久地愛蘇爾特，阻止他此後永久地專爲她一人而活的是什麼？他們已踏入那無限的黑境之中了。那外面的世界也隱去了。『所以，』崔士登說，『我們應當如此而死，不願無愛而生，但願永偕而不願相離，無盡無畏，永遠沉迷，在愛底胸前也不留個名字。』這些話在那音樂底低音中明晰地可以聽到。一種新的歡慰激動這兩個情人，又將他們直運到那絢爛的夜之皇國底門前。他們已預嚐到那幻化時的幸福，覺得他們自己已脫却了血肉的皮囊，覺得他們底本質超然浮遊於萬物之上，散成一片無盡的快樂。『無盡無畏，永遠沉迷，不留個名字……』

『小心呀！小心呀！防着這黑夜快讓給那白晝了，』從上面那不可見的伯倫根又在通告着。『小心呀！』於是那曉霜的波暈氾濫過那個花園，喚醒了那些鮮花。黎明的寒光緩緩地升在高處而掩去了那幾粒

跳動得利害了的疏星。『小心呀！』那個秉忠的看護人底枉然的忠告。他們並不在聽；他們不願，亦不能喚醒他們自己。在這曉日底侵略之下，他們更深地刺入那黑暗之中而再得不到一線的曙光。『願這黑夜永遠地包圍住我們。』於是一陣音樂的旋風包圍住他們，將他們捲得緊緊的，幻化了他們使他們遷入了那時常浮動在他們慾望中的遙遠的彼岸，那渾忘一切苦痛，一切煩惱，一切寂寞在他們超越的夢幻中的那遠方靜蕩蕩的一片。

『拯救你自己呀，崔士登！』這是蓋維納爾學着伯倫根的呼聲。這是打斷那甜蜜的偎抱的不測的襲擊。當下，當那愛底主旨還盤旋於那音樂中時，那狩獵底動機也鏘然地拼出。那皇帝和他底侍臣都出來了。崔士登藏過了蘇爾特，把她睡在那花台上，上面蓋着他寬大的外衣；他將她藏得爲一切視線和光亮都不能及，深信他自己的威力，又顯示他

自己無疑的特權。『這悲哀的日子——最後一次了！』以一個英雄底寧靜和果決的態度，他最後地向那些無名的力宣戰，他深知此後再無力足以挽回或緩和他生命的急流。當瑪克王底無上的悲哀在那紆徐而深湛的悲歌中透洩出來時，他不作一聲，猶豫於他秘密的思想之中。終於他回對了那王帝底問話：『我決不能顯示那個神蹟。你決想不到你自己問的是什麼。』在這回應之中，那媚藥使那神蹟更行玄奧莫測，那不能挽救的事情更行沉鬱灰黯。『哦，蘇爾特，你不願跟隨崔士登嗎？』他簡單地問着那王后的意見。『我正要到的陸地是從無一絲陽光的。牠是一片滿是黑影的陸地；牠正是當我母親在死中懷孕，又從死中產生我出來時，她遣我出來的夜之陸地。』當下蘇爾特說：『崔士登所到的去處，也就是蘇爾特要去的地方。她願跟隨他，溫靜而忠心地，在那爲他所指出的路徑之中。』

於是那將死的英雄在她前面引向那陸地去，爲那奸賊麥勞脫所蒙蔽了。

當下，那第三個楔子演出那遠岸的幻景，一片乾燥，荒涼的山岩，在那幽點的岩穴之中，那海像是永遠哀悼地在嚶泣着。這山岩的形像髣髴被罩在一層神話的迷霧和玄妙的詩情中，像是在一片迷離恹恹的曉景中或是一派隱隱約約的暮色中所望見的一般。一會，那牧童底笛音又喚起了那過去生活中一些紛亂的印象，和那已消失在時間之昨夜中的一切。

『那隻古悼歌說些什麼？』崔士登嗟嘆着。『我現在在那裏呢？』在那脆薄的蘆笛之中，那牧童婉轉地吹奏出那從我們祖先一代相傳下來的不滅的清歌；在他這深深地忘懷了一切之時，他並沒感到什麼不安。

於是崔士登，他底靈魂爲這些清音所動而恍然了解了一切地，對自己念道：『我不會在我現在醒着的地方躑躅過。可是我曾住過什麼地方呢？我也不能說出。在那面我不會看到過太陽，陸地，居民；可是那時候我所看到的是些什麼，我也不能說出……牠就是我所常到的地方，我常常想去的地方；在那漫漫長夜的無疆的皇國中。那裏，我們有一個單獨而唯一的知識：那神聖，永久，原始的一切的遺忘！』那熱症底迷惘擾亂了他；那媚藥底熱力消耗了他最內層的脈絡。『我受的苦痛是你所不能受的！那吞沒我的可怕的慾念，那煎熬我的不熄的烈焰。啊！如其我能告訴你！如其你能了解我！』

然而那無知的牧童還是吹着，吹着他底蘆笛。這就是那老調子；聲音老是同樣的幾個；牠們歌唱着那不再回來的時日，牠們唱着那悠遠而已逝去的一切。

「這簡古而蕭然的曲子，」崔士登說，「你悲涼的字音竟從晚風中吹入我耳，正如在久久以前，當那父親底噩耗被傳給那孩子時一般。在那昏沉的黎明你會追隨着我，使我逐漸逐漸地變爲志忑不寧，當那孩子曉得了他母親底永訣的時候。當我父親在我生後而死，當我母親撫育我長成了而死，這個古曲子也會經一般淒涼幽抑地縈繞在他們耳畔。她一天詰問過我，她現在又在對我說了。我入世後的命運是怎樣？命運是怎樣？這老曲子是正在對我重復着：「爲了慾望和爲了死！於慾望中而死！哦！不，不。你底真意決非這樣的。慾望着，慾望着，慾望着，直到死還慾望着；可不是於慾望中而死。」」逐漸逐漸更行激烈地那媚藥在消蝕着他直到精髓裏。他全人震慄於那不能忍受的痙攣之中。有時候，那音樂發出那火葬時柴木爆烈的聲音。那種苦痛像大風潮似的激烈地搖撼着他全人，使他身心中的烈火全復燃了起來。他震蕩於突然的

驚跳之中；有時失聲地喊了出來；有時又把凄咽忍住了。『這媚藥！這媚藥！這可怕的媚藥！我覺出牠多猛烈地從我心頭躍登腦部！此後再沒什麼良藥，再沒什麼甜蜜之死，能將我從這慾望的災劫中救出。啊，無處無地足能給我以片刻的安寧。黑夜將我推給了白晝，然而那曉日惺忪的眼兒也只能添我以那永綿的苦悶。啊！這熱烈的太陽在怎樣燃燒着我，又煎熬着我呀！難道在這焚人的烈焰之中，竟不能有，竟永不能有，一片爽快的綠蔭而給人以片刻的休憩嗎？於我這可怕的苦痛可亦有什麼醫藥能給我一些慰安呢？』在他底脈絡與精髓之中，他帶着一切人類，一切種族底慾望，一代代積鬱起了而逐漸更形增烈了的，一切人底沉迷，一切人底悲痛。在他血液之中，蘊蓄着邪慾底衝激，交混着各種分歧的濁物，而增烈了這最美又最猛的毒質，那，在久遠久遠以前，為婦人們底紫色，弧形的櫻嘴所傾瀉在焦灼和馴服的男子們身上的。他就是那

永遠的孽根底後裔。『那令我忍受這些災劫的可怕的媚藥，是由我，我自己，配合牠成功的。以我父親底紛亂，以我母親底痙搐，以平時一切爲愛所淌的眼淚，以一切歡笑和悲淚，以一切快樂和創傷，我自己配合了那媚藥底毒質。而我也曾將牠深深地，痛快地一口口喝盡。咒呪你，你這可怕的媚藥！咒呪那配合了你的的人！』當下他倒在自己的牀上，精疲力絕，再不能回復他底平靜，再感覺他創傷底熱烈，再於冥想中一看那渡過那海波去的幻影。『她來了，她向這岸邊過來了，軟洋洋地蕩漾於那正酣醉了的鮮花底柔波之上。她底微笑擲給我一種神聖的慰安；她帶給我那無上的涼爽。』這樣地他叫了出來，這樣地他眼見那女巫，那一切藥物的女主，那一切創傷的療治者。『她來了，她來了！你不看到她嗎，蓋維納爾；你不看到她嗎？』於是那神秘之壑中的狂瀾從各潛流中紛紛地聚集那些依舊的妙藥，使牠們混成一片，一會將牠們又高翻入雲

霄，一會又將牠們潛藏在深壑中，一會又重使牠們回到浮面，互相衝突；那些表示在船上決裂時的苦痛，那些發出被傾注在金盞中去的醇酒底泛濺的聲音，和那液質底火勢在脈絡中奔流時的聲音，那些波揚出一種勾人作淫樂之思的夏夜底神秘的氣息，這一切的音樂，和這一切的身影，一切的追憶。在這悲慘的沉舟的遭遇之上，那命運傲慢而威風地緩渡過去，不時地重復着那句殘酷的咒語：『慾望着，慾望着，直到死還是慾望着；可不是於慾望中而死！』

『那船已拋了錨了！蘇爾特！看蘇爾特呀！她已跳上了岸了！』蓋維納爾從塔尖上這樣地呼着。於是，在這歡狂的興奮之中，崔士登扯去他創傷的纏布，使他全修的血液狂奔出來，氾濫了這個地球，染紫了這個世界。在蘇爾特和死神逼近來時，他相信自己確實聽到那光明。『我可不到那一線光明嗎？我底耳朵可不聽到那光明嗎？』他心中萬道的

霞光炫迷他底兩眼。他本質底每一原子都射出太陽似的金光來，而於那絢爛的波暈中，傳徧了這整個宇宙。這光明就是音樂；這音樂就是光明。

於是那神秘之壑真地化爲一片天空似的光耀奪目。那音樂底清朗的聲音像在模仿着那些泛溢在最遙遠的星球中的幽樂，爲一班日夜在冥想的人兒在那夜底沉靜中所曾聽到過的。逐漸地，那不安的戰慄，那苦痛的襲擊，那徒然的追求的哮喘，和那永遠被欺的慾望的掙扎，和那一切人生煩惱的擾亂，都歸於平靜而散爲烏有。崔士登終於跨出了這燦爛的皇國底邊境；他終於已踏進了永久的黑夜。當下蘇爾特，覺得那仍在摧殘她的重壓在緩緩地溶解。那命運之歌，變爲更明晰更嚴肅的了，幻出那偉大的殞歌。於是那音調，像那清虛的絃索一般，在這愛人底四周織出許多明明朗純潔的簾幔來。於是一種快樂的設想開始了，

漸漸地美麗幻化，在那殞歌底邊緣之上。『他在笑的是多甜蜜的微笑！你不看見嗎？你不聽到嗎？是否我將一人靜聆那個新鮮的曲子，無限地甜蜜和安靜的，那從他靈魂底底裏流出，輝耀了我，瑩澈了我，和包圍了我的曲子。』那愛爾蘭的女巫，那一切媚藥的可怕的女主，那從船頂喚出風濤的她，那選擇一切英雄中之最健最尊者而迷醉，摧毀他的她，那將這『世界的勝利者』底一切光榮凱旋之路杜絕了的她，現在爲那死的權力，而化爲一個滿是光明和快樂的動物，呼息浮動於這宇宙底精靈之內。『這些在我耳鼓裏幽響着的幾個清楚些的聲音是否就是那空氣底柔波嗎？是否我必須呼息深飲，潛入，緩緩地浮游在這霧氣和香味之中？』在她裏面的一切都溶解了，溶入於那一切型式融化而再凝成新形式的大海。在那神秘之壑中，一切正在變化形態，一個音一個音地，一隻調一隻調地，毫不間斷，像是那面的一切事物都起了腐化，

發出牠們深隱着的精華，變做一個個非物質的象徵。那顏色是世間最妍麗的花瓣上所未曾見過的，那香味是有倘恍迷離的美處，浮在那面。關於那個秘密的天堂的幻影在光亮的閃爍中湧現出來；那將產生的世界底種子已在蓓蕾着了。當下那驚心的沉醉逐漸上升；那頌神的讚詩底和唱掩去了那唯一的人音。已變換了的蘇爾特，冉冉地踏進了那燦爛的皇國。『讓自己魂遊神馳，將自己擲入那黑洞洞的深淵，讓自己失去一切知覺地昏暈於那偉大的靈魂底無限的跳躍中：那至上的歡樂。』

第二章

整整兩天之內，這兩個隱者就如此地生活於這些瑰偉的創作之中，呼吸於這燃熠的空氣之內，沉溺着自己，而忘懷了一切。他們相信已把自己的模樣變換了，他們已達到那生存之高超的尖峯之上了。在他

倆情夢最濃而醉倒了的時候，他們相信他們已足以和那戲劇中的人物媲美了。他們不及相信他們自己會飲過什麼興奮的媚藥嗎？他們可也不爲一種無止境的慾望所苦嗎？他們可不亦爲一種不能解脫的束縛所牽連在一氣嗎？在他倆底淫樂之中他們不也時常感到那種死底苦痛；他們不也會聽到過那死神底車輪聲嗎？喬琪，他像那崔士登一般在聽到那牧童低奏着那古曲的時候，也在那音樂中找出了一種苦痛底直接的啟示。在此種苦痛之中他相信他終於已把自己靈魂底實質和他命運底悲慘的秘密齊捉住了。沒人能更透澈地洞察那種媚藥所象徵和含蓄的妙意，也沒人能比他更確切地度量那內心之戲劇底深度。也沒人能更明白地了解那罹禍者底失望的哀吟，『那就是我，我自己容諾那媚藥來加我以這些災劫的。』

他於是又想到以死去誘惑他底女人。他希望能慢慢地勸誘她去

死去；他希望能够引她和他一氣到那神秘而寧靜的終點去，在那滿是晶瑩芬芳的美麗的阿德呂梯克海濱之夏季中。那句偉大的愛之成語——環着蘇爾特底幻像而燦底在那麼偉大的一團霞光中的，——也把玉坡梨特圈在牠底潔光之中了。她時常帶着一種滿是歡喜的樣子，不住地把這成語低念着，有時竟大聲地背誦着。

『你可願意像蘇爾特那麼死法地死去嗎？』喬琪帶笑問。

『我願意。』她回答。『可是，世間大家都不是那麼死的。』

『要是我死了呢？』他繼續着，還是微笑。『要是你看見我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幻想中真死了呢？』

『我相信，我也要死的，可是那是爲了失望。』

『再假使我提出要我和你同死，同一個時候，又用同一個法子呢？』

有幾秒鐘之久，她默默地想着，兩眼垂視着下面。於是，對這誘惑者抬起一副滿聚着一切生活之甜蜜的目光：

『爲什麼要死呢？』她說，『如其我愛你，如其你愛我，如其此後再沒什麼來攪擾我們底專爲兩人的生活？』

『你覺得生活是甜蜜的罷？』他低聲地問出，極力隱瞞着心內的苦痛。

『對呀』她滿是熱意地回答，『生活於我是甜蜜的，因爲我愛你。』

『那麼要是我死了呢？』他追問着，收了笑容，因爲對這美麗肉感的女人，又像是把空氣當做快樂似地呼吸着的她，他覺得心中又一次地升起了那種本能的妬恨來了。

『你不會死的，』她斷定，又是那麼果斷地。『你還年輕着，你爲什

麼要死呢？」

從她底喉音中，她底態度中，和她全人之中，異樣地發散出一陣歡樂來。她底樣子，是只有當一切的力都能與那恰當的外界的情形相符的生活，並和諧地潺流過去時的那些人們所有的那種。像別的時候一般，她像是一朶鮮花怒放在那強烈的海氣和夏夜的涼意之中；她令人想起那些在落日時才放開牠們底香瓣的奇麗的晚花。

一個長長的停頓，各人都聽到岸畔如風掃落葉似的低低的海音。一會，喬琪問：

『你可相信命運嗎？』

『是的，我相信的。』

不願聽喬琪語氣之逐漸變爲悲傷沉着，她只在一種輕輕的，帶調笑的聲氣中回答了。中傷了，他立即帶怒地問出：

「你曉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茫然而不安地，她問：

「是什麼日子呢？」

他遲疑了。迄今以前，他對這健忘的婦人總故意不提一句德梅翠斯底死期的週年；一種在每分鐘間增長着的怨恨，不許他擅自提及那個神聖的名字，或是將那個高貴的心像，喚出那聖域之外來。他覺得要是讓玉坡梨特也來做一份子時，他就要褻瀆他那帶宗教意味的沉鬱了。還有更令此種概念深入的，是因為那時候他又正在經驗着那當一切都顯得十分透澈的時期，他在玉坡梨特裏面看到的是一個只能供人消受的婦女，一朵「色慾之花」，一個人們底大仇敵。他抑制着自己；一會他忽然裝着大聲笑了起來：

「看呀！」他叫道：「奧東拿有什麼賽會罷。」

他手指着那魚肚色的寥遠的海濱，那正在被人冠戴上許多螢螢的燈火的城子。

『你今天樣子多怪呀！』她說。

於是，以她每次習用的，用來安靜和平定他的那種表情，呆看住他，她又說：

『到這邊來。過來坐在我底身邊。』

他正站在那黑陰裏，在那一扇開向洋臺的門底門檻上。她坐在外面的欄杆上，嬌嬾地穿着一身輕翩翩，白色的衣裳，她底上半身投影在那尚在閃着暮色的微光的海的背景上，還有她棕色的頭部的側影，投影在一帶像透明的琥珀似的天色上。他覺得他似乎已經重生，似乎剛從一個關閉而悶塞的地方，一團滿是毒氣的空氣中走出。在喬琪眼中她似乎像一瓶香水似的在逐漸蒸發，在逐漸地消散那爲剛才音樂底

權力所積壘在她身上的理想生活，在逐漸地乾竭了她自己頻繁的美夢，而使她回返到原始期的禽獸狀態之中去。

喬琪想：『像平時一般，她只單是承受着，和馴良地保留着我所給她的這些態度。她底內心生活在過去在將來都只是虛飾的。我底建議立即就給她打斷了，她又回返到她自己的本性之中，她又變做一個婦人，一個專為卑賤的淫慾的工具。沒有什麼足以改變她底本質，亦沒有什麼足以使他化為純潔。她生有貧賤的血液，混在她自己的血液之中，誰也不知道她生就還帶另外什麼卑賤的遺傳性！然而我又不能撲滅那她在我裏面燃起的慾火。我絕對不能將牠在我底肉體中絕滅。從此以後，我既不能和她生在一塊也不能沒有她而活着。我知道我必將自殺；可是我能將她留着做我底承繼人嗎？』他對這不知不覺的人兒所激出的怨恨，從不會如此猛烈過。他殘酷地在心中解剖着她，他自己也

在驚訝自己的苛刻，他鬚鬚是在對一種越出一切背信義的範圍的欺謊，忘恩，背義復仇。他所感到的是和一個慘遭沉舟的水手當他正快要沉入水底的時候，看見身邊有一個同伴正要來搭救他，成全他底生命時所感到的那種惡意的忌妬。這種週年紀念每令他更堅決地深信他那久以爲無可挽回的信條。他覺得他已不復是自己的主人；他覺得他是整個地爲一個固定的觀念所指使；這觀念將隨時促醒他去實行那個神聖的舉動，又將那有力的衝動貫輸給他底意志。當那些影像凌亂地閃過他底腦中的時候，『我必須獨個兒死嗎？』他心裏念着。『我必須獨個兒死嗎？』

他忽然驚了一跳，當玉坡梨特親着他底臉兒又把她底兩手圍抱他底項頸的時候。

『我嚇了你嗎？』她問。

看見他向門中更黑的暗度裏躲進去，一陣突異的不安捉住了她，她站起了，摟定了他。

『你在想什麼事呀？什麼事呀？爲什麼今晚會像這個樣兒？』
她在一種柔媚的聲調中說着，仍把兩臂摟住他底身子，又抱住他底頭。在那暝色之中，他辨出那臉部的異常的白色，和兩眼的閃亮。一陣難制的戰慄擒住了他。

『你在發抖！你覺得什麼痛苦什麼事呀？』

她脫了手走開去，在檯子上找着了一根蠟燭，點上了。她焦急地走向他身邊來；抓住了他底兩手。

『你身體不好吧？』

『是的，』他喃喃地說。『我覺得不好。今天又是我底一個壞日子。』

她聽他訴說肉體的隱痛，沉重而暫時的疾病，和做惡夢時的捲縮轉側，已不是第一次了。她相信這些苦痛都只是幻想出來的；她看出牠們都不過是哀鬱太久，思想過度的結果，她不知有什麼比親吻，喜笑，和嬉戲更好的醫藥。

「你那兒覺得痛苦呢？」

「我也說不出。」

「噢，我明白這是什麼緣故。那些音樂激動得你太厲害了。我們必須在一星期內不再聽牠們了。」

「不，我們不要聽了。」

「不要了。」

她走到那披霞娜邊，合下了蓋子，鎖了，又藏好了那個小鑰匙。

「明天還是回復我們底長途散步罷；我們還是每天清早到海濱

去逍遙。好嗎？好，這會還是到走廊上來。」

她以一種溫柔的動作將他拉向自己懷裏。

「看晚快的景物多美！聞聞看，從山岩上過來的空氣多香！」

她呼吸着那帶鹹質的水氣，把他緊緊地，戰抖地摟着。

「我們有能使我们快活的一切，你——啊，如其這些日子過去了你將來又要如何地悵惘了！光陰在飛過去。我們到這兒快三個月了。」

「你已經在想離開我了嗎？」他覺得不安和疑惑地問。

她要再使他確信。

「不，不，」她回說；「還沒有呢。可是因爲我母親底緣故，再想延長了不轉去是比較難了。我今天剛又收到了一封信提醒了我。你要曉得她是需要我的。我一不在家，什麼都鬧得七顛八倒。」

「那麼你就要回羅馬去了？」

「不，我還得造一個新的謊。你曉得我母親只當我在這兒陪着一個我底老朋友。我底妹妹更幫着我把那謊造得更像真；而且，我母親曉得我是需要洗海水浴的，去年，我一沒有洗就害了病了。你還記得起嗎？我那次夏天是在加羅奴過的，在我妹子家裏。那是多可怕的一個夏天。」

「那麼，怎麼好呢？」

「我自然可以和你同住過了這整個八月，或許也可以直住到九月底第一個禮拜。」

「那時以後呢？」

「那時以後你好讓我回羅馬去了，你也可以到那兒來同我會頭。我們可以在那兒再計劃我們底將來。我腦筋裏已經有了一個意思。」

「什麼意思呢？」

『慢慢地告訴你。可是現在還是讓我們吃飯吧。你可餓嗎？』

晚餐已經預備好了。像平時一樣，那桌子已舖在走廊上的空曠裏。他們點起一盞大燈。

『看！』她叫出，當那家人端了一盆熱騰騰的湯到桌子上。『這是甘弟愛做的。』

她會叫甘弟愛特地爲他做一客清楚些的湯，純粹照着鄉下土法做的——一盆芬芳撲鼻的湯汁，滿是些有色有香的生薑。她從前也會嘗過幾回，在一班老年人底家中也曾時常爲牠底氣味所顛倒，所以她現在對牠是十分地愛好的。

『真鮮。你嚐嚐就曉得牠底好。』

於是有一種孩子們害饞的樣子，傾了滿滿的一杯，一面她先就很快地吞下了一滿匙。

「我從不曾嚐過更鮮的東西過！」

她高叫着甘弟愛要讚賞她底成績。

「甘弟愛！甘弟愛！」

那婦人在扶梯腳邊現出身來，笑着問：

「你們覺得那湯好嗎？先生？」

「這好極了。」

「希望牠也會變做你們好好的血！」

於是那在圍牆腳的婦人底天真的笑聲，在那寂靜的空氣中震蕩了上來。

喬琪也充分地顯露出自己的快樂，加入了此種歡快。他底幽默之突然的變化是千分明顯的。他又傾出了一些酒，一飲而盡。他奮力地想克服自己對於食物的厭惡，那近來變作那麼厲害的厭惡，有時他竟看

也不願一看那些半熟的肉類。

「你覺得好些了嗎，不是？」玉坡梨特問，將身體靠近了他，又把她底椅子向他拖攏一些。

「是的；我這會覺得好些了。」
他又飲着。

「看呀！」她喊了出來。「看奧東拿穿起了時節的新裝。」

兩人齊向那遼遠的城子望去，但見得燈火輝煌，在那平伸在多影的游濱的山上面。一羣羣的火球，像一叢叢的星光似的，紆徐地在那沉靜的空氣中高升上來；牠們像在不息地倍增起來；牠們散滿了那隻角的天空。

「我姊姊現在在奧東拿。她住在我們的親戚佛勒呂加那兒。」
「她有過信給你嗎？」

『有的。』

『如其能看見她我將多麼地快樂呀？她很像你，不是嗎？克麗絲汀是你頂愛的。』

她默默地沉思了幾秒鐘。她又說下去：

『如其能看見你底母親，我將多麼地快樂呀！我時常想着她。』
又停頓了一會以後，於一種柔和的聲氣中，她又說：

『她定是多寵你的呀！』

一股沒來由的悲情震蕩着喬琪底心兒，在他面前又顯現出那所他曾拋棄忘絕的老屋子底內幕，一切過去了的悲哀都暫時地回返到他底心中，同時還有那一切悲痛的圖畫：他母親底憔悴的臉兒，眼皮因哭泣而膨脹紅赤；關於克麗絲汀的蜜甜而碎心的回憶；那個有病的孩子，頭老是垂在那枯竭得只剩了嘆息的胸前；那可憐而太蠢的貪吃糖

果者底屍色的臉殼。還有當他們離別的時候，他母親疲倦的雙眼中的問話『你爲了誰個而離棄我啊？』

他底靈魂又直展向那遠隔着的屋子，忽然地倒在那古樸的門前像一株在風雪中的樹木一般。於是那個秘密的決念——那在臥室的晦暗處，在玉坡梨特底兩臂中所定的決念——在一種模糊的震恐之下幻化着，當他又在記憶中看到了遮住德梅翠斯底臥牀的那扇緊閉的房門，當他又看到在那公墓底角落裏，在那環抱住的一帶高山底綠沉沉的幽寂的黑蔭裏，那喪葬的小教堂。

然而玉坡梨特正在講着，正在變做異常健談的了。像平時一般，她又毫無顧忌地沉溺於她家庭的追憶之中。他也像平時一般，開始靜聽着，一面不安地觀察着這婦人底嘴部幻出的幾條怪難看的曲線，當她正講得有味和上勁的時候；一面又觀察着，像他所習慣的，她每在興奮

時所習用的那幾個特別的手勢，那幾個似乎不應該爲她所有的不文雅的手勢。她正在講：

『有一天你在街上看見過我底母親，你還記得嗎？我底母親和我底父親正是多不相同的呀！我底父親對我們總是很好很愛護的，不會打我們或者狠狠地罵我們的。我底母親可就容易冒火了，暴躁得很，簡直可以說是殘酷了。啊，要是我告訴你我妹妹是怎樣遭難的，可憐的愛笛安娜！她老是反抗；她反抗得觸怒了我底母親就把她時常打到血出來的時候才停。我知道還是我去承認自己的錯處好，求她饒恕而使她也沒法。可是，雖然生成這麼嚴厲，她對我們還是很愛的。我們底屋子有一扇窗門臨着一口深井，我們在玩的時候總喜歡去站在那個窗上，用一個小桶鬧着汲水。一天我母親出去了，我們又有機會自由了。幾分鐘後，我們忽然看見她又走了進來，都嚇了起來，哭着，呆着，都不曉得怎麼

好。她把我一下抱住，在我臉上滿滿地親着，又像狂了似地要哭出聲來。她在街上預測，以為我已經從那窗口跌了下去了。」

喬琪又在記憶中看到那患歇司得烈症的老婦人底臉兒，她女兒臉上的幾處的缺點都在她底臉上極明顯地表現着：那下顛底發達，額部底長度，鼻孔底寬闊，他又看到那像惡魔底一般的額角，上面聳豎着那濃密而乾燥的灰髮。還有那雙黑色的烏珠，深嵌入那高傲的額骨之下，表顯出一個平常小康家婦人底固執而無壓的貪吝之狂情。

「你看見我下顛底一個疤嗎？」玉坡梨特又說下去：「這又是我母親底行爲。我妹妹同我到學校裏去，我們穿着很好的衣服，回家時就必須脫掉的。一天晚上，在回家的時候，我看見桌子上有着一個腳爐，我就拿了來暖我僵凍了的手。我母親對我說：「去脫掉了！」我回答：「我就去呢。」我仍是暖着自己。她再說：「去脫掉了！」我再回答：「我就去

呢。』她手裏拿着一個大刷子，正在刷着一套衣服。我是在房間底中央端着那腳爐踱着。我媽第三次地再說：「去脫掉了！」我也再回答：「我就去呢。」冒火了，她對着我，就把那刷子直拋了過來。牠中了那腳爐，又把牠打破了。那手柄上的一塊碎片就中了我這兒，在下頷，割斷了我一枝血管。血淌呀。我底舅姆趕緊地跑過我身邊來，可是我媽既不動顫一下，亦不向我看一眼。血淌呀，也剛是運氣好，他們馬上找到了一個外科醫生，把那一枝血管綁好了。我母親始終不做聲。當我父親回家來看見我綁着布，他問我什麼事。我母親，一聲不響地，切切地盯住我。我回說：「我從扶梯上跌下去了。」我母親不則一聲。結果因為那次走了這些血，我害了一場大病。可是愛笛安娜是怎樣着打的呀！——特別是爲了裘列烏，我妹夫那一回。我再不會忘掉那個可怕的景像。』

她停住了。光景她在喬琪臉上注意到什麼變化了。

「我使你覺得討厭了，不是，閒話太多了？」

「不，不。連下去講。你不看見我正在聽着嗎？」

「我們那時候住在呂白達，一家叫安琪里尼底家裏，我們後來都是很熟的。呂琪、叟琪，我妹夫裘列烏底兄弟，在下一層同他底妻子歐琪尼亞住着。呂琪是個有學問的人，用功，亦有禮貌，歐琪尼亞可是個頂壞的女人。雖然她男人賺着很多的錢，她總是累他負債累累。沒有人曉得她怎樣枉費那麼許多錢。閒話說這些錢是去貼給她幾個相好的。她狂得很，所以這話多半可相信的。我底妹妹忽然和歐琪尼亞好上了，我不知道怎麼一來，她老是愛到樓下去，借口說是到呂琪那兒去念法文。這使我媽很不快，可是把幾個安琪里尼家的女兒一造就更懷疑了。她們是幾個老處女，裝着算是對叟琪夫妻倆要好的，可是其實，恨他們切骨，巴不得能够壞了他們底名譽。」讓愛笛安娜到一個被衆人丟棄的婦

人底屋子裏去！」難聽的話逐漸加多了。可是歐琪尼亞極力地成全裘列烏和愛笛安娜底好事。裘列烏時常有事體從密蘭到羅馬來。一天，他剛一到，我妹妹就趕忙要趕下樓去。我媽不許她動。我妹子一定要走。兩個兒爭辯起來了，我媽抬起手來想打她。倆互相把頭髮揪住。我妹子竟狂到亂咬她底手臂，打那扶梯上逃了下去。可是當她在叟琪底門上敲着的時候，我媽已撲在她底身上，就在那塊空地上，那個狂暴的情景真是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愛笛安娜終於給帶回來了，一半是快死了。她後來就害了病患了抽癱。我底媽覺得懊悔了。親自看護着她，變做比從前那一次都還溫柔得多。幾天過後，竟在她底病還不會全好的時候，愛笛安娜同裘列烏逃走了。可是這話，我記得，我告訴你過了。」

她痛快地講着，忘掉了自己，也全不顧慮到這些普通的追憶所發生於她愛人身上的效果。在講完以後，她又繼續吃那已被耽擱了好久

的晚餐。

這裏是一陣沉默的間斷；於是她又微笑着添着說道：

『你知道我媽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婦人？你不知道，而且你也不會知道，當我倆爲了他底事爭執的時候她給了我多少苦惱。我底上帝多少苦惱！』

她呆着深思了好一會兒。

喬琪以一種滿是仇意和忌妬的眼光呆盯住這個大意的婦人，同時在中心中他又在忍受着那過去的兩年中的苦痛。用了她疏忽地給他的那些片段的材料，他就建築起玉坡梨特底生活於她自己的圈子裏，還添上許多最下流的情形，而使牠降落於最不堪的境況中。如其那個妹妹底婚姻是在這個色痴底週旋之下而實現的，那麼就此種環境的結果而論，玉坡梨特自己的婚姻又將是在何種狀態之下完成的呢？

她幼年所經歷的是一個什麼世界呢？她之會落在她丈夫那個臭男子底手中又是由於什麼謀合呢？於是在心頭又畫出在古羅馬底某某幾間中等人家中那曖昧而齷齪的生活——那些蒸發出一股炊飯時的污味和那聖物房中的霉氣的，那醞釀於家庭和教堂兩重之間的街道。那阿爾鳳蘇，伊克西里底預言又回返到他底記憶裏：『你可知誰能做你底承繼人嗎？那是孟梯，那崗白拿底商人。孟梯有錢。』他覺得他底玉坡梨特結果也會因利誘而與人私通，並且還能得到她家族底默許；逐漸地爲那種順利而又毫無顧慮的生活所誘動了，她也會優遊於比他家族於正式的婚姻手續中所爲她獲得的更大的舒適之中。『我自己不能先示意於她，爽直地向玉坡梨特提出那條件來。她那天講過她在冬天想爲我倆底將來有所打算。很好呀！我們不可以就此安排起來嗎？我決定在審識地考慮我底意見，和那種辦法底穩健，那老婦是決

不會怎樣不願承認我做一個她底短期女婿的替身。或許在將來我們還會一家融融如也地在一塊兒終老呢？」此種譏刺以一種難忍的尖利刺痛了他底心。他紛亂地又傾出一些酒來乾了。

「爲什麼今天你喝了這麼許多？」玉坡梨特問，一面直望到他眼裏去。

「我嘴渴得很。你不在喝麼，你自己？」

玉坡梨特底酒杯已空了。

「喝呀。」喬琪說着裝出一個想再替她滿斟一杯的手勢。

「不。」她回道，「我贊成水，還是像平時一樣。什麼酒我都不喜歡，只除了香檳。你還記得在阿爾本啫的時候，當那和善的斑華雷斯有一回不能把瓶塞擊開而只得用鑽子開的時候是驚奇的？」

「下面一定還有幾瓶留着，在箱子裏。我下去找去。」

當下喬琪立即站了起來。

『不，不！今晚不要了！』

她想攔住他。但是，當他正要下扶梯的時候，『我也同去』她說。輕靈而快活地她和他走下到最下一層那當貨房的房間。

甘弟愛趕忙拿了一盞燈趕過去。他們在那箱子底裏收尋着，找出用了銀色紙裹住頸部的兩瓶，都是最後的了。

『牠們在這兒了！』玉坡梨特叫出聲來，已經是非常地興奮了。『在這裏，還有兩瓶。』

她將那兩瓶擊起，在燈影裏發着閃光。

『讓我們去吧。』

她笑着跑出去，跑上階，將酒瓶放在掉上。她有點兒喘氣。坐下了發了幾秒鐘的呆。於是，她搖搖頭說：

『看奧東拿啊！』

她伸手指向那遠遠的小城，在牠華美的衣冠中，牠是很美麗的，同時牠底快樂，也飄浮着一直到她所在的地方。一片深紅的光亮，染在那山頂頭上，如同火山頂上的天空一般；同時在那照亮着的天空，有無數的氣球陸續上升於空際，環成一個大圓圈，爲海水反映着現出一個光亮的大穹窿來。

在檯子上，有的是很多的鮮花，又有水菓，和甜食；夜間的飛蛾正圍繞着燈光飛舞。醇酒的泡沫，冒出在那蘆葦的蓆子上。

『我祝福我們的快樂！』她說，同時向着她底愛人擎起她底酒杯。
『我祝福我們底安閒！』他說，也擎起了他自己的杯子。

他們將杯子碰得如此之重，結果兩隻都擊碎了。金黃色的酒漿，瀉在檯上，並汜濫到一盤鮮美而多汁的桃子上去了。

『一個好的預兆！一個好的預兆！』玉坡梨特叫着說，對這一回的潑灑似乎比她自己吃完了還來得高興。

她就將手放在她面前那盤潑濕了的桃子上去。牠們是一種肥大的桃子，深紅的顏色染着半邊，像是那初升的旭日，看見牠們熟了掛在枝上的時候，給牠們塗上的色彩一樣。牠們披帶着露珠似的酒漿，更顯得鮮活了。

『多麼難得的啣！』她說，同時選取了頂豐美的一個。也沒有去皮，她就拿起來大嚼。質水順着她底嘴角流出，黃得和蜜水一般。

『現在你吃！』

她將那冒着汁水的桃子，遞給她底愛人，那表情就像在第一天橡樹蔭下給他那剩餘的麵包的時候一樣。

這個回想，從喬琪底記憶中醒了轉來；同時他感覺得一種想要說

出來的衝動。

『你記得嗎？』他說，你記得頭一天晚上，當你拿新出爐的麵包，咬了一口之後，就將那熱的和潮濕的剩下來的半遞給我的時候嗎？這對於我是多麼地慈惠呢！』

『樣樣事情我都記得。我能够忘記掉那天的最小的一件事嗎？』她在想像裏，又看見沿路綴滿的金雀花，和那天所給她的尊榮。她喃喃地說，又帶着一種惋惜的無意的笑容。於是她跟着說：

『你記得嗎？全座小山都披了黃花，那股濃香使人昏醉呢。』

『喝酒啊！』喬琪說，將耀眼的酒漿注入另外新的酒杯中。

『我祝福我們愛情的春之再來！』玉坡梨特說。

她於是一氣乾了一杯。

喬琪當即又替她斟滿了一杯。

她將手指伸入一隻盒子裏去問：

『你歡喜琥珀色的呢，還是粉紅色的？』

那是一些東方來的糖菓，阿陶爾夫，阿斯桃席送給他們的——一種黏性的琥珀色和粉紅色的軟糖，牠們是如此的香甜，每逢人放到嘴裏，就會發出一種鮮花似的芬芳，和蜂蜜似的甜味的。

『誰知道唐瓊現在在那裏呢？』當從玉坡梨特手指上授過那塗滿白糖的甜菓的時候，喬琪說。

同時，在他底靈魂上，浮起了一層懷鄉的想念，他想着那遠遠的海島，那爲乳香樹所灌香的海島，在這時節，許其牠們正輸送牠們底歡意，隨着涼風去吹揚那大大的船帆呢。

玉坡梨特審察出喬琪底字句中所惋惜的要點：

『所以你還是高興同你底朋友乘船到那地方去，而不願和我在

這裏？」她說。

「也不是這裏，也不是那裏。是在另外一種地方！」他帶笑着在一種戲弄的聲調中答她。

於是他起身將嘴唇送到他底同伴那裏去。

她給他一次很長的接吻。嘴裏還含着那黏韌的沒有嚥下去的糖果；同時那些飛蛾儘在他們周圍飛舞。

「你沒有喝酒，」在接吻之後，他說；聲音略為有點兒變了。

她又一口乾了一杯。

「這差不多是熱的，」她說着，放了杯子。「你記得在梵尼斯，但尼里的地方的冰凍的香檳嗎？哦，我是多麼喜歡看牠那慢慢地，慢慢地成爲小片的流動哟！」

當她講着使她高興的事情或爲她所喜悅的撫愛的時節，她底音

調中常有一種異樣的溫柔；語句是很和範的，她底嘴唇是如此地動着，時常表顯出一種深濃的色情，但在每句語裏，和她底每一個動作裏，喬琪都發現一種銳利的使他難受的動機和引子。這份色情，是他自己在她身上所激發出來的，而他現在相信，牠是已經到了一種一時難於使她滿足的程度了。在他眼光裏，玉坡梨特是一個不顧一切代價的，溺身於各種樣式的快樂的追求者。等到他走開，或到她厭倦了他的『愛情』的時候，她會接受那最慷慨和最受用的呈獻的。或者她甚至於會得將身價抬得很高。實際上，什麼地方尋得到這樣少有的肉樂的器具呢？目前她有的是各種醉人的魔力，和各色的智識，她有那使人們一見生情的美，牠會得激亂他們，會得提醒他們血液中的那不可止息的色慾；她有苗條的身段，精選的服裝，加之那樣式和顏色又配得十分的妙曼，同她本身的美調和得很是相配；她又學會了在語音之中加進一份特

別的溫柔 and 興趣，那腔調可以激發人底甜思，安息人底苦痛；在裏面，她又帶着一種秘密的病症，有時竟會神秘地顯明出她的銳感；循環着，她有時得着病症的痛苦，有時俱有健康的強力；還有，末了，她是一個不能生產的婦人。這一切都聚於她身上，所以這個婦人就可以用她不健全的美，來鞭笞這個世界了。情慾精淘了這些特性，又繁綜了牠們。她底力量現在是到了頂高的地位。如其忽然間，她發現她自己是完全自由着，一點也沒管束的，那末，在這生命之途中，她會得選擇那條道路呢？喬琪一點也不疑惑，他明知她所選的會是什麼。他確實相信他所給她的影響只不過是些在感覺方面的，和人爲的傾向的跳動。而她那平民的根性仍然在着，那層堅膜是很難穿過的。他相信這種平民的根性，會得讓她自己採取一種習慣，就是即使要她去接觸的戀人，在身體與道德方面都很平常，都沒有過人的地方，她也不悔的；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庸俗

的愛人，也不要緊。於是，同時他又將她所要喝的酒注入她底杯子裏，這酒是人家用來爲那秘密的晚餐助興，和潤色那在內房中擺設的小宴的；他在意想裏又加添了放縱的淫樂的態度給『這蒼白而好吃的羅馬人，這能給人們腰部以疲倦的手段是無出其右的女子。』

『你底手怎樣發抖啊，』玉坡梨特看着牠說。

『是真的，』他說着，略爲抽搐一下，佯做出快活的樣子。『我想我已經喝得太多了。你爲什麼不喝啊？這不公平。』

她笑着，又飲下了第三杯，充滿了孩子氣的快活，當一面想到停會將酣醉，和一面感到神志漸漸地昏沉起來的時候。酒性早在她身上發作了。昏亂的魔神也已在搬弄她了。

『看我底手臂是多麼紅潤！』她叫着說，同時捲上她底衣袖直到肘部。『只看我底手腕看！』

雖然她是一個帶點微黑的紅潤而淡黃的婦人，可是她手腕處的肉皮，可是特別顯得薄脆而嫩白。日光將露在外面的那一部晒紅了，在下面沒晒着的地方，仍是白嫩的。在那細嫩的皮肉上，從那白色下面可以看見那精細而深青的，略近於紫色的筋。喬琪常背誦着克麗渥白曲，霞對意大利來的使者說的：『這是最青的筋，給你親吻。』

玉坡梨特伸出她底手腕向他說：

『親一親。』

他握住了一隻，同時拿着他底刀，做出要割下去的樣子。

她賭着等他割。

『割呀，假如你想割的話。我絕不移動。』

當他在裝樣子的時候，他固定地盯住那柔嫩的皮層，那下面青筋透出來得如此清楚，看去就好像是屬於別一個身體的，屬於另一個秀

麗的女人的。於是這點特異就勾引他，很審美地迷醉了他，因為牠暗示出一種美底悲劇的想像。

『這是你底易受傷的地方，』他帶着笑說。『這是一點也不錯的明證。你會從割筋上死的，給我另外一隻。』

他將兩隻手腕並放在一起，於是就做出要想用刀將牠們一下子割下的樣子。那整個想像在他底幻想裏凝形了。在大理石的門檻上，充滿着黑影與希望的地方，那將死的婦人出現了，她伸長了她赤裸着的雙臂；而在那雙臂的頂點，從那砍斷筋的地方冒出兩股鮮血來。在這兩股鮮血沖冒之間，那臉色漸漸地變為異常青白，眼凹裏充滿了無限的神秘，在那閉攏的嘴上，露出一種不可名狀的幻影。忽然間，那兩處冒血的地方停止流血了。那無血色的身體就同一塊沉重的物體似地朝後向那黑影子裏倒去。

「告訴我你底夢啊！」玉坡梨特看見喬琪沉入冥想，就這樣地要求。

他形容這想像給她聽。

「很美啊！」她像在玩賞一件雕刻品似地很羨慕地說。

同時她燃上一支煙。她向那周圍有飛蛾在圈繞的燈火吐出一口煙去。她向着那些在煙霧中騷擾的，有雜色翅膀的東西着了一忽兒！隨即她就旋向奧東拿。牠正同火樣地閃耀着。她起身來抬頭望着星星。

「今天夜裏好熱啊！」她說。「沉重地呼吸着。你不也熱嗎？」

她拋去了香煙，又裸露了手臂。她走近他；她驟然地將他底頭攔向後去；她給他一次長長的撫抱；她底嘴親徧了他底臉龐，又熱烈又溫柔地。她攔住他，纏住他，用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動作，又靈敏，又詭譎，她坐到他底膝上，用她皮膚上的香氣來迷醉他；這種香氣是激動而甜美的；牠

對於他，時常有一種同樣的有趣的效力，像那月下香之對於他一般。他全身底每個神經的纖微都震顫了，就像剛沒有多久之前，當那黃昏的影子將與那房間告別的時候，她很熱情地摟抱着他的當兒所受的影響一樣。她留心着他底情緒，這情緒也就激發起她底慾火。她底手漸次地勇敢起來了。

『不，不，讓我就這樣子！』他呢喃地說着，拒絕着她。『我們會被人家看見的啊。』

她走開了。她略爲有點兒蹣跚的樣子，像是真地受了酒力底影響了。看來，好像一層迷霧從她眼前掠過，又到她腦子裏，迷昧了她底視覺和思慮。她用手摸着她底前額和火燙的兩頰。

『多麼熱喲！』她嘆息着說。『我希望我身上一絲兒都不掛。』
從這時起，他有一個固定的意念，喬琪常常自問：『我必須獨個兒

死嗎？」看看這命運的鐘點漸漸地快到了，強暴的舉動就像是必不可免了。在他身後，在那臥室底影子裏，他聽得那鐘擺底滴嗒；從那遠遠的田舍地方，他又聽到那有節奏似的梳紵麻的器具底響聲。這兩種聲音，形成不同的聲調，給了他一種覺得時間速逝的概念，又給他一陣焦急的恐慌。

『看奧東拿着了火啊！』玉坡梨特叫着說。『好多的火箭喇！』

那正在慶賀佳節的城子，將天空也照得明亮的了。無數的火箭在天空中從一個中心點分射出來，散滿了天空有如一柄黃金的大扇；於是慢慢地，自上而下，化爲無數的下墜的星花；同時，忽然間，在那一天驟雨似的金花之間，一柄新的黃金的大扇又凝成了，完整而華美；由此再來化散，再來繼續凝形；又同時在那大海底水面，也照樣地反映出那些變化的影像來。人可以聽到一陣流星齊射的聲響，參雜於那些在天空

中爆發的，五顏六色的爆竹底聲音之中。而在每次放射的時候，那城，港，和那伸展着的大石堤，就披上了各種不同的彩色，變幻得異常驚奇奪目。

直立着倚住欄杆，玉坡梨特在欣賞着這派景色；同時她發出歡呼的聲音，遙遙地招呼着那輝煌的景像。不時地，這光彩也染上她底臉龐，同火光的反映一般。

『她已經異常興奮了，有一些兒醉了。無論什麼瘋狂的事都可以做得出的了。』喬琪看着她這樣想。『我可以提議一次的散步，她常想的；再借着火炬的光，到一個隧道中去。我可以下去到車布柯去拿火炬。她可以在那橋頭候我。我可以領她從我所熟識的那條路到隧道裏去。我可以預先計算當我們在隧道裏的時候，列車正好開到——啊，血氣之勇，意外的災難。』

這意念在他看起來像是很容易實行的；自從他第一次在那發亮的鐵軌之旁，從牠們接受到了那第一次混然的微光之後，他底腦子裏就異常清楚地時常幻想着那自殺的情景，這形像就像是形成他全部知覺的東西。『她也須死的。』他底主意更加堅決了，已是無可挽回的了。他聽着後面鐘擺底聲音。他感覺着一種難以自制的強烈的焦灼。時間遲了。或者他們趕不及下去了。他必得要趕急照辦，鐘點已經到了。但是他好像不能從椅子上立起身來；在他看來，如其他不小心地對她說，他底言語就會使他失敗的。

當他遠遠地聽到那耳熟的車聲，他馬上立了起來。太遲了！當他聽得那麟麟的車聲和鳴笛之聲一些些近來的時候，他底心跳動得如此快，竟使他相信他快要爲這痛苦所蹂躪死了。

玉坡梨特轉過身來。

『火車！』她說。『來，看！』

他走過去；她用裸着的手臂摟住他底項頸，靠在他底肩上。

『牠已進了隧道了，』她又說，這是那不同的回聲使她猜到的。

在喬琪底耳朵裏，這磷磷之聲在一種可怕的狀態之中增加了起來，他在一個幻像裏看見他底情人和他在那黑洞裏，黑暗中忽然現出了那車頭的燈光，於是在那鐵軌上短時間的掙扎，同時就跌倒下去，他們底身體給那可怖的強暴的車輪軋碎；於是，同時他感覺到和那柔軟的婦人的接觸，撫愛着，永遠地撫愛着。同時加於這殘酷的毀滅的身體上的恐懼，他感覺着一種對於她底惡意的仇恨。她，在他看去，好像正在逃避他底惡念。

他們都倚住欄杆，看着那震人耳鼓的列車，迅速而猛烈地，將房屋的地基都震動了，又甚至於使他們也震顛起來。

『在夜裏，』玉坡梨特說，將他更摟得緊些，『當火車走過，震動房子的時候，我很怕。你也怕嗎？我常覺得你在抖呢。』

他不去聽她。一種無可限度的騷擾激動了他底全身；牠是一種最猛烈最曖昧的激亂，爲他底靈魂所從未經驗過的。連連續續的思想以及零零碎碎的影像，儘在他腦子裏打轉，同時他那顆心，則在千百種刺戟之下掙扎。可是在許多幻像之中，一個固定的，比其他更爲顯著的，深印在他靈魂底中心。五年前的這個時候，他在做些什麼呢？他是在替一個屍身終夜地祈禱；他是在想念着在黑紗之下那張遮住了的臉孔；一隻長長的慘白的手——

玉坡梨特不停息地用手觸着他，有時手指伸到他頭髮裏去，有時搔着他底頸頸。在他底頸頸和兩耳上，他感覺着有溫熱的嘴唇底接觸。於是就於一種不能克制的本能的動作中，他讓讓開，走了過去。她就

奇異地，譏諷而放縱地大笑了起來，這種突然而來的回響，於她底齒縫間的笑聲，是凡遇着她底愛人拒絕她的時候才發生的。在這種情緒之中，他又聽見那緩慢而清澈的語音說：『爲了怕我底親吻嗎！』

一陣低微的爆竹聲，和着那清脆的報告聲，仍然還從那正舉行着慶祝的城子那面傳來。焰火又已在開始放射了。

玉坡梨特旋過身去看那個景像。

『看啊！誰都會以爲奧東拿是在着火呢。』

一片深紅的光亮照着耀天空，又反映在水面之上，同時在這光彩之中，那城子底側影的輪廓也顯了出來。許多火箭齊向上頭直竄，好像一陣燦爛，大朵的玫瑰花。

『我將活過今夜嗎？我將從明天起再重行生活嗎？那麼要多久呢？』當他想到這夜他還須和這個婦人同床共枕，還須聞着那皮膚上的

香氣，觸着那發熱的體上的柔肌，於是白天又接着跟來，又須在一種無聊的煩思中挨過一天的時候，一陣厭恨同嫌惡，像暈船時的惡心似的，幾乎近似猖狂的憎恨，就從他心中發生出來。

斗然爆射出來的一派光彩打動了他，吸引他向外面的景緻望去。一片淡紅而明淨的光亮，在那正慶祝着佳節的城上閃開，於是，那邊，在海岸上，照亮了那些連接着的齒狀的小港灣，和月光所能及的一些小海角。那莫羅角，尼却拉，車布柯，岩石，遠的或是近的，直到那伐斯多峯都在這大幅紅光中顯現了幾秒鐘。

『那面高崗上！』一個秘密的聲音突然向喬琪說着，同時他底目光就注意到那長滿着橄欖樹的高處。

這派亮光消逝了。那遠遠的成子也靜下來了，但是牠底光輝仍然使牠底輪廓在黑影中顯現出來。在這寂靜之中，喬琪又聽到那鐘擺底

聲音和那遠處的有節奏似的梳理紆麻的器具底聲音。但此刻他是他底疼痛的主人；他覺得強了一點，惱子清楚了一點。

『我們稍爲到外面去走走好嗎？』他問玉坡梨特，聲音微微有些異樣。『我們到戶外什麼地方去；我們可以伸着身子躺在草地上；吸收些新鮮空氣。看啊！今夜差不多是同月圓的時候一樣亮呢。』

『不，不，讓我們還是在此地吧！』她淡淡地說。

『這不算遲。你已想睡了麼？我不能太早地到床上去，你知道的：我睡不着，我受苦。我很喜歡去略爲散一散步。來，不要這樣地懶散！你就可以這個樣子去的。』

『不，不，讓我們就在此地吧！』

同時，她又將她裸露着的兩臂摟住他底頸頸，疲乏地，爲情慾所操縱了。

『讓我們就在此地吧。來，到屋子裏來；讓我們略爲輪一會兒來！』
 她試着勾引他，挑逗他；純爲情慾所操縱了，越看見喬琪抗拒她的時候，就越利害了。她渾身充滿了熱火，她底美也到了絕頂的程度，像給火炬照耀着一樣。隔着薄薄的衣衫，可以看出那苗條的身子也在顫抖。她那巨大的黑眼，流露出迷人的魔光，是熱情到了焦點的時候所發射出來的。她就是那情慾之王了，彷彿在說着：『我是永遠不能克服的。我比你底思想更強。我皮膚底香氣有力量足以溶化你理想的世界。』
 『不，不，我不願意，』喬琪聲言着，同時就情不自禁粗莽地握住了她底手腕。

『啊！你不願意？』她幾諷似地回響着，有意玩味着這拿得穩可以得勝的爭執。

他懊悔他底魯莽。要拖她進陷阱，他必得要氣而獻媚，必得要裝

出熱情和溫柔。那末，他當然可以引她去作一次夜間的散步——末一次的散步。但在另一面，他也感覺到那最最要緊的，不可失了那神經底一刹那的力量，這就是在那快來的動作中所必不可少的。

『啊！所以你不願意？』她再說着，用裸着的雙臂將他抱住，朝他盯着，帶着一種壓抑着的狂迷，直看到他眼睛裏去。

喬琪就讓自己被她帶到房間裏去。

於是這仇人底一切的淫蕩，齊灌到他頭上來了，她相信他已是屈服的。她鬆散了她底頭髮，解開了她底衣裳，讓自己的天然的香息，同花香樣地洩漏出來。她像是明白她必得要解除這個男人底武裝，必得要使他衰弱，必得要將他鎮服，而免得受他底危險似的。

喬琪感覺到他已失了知覺。這仇人又佔了一次的上風了。

驟然地，她大笑了起來，興奮地，猖狂地，不制地，悲悼地，好像一個瘋

人底狂笑似的。

被怔住了，他讓她去。他明顯地帶着恐怖看着她，心想，「這就是瘋嗎？」

她笑啊，笑啊，笑啊，扭屈着，用手遮住面孔，咬着指頭，捧住兩腰；她笑啊，不自禁地笑啊，不時也爲那又長又響的咳嗽所震顫着。

有時候，她也略爲停頓幾分鐘；於是重行又猛烈地大笑起來。沒有比這靜夜的笑聲更悲慘的了。

『不要怕！不要怕！』當在大笑之後，她看見愛人那種驚詫的恐怖形狀的時候，她說。『現在我比較平靜點了。出去，對不住。出去呀！』

他仍然回到了洋台上，好像在做夢一般。然而他底腦子仍然保留着那異常的清澄和異常的警醒。他一切的動作和觀念，對於他就像是夢中的虛幻；同時又像是一種含有深意的寓言。他仍然聽得在他後面

那強抑住的笑聲；在他底手指上，還遺留着對於那不淨的東西的觸覺。他看見他底頭頂，他底周圍的那夏夜的靜美。他明瞭什麼是那將要完成的工作。

笑聲止了。在寂靜裏，他重又發現那鐘擺底擺動聲，和遠處那梳理紆麻的器具底聲響了。從那老人底屋子裏發出一聲呻吟，使他顫抖；那是一個婦人在生產的時候的苦痛。

『一切必須完成！』他想。

於是，轉過身來，他用堅定的脚步，跨進了門檻。

玉坡梨特輪在沙發上，平靜了，臉色蒼白，兩眼半張着。在她戀人走近來的時候，她微笑了。

『來，坐下來！』她帶着一種醉醺醺的態度呢喃地說。
他彎身下去，看見她睫毛中含着淚水。

「你在難過嗎？」他問。

「我略略感到一點氣悶。我有一點兒不爽快，在這兒，好像有個皮球地忽上忽下。」

她指着那胸脯底中央。他說：「這是因爲在房間裏太氣悶了。振作一下子，起來吧。讓我們到外面去。空氣會有益於你的。起來吧！」

他直起身來伸出手去。她也伸出手來給他，讓他拉她起來。當起來站定了的時候，她就搖着頭將頭髮捩到後面去，牠們都還披散着呢。於是她彎下腰去想尋找她底扣髮針。

「牠們到那裏去了呢？」

「你在找些什麼？」

「我底扣髮針。」

「隨牠們去吧！你明朝早上好尋的。」

『但是我要用來整理我底頭髮呀。』

『我讓你頭髮這樣吧。這樣子使我喜歡。』

她微笑了。他們一同走到了洋台上。她抬頭望着星星並呼吸着夏夜底芬芳的香氣。

『你看這夜是多麼美呀！』喬琪在一種粗魯可是又溫和的語調中說。

『他們在打紵麻啊。』玉坡梨特說，並留神地靜聽着那連續不斷的節奏。

『讓我們下去吧，』喬琪說。『讓我們去略爲散散步。讓我們到那橄欖林的地方去，那兒。』

他好像吊在玉坡梨特底嘴唇上一樣。

『不，不。讓我們就在這兒吧。你看我是怎麼一副情形！』

「這有什麼要緊呢？誰看得見你呢？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會遇到一個人的。就這樣走吧。我可以不戴帽子出去。這鄉間差不多可以說是我們底一個花園了。來，我們下去吧。」

她遲疑了幾秒鐘。但她自己也感覺得新鮮空氣之必要，並且想和這個像還充滿着她底可怖的笑之回響的房子暫時離開。

「好讓我們下去吧。」她終於同意了。

當聽見這句話的時候，喬琪覺得自己的心忽然停止跳盪了。帶着一種自然的動作，他走近那光亮的房間底門檻。他向房間裏作一度痛心的巡視，這已是永別的一瞥了。回憶的狂潮在他那紛亂的腦子裏齊湧起來。

「我們還是讓這燈點着嗎？」他問，並沒有想想他所說的是什麼。同時他自己的聲音給他一種難以解識的感覺，好像是一個遠遠

的稀奇的東西。

『好，』玉坡梨特回答。

他們走將下去。

在扶梯上他們互攜着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喬琪用那麼猛烈的一種壓力去壓住自己的痛苦，這猛力就給他一種稀奇的激揚。他理會着那夜間的天空之無限，而且相信牠裏面是充滿着他自己的生命。

近欄杆的地方他們看見有一個黑影子在院子裏，木然不動。他們認得出那是年老的哥勒。

『這時候你還在這裏嗎，哥勒？』玉坡梨特說。『你不要睡嗎？』

『我在替甘弟愛作終夜的祈禱，她在生產呢。』這老人回說。

『一切都順利的嗎？』

「啊，很好。」

那住屋底門口還點着燈。

「稍爲等一忽兒，」玉坡梨特說。「我想去看看甘弟愛。」

「不須了，不必到那裏去了，現在，」喬琪請求着。「轉來的時候你可以去看的。」

「也好；我回來的時候可以去看她的。再見了，哥勒。」

當走上那小路的時候，她顛蹶了一下。

「當心着，」那老人底影子這樣地警告着。

喬琪伸着左臂給她。

「你要挨住我嗎？」

她挽着喬琪底手臂。

他們默靜着走了幾步。

這是一個光明之夜，四面八方都散着榮光。那粒大熊星在牠六倍的神秘裏，在他們頭頂晶瑩地閃耀着。天空是靜寂而清澄，只有那海岸顯露着牠底存在，牠底呼吸，和牠底芬芳。

『你爲什麼要這樣地匆忙？』玉坡梨特問。

喬琪放緩了他底脚步。給一個單純的思想所佔據着，又被那必要的動作所追逐着，他對於餘外的一切事物，只具有一種糶糊的知覺。他內在的生命像是在一種沉重的激動裏崩解，分離，和化散了；這激動甚至於深深地侵入了他心靈底最深的地方，於是將各種性質的不成形的片斷都帶了上來；而這些東西，又是如此的難於辨認，就像不是屬於這一個人似的。

這一切奇特的，難解了，猝然的，和猛烈的東西，他看着都很糊塗，像是在半眠的狀態裏的一樣；可是在這同一的時候，有一點單純的思想

在他腦子裏格外來得清澈，而且在一條剛動的線上，領着他朝那最後的動作過去。

『啊，在田野中那梳理紆麻的器具底聲音多麼淒慘啊，』玉坡梨特說着停住了。『一夜到天亮，他們儘是打着那紆麻。這聲音不使你煩悶嗎？』

她將自己全靠在喬琪底臂膊上，又用她底頭髮去摩娑他底臉頰。『你記得，在阿爾本諾的時候，從早到晚，在我們窗下，那些鋪路的工人們敲着那側道的聲音嗎？』

她底語言上罩着一層慘淡的色彩，像是已有點兒疲乏的樣子。

『我們後來漸漸地聽慣那聲音了。』

她停住了，有點兒氣悶的樣子。

『你爲什麼時常回過頭去？』

『我似乎聽見有個人赤着腳在我們背後躡着，』喬琪低聲地回答。『讓我們停下吧。』

他們站住，聽着。

喬琪是在一種恐怖的情緒之下，像是在那陰慘的房間門前所受的。他底全身顫抖了，給那神秘的感覺所迷着了；他強像已經跨進了那渺茫的國境了。

『那是加亭奴，』玉坡梨特說，當她看見那隻狗走近來的時候。『是牠跟着我們啊。』

於是，她呼喚着那忠心的畜牲，牠就很靈敏地跑了攏來。她彎下身去撫摩着牠，又用一種牠慣用以撫愛畜類的特別聲調同牠說話。

『你是從不肯離開你底朋友的，是嗎？你是從不離開她的。』這感激着的畜牲在地下打滾。

喬琪走開了幾步。離開了玉坡梨特底手臂，他感覺得異常的爽快；直到現在，這種接觸給他身體上以一種煩躁。他想像着他那將要完成的猝然而猛烈的動作；他想像着他底手將要永久地抱住這婦人底身子，所以他只願在那至尊的一剎那間接觸她。

『來，來；我們就快到那兒了，』他說，領她向那被星月之光照白了的橄欖林走去。

他到那高崗的邊上停住了，回過頭去看她可有隨着他來。他再向周圍作一度的巡視，像要收盡這一夜的景像。在他看來，在這高處，這時候是更加沉靜的了。只有那有節奏似的打紵麻的聲音，從田野中傳到耳朵裏來。

『來呀！』他在一種清澈的聲音中叫說，忽然來了一陣力量增加了他底勇氣。

於是從灣屈的樹邊，從如茵的草地上走過，他領着路向那懸崖底邊上走去。

這個懸崖底邊緣，成圓形地伸向外面，周圍都是無遮欄的，也沒有什麼像欄杆樣的東西。喬琪將手扶住膝上，灣身向前，就這樣撐住了，很小心地探出頭去巡視。他巡視下面的岩石；他看見沙灘底一角。那小小的伸展在那沙灘上的影像，又出現於他底眼前。在平西塢他同玉坡梨特看見在牆根的那黑點的形像，也回到了目前；同時他又聽得那趕牛馬的人回對那發青色的人的話語；迷迷糊糊地那遠處的下午的幻影，又在他底靈魂前晃過。

『小心呀！』玉坡梨特向他走來又叫着說，『小心呀！』
那隻狗在橄欖林中對着影子狂吠。

『你聽我嗎？喬琪？走開來！』

望那海一直下去，盡是些黑色的肅靜的礁石，在牠們周圍，海水不十分動蕩得厲害，只很微弱地浮動着，同時在牠那柔波之上，也反映着天空中的星星。

『喬琪！喬琪！』

『不要怕！』他用很粗魯的聲音回說。『走過來些！來！來看那些漁人們，打着火炬在那些礁石堆裏打魚呢。』

『不，不！我怕頭暈。』

『來！我可以扶着你的。』

『不，不。』

她像是給喬琪底突異的聲音所嚇住了，於是一陣渺茫的恐怖開始侵入她了。

『來！』

同時他向她走近，他底手伸將出來，猝然地，他擒住她底兩腕，將她拖了幾步；於是他用手臂撲住了她，想奮力地拖她向那深淵裏去。

『不！不！不！』

她瘋狂似地掙扎着。

她終於掙扎開了，逃向後面去，喘息和顫抖着。

『你瘋了嗎？』她叫着，氣忿得話都說不出了。『你瘋了嗎？』

但是當她看見他一言不發地仍然向她過來，當她覺得自己被一種粗莽而有力的手所握住而向那懸崖邊上拖去的時候，她就懂得一切了，於是在她靈魂上就激發出一片凶厄而恐怖的閃光。

『不，喬琪，不讓我這樣！讓我這樣！只一分鐘！聽啊！聽啊！一分鐘！我要告訴你——』

給嚇狂了，她哀懇他，掙扎着。她希望能止住他，軟化他。

「只一分鐘聽啊！我愛你！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她絕望而斷續地纏說不清，覺得自己逐漸地沒力量了，立不穩了，眼前所看見的就是死了。

「謀害啊！」她於是拼命地狂喊了出來。

同時她用指爪，用牙齒像野獸般地防禦自己。

「謀害啊！」她銳聲地叫着，同時她被抓住了頭髮，摔翻在崖邊的邊上，失去了。

那隻狗向這一堆悲劇中的人物狂吠着。

這是一幕短促而兇猛的掙扎，像在那不共戴天的仇人底心中鬱積着的冒煙的仇恨，到了怨恨的極頂的時候突然爆裂開來的掙扎一樣。

於是他們同時粉身於那懸崖之下，兩人互相擁抱着。

（完）